

文集卷第一

奏議

嵩山景迺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元符三年應 詔封事

四月十九日宣德郎知磁州武安縣事兼兵馬
監押臣晁說之謹昧死再拜上書于 皇帝陛
下臣伏聞春秋正始之義莫大于即位之始恭
惟 陛下即位之始 德音寬大民心說豫下
日四方萬國莫知其然而同聲驩呼相慶盛矣

哉天命之所授者人心之所歸也竊以陛下始初清明無閹宦之說隨者一二人斥侍衛之不正者數十人散後苑之奇工數百人天下之士莫不知陛下之尚祖宗之恭儉也前日海巡親事官星散民間專口防民之口伺民疑似之過使道路惴惴然不敢以目者一切罷去天下之民至于指天吐氣覺身有宙宇之寬沛然游泳之適皆曰復得祖宗之京師以居矣昔唐褚遂良當高宗時貶死愛州其後更明皇

憲宗之盛不得歸葬何幸陛下下一日即位錫

鴻恩俾劉摯梁燾范祖禹等葬自嶺南聽子孫叙用實度越前王有漏泉之澤也甲子詔書褒揚趙普殊勲官職其子孫于是乎又有以見

陛下思念祖宗創業之艱難使天下咸知國家太平之基有自也恭惟陛下積是數者之甚盛德宜乎日月光明五星有度乃四月朔日有蝕之者五行災異之說陰陽勝復之論臣不敢為陛下道也天意若曰陛下方崇

明德其適見以左右 陛下乎古之明君以無
災而懼曰天其忘余良有以也 陛下惻然發
德音赦宥四京 詔中外臣庶實封直言 聖
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
美惡 朝廷之德澤不下究者閭閻之疾苦不
上聞者悉心毋有忌諱誠得其所以戒懼而仰
足以奉天意也臣雖至愚賤不覺感極以泣曰
何幸今日復覩 國家之有此詔也第五倫坐
長安市中每讀建武詔書而歎息曰此聖主也

臣意今日復有倫輩者多也如臣之愚賤輒敢
罄芹日之誠獻芻蕘之言凡十事以奉 明詔
之萬一惟 陛下赦其狂瞽財幸其一曰祇德
其二曰法 祖宗其三曰辨國疑其四曰歸利
于民其五曰復民之職其六曰不用兵其七曰
士得自致于學其八曰廣言路其九曰貴多士
其十曰無欲速無好名高何謂祇德臣聞帝王
居天下之崇高曰天下之利勢不患乎力之不
足以治而患乎不以德為治也如其檢身積思

夙夜勉々以砥厥德則有才而不自用內聰明
而不自肆雖學而若無所知雖文而若無所能
雖辯智而虛已恭默既與人而不猜忌好謀而
莫之蔽任賢而名寔稱享治隆而克永終動必
稽古為不畏天與天下四海同其安樂而為法
使世々可繼傳之子孫帝王無窮也此堯舜禹
湯文武成康之躅也苟其德之不祇而力之為
尚如漢武帝之雄才大略適足以罷中國唐明
皇之聰明無不及而不免祿山之叛梁武帝內

外之學俱博且善而身辱國危梁元帝之文足
以著書而身執國分隋煬帝博辯多智而招江
都之禍隋文帝驅駕豪傑平一天下而猜忌殺
戮國不再傳唐德宗強明文藻陽尊賢士而以
猜忌陰親小人出君奉天晉武帝好謀善斷遠
平敵國而近蔽于妻子社稷用傾晉元帝人材
衆多無任賢之實竟不能興晉之統而致石顯
之辱宋文帝元嘉之治獨隆于數百年間而元
兇之酷亦以云甚嗚呼德之為治可以勉哉昔

自三代而隆帝王之德莫盛于漢文居明光宮
天下斷獄三人後世莫之及已議者皆患漢文
不能盡賈誼之材使其功烈猶有可愧焉者臣
愚獨以謂不然蓋誼之言不純于德化實未與
文帝之意相當文帝非不知用而實不欲用也
夫間賈誼之言而不輕于作為不誘于功名挺
然不改其清淨無為之操此漢文之所以致盛
德者也蓋自古願治之君溺于名人可喜之論
而不憚變更祖宗法度輕于作為自欲暴功名
于百王之上而卒貽天下後世之大患者不一
也臣是以知漢文之為盛德也景帝之材業皆
非文帝比而後世之稱治君必曰文景以配成
康何也蓋景帝之繼文帝不必創有所能而能
不改文帝之恭儉不失文帝之德化是亦文帝
也逮夫武帝興而文景之風墜矣君子謂漢道
于是乎始衰矣不待元成間也武帝之材業寔
視景帝為優有尊詩書之名有修禮樂之觀豈
不美哉而兵窮絕域刑及反脅利悉秋毫天下

騷然不勝其弊使斯民不覩詩書禮樂之有蓋
云者無它焉不如文景之有德也武帝嘗從容
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
禹湯文武成康上世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
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
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絺足履
革舄以韋帶劔莞蒲為席兵木為及衣緼無文
集上書囊以為殿惟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
以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武帝淫侈如此
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武帝誠
能推甲乙之帳燔之于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
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善乎朔之此
對直以孝文為堯舜謂唯孝文之恭儉可以救
當世之弊也使朔之對不知出于此而迎合諛
悅陋文帝之恭儉高引濶驚增武帝之盛氣則
朔者漢家之罪人也然朔之言豈獨為漢之利
哉臣願陛下視今日宮中有可推者推之不
必甲乙帳也有可却者却之不必走馬也不役

耳目而不期正百度百度自正天下自治也何謂法 祖宗臣聞人君之于國猶人臣之于門戶北稱崔盧南稱王謝文質風流之不同有祖考之舊序焉繼世守文之君何必厭百年之積累而欲新一日之耳目哉昔仲康昆弟之于大康述大禹之戒也伊尹之于太甲明言湯之成德也周公之于成王罔非文武之誥教也漢宣帝稱漢家自有制度是也天下固非一道如其近求諸祖宗而不合則遠考之古王未為晚也

周公之誥康叔先之以祇適乃文考而後使往敷求于商先哲王乃卒使之別永聞由古先哲王是其序也夫 祖宗之德孰可得而私哉皇矣言文王之德而本之于太王王季大明言武王之德而本之于王季文王所以致其盛也自古以來未有如 本朝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聖々相繼之盛者也後世繼成守文之君宜其憲章發揚之不服而陋彼皇矣大明之詩乃者 朝廷命令之辭臣下

數奏之言掩不發揚重光之赫奕徒誇歲月之
新美不知何說耶臣竊觀周公作無逸戒成王
歷序太王王季文王之德而不及武王召公作
公劉戒成王尊道公劉之業而不及文王武王
古之人寧舍近取遠探其原而致其盛未有簡
祖宗而自翦伐者也祖已言于高宗曰典祀無
豐于昵良可念哉臣不知乃者其文不足以發
揚歎其寔未足取法歎惟我 祖宗之德澤宿
于民心而耆老尚多能道之謳歌不忘也施設

舉措之詳則國史存為臣願 陛下俯察民心
仰鑒國史祇承 祖宗之典刑其恭儉勤勞宜
于今日乎而受諫納言好于今日乎尊賢貴士
誠于今日乎用兵用刑深于今日乎取于民者
多寡于今日乎躬自允迪以福斯民寔在 陛
下臣不勝天下之願也昔在 仁宗時嘗詔學
淑為 三朝訓鑒圖既又詔富弼為 祖宗故
事石介作 三朝聖政錄之上 仁宗嘉納為
神宗因衆書詔近臣作 寶訓則夫 祖宗

之典刑宜乎光明盛大不可掩也 神宗因爲
法之弊爲王珪等言 朕于是愧見文彥博珪
言當時改舊法自是王安石主議 神宗爲之
歎息或欲更館虜使之食饌者 神宗言故知
日不變饌爲不堪是 太祖之所定著不欲更
也新作 原廟世王 太祖後之類又皆 神
宗奉 祖宗之意也臣載惟 祖宗舊章有若
費而省若可廢而不可以已者務以美意示天
下其待天下忠且厚也臣固不能悉疏之輒敢

言其一二近而易復者如科場有 詔申重求
士之意盛夏恤刑有 詔下寧欽恤之意守令

朝辭 賜以七條皆足以感人心而使自格
正不專設徒隸之刑左右阱以待之也天下之
士以故貴禮義尚廉耻方以犯義不及其鄉人
爲愧何必有司刑戮之云哉惜乎曠數十年來
未聞 朝廷下一詔書勸厲風俗或求賢賞善
或勸農復租乃使斯民戰戰以苟免朝夕爲幸
可不惜哉其害近而方熾者河北鹽法也 仁

宗嘗曰王拱辰欲權河北鹽已而問張方平之言亟罷神宗又嘗曰章惇欲權河北鹽復聞文彥博之言而罷今卒摧之使河北商旅失業兵民食味不調稅入不足其不法祖宗之過也何謂辨國疑臣竊觀世之姦宄嫉害忠良冰炭不相生若有不共戴天之讎無以決其私忿必假君父以藉口使聞之心知其非而語不敢辯當其責者義有所不得辭于是乎羣小人意得競進以一言而殺百君子矣不幸不祥其如是也陰貽天下之禍莫甚于此也然不祥之言曰擅議宗廟或曰非毀先帝類皆見矜末世弱君強臣更相傾奪之際而盛情無有也紹聖群臣指元祐為黨其猶可也至于其流及上以元祐之黨非毀我神考不知國家隆盛如此神宗之盛德如此何為亦得此耶真不幸哉天下有識之士不喪忠義之心者無不痛心疾首欲辯之厥路無由幸陛下下一日清明得以昭陳日以曉于無窮之來世寔天下之幸

也彼紹聖之臣徒知快其私忿曾不顧我神
考在位十九年間焦心勞思百度修舉皆以固
社稷而惠百姓何所負于天下何所慚而非謗
可起哉天下之愚夫愚婦尚未之有萌此心者
二三大臣獨何事而乃為此乎蓋甚非人情也
如司馬光之進退唯我神考為能全其高製
序以寵其書且命侍讀以其書聞于邇英閣如
文彥博之耆舊唯我神考為能發其不言之
功賜筵賦詩以寵其歸恩禮莫與比者如蘇軾

之獻言唯我神考許以國士奪之于衆人必
殺之地而再生之臣竊以謂此三人者恨不能
死以徇我神考于地下耳尚何自而非毀之
乎所謂元祐之黨人之心蓋皆此三人之心也
德之不報毀之何端耶如以謂元祐垂簾之
際二三大臣言辭有抑揚政事有異同可指以
為言則亦不諒之甚也昔成王之時召公宅洛
邑周公營成周而舍文武之豐鎬是周召不忠
于文武也陳平周勃謂高后王昆弟諸呂無所

不可是平勃不忠于高祖也霍光輔昭帝不循武帝之舊乃寵權酷輕徭薄賦是霍光不忠于武帝也堯舜之相繼宜無可議者舜于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尚可苦而修之耶神宗熙寧之初鑒嘉祐治平之末士怛于安樂而或失之因循頽墮乃更張振起之道足以集祖宗之丕謨為神宗之丕烈也由是觀之政事之異同非所宜言而姦宄之害忠良假君父以藉口不傳之死地則不已其亦明矣伏惟

陛下聰明博達必有以超然燭此無疑將見陛下發德音復死者之官爵還生者之祿食曰以發揚神宗巍之烈成我神考前日在御之意不損我神考知人之明使天下後世子神宗無間然矣所謂二三臣者有所不足道也天下之士固已日夜顛伏望明詔之下幸陛下留意加察無徘徊也臣愚竊又有私憂過計以謂陛下聰明無所牽制灼見此一日之疑以詔天下後世固善矣抑亦未也奈

何紹聖大臣肆其私意欲表裏遷就其說謂前
日神武之史為誣謗之書率然委一二新進
末學重修國史特起後世之疑也後世學士天
夫耳目不相接見新史之美而疑舊史之惡謂
新史之公而指舊史之私不知其初固自公且
美也其害又豈不大哉臣雖未嘗見舊史而敢
謂舊史必不敢為之誣謗何則實無自而誣謗
之故也蓋史也者不可得而私不可得而不寔
史官苟非許敬宗輩則莫之敢侮于斯也其為

重修之議者不過大臣自為之地也如神宗
謂呂惠卿矯躁輕誣鄧綰館操心頗僻賦性姦回
曾布惠卿自陷不義章惇之得罪黜湖州王安
石才呂嘉問屢進除目而屢却之卒黜嘉問安
石約王韶不以熙河實費奏聞而卒不能欺安
石之退八年而禮遇日薄富弼之死則自製
祭文以哀之天下之人者欵仰神宗之明聖
共所聞見如此者不知新史官為神宗而書
之乎其與大臣為地而諱不書乎臣願陛下

獨運不惑之智詔 神考舊史並行不毀以祛
後世之疑不特當今之幸也 太宗惠國初承
學之士所撰 太祖實錄不足以盡創業之大
美詔張洎等重修 太祖實錄與今之好問者
猶多求舊史以考同異是舊史之不可掩如此
不若因之以公天下而不措意于其間也且夫
初欲增美者猶不能塞後世異同之辯而初謂
辯謗者能免後世上三之議乎昔司馬遷作史
記在漢武帝時所載漢高祖惠帝呂后文帝景

帝武帝之得失無所畏忌至今言者曰漢高祖
呂氏惠文景武帝之得失其如是止耳班固作
前漢書在後漢明帝時所載前漢二百三十年
間君臣之得失皆無畏忌至今言者曰前漢二
百三十年間君臣之得失其如是止耳陳壽作
三國志在晉武帝時所載晉宣帝景帝文帝之
于魏蜀吳事雖不得如遷固之肆然微而顯婉
而可觀至今言者曰晉之取魏并吳漢其如是
也豈不與天下為公乎未聞漢晉之君以謗前

烈罪遼國壽輩也幸 陛下更以往事加察然
謂歸利于民臣觀春秋宣公十九年冬書初稅
畝君子曰譏井田之法壞而稅什二自宣公始
也哀公十有二年春書用田賦君子曰譏其既
什二而稅田又什二而斂財其惡則不自哀公
始曰有以用之也嗚呼聖人之遠利辨惡如是
其嚴哉然自後世視之宣公之稅畝猶為至公
至薄之稅也哀公之田賦猶為至良至平之賦
也董仲舒稱漢屯戍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

賦鹽鉄之利三十倍于古是也不知聖人復出
于今當如何其書耶今之賦役又幾十倍于漢
耶 本朝曰唐楊炎并租庸調之二稅以為稅
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
是再庸也歲有常役則調春夫非春時則調急
夫否則納夫錢是或再或三以調也其征于民
者固已悉矣又復為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
曰預買錢曰蠶鹽錢又復廣設名目悉籠遺利
曰課利錢曰淨利錢曰過月錢曰施利錢其微

尚多有司且難于條對也不知斯民替：然何以勝其責乎有一身而叢此數責者將何以久乎以故 廟堂之上命令之先務公卿大臣之謀謨者錢也刑罰之所重雖殺人可赦而錢不可赦也使者旁午文移急于星火譴訶無所不至惟錢是恤也凡百執事能催科斂散者為賢不能催科斂散者為不賢又從而譴黜之其欲民之知廉耻遠刑罰足以養生送死備水旱之災無流離死亡之患不亦難乎此年文儒日盛

而廉耻不興刑罰日峻而盜賊不息空倉廩以賑濟而民不得飽其厚蓋在于此也自古固亦有為富國之術者皆有謂而為之也齊桓公曰山澤之利盛兵車欲以霸天下也秦孝公曰關中之饒開阡陌欲以并天下也諸葛亮曰巴蜀之產欲滅魏吞吳復漢天下也是王者富國之術止如是而其名甚大也如漢武帝之初承文景恭儉積累之後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較百姓家給人足不啻富

矣其後日尋干戈無歲不大舉府庫俱空造鹽
鉄酒權之利猶不能足而利孔百出民不聊生
置搜粟都尉拜丞相為民侯以此而富國為何
名也彼暴君昏主以宮室園籞之費耳目教色
之蠹宦官女子無貲之賞而務富國者未也臣
所不忍言也 國家受命于茲百四十有一年
寸紙之出旦晝之移威信萬里禮樂法度粲然
具備而 聖、相繼其上非區、新造之小國
欲利也其次非窮兵黷武之欲利也其下又非

縱度敗禮之欲利也不知財利之臣何事而進
乎臣竊聞 太祖躬見五代重歛斯民之困嘗
語近臣曰更一二年倉廩有儲當放天下三年
稅賦嗚呼大矣哉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固不忍
稅賦外有取于民也 太宗時通事舍人焦守
節監權易院增課利 太宗曰通事舍人改官
須為閣門副使若以財利羨餘而進此職則守
邊宣力之臣曷以勸守節乃遷內副使嗚呼
太宗之不植貨利又如此名器之御名也而近日

進羨餘者視多少而得官有高下或望輕資淺而為待制或不讀書而為館職恐非太宗之意也夫祖宗之裕于民者既如此逮夫景德祥符間斯民富且庶矣當是之時人人樂業廬里之中鼓樂之音遠近相聞熙熙然殆不知帝力也然是時亦嘗乏兵食矣有司請下轉運經度真宗未之許也其喻有司曰下轉運司經度則不免役民其出、帑以給之斯民又安得不如其裕如也以故雖有旱乾水溢之時而

無流離死亡之民比年以來一穀不登千里受弊失時不語豈但狼狽而使有溝中之憂也河北荐飢一大郡有流民至十餘萬人處其小郡亦無慮萬人雖小邑亦數千人母棄嬰兒父食壯子荼毒萬狀頗駭聞見賴祖宗含養之以天地社稷之靈而無它也其為振濟之方雖勤日夜無所愛惜然馭既奔者誰為力拯已沉者誰為功也朝廷何不循其本與其厚散于凶年寧若寡取于平歲無置官以專利而歸利于

民也 神宗一日手詔王安石曰訪聞市易務日近買賣大段苛細市井之人頗籍、怨謗以為朝廷將浸淫盡收天下物貨自作經營可子細察訪速與戒約止絕止令依魏宗元學劃施行奈何賤有司不能遵奉 神宗美意卒盡收天下貨物 神宗曰張方平之對不鬻閑伯微子之廟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宜夫言利者永絕意於祠廟而賤有司不能遵奉 神宗美意卒鬻天下祠廟又復奈何 神宗復曰

王安石之言盡鬻市易累年之息萬、計一日之中出固固脫桎梏者不可勝數天下欣、然神宗即有意罷市易法蔡確撓之不果司馬光移王安石書言光乞罷制置司追還諸路常平使者 主上以安石未肯是歸利于民者神宗之意也大抵後之善其先者當推其意而必固守其跡斟酌于時不必曲徇于文堯舜異德文武不同業斷可識矣唯 陛下幸察詔有司歸利于民使民得自利不鬻置使者以為德

不待開府庫以為惠不必發倉廩以哺其飢上
逸而下安也或曰常平錢二分之息耳亦可罷
乎臣竊以謂常平二分之息寔朝廷大惠也
而患有司不能推行其法貪黷之民不足以行
法使朝廷之大惠為大害也蓋名則一分之
息而寔有八分之息何則農民之用不足不免
稱利于富家者事之常而無足議者也而近舉
于鄰壘遠舉于聚落為力甚易其請常平錢于
縣司則有往來道路居止舍屋之費又出息一

分也甲頭紙筆之費又出息一分也設法雖嚴
人情尋常不免之費又出息一分也請納之費
同之是謂八分之息其父兄之訓嚴者妻孥之
累篤者乃能以八分之息畢一歲之事如或不
嚴不篤則遨遊墟市之間顧盼之際所請之錢
空手矣使民至于父子相夷風俗滋弊其利害
輕重可勝計哉今夫嚴父母之厲幼子使手不
得執錢恐移其志也人君之視民猶父母之視
其子矣不處就田野遠城市而以來耜鋤莠為

職而納之于邪使見異物而遷其心非所以迪
民也古之人論知人之術猶委之貨財而觀其
仁其不苟得者賢之今乃與此無知貪黷之小
民而共財不亦難乎方其請給之時不知所害
也如此及夫彼納之時賣田毀屋棄妻鬻子鞭
扑是加其害百端理無足怪也弱者由是轉而
為奴僕強者由是起而為盜賊姦黠者由是肆
其欲為隣里之害循良者由是受侵陵而不得
申雖無足怪亦足憐也彼如稱利于富家固酷
于常平二分之息而其害不至是也蓋彼無連
甲保識之累可與者斯與之縣司則無由盡識
其人之面目況審其人之虛寔不得不嚴于連
甲保識之令而令雖嚴其浮偽相保卒亦奈何
或一人逃亡則累一甲或一甲逃亡則累一鄉
矣彼又無稅戶之限可與者斯與之縣司非稅
戶則不可與而與之者或非所欲欲之者或不
可與難乎為法也夫民之吉凶喪祭意外有欲
朝暮叩富家之門可得者斯得之又不必以孟

春之給也及其納息不一而足或多或寡或錢
或貨一錢已上左右手受之矣不如縣司必責
子母之錢一日俱至執鈔旁立庭下以待勾稽
也其所與之期可先可後又不如縣司必以二
限而刑且隨之也由是言之輸官二分之息寔
有所害而民間子母相侔得其利也夫其害之
目緣而生者又有三焉一曰刑不可省二曰兼
并不可抑三曰商旅不可行何則今之民力大
屈為盜賊猶不耻况于一日縣司開府庫而名

欲惠之乎方且勞之然患不得既得之患不多
寧暇恤後日之害乎求前日抑勒不欲之弊蓋
已不復有也前日民力猶從容與無耻之心猶
存似或知畏而遠後患故有不之欲者今惟逞
欲而務得及其輸納之時下不爭則不已上不
刑則不足遇有司如是乎不知有它術唯刑之
為術也蓋一人或可寬假而千百人不可滋千
百人可寬假而縣令甘以身受刑乎刑其可省
乎縣令守文不肯取新納舊或許之而新不足

數退有同保之累進有刑禁之嚴使民盡四支
之敏無以為一錢之地如不叩急于富家則何
以責姑求塞責苟免寧論私家之利今日厚
薄耶兼并之人乘斯時而意得矣以故兼并之
人唯患縣司散常平錢之不急而甚至樂歲年
之不登也兼并其可抑乎商旅與農貿易不勞
質劑皆指秋成以為期今秋成之時一人在門
一人在野征常平錢不足何暇商旅之恤乎商
旅其可行乎嗚呼風俗之弊一至于此可謂甚

矣不生于民之自致而上之人有以致之可不
惜哉何時而已耶且夫天有常時地有常產民
有常力其間相去不能千萬也今常平之利取
于民者歲復一歲不顧其弊卒使何以堪之乎
試以一邑為之言小邑歲俵常平錢二萬貫而
納息錢二千貫十年之後復有母錢二萬貫三
十年後積有母錢六十萬貫矣夫三十年之後
民力凋瘵將如之何也果使何以堪之乎為國
家計者寧顧目前一日之利而已乎此有重可

惜也上重則下覆首大則尾斃其可忽諸且斯
民者 國家之民也非有齊晉不相輸之患或
藏于民或藏于府庫其地異耳其實一也唯藏
于民則民富而國亦富將不勝其利也唯藏利
于府庫則國富而民貧將不勝其害也子曰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尚復何言耶然此百姓之至
願而在位者或未之欲也何則 朝廷開財利
之塗為富國之術則彼苟進污媚之輩得以民
為貨有顯績以受美官應高格當以重賞非若

富民而無赫々之功此又 陛下之不可不察
者也伏惟 陛下在龍德宮時行有乞弓必以
濟之逮夫一日臨蒞天下推是心蠲天下之利
歸之于民臣不勝天下之願也易乾之九二見
龍在田德博而化九五飛龍在天則雲風從而
萬物各得其類也臣願 陛下速詔有司悉歸
利于民無曰初即位謙遜不遑而觀周公七月
萬壽無疆之慶鄙子產乘輿溱洧之惠遠榮夷
公專利之徒察蒞良夫王室將卑之戒既罷常

平法即以提舉官職事歸之轉運司俾出利于一孔賦用取其于一官農民官吏各得其職將見陛下從欲以治也今轉運司所在空乏軍儲不支可為寒心者提舉司攘其利閉其用也何謂復民之職臣竊以謂有君臣則有官府有官府則有府史胥徒有府史胥徒則差役于民百王不易之典未有知其始者譬如耕問奴織問婢職當然也國家差役之法行之久而弊乃初變免役法以救其弊寔大惠也然其弊則

去矣利亦未興而又有弊焉者正今日之急務也蓋作免役法將三十年矣曾無一定之論而耳目變改朝夕紛紛何勞而難功耶如其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不如是也譬之人有瘍手足者或曰我能藥之砭之而愈是謂良醫或曰我能截其手足而無患惡在其為智耶夫去差役之弊則誠善矣立差役之法而改為之則未知其說也是二者事體雖大節雖多要可以一言而定差役之法為民免役之法為利差役之法若

勞民而寔逸之免役之法若利民而寔病之不可不察也何則 國家之有倉場庫務非以自利所以利斯民而民以之相生養者也官為擇民之物力最高者為衙前以處之民之閒訟侵枉不能自直者來赴愬于官官為擇民之次有物力者為吏以聽上之指躡而左右之其就田野之民黍稷禾麥之利病錢鑄磁鏹之好惡官不能盡治為擇民之物力最高者為戶、長以主張之不幸盜賊為民之害官為擇民之次有

物力者為弓手以警捕之其他各以是為率顧不曰為民乎免役之法則不然以民歲所輸之錢十用其八而雇募游手之有心力者以為衙前委以不賢之府庫姑曰衙前而得利也雇募游手之有閑書美者以為吏人責以不容奸偽之簿書姑曰吏人而得利也并團省管以為保雇募保正以代耆長而地里之遠所責之一一則有所不恤姑曰保正而得利也今盜賊既多于昔時雇募游手之强悍者以為弓手而使之

必得盜賊始曰弓手而得利也其它各以是為利顧不曰為利乎差役之法使民躬役于官若榮矣而為衙前者自以應門戶保產業少常學以待役一日役之不敢漁獵于府庫為吏人者少時之學尤力甚且知自愛惜而不敢巧詆于簿書為耆長者少知其俗長任其責不雜以它鄉而任之專不雜以教閱而事之又專不敢搶攘于鄉管為弓手者視鄉黨隣里之害而疾之不惜身于盜賊而勤察非常固不敢借賊而資

盜凡其役滿而歸息于田里優游無所復輸顧不曰若勞民而逸之乎免役之法則不然既皆任游手不土著之輩而衙前以府庫為市吏人以簿書獄訟為市保正之于其保初以能新法射而得之其于巡稼穡之大利平爭訟之細事非所習弓手之視盜賊可則前不可則身自亡去凡其役無時幸其奸詐不敗露則終身尸其祿若城狐社鼠然顧不曰若利民而寔病之乎若差役之法行使民既有職而又有大利者五

為則非俗吏之所知也何者夫以貨豪于鄉里者方且起起頡頏僕役其鄉人之父兄而使之躬為僕役之事陰消其奸逼之心其利一也今之以貨自強者田宅擬公卿僕隸如官府縱舍自若未之有比也彼既役于官而回之識禮度之所設觀刑戮之所加善者勸而惡者畏其利二也今之民遠于上不聞教化未之有比也昔人欲謂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勞則俱受其敗使其役于官者有父母妻子之懷桑梓墳

墓之累倉卒之間其視利病賤與貴同憂下與上同力必以死守其利三也今之州縣稍有一事橫決待期左右環視無一人可以心腹委者民之視其長吏若胡越然未之有此也自常平之法行而兼并之家置田無限小民日以困匱若其視田產而出力役則雖不限田而細民免兼并之厄其利四也今之兼并方且得意未之有比也所謂游手之民者古樂也禁而遠之今也祿而親之使民去本蕩然無及若差役而為

土著則雖不設土著之法而游手自將復業其
利五也今之游手方且得意未之有比也賈誼
謂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
所能為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箱篋而不知大
体魏鄭公謂俗吏既無遠慮不達大体唯奉三
尺律以繩四海之人臣願陛下不恤俗吏之
言自聖衷詔有司度當今之宜依熙寧元年
之前行差役法而嚴衙前散從官陪備之禁寔
天下幸甚夫天下之民既有常職而三路保甲

教閱亦可罷去蓋三路之民力役視它路固已
重矣何可仍之此役哉且使斯民舍而畝之耒
耜而尚西戎之弓矢鄙襜褕之衣而服兵戎不
逞之服厭菽豆之飽而敢市井之腴又非所以
厚斯民也或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古之制也
其可已乎臣不知今之講武其古之講武乎今
可廢郡縣而封建棄杖笞而剗刑悉倣古乎教
閱之書祖宗之所著令則令可舉而行之也
臣敢以為獻或曰是可以去兵而合兵民為一

古之制也臣又知此亦疎矣臣竊聞太祖既
得天下使趙普等二三大臣陳當今之大事可
以為百代利者普等屢為言太祖俾更思其
上者普等畢思慮無以言乃請于太祖太祖
為言可以利百代者惟養兵也方凶年飢歲有
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則有叛兵而
無叛民普等頓首曰此聖略非臣下所能及
行之至今百四十有一年矣天下有泰山之安
而無一日飛塵之警何勞措意于其間耶乃者

王安石晚年自知其法之弊為逃責飾非之辭
曰免役保甲市易三者有大利害為得其人而
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緩而
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嗚呼利害
之相軋如此何其尼哉真畏途險轍也耶孰為
利不百不變業耶孰謂帝王之道出于萬全耶
孰謂王道易天下可運于掌耶如成湯之不
競不絀不剛不柔敷政優、敷奏其勇不震不
動不懃不悚則法之所施得其人利國博非其

人而利亦存緩之則緩得其利急之則亦急得其利是謂大中至正無弊之道者乃可舉而措之天下也且作法于厚其弊猶涼作法于涼弊將奈何臣恐其初利害之雜則卒莫能純于利也蓋利不勝害亦久矣奚獨此為不然耶 祖宗之法百年又安天下本無事何苦試此危道也哉譬如有人言我藥能起疾一劑而愈不然一劑而斃誰敢試之哉昔樊噲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豈不壯哉季有謂噲面謾可斬魏延

從諸葛亮假精兵五千負糧五千從褒斜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亮從斜谷來一舉而成陽以西可定又豈不審且壯哉亮謂此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抑延不用孰謂經營天下百世之大法反危于季布諸葛亮之用兵哉唐太宗言李勣用兵每大勝江夏王道恭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薛萬徹之兵也唯 陛下幸察何謂不用兵臣聞平亂禍創業之君不可不動

于用兵繼世守成之君方且敬德以奉宗廟急
賢以崇禮樂勤政以厚風俗孜孜唯日不足何
暇兵之議也于斯之時萬邦咸乂四夷屈股罔
有內外小大無不臣妾又不必兵之議也不幸
而夷狄無知來內侮古今異勢或文德之不來
而以我之順攻彼之逆兵不棲刃而彼自授首
矣又不幸而盜賊竊發則縛豚搏犬一夫是力
皆無勞于兵也夫繼世守成之君尚德不尚兵
亦已明矣臣請以唐為之言明皇沈蠱社稷自

銷其前志祿山乘昏一舉而覆兩京當是之時
天下之兵爭先甲冑不謂不衆其將則郭子儀
李光弼高仙芝哥舒翰不謂不武其守成則張
巡許遠顏果卿不謂不忠而成臯不為之固潼
關不為之險河此不為之守者非用兵之罪也
河北自是世為唐患而餘風被于齊魯梁蔡初
尤而為邦盜乍臣乍叛朝廷姑息之不暇殆將
百年武宗興而用李德裕因高祖太宗之靈威
不假天寶之兵不用天寶之將不勞天寶之守

臣不出一矢而申之以文命諭之以順逆即位之四年崔暉來歸我邢州王釗來歸我洛州安玉來歸磁州郭誼殺劉稹而澤潞平天下方鎮一日聳然易慮奔走朝貢回鶻于是乎破膽請和者非用兵之功也夫明皇之亡非用兵之罪而武宗之興非用兵之功則兵也者以之繼世守成果何有哉雖然武宗固武矣又得李德裕以為之相宜其功烈魏上如此而求其所以致此勢順而力易者寔本于高祖太宗德澤之舊

而朝廷之素尊也德裕每諭河北三鎮之使者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槩可見也臣故曰武宗興而用李德裕曰高太宗之威靈云不然恐亦未易致此也是繼世守成之君易于為德而屏兵不必兵之用也又如此然其所以為用兵之說者何自而發哉臣知其人也蓋大臣持祿固位之術莫如勸人主用兵功若成則謀臣賞第一他人莫敢先其寵功若不成則上方以邊事責之他

人不敢繼其後身死于廟堂可也姚崇勸明皇
不幸邊功而相明皇四年罷宋璟責明皇兵甲
不濟軍不輕進而相明皇五年罷再相亦五年
罷至于李林甫導明皇封蕃將而在相位十有
九年以卒矣又彼行險徼幸之小人欲身富貴
而無以為資乃為國主事獻開邊之謀其人本
囚虜之材也事若成則富貴得其所欲事若不
成而誅竄擒馘亦其所分是在彼得喪實無所
繫而生民之膏血朝廷之威福彼漠然不知恤

也由是邊場之臣阿廟堂之好廟堂之臣侈人
君之欲誇大張皇隱亡諱敗至于日賀其得而
不知其亡日賞其勝而不知其敗可不惜哉如
前日將官魏釗死焉初無一人報之者至釗之
妻泣訴釗存亡于待漏院大臣乃言既是多日
不知消息必是陣亡不知此為何等語也一將
官之亡尚不以閱則卒伍之沒者可勝歎哉今
夫人孰肯鬪狗彘金玉孰肯易瓦礫奈何以中
國之尊而較夷狄之勝負棄金帛粟米之巨萬

而爭不毛之尺寸哉其勝猶不足道而况于敗乎其得猶不足道而况于亡乎誠勝且得矣邊境愈遠而屯戍愈多饋運愈勞中國愈困恐非朝廷之福也或曰祖宗之土宇未復奈何臣以謂靈武者太宗之所棄也代州之地延袤千里者神宗之所棄也當時豈卒然無說哉姑待其歸順無柔之可也且邊場之地適彼適此亦其常時何必深讎西血戰以疆之耶設如一日盡得幽薊靈武之故地不過添數千亭

郭列七八郡縣增職方之一二圖籍耳其于九鼎之輕重百姓之利病了無所預也且夷狄自有盛衰未必與中國盛衰相當果于中國何所重輕哉如匈奴常圍漢高祖于平城其後數為漢患而至哀帝時乃上書願朝吐蕃以二十萬衆寇松州唐太宗患之卒妻以宗女其後盡盜河湟薄王畿而宣宗時自以三州七關歸有司議者其以哀帝宣宗盛于高祖太宗時耶彼幽薊之役在晉開運時殆今且二百年矣數十年

之前猶聞彼左社之民嘯覺思漢邊人多能道
其語可傷也殆今寂無所聞焉者其久而忘異
鄉之悲其聞中國賦歛之重征戰之苦而不知
慕耶虜主今年八十餘矣每對使者語及仁
宗必重歎息為仁宗作忌則祖宗之德懷
于夷狄者不能忘也陛下崇德以綏之何事
于兵乎閔中兵不解甲今又七八年矣飢饉相
仍米斗千錢不可得古人所歎父戰于前子鬪
于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于道老母寡婦飲泣

巷哭遙設虛祭想魂萬里之外者不意今日復
見之也唯陛下仁慈天授念蒼生介冑之苦
早下罷兵之詔實天下幸甚何謂士得自致于
學臣竊以謂欲善教者宜莫如法孔子孔子之
使羣弟子盍各言爾志不必其志之一也閔子
之問、子路之行、冉有子貢之侃、夫子皆
樂之豈好侃、而惡行、哉譬如大匠之誨人
欲圓授之規欲方授之矩其所以為方圓之大
小則不必授而大小之樸斲又豈一斧斤之力

哉漢興立五經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
書有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詩有申公轅固生
韓生三家禮有戴德載聖慶普三家春秋有公
羊穀梁左氏三家未為不得人也如董仲舒受
羊春秋劉向受穀梁春秋皆足以為漢之儒宗
顯忠于漢庭也今則不然義理必為一說辭章
必為一體曰是為一道德不知道德之一如其
是多忌乎臣常謂今之學者三經義外無義理
扇對外無文章老成者信之古人謂野草生專

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效康成兄子今上御名
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鄭服之外皆離者矣
正今日之患也其患臣得言其所自 國家之
初尚詩賦而士各精于詩賦如宋初楊真范鎮
各擅體制至于夷狄猶誦之自嘉祐以來尚論
策而士各力于論策乃得蘇軾曾鞏輩至今識
者各仰之自更經義以來授以成書謂之新經
義唯善其說者乃中程上第苟為參差出入于
其間即不中程式雖善必黜之士方為祿學無

少長賢愚靡然從之唯恐不相勝雖有長才者
不得聘雖有知其牴牾非正者諱之不敢言塗
人耳目室人聰明溺于傳會穿鑿之論曰使人
材闡葺器識早下聞見卑陋不復可得前日瓌
奇卓絕之士矣仍之援釋老誕謾之說以為高
挾申韓刻覈之說以為為理又使斯士浮偽慘薄
不誠不忠厚其患豈不大哉議者皆為科場者
風俗之所繫公卿將相之塗今科之壞如此
何所賴而公卿將相何所選乎古人謂王衍

清之害甚于桀紂臣恐致今日之害者其罪
又甚于王衍也此陛下之所不可不省者也
臣愚少常業于所謂新經義者元豐中以出身
入仕非不知而妄作也所以中道而改路者誠
以其學求之古人之書稽之老成之論而不合
故也臣愚敢為陛下申其本夫詩書皆本于
竹簡科斗古文不幸出于秦灰燼之餘漢儒固
有淺經之歎而魚書豕亥至于今日滋為殘舛
今之說者曰陋就寡曾不省察不亦末乎其為

義說固益回舛不可一二指也而書之失為甚
蓋今尚書又出于唐明皇時學士衛包之所定
者矣新經義之說如敢于殄戮而刑足以服人
心股肱不喜而有刑以俟之威不可訖老不可
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誣經害教固足
以病學者矣而講筵之官將以是說進于 斧
扈之前無乃為 聖聰之惑而陰貽天下之禍
乎臣前所謂唱此說者其罪甚于王衍又以此
之故也伏唯 陛下之聰明略賜省覽則其書
之邪正無從而逃也昔虞翻疏稱鄭康成五經
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謂吳武烈不可不正
行乎學技傳乎將來臣翻切耻之夫以魏之大
宋而無一虞翻乎臣頃為蔡州學官王安禮為
臣言 神宗皇帝天度高遠常患三經義未副
其意宣諭異日當別刊修則今之承學之士于
三經義兢兢、唯謹不敢低昂一語者未必當
神宗之意也况三經義行之數年後王安石乃
自列其說之非是者奏請刊去不知古人設諸

日月不刊之書其如是乎如其歲、改易不已則學者無乃徒費年月乎若夫神宗患當時文章不足用至于再三而思得人則又中外之所著聞也如其所字說者神宗晉中不以列學官近乃列在學官使學者紛々然異端其書古文大小篆之不倫正俗之無別從篆從隸臨時遷就其私意破律亂常果何等書也蓋前日三經行而出之于經皆棄大旨而事句語有昔人年頭月尾之弊今又舍句語而爭以字不愈

弊乎字說之列學官甚非神宗意也其此不當置而置者乃有不可罷而罷者春秋孔子筆削以慎萬世亂臣賊子者也有國者不知春秋前有諗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知其人倫之大教也元祐之初常列于學官矣恐非所以尊經術也昔孟子欲

言周禮而患無其籍今之周禮最出漢末雜之以六國之制多漢儒之所倫次者或謂六國陰謀之書則過也大要歛財多貨贖祀頌民冗粹

可施于文而不可措于事者也猶以王制之所
存得列于學官而春秋法王之制反可黜乎
臣願陛下博延耆儒宿學左右勸講復春秋
之科詔學士大夫不為專家之學人得自竭其
聰明必有異人為聖時而出以副明詔何
謂廣言路臣觀高宗夢帝賚良弼而相說于
傅岩板築之間可謂非常之舉也意說之于高
宗有絕世非常之謀宜如何說乃首為之言曰
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真老夫常談哉蓋說
之意以為人君之德莫大于從諫從諫之言當
先天下之言而發也人君既從諫則無所善之
不從無弊之不知而他無所復患也說再為之
言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夫王人者恭默無
為之為尚而何所事于多聞哉蓋說所謂王介
之多聞異乎儒生博士之多聞也要在一堂之
上聞前古君臣治亂成敗之言聞忠臣直士犯
顏逆耳不遜志之言聞閭里細民愁苦歎息之
言有言職者固得以言而小臣賤吏工商庶人

奴隸女子之輩皆得言而聞之也如是而事之不建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高宗卒為商之盛王者其本在是也雖然何獨高宗為然哉古之治隆之君亦然也唐太宗三日不聞諫則切青侍臣矣况乎好諫納言者自是宋家之法哉

祖宗好諫納言之實盛于圖牒布諸聞見者不勝舉也勉而崇之又在此陛下陛下甲子詔書方言開謹正之路消壅蔽之風天下之士于是欣然知陛下有意于祖宗之盛德也夫

祖宗故事固不勝舉而其大德則至誠不厭者是也夫唯至誠不厭是以不獨好其言而又好其人上盡其公下恤其私跡若與之有間而心寔愛之不異終身信其人而不疑卒至于大用其人而後已也如仁宗貶唐介嶺南將行遣中使賜介黃金既又盡介像置之便殿潭州買珠子獄間而謂唐介必不買介卒顯于仁宗之朝是也由是士氣大振人、恨不能見上為之言而朝廷之上日聞蹇諤之進奚比

年以來乃幸而有一人言事其一廢則終身不復用古人所謂榮華于順旨枯槁于逆違者是也是時大臣自謂當時有順從而無諫爭小臣方且救過遠罪而不暇其敢言大臣或以同異相濟者謂之異議而黜之小臣或以下情上聞者謂之犯上而誅戮放逐之其好同惡異好譽惡諫必人之順從至于立法以禁之使必不得言或興大役或起大獄或講大事或天文變見人無愚智遠近必聞見而必言說者乃下令曰

言說某事者出賞若干其能來嘉謨嘉猷而起幽隱之言乎且夫太平之人仁、則失之弱、則禁之易令行于一狂夫而失天下忠良之心事滋于一日而使後生者不復知有忠義之事士氣沮喪人、以言為諱其視 朝廷利病如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然真可惧哉嗚呼壅蔽之風如此宜 陛下、明詔欲消去之也臣願 陛下驗諸事体大而宜必有言者猶不聞言則閭閻之愁苦 朝廷將何自而聞之乎如前

日黜后大事也中外臣寮未有一人叩閣而獻
言者何耶近如范仲淹遠如褚遂良長孫無忌
既不可得如欲陳九達輩又亦不可得耶孰謂
國家教教如此久大而乏人乃至此耶夫劉
聰叢爾偽國而有臣如此者豈偶然哉蓋當是
之時有王彰之骨鯁切直任顛之叩頭流血陳
休之奮不顧身劉士通之言不行而志終使元
達之鳴有朋也劉士通既死陳元達歸而祝死
曰吾不能言矣安用此默而生平已而元達

果亦忿終槩可知也嗚呼言路之道塞豈一夫
獨鳴之力哉臣願陛下詢諸廷之臣其由諫
諍而進者幾人其以面折庭諍稱者幾人其博
古今達治体善議論者幾人其骨鯁諒直不及
覆變改者又幾人大臣之中其無納交于妃嬪
者乎其無^{編太}_{御名}于閹宦者乎其無如險快使讎
以害忠良者乎其無懷二以沮天下之大謀者
乎今日之忠言聞與不聞宜無足怪也陛下
即位首詔還鄒浩復置諫列又增諫員猶不自

足而下明詔于天下開譴正路臣將見天下之士願獻言于朝者如祖宗之盛也臣愚更願陛下至誠不厭賞諫爭之臣振忠義之氣除諂言之禁復賢良方正之科不獨使諫官御史得進其忠而布衣韋帶之士亦得竭丹誠以佐聖治也其復賢良方正之科奈何臣切以謂科目之設能極天下之材誘天下之忠表著人君願治之意者惟賢良方正之科也蓋朝廷待之尊而大臣荐之重天下之人責之深士之自好欲不負其名者忍不以忠直之言獻之于吾君乎由是人君數得聞其過大臣不惧其不稱職則耻其不能言更相厲翼匹夫匹婦得因之以申其情實一舉而衆利隨之也故朝廷得人此塗最盛仁宗時富弼張方平相繼而出唯陛下幸察何謂貴多士臣切以西漢之時蕭曹平勃丙魏之屬相先後為相而西漢之享國最隆盛蓋漢相既如此其得人則漢之百執事其才可知也蜀漢之時諸葛亮死而蔣

琬相蔣琬死而姜維相姜維乃以蜀漢為墟矣
蓋蜀漢之相既如此其不肖則蜀漢之乏人可
知也使蜀漢世世得人姑如琬輩則垂亡之魏
何有于全盛之蜀哉况其如亮者乎唐太宗明
斷而宣宗亦明斷太宗從諫如流而宣宗亦從
諫如流太宗勤儉惠愛民物而宣宗亦勤儉惠
愛民物當時切謂之小太宗而治亂隆替如此
其甚不同者太宗朝多士而房杜王魏之屬上
下相與之誠心無貳宣宗之時無多士之稱而

白敏中令狐陶之輩畏威防嫌之不暇是其分
也然則國之多士可不貴乎仰惟 祖宗之時
相二人或三人又有參知政事三四人樞密宣
徽使四五人使相節度使五六人學士舍人七
八人內外兩制數十人館職又數十人又如西京
河陽鄭許陳蔡襄鄧之類節度使、相旌旆相
望其盛哉如是尊 朝廷鎮萬邦威四夷長君
子之道真得多士之寧也大臣出鎮多開 御
筵或賜之 御詩使相遇閤有司供帳中使問

勞相繼下至刺史縣令有以優異之于是乎卿大夫雍々相賢耻言人過唯患不得士以報國而大臣敢有其尊小臣不憚其力而忌疾之嫌朋黨之論告訐之風刑憲之設未之聞也仁宗已患近歲大臣体輕議者以當時兩制不滿五十人為陋不知今日視仁宗時大臣又孰輕重而兩制又孰多少耶乃者要官劇職闕而不補者動踰一二年兩府柄臣之闕猶四五年無大臣判州府者幾三十年如青鄆之類或以館

職領之何為自弱乃如此耶意者大臣持祿同位欲死于富貴不肯與人同升于人主之前謂己不敢分權攘柄是忌嫉之嫌以致此也雖有賢才衆所許者當路之人亦不敢沒公議而稱之曰賢且才不幸身名一落朋黨中則言之曰進某人則某人之黨進矣是天子之所忌者也是又得罪于先帝者也其可進乎是朋黨之論以致此也夫人之生各有氣類孰非朋黨幸而一人身名不落朋黨中曰可用矣而或

指其陰過摘其往行上之人不為愛惜而賞其言者是告訐之風以致此也 國家之法日以益密使人難避而易犯士如一犯吏議則數十年不得調至有廢終身者是刑憲之設以致此也由是上之人欲用人而無可選下之人欲進而道無由一切以格律從事應其格者上下無異論不應格雖曠官敗事曰其如格律何如閣門祇候舉有邊功之人州學教授使之就程試尚書侍郎于行守試三等之外又有擢入一等及第高科者為文章能斷獄斂財者為政事朝廷安得而不乏材乎李林甫常進野無遺賢顧矣當是之時豈真無遺賢也哉于是數日之外又有一大弊是所以為眾弊之源者曰專用一相臣敢為 陛下言之蓋 國家既有宰相執政官之異數則門下中書侍郎左右丞雖皆為 陛下之股肱而勢之相遠甚不同也如二相則其謀參其勢分其善不居其惡不可容人主之聰明日開而人材目之而進非一門也

如一相則其謀決而不參其勢專而不分善則居之而至于上亢下忽惡則無自而暴人主之聰明日墜而人材必由一門出也其弊豈不大而為衆弊之源乎夫自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而來二相之制尚矣其後曰左右相左右僕射之類名號雖不同大要皆二相也或者妄以荀卿人君論一相為之言不知荀卿所謂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者正以其數之一乎如其不世之業資于一相者古亦有之則

必有不世之人而后可也此又陛下之所宜加察者也或曰方今正官冗弊之矣何必士之多乎臣切以謂官冗之弊者流外所入不之澄邊切所賞之不澄法官資格之不次內降所命之不已濶官任子之不禁使臣換文之不實紛然蠹我名器非謂要官名流之多也陛下下即位之初灼見侍從之闕員詔舉可入選者二十人天下聞之莫不為陛下喜也唐趙憬號稱精治道常以國本在選賢宜補缺員以

育人材沈既濟良史也亦曰廣聰明以收淹滯
先補其缺 陛下誠得之也然久未聞用之耶
鑒不輕授歟人之不足授歟則臣願 陛下博
于求賢而優用之無累于四者之弊復賢良之
科盛儒館之選詢 祖宗用人者幾塗按 神
考官制所立之員幾人則天下之材不可勝用
而 朝廷多士矣 何謂無欲連無好名高臣常
觀自古帝王用心既美為政既善治具畢張其
名足以配盛王而實有所不足澤足以周宇內
而義有所屈焉者無他故也欲速好名二者累
之也又是古今之大弊可為痛情者也如漢明
帝時講禮明度漸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後之
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乃察其好以
耳目隱發為明內外悚慄爭為嚴切孰敢諫者
一鍾離意雖能言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
假幸不誅辱而亦何補亮未哉欲速之累如此
也後魏文帝屈然擅中國之統禮樂風教蔚乎
可觀而史臣稱其刻意尚名飾情干譽自講喪

服何如孝理于民親問百年何如鑿輿不動設
食于道何如水旱不愆賜杖于家何如子孫侍
側其又好名之累如此也至唐文宗之急近功
隋煬帝之自許如堯舜則乃無足惜者也彼顧
治之君無欲速則能逸天下不獨一身之優逸
也無好名高則能安天下不獨一身之無憂虞
也何則無欲速之累則詔令寬大政事簡易崇
尚平康老成進而頑童遠忠厚行而浮躒息不
得已而兵則無速戰不可寢而役明無貪功困
野無事民人各得其業不其逸天下乎無好名
高之累則奉先王之常憲遵天下之夷路狂生
迂儒變常亂古之謀不得施愚夫妖人慶雲甘
露之玩不為瑞冒義 詬之輩聖德頌不敢以
前 朝廷之上若無所施而閭里之間寔有所
惠不其安天下乎苟如不然其累于欲速規規
自困雖有日月為之縮朒雖有衣裳為之顛倒
而智者不暇為謀勇者不及陳力苟且誕謾之
弊紛然以起威之不足而刑之不足而殄

戮之使民將無所措手足矣其累于名高惟恐其言之不大而行之難則弗顧也惟恐其行之不勤而塗之遠則弗恤也事既可而又恐其能踰也功既成又恐其能勝也寧受欺于閹官小人而不欲見規于忠良輔弼過舉失德非不知而憚改為以遂非恐下之議已而機阱網羅無不設也嗚呼二者之累有至于此者可不惜哉恭惟陛下富有春秋建德于不可傾之地玩言于無所弊之場則不疾而速欲避名而名

且歸之也真宗澶淵之役諸將請曰契丹既北之勢扼其歸路一掩手而使中馬隻輪之不及真宗獨不欲之也言者謂仁宗宜自行威斷仁宗曰朕在位久于天下事誠諳之若事之出自朕躬或小過失使言者不敢力爭或憚于改過未之可也嗚呼其累于斯二者乎此祖宗之盛德無可議全功無所虧者也唯陛下嚴恭畏天當災變下明詔求直言以輔成初政實天下幸甚臣愚且賤何足以奉

明詔之萬一徒知可言之朝不易達而忘其身
之不能言狂瞽不識忌諱唯 陛下赦其萬死
然天下大事或有目一人之為變改者自古已
然三代肉刑寔緹縶去之也臣之所陳或有取
于萬一而皆輿人已誦之言 斧戾已決之議
如雞第二鳴雖不足以起衆亦未為不知時也
萬一無取不足以為 埃之助 陛下幸赦而
容之然校之能言者為 陛下言之亦未為晚
也漢文帝初即位或言事者輒停輿與之語是
非皆稱善後乃卒得賈誼豈曰無補之乎臣愚
干冒 天威不識忌諱不勝惶恐戰慄待死之
至臣說之昧死再拜面貼黃云奏為應詔實封
言事 別貼黃云臣愚所陳皆當今之急務天
下之大利害仰惟 陛下明聖願治輒敢干冒
上 進以奉 明詔之萬一 別貼黃云臣狂
瞽獻言不識忌諱徒知 聖君臨不諱之朝盡
言而忘私伏望 陛下特賜 睿覽留中
不付外

文集卷第二

奏議

嵩山景迺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靖康元年應 詔封事

二月十六日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臣晁說之
謹昧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比者皇天眷命
陛下即位之七日下 詔求直言天下幸甚
微臣居山邑距京師越百里而近踰月乃得隨
士庶垂淚以伏讀干戈風塵阻絕如此不謂

國家遭陽九之厄也女真小醜矜棘入塞擁馬
渡河曾不淹時勢如壞山直抵王城之下嗚
呼天乎忘我祖宗配天澤民二百年之基業
乃一日有斯酷耶在昔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
下無王諸侯相侵莫酷于城下之師莫辱于國
中之盟孔子春秋用是作也孰謂國家聖
聖相繼重光洽熙天下太平自結繩而來未知
或有天子坐廣內朝四夷而牧萬國曾不足
以為輕重威至廣也乃于女真小醜平昔僕役

高麗臣事丹契者逡巡偃蹇乃有城下之師國
中之盟何其甚耶義士痛心壯夫瀝血孰甚于
斯時耶臣至愚且老敢齒于義士壯夫而逆視
樵牧思謀妾婦思勇之際寧無一言以自効哉
况臣一門七世食祿高祖迺成平景德之際極
禮樂文章之譽曾祖宗懋定元康定之時專任
西鄙之役遂參大政罷兵息役自爾以來海內
推臣族為文學之家微臣之言亦其職也雖然
臣在元符未上皇即位之初嘗應詔有封事

蒙有司第臣為邪等著籍刑部初禁入京城漸
許仕宦而擯斥卑竄二十餘年矣其所言皆天
下大利害今莫能悉記唯是二事不能忘也二
曰 國家 累聖功德巍々無所與二而近日
諂諛大奸獨推尊 考廟是觀德不在七世之
廟而下同庶士祭行于寢乎二曰自古衰世暗
君乃有誹謗先烈之言以鉗天下之口唯我
神宗皇帝何所負于天下天下内外固有一人
不足于恩德者尚何謗毀之有彼諂諛大奸濟
以凶暴徒以資一身之欲而不知上累 先帝
之明也臣愚欲以此二事申言當今之急務豈
預卞和之玉再刖其足邪竊惟城下之師 明
主夙夜焦勞憂慮之時狂天之言未暇擇也伏
觀戊申 大赦封豕逋遁濟民乂安凡有血氣
之屬咸以更生相賀又不必自言也含哺鼓腹
以沐太平之澤不知其已雖死有生也然 赦
文有新邊之語讀者疑焉識者則歎妄以謂琢
州易州之地竟不能保而復弃之為新邊也既

而乃知所謂新邊者河間府中山府太原府三
大鎮無慮二十餘州五六十縣自州升之為府
而未幾乃自中國弃之為新邊也耶嗟夫斯地
可弃也斯民其可弃乎斯民可弃也吾祖宗
艱難之業其可弃乎嗟乎誰為陛下而為此
策乎昔賈誼不思以文帝之明承天下之資而
以為戎人欺傲乃歎曰可謂中國無人矣臣竊
考之當是之時高祖之舊臣猶有在者如陳平
周勃灌嬰季布之徒其後進者議論有袁盎晁

錯賈山馮唐守正有宋昌申屠嘉司刑有張釋
之司兵有周亞夫柴武誼尚何恨哉使誼尚在
謂今日有人無人乎臣于是乎忘其至愚且
老不能默已謂專以割地為言未暇及天下事
也唯陛下幸察臣元符中知磁州武安縣嘗
作朔問二篇曰杜牧之論而發也牧之意則勤
矣其論失之迂而不密蓋山東不足以兼河北
而河北能為制山東牧安得以天下之勢專之
于山東也哉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

河北則失天下凡有國者得河北則其國興失
河北則其國弱又有其國雖不正而得河北則
強其國雖正而失河北則弱其國雖無道而得
河北則強其國雖不至無道而失河北則弱秦
漢晉隋唐之有天下宋武帝之不能有天下符
堅之秦拓跋之魏朱氏之梁李氏之後唐石氏
之晉劉氏之漢其國之所以強弱之勢與夫曹
氏之魏強于劉氏巴蜀之漢高氏之齊強于宇文氏
文氏嬴成之周其迹昭然在方策可考不誣足

謂河北之形勢臣敢陛下畧言之陛下幸
察臣既言河北重于天下矣乃敢復言三鎮之
重于河北者不必繁引遠古唯事與國家造
邦相同者則不得畧而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
實光武唐太宗之流承石晉父事契丹之後劉
漢禍亂于契丹之餘即位僅踰兩月黃鉞親征
而師出之日四纍奔北為我有宋驅除晚以
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閔繼取瓦
橋關又維取高陽關是三關者晉人棄之以為

契丹之元首非特為其右臂也何則契丹之所
盜據者六國時燕地也唐方鎮中盧龍也六國
之燕最弱非韓魏趙之河北比方鎮中盧龍亦
最弱朱滔朱克融輩非魏博田承嗣鎮冀三武
俊之比而其人堅忍奇倔藏禍心蓄凶謀前有
太子丹荆軻之風後習安祿山史思明之態易
以興亂而難與圖治也以故雖曰弱燕而常重
于趙魏雖曰陰燕而常動搖乎魏博鎮冀之上
棄之以奉契丹固非所宜況以奉契丹之叛臣

女真小醜者譬之黠鼠得幽薊則潛窟壤得三
閩則遊泉積其勢倍萬也然克是三閩者雖曰
周世宗之英武而我太祖太宗寔在師間
也世宗嘗以千人之軍溺于亂流叢葦之中而
契丹不敢以一簇來加者以三天子之威靈
在是也其克瓦橋關者又專在太祖之功也
夫以三天子之威靈而得之者乃一日無名
而棄之于一荒裔小醜豈勝慟哭之痛哉又如
晉開運之末出帝之醜先自梁漢璋覆師于高

陽関遂使契丹侵鎮定入京師縛晉帝而北其在咸平中康保裔敗于高陽関契丹遂得犯澶淵倘如康保裔無高陽之敗不勞真宗皇帝為澶淵之役矣高陽関之勝敗猶繫中國之輕重如此忍論高陽関之存亡邪 廊廟之上肉食者宜為 陛下念之中山府唐義武軍也此軍甲兵雄于天下城壁堅高自昔有揖容三年不得上之語况又其帥獨知臣節昔號河北四叛之時義武不與後稱河北二寇之時義武亦

不與也逮黃巢之亂中原四方諸鎮孰為勤王之師獨義武王處存擁兵渡河以解関中之急不幸石晉之梁漢璋敗于高陽契丹遂得犯鎮定攻中山然契丹之兵亦豈能必勝而全為入京師之舉哉亦且屢危矣唯是張彥澤杜重威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橋降于契丹而中山李商者納契丹于中山使契丹遂得入京師成晉出帝之禍為中國之醜向使高陽完師中山堅壁寧至是耶咸平中康保裔既敗于高陽而定州

之望都且復失守遂勞真宗皇帝革輅親征
而傳潛擁數十萬精兵屯中山不出一騎當斯
之時遠遁智愚無不憤疾潛者耻與之俱生無
幾何革輅班師之後潛議罪當斬真宗特賜
其首領竄斥之衆議甚鬱也至今聞者擊指奮
袂而起孰知真宗意自有在也豈臣下所易
窺哉蓋潛實白首老将耳目親晉接開運之禍
變今坐擁十萬精兵以完中山示怯于契丹勿
擊堂之陣勿當得意之銳脫彼豈能坐澶淵

必不能渡河待其將成渡河之役我出中山十
萬奮銳請戰之師一舉而虜之彼契丹雖衆豈
堪填我洪流而代吾洒掃也哉彼或不克渡河
我以此師覆其蹄路片馬隻輪定不返矣恭惟

祖宗無失刑真宗豈特私一傳潛也哉

真宗清淨垂拱之君不惑于詳策而決意親征
不以王超石普楊延斷契丹之歸路不斬傳潛
之不濟師魏然振乎千古之上矣中山之形
勢其何如哉唯我祖宗為能用中山之形勢

也何則在戰國介于魏趙之間屹然自成一國
其地雖狹而謀至廣其人雖寡而材最武西足
以抗秦北足以制燕無論趙魏也所謂中山君
者是也 太祖太宗時每時防秋之兵全師聚
于定州夾唐河為大陣量蕃寇遠近出軍建村
仁宗謹是 祖宗之制積粟則中山為多畜
兵則中山為重命帥則韓琦焉至今廟而祀之
歲時嚴也太原府劉氏盜有之 太祖皇帝親
往而未之克留以待 太宗皇帝特封 太

宗為晉王逮夫 晉王即皇帝位之四年親征
克之于是 有宋受天明命平一天下萬國罔
不臣妾逮今將二百年重惟 太祖皇帝號令
之所加鼓鑿 所及一日削平唐末暨五代百
年之僭亂曾不足以推枯拉朽論之乃于太原
獨艱難如此何邪劉繼元雖孺子也有郭無為
之謀侯霸祭之勇其兵嗜戰不怯死其民樂土
不輕去且復念曰太原吾父兄之世有也吾家
所以草晉為漢者自太原基之也彼石氏有天

下者亦自晉而得之遂以晉自命也晉篡季氏之唐而李氏所以為唐奪朱氏之梁者初寔起諸晉也其上則高祖太宗所以為唐者晉奉之也楊氏所以為隋者晉肇之也高氏所以為齊者晉大之也司馬氏以晉自命者寔謂受命于晉也其在成周宣王承厲王之亂號為中興者伐玁狁于太原也其後王師敗績于羗氏之戎王乃料民于太原為成周之盛衰者又如此也嗚呼太原之為鎮可輕付畀哉重以太宗皇

帝之神武念太原久未下顧視群臣誰可與議者首詢之張暉、曰戢兵育民待富庶而後為謀繼詢之張永德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北虜為援未可倉猝取也莫若先離其戎心又詢之薛居正居正曰太原自古難克之國周世宗之伐至于師老 太祖破北虜于雁門閬南盡驅其人民居虎牢以西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卒得曹彬而謀之問曰顯德開寶兩征太原以當時兵力不能克何也 帝意豈不深哉

彬能身任其役帝遽決意親征躬貫介冑曹彬
潘美郭進等為之將先以進守石嶺閉禦北狄
乃降繼元平太原保全其人民而毀築其城郭
將貽萬世之安也嗟夫 兩朝三帝二十餘年
而得之者一日甘心而弃之邪或為唐自安史
之後河北遂非朝廷所有亦何害乎為唐也哉
臣應之曰唐之河北固重而失之然其據太行
津太河以制河北太原猶在朝廷也此李德裕
相武宗毅然以身許國不赦澤潞卒能號令鎮

魏以誅劉稹成一代偉績也以兵論河北之銳
師固為三鎮而飛揚然太原青州各有兵十萬
邠寧宣武各有兵六萬自足以制彼三鎮矣今
又并太原而弃之古未之有也太原唐重兵之
地今弃之矣而青州賊盜久熾又未必有如唐
之重兵也邠寧之兵凋殘于近歲未易並言唐
之宣武是謂今之汴都 祖宗以重兵威天下
千百倍于唐宣武之兵也 太宗時張洎為能
言京師之兵制固于唐之兵制 仁宗時尹洙

又能言京師兵制出于秦漢上非特與唐室論也後來者宜不復措意開口于斯也奈何初變更于王安石卒熾盡于童貫天下之勢墊矣惟陛下念之天下萬方臣妾不勝至願而三鎮之形勢臣愚畧陳之矣臣前謂國家無名而賜之者敢復言之大凡王者今上御名一噸一笑不易以假人不知此三鎮于一噸一笑孰輕重哉謂此小醜為有功則隋唐固突厥之兵以有天下唐郭子儀嘗以回紇南蠻大食之兵而

興復中國矣安得人、賜之土田也哉惟石塘父事契丹假其兵力以即高位割燕以委契丹而魏趙之地猶不與也謂其能戰則彼荒絕遐陬疆場不易得未嘗一日當中國仁義之師也亦未嘗一日聞中國雷霆之音也果孰怯而孰勇哉但聞渤海者高麗之別種也女真者渤海之別種也高麗臣事契丹而女真固高麗以臣事契丹者也在 祖宗時嘗曰高麗以入貢而昔困于契丹之三柵求救于淳化之初也其後

國家絕高麗而不與之通女真遂亦自絕于中
國逮熙寧初 國家復與高麗通而女真方狃
于契丹不得與也奈何一旦凶謀傾奪契丹之
國出其故君室其實貨而豺狼之號不能自己
遂歆陸梁于中國哉在 祖宗時嘗來寇我白
沙塞路略官馬三尺民一百二十八口適其貢
馬之使在京師遂執之不得遂無幾何渤海之
貢而渤海之首為讞女真之過遂 詔還女真
之使不知今日女真之暴逆不恭自干天誅孰

與三馬百人多少在 祖宗之令當如何哉議
者曰乃其領兵城下何請責之曰唐廣德初突
厥自涇州犯長安至于代宗幸陝而郭子儀即
師則吐蕃望風遯去越二年僕固懷恩以吐蕃
回紇羌渾二十萬寇京畿郭子儀以回紇代吐
蕃而難平皆未有割土田以奉之者也恭惟
陛下始和清明之時天以小醜警懼 陛下增
修盛德岩廟之上肉食者必有長駕遠御之術
三鎮已復歸于職方氏矣願惟踈遠小臣必待

百官班賀之後乃得與昆虫共慶也雖然臣猶將有所陳者唐杜牧最善論兵謂上策莫如自治漢皇甫規善用兵而先零諸種羨慕其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則以威信為干櫓也規之言曰力求猛敵不如清明勤明孫吳未若秦注皆自治之道也又如程苞于板楯蠻但送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亦知自治者也陛下誠得如皇甫規之有威信者為師苞程之明能者為州郡則三鎮之復為王土可指日而期

也然而此則邊場之臣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之自治者無時而不然猶見于變亂之後猶之治兵也漢路溫舒嘗為宣帝言之曰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用霸近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文帝承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閭梁一遠近禮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于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

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溫舒于是遠不及高祖，
近不及武帝，可謂知務矣。其視東方朔對武帝
之化民不言堯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也。今陛下
繼變亂之後，思所以昭天命者，其不在仁宗乎？
凡溫舒之稱文帝者，寔為吾仁宗而云爾也。核而論之，
仁宗于斯大德加以嚴恭寅畏翼，而純矣。漢文未必無愧色也。且文帝二
十三年逮其歲晚，頗惑異端，孰如仁宗在位
四十二年，日今上御名一日圖治，愈切求言，愈

急用賢，愈勤正德，愈勵使漢文加之二十年之
後，不知果又何如也。語曰：不知其君視其臣，漢
文之臣畧如前之所陳者矣。孰如仁宗初相
王曾、李迪、呂夷簡，晚得杜衍、文彥博、韓琦、富弼，
其在內外大小華國命世之臣，蔚乎不可稱數
也。其用之未盡，留以道子孫者，呂誨、范鎮、司馬
光、呂公著，皆社稷之衛也。陛下今日繼變亂
之後，誠能得臣如仁宗時，不開邊以玩兵，不
專利以殘民，不急刑以殺士，不禁言拒諫，以自

敵則何慮乎女真小醜是謂大有上九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之時也是謂洪範九疇彞倫攸叙
之時也倘或不然使梟鳴嘉禾之上蛭毒清池
之中如漢幸而有皇甫規張奐為將而不幸胡
廣趙戒為相其中則張遜段珪曹節業亮闞為
之虎狼唐幸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為將而不幸
元戴盧杞為相而其中則李輔國程元振魚朝
恩輩亮闞為之虎狼則天下之事去矣是謂困
之云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凶之時也是謂洪範九疇彞倫攸斁之時也嗚
呼天下治亂興亡之迹出一轍也如此其在治
世既有明君則必有賢相而將臣自出矣臣雖
三愚不願 國家獨以將稱而無相也昔者賈
誼慟哭于明時不勝其忠也阮籍慟哭于衰世
不勝其憂也當今執政大臣必有撥亂之才幹
圖之器請為 陛下念之臣前所謂大有上九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乃自乎六五之君厥孚
交如吉也六五有信以交乎天下終以威乎天

下是謂德威故能以一柔用五剛使上九受天
人信順之助吉无不利也大有之君子是于得
以過惡揚善順天休命如其惡者不過則善亦
無自而揚何以為大有之休命也大有一變而
為乾、之德首在剛健而後曰中曰正曰純曰
粹曰精也人君之德固宜先之以剛健而繼之
以中正歸之于純粹精而天下何難乎為治哉
臣愚言不識忌諱 陛下赦其死幸甚臣前所
謂朔問二篇者今輒隨封事上 進以備乙夜

之 覽重增死罪 陛下赦之幸甚臣說之昧
死再拜

朔問上

或問唐杜牧言山東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
不罰其說果是非曰牧之意勤矣其論失之透
而不密蓋山東不足以兼河北河北為能制山
東牧安得以天下之勢專之于山東也哉至于
牧言河北視天下猶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
則是也牧曷不曰河北者天下之脊也有大在

為地喉有大陸為地腹其勢足以吞天下而容
納之况有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河北則
失天下凡有國者得河北則立失河北則亡其
國雖不正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正而失河北
則弱其國雖無道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不至
無道而失河北則弱是何也自周不王而天下
分裂六七其敵國三曰秦曰齊曰楚其與國三
曰韓曰魏曰趙其附國一曰燕、趙、魏三者皆
在河北而趙為約長與秦則秦重與齊則齊重

與楚則楚重彼狼虎之秦欲搏噬諸侯一擅天
下者累數世而未得志也逮夫始皇二十五年
滅燕滅趙乃明年滅齊降魏遂兼天下改諸侯
為郡縣銘金人以視得意矣二世之立盜賊相
隨而起陳勝雖首兵于楚而張耳陳餘立歇于
趙天下之心始爭王矣當是時所謂河北軍者
為最可畏也項羽渡河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
大破之于是乎楚兵冠諸侯秦之失天下自此
其決矣是河北為秦如此也漢高祖之興非勝

廣之勢且無餘耳之交未嘗一日申于楚雖先
入關而不得王其危甚及乎命韓信曹參張耳
帥師伐代獲夏說遂伐趙獲歇殺陳餘以張耳
王趙由是信得以襲齊殺楚龍且越明年五諸
圍羽垓下而滅之漢于是三宗燁其盛矣
不幸中間盜于新室更始庸孱不足以奉君天
下光武崎嶇北渡河其窮自稱邯鄲使者而屬
為北道主人者不知凡幾人也不意漁陽上谷
之突騎精兵良為已來乃取邯鄲殺王良敗銅

馬于鄔在鹿城敗青犢于射犬在武德敗謝躬
于鄴由是鄧禹克河東寇恂克河內遂即位于
鎬在高三光武既以幽冀兵中興漢室乃立營
黎陽以畜河北精銳謂之黎陽營其視河北未
嘗不少在意也其後子孫不知祖宗王業之本
河北為素紹之室矣曹操雖自視英雄而切齒
不與俱生者唯紹也紹死譚軍黎陽與尚爭冀
州是二孺子者實自屠剪以為操之奉操得黎
陽取邯鄲取鄴收冀州卒以冀州之河東河內

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
封魏而亡漢矣是河北為漢又如此也晉因隋
以一天下才二十年趙王倫內閹成都王穎外
潰穎軍次于朝歌惠帝以十萬之師次于安陽
穎以右超來戰王師敗績于湯陰惠帝果瘡流
血僅以居于鄴而王浚劉元海石勒汲桑輩皆
為穎而飛揚于河北穎初利群胡以為一身之
爪牙而不知其後卒移天下之荼毒豕塗鬼車
人自王視中原如無人境晉才阻江而有之

是河北為晉又如此也隋文帝以后家之勢竊
有移周宗之謀而忘尉遲迥在相州據趙魏之
土未敢發也及以韋孝寬取迥殺之資相州之
勝其取周如拉朽遂滅陳一天下煬帝忘滅陳
之師遊瀨不返楊玄感李密肇亂于黎陽王須
拔歷山飛軍滑于燕趙以威揚州之禍曾不得
一杯土以自覆寧論隋室之存亡乎是河北為
隋又如此也唐興揚玄感輩驅除河北其定中
原甚易既殺劉黑闥平河北遂一天下明皇以

散色喪其神志相牛仙客而將安祿山招河北
之禍虎牢失其固潼關失其險兩京七廟一日
丘墟帝僅以身還自蜀而河北卒不復歸于朝
廷蓋往時安史之禍猶太陽病者勢雖危而湯
液亦易為功也唯是僕固懷恩養寇自資留賊
遺君父以祿山之黨李懷仙李寶臣田承嗣薛
嵩輩分踞河北天下謂之四寇者其病猶奄殍
人雖亡而厲氣不已也其後來淄主盟以冀王
田悅以魏王王武俊以趙王又以建興王李希
烈天下謂之四叛雖有馬燧為將、百萬之師
而竟無尺寸之功蓋堅悖亂之志又其後來克
融囚張弘靖王庭湊殺田弘正天下謂之二寇
雖有李光顏為將、百萬之師而竟無尺寸之
功徒使姑息之風益熾又其後城堅社老風雨
自神不復知有朝廷朝廷益弱而馬燧無子李
光顏無孫彼狼子豹孫夥且健也百餘年間朝
廷固無一失渡河而河北三鎮按重兵視本朝
煙塵之警播遷之虞亦未嘗有一人勤王者卒

以佐朱溫亡唐為當時諸鎮跋扈者倚河北為
城社要之即節旄者竊援河北以自張火不與
河地締大上御名者不足以取重于朝廷朝廷
或增一城浚一池而河北怨怒上聞即日為之
罷役或興師問罪他鎮而河北必來撓王師朝
廷于是聲河北之異禮而示諱執政謂為當然
而恬不怪議者惜為馮燧勢可以破田悅而逸
之蓋燧自知其有所不可者憲宗能誅元濟而
不能不救王承宗武宗欲伐澤潞而先姑息魏
鎮則河北為唐又如此其甚也故曰凡有天下
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河北則失天下庸不然
乎又如桓溫劉宙之劉裕經營中原傾國為力
有將有兵驅海島而來勢若壞山人皆樂殺教
而厭腥臊為日已久也奈何溫敗于石門宙之
敗鄴裕不守關中竟不能成天下之功皆以不
得河北而失天下也所謂凡有國者得河北則
立失河北則亡者苻堅之秦取燕慕容暉而立
拒于燕慕容垂而亡托跋之魏取慕容寶而立

分于高驩而亡朱氏之梁婚魏先梁而立失魏
失相而亡李氏之後唐得魏滅梁而立契丹入
自河北而亡石氏之晉以河北奉契丹而立李
殷納契丹于定州張彥澤以契丹犯京師而亡
劉氏之漢委河北父事契丹而立郭威起于鄴
而亡也所謂其國雖不正而得河北則強其國
雖正而失河北則弱者曹氏之魏強于劉氏之
漢是也所謂其國雖無道而失河北則弱者高
氏之齊強于宇文氏之周是也嗚呼河北為天
下之勢重輕如此君天下者今上御名審之哉
共惟我藝祖亦自北征不戰而受天丕命

朔問下

或問河北重于天下如此宜夫 本朝待河北
之尊其命即遣使足百非他道比其優河北之
民者所以尊天下之本也奈何近日事勢舛悞
大河為患頻歲而未知導之、方曰河北有大
患二而河不與焉或問大患二何曰一曰外患
將起二曰根本方蹶何謂外患將起大凡君子

相與則能始能終君子而與小人交則小人卒
以君子為可欺而殘之况以中國之尊交于契
丹而謂可以久而敬乎契丹自澶淵之盟到今
九十有八年矣可謂久矣古未有也 宗廟社
稷之威靈於是乎在然今虜主鴻基者與有力
焉塗路之人皆知虜主雖生羯犬之鄉為人仁
柔諱言兵不喜刑殺慕 仁宗之德而學之每
語及 仁宗必以手加額為 仁宗忘日齋不
忘嘗以白金數百兩鑄兩佛像銘其背曰願後

世生中國其用心盖可知也虜主今年八十有
餘矣不幸無子監往時其叔宗元竊發之禍約
束其孫燕王者甚至唯恐其不類已也燕王少
時亦有令譽雄傑可畏今其為人殘忍好殺真
點之性也日夜唯田獵是好挾弓為戲自視
年歲既壯而志不得逞益復恣睢猖狂動多不
義日者無名頻點集跋馬是有器也彼有永豐
庫者儲中國百年之金幣不知其幾多也虜主
未嘗輕用一毫如燕王一日發之以資南入之

計是有財也加之上下同欲天性能辛苦喜兵
戰雖兒童婦女亦武而善騎不勞部伍不擇罷
械可謂有操刀必割之勢也彼往時所謂割六
符者有古燕男子之風嘗為其故虜主謀曰大
遼雖與中國通和要當十年二十年必以事撓
之使中國知吾非怯而忘戰者中國常憚之不
自德于歲幣則大遼常有中國為之奉矣今彼
二十年間必遣從使有要于 朝廷者六符之
謀行也嘉祐初蕭扈來請河東地界王原叔折
扈不能對以封疆條目示之使扈歸熙寧間
蕭禧復以河東地界來而竟得地素延千里又
往時泛使請 朝廷無納元昊之和而 朝廷
卒與元昊和近日蕭徽請 朝廷罷兵無西討
 朝廷乃為之罷兵其動如所欲日復加深至
于間者斫柳敗鹽刺義勇三字近日燒摧場一
事牙蘖不制請中國柔可侮而不足憚宜彼有
動如所欲也利也比年泛使歲使馬足相及至
于市井細民或指一胡兒曰是姓名某者嘗客

于吾某州某所雖未必可信蓋不可不信彼既
往來之數其視北州如其族帳中出入凡我地
里之險易曲折人情之好惡休戚舉無不知若
夫北京無重臣如韓魏公致彼改常禮而以名
奉書安撫使無名卿如歐陽公使彼知慕而不
敢犯守邊無宿將如王允則何承矩折衝談笑
之間奉使不擇人動則失辭坐刑之耻兵雖分
將專教而益驕且弱其數至寡有司以闕額錢
為之利府庫倉廩俱空而有坐倉之糴反時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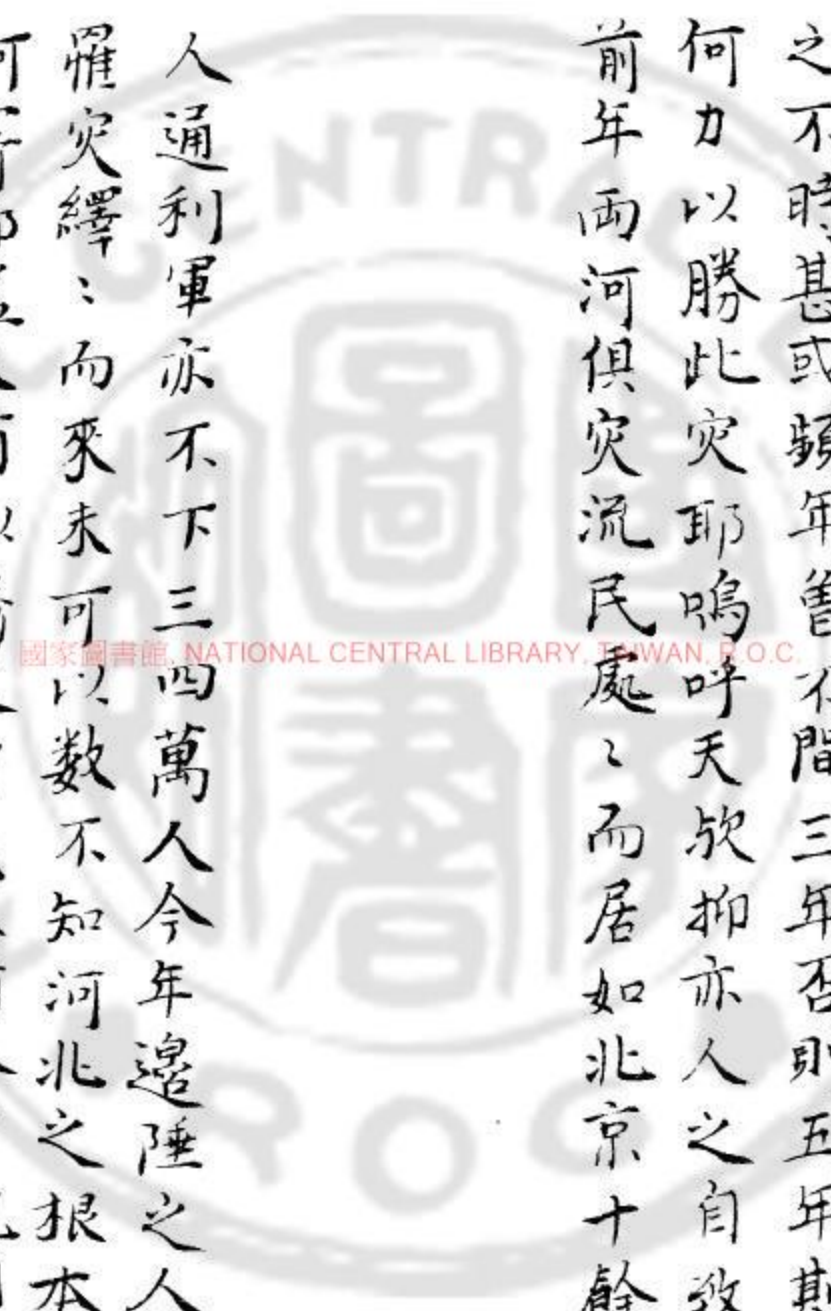
月秩之錢入夏未賜春衣之款置官專糴而高
價與細民爭利

而以度牒射利市井

蕭條屋廬闕闕道途闕而民多飢饉流離死填
溝壑又皆彼坦然身所見聞者其孰知中國虛
寔不誣也是謂外患將起何謂根本方歟國之
根本在民今河北之民寔古趙魏之俗也悲歌
慷慨起則推剽掘冢趙俗然也剛強多豪傑侵
奪薄恩禮好生分者魏俗然也二者至今皆然
在唐一陷于四寇其畔援不義卒與回鶻土蕃

俱唯以禮義感之則其自力亦復勁正不可奪
唯恐其過厚所謂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
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商修族
世之所嚮工用高曾之規矩者唯河北為然也
今 國家禮義之所感深且久矣其民乃輕于
轉徙若甘心溝壑者何也不幸天灾流行水旱
之不時甚或頻年曾不間三年否則五年斯民
何力以勝此灾耶嗚呼天欬抑亦人之自致乎
前年西河俱灾流民處之而居如北京十餘萬

人通利軍亦不下三四萬人今年邊陲之人復
罹灾繹々而來未可以數不知河北之根本果
何寄耶盖又有以誘之者矣人情舍害就利為
不可強况或誘之使前我前日河北流民多得
新田于唐鄧許汝之間者物賤役輕非河北比
今日灾歟之民其心動搖每遇無年一人投袂
而起負老襁幼隨之者百十為伍渡河而南恠
若不及安得根本之不蹶耶夫河北之所以重
于天下者非謂太行常山之險河漳滹沱之阻



也謂有吾民十世之基百年之業武于山河也
今歲、感之去北而南合賦畝而就溝壑則雖
有天險孰為之守耶言之及此可為寒心萬一
胡塵之起吾民如盛且強則荷戈彎弓而戰者
皆兵也我之太行常山于是乎為險而河漳滹
沱于是乎為阻矣民之衛室廬保墳墓有不待
號令而奮者顧何所不克哉今日之事勢如此
奈何彼天灾流行水旱之不時亦有國之常也
其患何不見于異時而特出于今日乎蓋有以

致之然者矣漢鮑宣言當彼之時民有七亡七
死以今日事勢論之亦有七亡七死甚于宣所
陳者吾民安得不舍此而逝乎請試言之常平
錢散之上戶雖多初非所乏散之下戶二千或
一千無補于歲費名為二分之息而又有頭子
之息聯甲之息鈔旁之息人情不免之息不知
其息竟為幾分責之于夏則請以冬為期及冬
則已晚而不勝其責貧者以累富強者以累弱
一人以累一田一甲以累十數平人辭訟鬭爭

桎梏鞭撻多當時者數倍賣田易牛撒屋鬻子
一亡也異時單丁女戶無役第四等戶役所不
及今皆責之輸錢以弱佐強以下補上戶易
于輸錢而樂于自恣于是快其蚕食無厭之心
而俟田侯宅且自若下戶易于效力而艱于輸
錢平歲猶勉強而足不幸凶年惡歲雖有力而
不得效必責之以平歲之錢而募游手之民由
是民皆樂去南畝而事游手游手恣于下煎并
恣于上二亡也異時義勇取其藝而不繩之以

文安于鄉疇而不徙之州縣今保甲諷誦教法
殆如兒戲使之捨中國之法度而學羌戎之跳
梁既已蕩動其心志而又集之州縣不恤所費
如一州縣歲教保甲三千人其備弓矢供飯食
一月之中人費五千則凡一州萬五千緡人費三
千則凡一州九十緡如集之州則其費又倍之絲
毫無所補而歲亡萬千之緡其何以繼三亡也
河北之鹽異于他處非解州之地可巡禦非江
淮之務費煎煉或河水所淤之地不生甘草而

白鹵是生或天生鹽地百種不生而亘野皆鹽
鹵或生鹽草而火之而水之鹽立成矣 祖宗
目其俗而順其欲稅之而不權河北之民以為

祖宗甚盛德也 仁宗時王宣徽

神宗時章潭相議權之不可及潭相當國卒申
前日之謀而權之一旦使營生之民為刑戮之
隸行商失業居民失食掩恨咨嗟四亡也 仁
宗時或欲以河渡之利歸有司議者謂河渡本
以利民不可反以病民而止今有司卒以河渡

為利又兼利乎坊場使河渡少于異時而坊場
多于異時坊場之多是有益于買名課利錢
之入也方其輸買名錢時有實封投狀之法自
謂盡善矣不知此乃投骨鬪狗之術角勝負得
者固小人之常態而河北之民為甚椎剽侵奪
之風非一日故也方實封役狀時不顧歲入之
實于已如何唯恐買名錢之不多于其儕輩及
其得之或破產不足以為約而奸欺挾詐上下
相蒙紛然並出唯使不逞嘯集之有地盜賊之

易于淵藪五亡也河北之民既多泛溢之苦幸
而一歲之稼不取于波濤則起夫以完堤防如
一中縣歲輸夫錢六千緡猶大惠也若必責之
為役則其費又數倍六亡也收野之在河北尚
矣今一切委之使編戶養馬不但損國威虧軍
容而民秣摧之外又有視効之勞不敢出入之
弊自漢已患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
男一人之事今何獨不然七亡也七亡尚可又
有七死凡民利入之源有司專之而日斲其資
一死也郡縣以文具逃責之官任游手不土着
之吏彼鄉村者狼虎鄉村居府庫者螟螣府庫
斯民束手就斃二死也刑罰加嚴告訐之門日
多使民出蹈機穽三死也貧窮則生盜賊武事
不戢則生盜賊田野桴鼓不少休息四死也天
災流行上恩雖厚而錢穀吏銀于蠲放閣
上恩不得下州縣怯畏不敢以民命為請寧就
流移之大費不肯捨租稅之小費凡民與其伏
田疇而被所責于鄉縣不若流移而仰哺于他

州卒于溝壑之歸五死也。上之恩澤既不下
惠而下之疾苦又不得上聞諱害而言利欲詢
謀而不得議成法縣今不以戶口多少為殿最
而以歛財足否為賢愚當其水旱方至之時視
民之沒溺不敢發倉廩必待報于使者當其穀
賤可糴之時又亦不敢開倉廩以收糴而必待
報于使者使者之命來而無所及矣州縣得治
民不得救民得刑民不得養民六死也凡下之
初甚于上之所好今民見朝廷使者州縣長

官一切以財利為事靡然爭相封殖饕餮無紀
不知禮義至于父子訟財夫婦異貨所謂諸侯
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
今見之矣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
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官亦可以信矣彼嘉祐中
慮實之老今皆逝矣後生耳目慣習不復知世
間廉恥事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
而無一生是謂根本方蹶然則奈何請厚本以
弭外患于未然

文集卷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集卷第三

奏議

負薪對

負薪有廊廟之憂固善矣其如廊廟之恥何曰
廊廟顧豈無憂哉特與負薪異耳且天下之患
莫大于同樂而異憂作負薪對

今上即位元年正月初金賊以我疆場之臣無
狀斥候不明遂豕突河北蛇結河東直抵京師

城下金賊非漢老上單于之比也其兵亦無老
上單于十四萬之衆也彼時烽火照甘泉宮望
長安猶踰百里而遠今何為使我直有城下之
師犯孔子春秋之大禁矣其或者警懼漢文帝
者猶淺與負薪憂其九失而有三策 皇帝陛下
下初下親征之詔遠邇聞之靡不思奮咸曰是
我 太祖皇帝之舊章也 今皇上真似之也

太祖皇帝受天眷命即位之四月昭義軍節
度使李筠叛習五代之餘譽自恃其兵馬之勇

可稱其山河之壯 太祖親征倍道兼行其勞
至于 聖躬負石馬上使太行不得以為險即
日城破筠投火以死蓋是舉也搢臣廷祚為
太祖獻策曰宜出師擊之西京向拱曰 陛下
宜速濟大河歷太行稍緩之則使賊熾矣控鶴
左廂都校馬全義亦于澤州城下進言曰緩之
適足以資其奸便全義中天祐去被血以先士
卒筠不得不與火俱滅之速也是歲九月揚州
李重進自謂周室之勳舊繼以叛聞 太祖親

征復如李筠與火灰燼筠則北結劉旻重進亦
南通李景其禍心不淺而不及掩耳于迅雷則
奈何嗟夫金賊之勢逼于前日而鑿輿之出異
于他日者 陛下無謀臣如廷祚如拱而將無
如全義者乎如莫有能成 陛下之初志者天
地為之威怒風雷為之震擊跛者起而喑者呼
寧論女子童稚奮袂之勇哉或曰如 陛下即
位之初何曰 陛下即位之初孰如 太祖當
宋之為宋方四月之初哉或曰論兵則我寡彼

衆曰戰之勝負不在兵之衆寡而在將之能否
有古以來不可勝言也莫若以今事著明之
太祖在周時以百騎却虜衆將高模翰之兵數
萬于瓦橋關之北開寶初 太祖命田欽祚以
兵三千于定州背城以破虜六萬于時軍中有
三千打六萬之謠至今塞上兒童猶以此語為
戲不忘也借曰兵寡豈無三千背京師城而陣
常見人、如田將軍也關北百騎則待 陛下
之臨戎復如 真宗皇帝改元之二年乘六龍

幸大名北虜不及望天戈而大敗逃去越五年
御龍轡幸澶淵北虜終及望天戈不及戰自敗
而請和是我不得于和而既利則能以者也于
時上相畢士安開其謀次相寇準堅其行殿前
高瓊効控馬渡河之力皆賴上意先定于前
年之征也 太祖再出征 真宗亦再出征若
其間罪河東則 太祖 太宗皆一出征 陛
下不一出征乎其失之一也圖功以威克愛者
政興也政興者軍政之興也治國之常道則威

與愛均也方有時事漢景能誅晁錯則天子之
威令不申而晉室亡六胡之亂已肇也唐肅宗
之威令不申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為將不能平
幽薊武宗之威令中以石雄張仲武為將而足
以討澤潞近者周世宗即位之三月親征劉旻
及契丹于上黨其愛將樊愛能何徽敗績世宗
立取而斬之將校股慄思用命而劉旻在太原
亦為之破胆失據世宗之師由是出無不勝而
四方僭判相顧失色中國之威一日而振寔為

我 有宋之驅除也 國家不幸有敗國徼亂
之 為萬世之羞非戰將一日失律之比者曰
京曰貫曰黼曰攸曰 方金賊在城下時宜
梟以視之又醢以賜之曰有詔勅曰此醢非他
物也為人臣而不忠者不度事之利害不慮國
之安危天命予一人戮之凡食者誠焉無怠彼
金賊雖非人類而犬豕亦有掉尾怖恐之號碩
弗之懼哉捨此而不為其失之二也兵出無名
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古兵法之言也

唐高宗時薛仁貴為蘇定方討賀魯而言之遂
克成功 今國家于金賊曾不遣一介之使問
其所以來者何名也彼素臣事契丹乃一日滅
契丹之國自建隆以來臣事我 有宋復一日
舉烏合之衆頽于堅城之下果何名哉設如我
與國也玉帛初陳車傳未息相與之新當如是
乎無乃疆場相侵乎請責之疆場之臣否則將
帥失信乎請責之將帥之臣今日果何名也耶
執事者既不責金賊之無名又不名其所以為

賊者重可惜也何則自古兵之大禁垂車深入則敗猖狂不制則亡貪人金幣則滅有所恃而驕則衆相殘淹時而兵老則下必圖其主帥金賊俱犯此五者我取而殲焉可也執事者似未之明也苟不明乎此則敗亡及在中國矣可不念乎金賊之君不知何人恐非冒頓之暴勇頡利之狡謀可與為比也其謀臣郭藥師者唯能與我閭閻為謀而貪墨無耻如中輩借以資其身取富貴耳恐亦不可比祿東贊之辭婚可

以動唐太宗尚結贊之狂謀幾能擒渾瑊如俾郭藥師就一粗曉邊情部隊將議之不過一二言而唾叱之矣刑餘而又責之貫實在部隊將之下者也夫抵不知其君則視其將不知其衆則視其國不知貧富則視其器械不知其所為則視其所好金賊之將如郭藥師則其君可知也其國之東西幾何南北又幾何朝臣高麗暮臣契丹介于奚靺鞨韋靺達之間寔彼群族帳之所賤者今亟乞師奪馬而南則其衆可知也

器械必資銅鉄竹箭膠漆之上品舉非彼之所
產宜其窳頓不剛惟中國之器是求則其貧富
可知也金賦之嗜好大在金幣子女細及耳目
玩物則其所為可知也凡百亡國滅身之具何
其備耶昔侯景所與同惡無非駑才其黨自嘆
曰垂僻至是安得不敗金賊似景皆暴起而滅
必速也苟明乎此則何憚而不取以殲焉既此
之不明其失之三也金賊不避利求割地以河
為界執事者不盡河以賜之姑賜高陽府中山

府太原府暨其郡縣無慮名城將百數自以為
有謀也不知今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也孰敢

以寸土不在王會圖哉高陽中山者我 太祖
太宗暨周世宗躬冒矢石艱難而得之者乃

一日談話而弃之耶太原則 太祖 太宗相

繼親征冒矢石甚于河北其艱難則久于河北

真宗自謂 先帝竭四海之力以得太原顧
弗重耶又忍如隨甌而弃之耶執事不可重論
之曰彼初稱女真時在我 太祖朝嘗盜我白

沙塞三馬適爾貢馬之使在闕下太祖命
執之不遣僉年渤海之使為女真以表謝過則
釋之其在太宗時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柵控
告乞援亦卑恭甚矣不謂敢眈睨中國之地于
今日也此其失之四也金賊其何厭敢肆求黃
金重幣不知其幾何但聞國家府庫空竭下
招于公卿大夫士家細不遺乎閭里民庶其上
連宮幃供奉之器則苟有人心者不忍言也方
唐吐蕃縱橫凌轢時入京城劫掠黃金則必有
之亦不聞明言求金于王城也其在鹽州夏州
者則嘗求金矣是吐蕃施於鹽州夏州者金賊
傲侮于京城也不已甚乎執事者何不諭之曰
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也國家于經費之外
未嘗敢以一毫賞無功也且國家初未嘗相
聚斂之臣亦無事于庫府之富也安得有金以
滿囊罄之欲哉在我國家之初女真歲以市
馬于中國而資富其後女真服事契丹則中國
但知有契丹之馬而不知有女真之馬也女真

之名馬遂亦絕種得非天以其馬畀中國而不
畀契丹乎女真又安得而私耶以故不逞而南
唯以無馬為恨塗路剽掠而未知已也彼窮餓
不得吾市之金乃無名之求耶夷狄皆貪而
多詐唯女真之貪而多詐高麗猶賤之雍熙間
嘗為吾使者訴之也以黃金棄之溪壑此其失
之五也春秋重信盟生于不信春秋是以誅盟
中國諸侯之盟固在所誅况以中國盟夷狄乎
又况以王人與盟乎隱二年唐之盟魯與戎盟
盟也此春秋始隱之一端也僖八年洮之盟二
十九年翟泉之盟王人與盟也此春秋責齊晉
之重者也兵而不已至于盟之而不已至于質
子則又春秋之所不誅也在漢唐時但聞夷狄
有質子于中國不聞中國有質子于夷狄禮則
然也金賊一日于王城下盟誓而質子苟有
明春秋之大臣則其貴當如何無乃失中國之
所以尊者乎彼如有求質子而及親王也何不
諭之曰親王者土皇之子也陛下方如堯

親九族忍棄 上皇之子孫胡虜乎如盾 陛下之子則方就外傳未任武部之事耶彼雖犬至亦未必忘父子兄弟之親也聞此言恐亦憐然自失矣又如求質宰相則當諭之曰宰相者陛下之股肱也何可一日不相與以成一体乎邦昌者雖不知為何等人既命之為宰相則當待之以宰相也彼亦號有君臣則宜知宰相之重矣亦聞此言而得安乎雖然盾固何有哉曹公曰韓浩私呂布不顧夏侯敦之被盾着令

有持質者皆并擊弗顧由是劫質者遂絕此曹公所以能振威于中國也中國不得其所以為尊者其失之六也然金賊一日得吾瀛定并門重鎮未必能為其強其得吾金幣無慮數十萬未必能為其富何則夷狄喜相吞併鬪爭是其犬羊猜吠咋嚙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古今夷狄族帳大小見于史冊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財富而自底滅亡者也今此小醜不指日而滅亡是無天道也唯有一事大可恨者

又持遺之以謀臣也遂將使此小醜得以其強者為強富者為富可不惧乎 國家以契丹歸朝官悉遣歸于此小醜無乃執事者未之思乎 盖此色人布滿州郡無慮萬數遠者十數年近者三四年且嘗預官聯臨局務亦有喜讀書通吏事者其便弓馬多脊力喜戰鬥則又其性習然也且其中國之事体人物靡有不知其孰強孰弱孰能孰否與夫道里而遠而近而險而易皆得以為此賊之謀其害一也此色人在中州

初頗喜自陳其高曾之家世曰此大家者吾之同祖也曰此郡縣者吾墳墓猶存也幸今復為王民亦頗買田種藝與人家婚姻其意不淺矣亦頗有惜中國不用賢多遺才為司馬公而歎息者今一旦阻其謀 王風之心投之于大羊猪彘之群則以其苦心為彼藥謀其害二也且彼與金賊亦有平日怨嫌不相能者或當南北戰鬪時兵刃相殘之酷者今又一旦快彼賊心其害三也彼携老幼慟哭駕胡車彎弓露刃而

行籍。道路間言曰：投彼死爾，孰若死在此？以故所過之處，閉戶避之，既宿而去，則居者相賀如其為彼用也，亦可慮哉！其害四也。金賊陸梁于城下時，此輩亦有請願妻孥，願與之格鬪者。廟堂之謀，曾不知出此，而州縣固不敢上聞矣。此一大便而資以為彼小醜之用，其害五也。彼歸自契丹而乃復歸之于金賊，不知為何名也。無乃示怯于金賊者過甚乎？其害六也。使彼顧眄之間，褫中國之衣冠，復夷狄之態度，弱者

羞，忍強者怨，恨道路為之咨嗟，非王者無外之度，非天無不覆之美，其害七也。明有此七害而議者不過曰：廟堂有徙戎之論，為日久矣。適此時而徙之，不貽中國他日之害也。復請之曰：如可徙也，豈無異日執事者，幸少待之。徙之金，孰孰若待我。國家廟堂之議成，復疆理幽薊之舊土，使彼復有仕于彼乎？且諸葛亮于南蠻四郡，皆因其土人而任之矣。惜此萬餘人，皆無所知，解直以增彼馳突之數，固亦不可。彼小族

實難得生齒所以汲汲是求也昔朱克融輩方
飢寒于京師時從宰相乞一飽之日而不可得
安知復有幽燕故巢不忝其祖滔之風終為唐
室之害哉如不用宣和七年以前詔書復存
之于中國其失之七也此賊蟻聚于城下時大
臣不知畫謀不知一日縱敵百世為官戰士不
肯盡力留賊以累君父圍人養虎自貽害不
勝責也傳曰無伏節死難之臣孔子傷焉可不
信乎設不能有鐘鼓舉而殲之尚可震而逼之

什而圍之使鳥不得渡馬不得嘶此賊不忿而
相持以死則無食而餓死矣奈何既不得攻又
不得圍縱其遊騎散卒或百或千朝出而殘一
邑又明日出而殘一邑王畿根本之地富室
最多適足以資其流血成溝也王畿蕩滅將
盡遂及輔郡諸縣鎮走官吏如雞犬取故相家
孫女姊妹縛馬上而去執待帳中逡巡胆落不
暇寒心然非金賊殘之也寔官軍殘之也方賊
入一邑時未聞官軍一人襲而來救咸謂彼出

不意而我適不為之備也。以故知閻賈前日滅底河之敗，士卒死者十萬，不滅水洛之酷。朝廷莫得而聞也。貫盛熙河，經畧使劉法出師為西賊掩而殺之，如携童稚。朝廷受百官班賀。西師之捷也。近而劉延慶于雄州北，殲尸百餘里而棄金帛軍寔于乱尸之中，不可稱數。并取雄州弓手天下稱為梟勇，而契丹素所畏者，賈悉殺之。朝廷既不正典刑于延慶，而賈尋封王矣。法制之兵當如是乎？其失之八也。或曰：國

家征兵于方鎮而未至也。前與之和矣。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敗不能從也。是春秋之法也。敢不守而行之。韓信之伐齊，先有酈食其與齊和矣。李靖之滅頡利，唐儉深入虜庭而和矣。薛仁貴之取九姓，先受其降而知降者偽則不若。悉坑之，威也。是皆春秋之法也。何獨古人以

則失之無乃天下之士惡言孔子春秋之弊乎？雖然，征兵于方鎮而不急奔命者，其故何也？漢陳豨反于代，高祖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

者高祖乃躬選壯士于邯鄲蓋豨之罪未白于天下也唐太宗有吐蕃党項京師之危詔諸道兵四十日無一人入關者吐蕃党項雖為天下所嫉而程元振李輔國凶閹之不君復為天下之所忌也天下豈不曰元振輔國者吾家之吐蕃党項也塞上之吐蕃党項吾力可及而吾家之吐蕃党項吾力之不可及也今閹貫之凶讎出元振輔國上既未梟而醢之尤為天下之所忌也然寔曰兵制驅之而然者何則兵在州郡則兵馴而州郡重兵專命將則兵驕而州郡輕蓋將重則州郡不得不輕將驕則兵不得不驕惟州郡輕則帥府輕帥府輕則京師輕此天下之勢也祖宗之兵寓于州郡命其守臣曰知州軍以某軍重某州也其將則州都監是也州郡都監平日事其守臣卑且謹則其兵無自肆也此祖宗之兵制也開寶之兵三十七萬是謂必勝之兵至道之兵六十六萬是謂威武之兵天禧之兵九十一萬是謂太平之世保大之

兵慶曆之兵一百二十五萬是謂吳賊之後應
變之兵皆以根柢京師而枝幹四方宜其百世
莫得而加損于一日也乃有大臣喜變更祖宗
之法度兵制亦不得而在合數州之兵以為一
將之重而州郡輕矣州雖有兵之營幕而窘于
月食時衣其號令之所加進退之所繫則在將
而不在守臣以都監而領剝員廂軍之外不知
將司一事也將兵視州民如胡越將官待守臣
如寇讎又有大可惧者幸宗廟社稷之靈無

回戈吞噬之變則昧者未之諭也唯司馬溫公
熙寧中在洛下見留守前宰相韓絳以數十老
弱之卒奉旨禱雨中嶽而將兵有出城之禁奏
疏論之曾布臨太原躬自不勝將司之無禮而
終不以將法為非也此者不幸有金賊之役如
征舊制之兵則詔至一州之日則一州之兵
奔命而東上不必待于他州切恐他州之我先
也州兵之急于用也今征新法之將兵而將兵
分隸數州必合而起之又各仰其州之錢糧以

資之是州兵一日之事為將兵累日之事也將
兵之不可急用也如此國家承平日久人材不
甚相遠都監之材武不知視將官果如何唯闕
孺之役商旅之族乃得超授將官而都監孤寒
以考第平進者不敢與之比也此州郡兵制之
失使其赴援不時之弊也若其京師兵制之失
使其寡弱不足以為京師之重而威乎天下者
亦其自變更 祖宗之舊制也 祖宗知漢唐
都雍與洛以山河為險人可更而有也今都汴
陽無山河為險而唯以人為固乃屯重兵于京
城之下或分糶于京畿之邑他人莫得而輕重
之唯我以之為用是 本朝以兵設險、于雍
洛之河山也奈何喜變更之夫臣銷去 祖宗
傳城之兵營曰坐糜太倉無用也曰闕額之金
固得以為利也閑地可以利室廬也大臣而淺
且陋一至于此安知百世之安危哉宋守約自
以併營為功周于一時矣使我翊衛京城之兵
營十無一存者矣今之貴臣強宗則為別館園

園與夫道宮釋宇者皆昔之營地也後生但誇今日遊地之雄孰知昔日宿兵之雄哉倘如祖宗之舊制城外之兵營幕布相望而警歛之音日夜徹乎數百里之間使四夷來朝貢者遠而望之于鬱葱佳氣之外有森然不敢仰首之威光則被金賊雖歆喘息于城下而無以留旦暮也 祖宗以兵為險而城不必高池不必濬也吾之京師是謂天邑是謂神臯其守唯在四夷也由是觀之 祖宗京師之兵制優于唐之

時府衛多矣唐之府衛遠而不若我之近也唐之府衛勤于命將而我初不命將以私之也內外兵制繫國家安危其失之九也幸而有三策焉曰命威望之大臣以守魏而高陽可保也命威望之近臣以守鎮而中山可保也在唐則魏博重于鎮冀鎮冀重于幽燕魏博鎮冀合而制幽燕者也 祖宗于河北建四郡而河東唯太原一鎮其旨微矣今不得已于晉于潞或擇建一鎮或各建一鎮則太原可保也此重鎮之策

也于河北河東今上御名擇守臣文武並用待
之則厚委之則專于轉運使提點刑獄之外無
繁破旁午之使者以蹂踐之搏噬之則金賊雖
得吾州縣而無得乎人者安能一日而居哉大
要如 太祖時郭進于邢州李漢超于閩南何
繼筠于鎮定賀惟忠于易州李謙溥于隰州姚
內斌于慶州董遵誨于通遠王昇于原州不減
唐李抱真于澤潞馬燧于太原雖曰崎嶇于劇
賊之中而威震于華戎之上吾民既安矣何恤
乎小醜夫然後于民給復者五年未之猶三年
明 詔曰山澤之利與爾共之吾不禁也鹽食
之貨爾專有之吾不與也爾無種糧則吾給之
爾無牛耕則吾畀之爾無農器則吾鑄之于是
乎十數年流轉四方之民不約而無遠邇來歸
矣唐宣宗何德以復累世所亡河湟之地哉而
能以恩惠頌于既歸之後猶不失春秋重民之
道也此內治之策也遠交而近攻者范雎之謀
唐太宗為能用之也王者之師不必出而以夷

狄攻夷狄則王者之師不戰也 國家之制遷
賊命于藩羅夫其制元昊亦命乎喃廝羅是世
効忠順以報 朝廷者一旦滅之為郡縣今熙
河是也自是夷狄怨中國多矣德之不以為恩
也疆場之上無日無烽火之警今日金賊陸梁
之後不然大變其政得重使如唐賈林 本朝
曹利用之類以告室韋奚雷靺達諸蕃鳴金賊
之罪而四攻之金賊何地以苟活哉若高麗則
金賊素所臣事者我之厚高麗者如何其為我
緩急之役當如何將見金賊雖苟活不可得也
春秋之功莫大乎存亡國孔子猶書衛人立晉
不與齊侯之專封而大天子之命也今 天子
為能命韓昉輩訪耶律之後礼而立之則九夷
八蠻固不仰中國之至仁服 陛下之不德非
特為耶律氏再生骨肉之恩也仁之所施者深
則誠之所歸者廣于是乎耶律氏為我藩籬蚤
虱金賊而湯楛之凡厥涿薊諸郡恐却之而必
以歸也漢光武不肯從藏宮馬武之謀因匈奴

襄亂而取之乃立南單于以制北單于唐太宗
雖曰滅頡利而立突利可汗使率其故部示不
滅人之國也故曰兵所以存止繼絕救亂除害
也今何憚而不為此外交之策也唐太宗有郭
子儀為將吐蕃內侵相繼五年德宗有李晟為
壯而吐蕃內侵相繼三年則今日之憂未易以
一冬一春必也廟堂之上可遽緩帶子借如
三鎮之地已無及而三鎮之餘猶可及也今日
之師已補無而明年之師或尚可補也皮膚之

疾愈而却醫可也心腹之疾猶存而鑿未易却
也

達言

君子終老而困窮不見于事業猶見于言者
君子之事業也天下無道君子既不得位又不
得言天下有道君子雖不得位猶得于言者
有道之世也作達言

唐虞之世豈有蠻夷猶夏之事乃以蠻夷猶夏
命皋陶作士何也曰是事之有無與策久矣孰

詰也蓋有猶夏之蚩夷不害為唐虞之至治而
或命官于無事之時以為天下萬世之戒是所
以稱唐虞之聖者也雖然又言寇賊奸宄何也
曰天下治亂必原其所自彼蚩夷猶夏寔自乎
寇賊奸宄也以故古昔天下禍亂之起與夫存
亡之徵折猶與而果決存百世于一朝者皆自
吾內以餉乎外也項羽之勇范增之智不能執
沛公于座上者項伯舞劍以身衛沛公也曹公
袁紹相厄官渡無異兩虎額吼果誰勇怯而曹

公卒走紹坑其衆八萬者紹將高覽張洽輩率
衆來降而曹公知紹虛實得以奮擊也符堅以
百勝之威百倍東晉之衆有姚萇慕容垂為將
視晉君若浮首孤鷲然乃紀肥水未半而潰于
謝石五千之兵秦苻僅以身免者萇垂懷亡國
之禍心其尚書朱序降晉而為之謀曰大兵未
集而擊之易也魏叛臣侯景狐兔大狼之衆何
足以當梁氏江海高庶太平之久乃一旦入石
頭據金陵如戲劇者梁臨賀王正德導之景而

丞相朱异先與景交通也唐代宗朝雖有郭子儀在朝而吐蕃回紇頻年入長安幾京畿者李輔國程元振二閹無君于內而僕固懷恩于外為蕃寇之盟主也昭宗時李克用朱全忠相噬不減袁曹而唐室之危甚于官渡未知二孽誰先得之一旦全忠先滅唐為梁也唐宰相崔緝即陰為梁之佐命也嗚呼蠻夷寇賊奸宄寔同机並杼而斂也今河東河北之人十餘年來不辨蕃漢之兵皆曰童家之兵也不辨蕃漢之旌旂甲馬皆曰童家之旌旂甲馬也至于金穀貨幣不知為朝廷之有皆曰童家之金穀貨幣也故金賊一日大軍入河北分軍入河東遠而石嶺間不得以為固近而大河不得以為險談笑以抵京師城下者官吏之疲弱人民之愚蠢以金賊之兵曰旌旂久無辨于軍戎也幾何而不開門洒道以迎之也哉金賊于京師城下有得色肆言曰童王招我來聞者寃之閹方平既以大河之橋延金賊又欲以京師城門納金賊蓋

可懼乎京師百姓于是上念社稷 宗廟之危
下顧父母子孫之酷不勝其怨不約而起大呼
于道取閹孺數十人于馬上拉而碎之則人情
大可見已夫其或者必以閹貫待司寇黨街之
誅未使戕于市人之手與執事者其可忽乎或
者不敢沒輿論而私懷群閹之悲則假之于市
人指詬宰相以高歡情張彘為言何其不知類
也東魏征西將軍張彘子仲瑀乞銓削武人品
秩羽林千餘人乃殺彘父子甚慘于是德朔鎮

使高歡在洛見之歸而傾產結客得司馬子如
孫騰侯景輩逞其樂禍之心豈今日比也魏羽
林千人寔雜以羌渾之醜報其一身之事爾今
京師巨萬齊民世世荷皇家亭毒鞠育之恩相
與念虜寇無名一日蟻結于蔽城之下天子將
不得一日之尊京師將不得一日之大深究禍
亂之原寔在群閹則取殘之以我之公憤諭彼
之私讎相去萬里而遠也彼高歡異類久以胡
后臨朝淫亂元人劉勝輩寵任驕恣海毒國中

魏室將亡驪光有心則因彛事而作耳 國家
累聖治光四海澄清 陛下尊養青宮者十年
其傳祚之數日皇天以此狂庸警懼增德豈齊
魏之妖可並世而言耶乃若宰相為都人指詬
毀辱者昔亦有之唐憲宗明君也相皇甫鏐之
日殿廷班列相與驚駭街衢市肆相與大呼裴
度率眾情而上疏曰忽取微人列于重地遠近
流聞與京師無異度之言可信不誣也未聞當
時責驚駭者何士刑笑呼者何民豈不謂此邦

家之羞也唯當自治于上而一切無怒于下也
或者不以皇甫鏐為言而言高驩以始聖世何
也孰知天地之陰陽消息見于君子小人之進
退君子小人迭為進退而各從其類不可須臾
並列也其為宮嬪為財賂為閹官為兵革為盜
賊為夷狄皆陰也從小人而類進者也若夫朝
廷有道絕女謁薄官爵不私財賂不翫兵革盜
賊不起夷狄賓服者皆陽也君子以類進者也
唯小人盛于廷則夷狄盛于邊在廷無一小人

則在邊無一夷狄錙銖低昂不欺也小人方盛而盜軒冕則夷狄亦盛而寇疆場小人熾盛而僭公卿則夷狄亦大盛而害王侯一日小人退則夷狄退不勞干戈鼓聲之武也若小人與君子雜進則夷狄與華夏亦雜居小人未盡退而夷狄未盡退也今日之事可觀也已

重地

有國家者重地而不得已于征伐作重地春秋重地何也曰王者得民而安斯民得地而

安有人焉雖微矣以地而重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躬皆賤不當書者邾庶其以漆閭丘之地而重也莒牟夷以防茲之地而重也邾黑躬以鹽之地而重也下國小邑之微人以地叛而何能為重所以重其誅也苟不以地叛則一身之罪一時之禍也其以地叛則不特一身之罪貽百世之禍也春秋之重地者所以愛民也正天下國家之本也邾莒之君孰與天下之君大漆閭丘之地孰與中國形勢之地重屬者黃頭女

真猖狂京師城下執政大臣遽以高陽中山太原三鎮賜之竊恐非春秋之旨也兩國太上御名兵如火不戢者焚而其戢者亦焚火不焚則不已也兵之為禍甚大如此而不得不用者豈不為疆場之野尺寸之地哉疆場之野尺寸之地殺人流血非王者之本心干天地之和氣而必爭之乃以中國數千里形勢之重鎮未嘗接戰而棄之乎言之及此孰不寒心論失中國之形勝則禍福之幾有不可勝言者中國以中控制夷狄者也乃委此地于夷狄使以控制中國乎契丹曰名晉而盜據一飛狐嶺之陰議者每不勝其憤為之切齒扼腕今乃以十百飛狐嶺彼使據之乎其禍不特有吐蕃回紇之侵唐將有劉聰石勒之繼晉乎請以三國之事著明者僭論之漢室不綱有曹操孫權劉備雖皆天生之英雄也使其終無分地而浪戰于中原則必有吞并滅亡不支者若前日劉項是也曹公身與袁紹之興亡是也而以一天下分裂而三者

實自乎荆州之所隸也嗚呼荆州寔能分裂天下而三者也曹公不急于得關中而急于得荆州蓋以韓遂馬超必不能保關中而關中非我有而誰有哉荆州雖暫為劉璋之物而亦未必為我物也陸攻則遠水攻則險彼孫權劉備其遂得之乎無幾何孫權可以以得荆州自以居京口而遠有所不給則以資劉備、得荆州則得巴蜀孫權以劉備禦曹操于荆州而保江東三分之勢定于此一州矣曹操于宇宙間有鞭撻之威尚何所懼者及聞劉備得荆州則大懼矣方作書不覺墜筆于地也惟曹操能懼其可懼者也昔之一荆州今之瀛定并門三荊州也又可不大懼乎曹操其後回軍濡須恐江濱郡縣為權所掠乃詔其民內徙彼久業南方而不安一旦北土之民相與驚惶渡江而逝廬江九江蘄春度陵諸郡皆無民矣北人乃得居其屋廬耕其田野江濱之郡于是乎有民為魏死守矣如曹公之志則未易以吾三鎮之重地齊民

悉棄之也古今識者皆恨唐不能有河北而委之于三叛不知唐失河北于三叛之後繼失秦隴河湟于吐蕃自鳳翔西門之外即為吐蕃之境顧無自而遠制大河之北也今京師視瀛定并門猶唐長安之視秦隴河湟其利害不亦逼乎嗟夫唐失隴石西而不能制河北今失河北而寧無西師之憂乎又将何以制之乎言及此則三鎮之利害又急于漢之荊州也且唐之失河北為害也緩唐之長安視河北而遠也今之

失河北為害也急今之京師視河北而近也邇遠之間緩急之勢不得而同也亦已明矣今之京師是謂大梁與古昔帝王之都自亦不同何則西漢之都雍因秦之舊保河山而制諸侯姜恭建言于前賈誼重陳于後寔同一國而為都也東漢之都洛謂先朝為未盡善乃遠奉周公之志以洛陽者天下之溱也曰天下而為都也隋則初盛而都雍其後衰而都洛唐則以雍為京都以洛為別都皆未有及今都大梁因天下

而為都又平坦顯著于洛陽之都也其諸帝王
之舊則夏都翟陽商都景亳我介于二者之間
也其引湖海舳舻于槐席之上而走山嶽駸駸
于俎豆之間後夷狄萬國琛幣于郊坻之邇者
實以冀趙魏晉之重為天下四方之捷也今冀
趙分而魏晉毀則其憂不在河北而在京師顧
執事有不念之乎中山之地則保深和廣信安
肅順安永寧八州軍兵則五十八指揮三萬八
千三百四十八人高陽則莫雄霸息冀倉永靜

保寧乾寧信安十一州軍兵則七十七指揮四
萬二千五百八十人太原則忻代二州寧化壽
嵐二軍控契丹之朔雲麟府二州守河外嵐石
隰三州火山保德二軍沮河折夏國之綏州凡
十有二州軍兵則二百六十六指揮七萬二千
九百人嗚呼可謂重矣故曰瀛州者有瀛海之
富于天下也定州者可以大定天下也并州者
可以并兼天下也名不虛得亦未可忽也若不
得保北之重鎮而弃之竊恐江介之民魚蝦之

俗先叛而後服者足搖而心生矣且曰非我敢
棄 朝廷而必行恐 朝廷之我棄也故曰所
夏不在河北而在京師也今日 陛下赫然明
詔俾三鎮無棄其守如故且命四擊狂虜寔天
下幸甚古兵法有之示弱者剛勝示怯者勇勝
示緩者速勝彼深入者我以主勝彼老者我
以壯勝甘言厚幣以餌之者我以逸勝縱敵于
歸路者我可以大得志而無不勝今黃頭女真
皆于此七者之誅也願 詔急擊之無怠且令

日狂虜之遁逃與契丹澶淵之逝事体不同
卓聖皇帝不以殺為武者也今 皇帝陛下必
行天誅則武矣

繳進出狩議狀

臣伏念能言之士不能有言于危難之時逆耳
以謀犯顏以諫者烏在乎能言也哉司馬相如
王褒揚雄之言迂于事而近諛董仲舒賈誼劉
向之言切于時而盡忠君子寧忠死而不諛生
也臣至愚且老嘗應元符 詔上書坐邪籍罪

廢者二十餘年今茲幸遇 陛下即位復應
詔上書蒙 明恩擢自冗散所命之官皆極士
林言語之選未幾自取罪斥流離寒飢辛苦道
路如間金賊陸梁口言和而力攻戰動輒得意
知太平之人仁則益恐怖不支矣志士于是日
益可憤而寔不以為恨也臣因自計曰與其死
俘亡之中寧若死忠讜之言輒有出狩議一篇
謹繕寫以聞唯 陛下聰明赦其死而憐其意
以來天下能言之士不勝幸甚

出狩議

議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北辰也乃一日不
居其所隨衆星以流焉天將無四時也商詩不
云乎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聲彼四海非邦畿以
止民也實止民以為邦畿也其能止千里而近
者斯能域彼四海之遠也若夫千里不為我畿
則四海將為他人域矣周詩亦曰佻人維蕃大
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
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傷厲王失是道也民不

懷德而城壞矣。烏覩文武成康之績哉。是故國
君死社稷者禮也。後世有以身保一州勇捍一
城者。為希世偉烈。無他焉。不學禮之過也。聞之
國君死社稷矣。而太王去邠。詩人不刺。為何也。
曰。太王去邠。以興周也。時則商之衰世也。紀侯
大去其國。春秋又不貶。為何也。曰。紀侯去其國。
以存其祀也。時則周之衰世也。若使當商周之
治。君盛世則紀侯者。玉帛朝貢之不暇。寧論其
國去不去耶。春秋于紀侯。信不貶矣。而于周王

則有譏焉。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蓋天王無出則
自絕于天下也。天子之孝在天下。諸侯之孝在
一國。所任不同。所責異也。漢文帝時。老上單于
自將十四萬騎入蒲閭。燒回中宮。侯騎至雍。烽
火通甘泉宮。可謂危矣。帝乃躬擐甲胄。息親征。
為其彼匈奴復大入。帝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
而在細柳。則黃輿屈而不得驅矣。未聞其輕出
狩也。既而景帝立。一日中七國同反。帝命周亞
夫。實嬰將三十六軍以伐之。有張羽之力。戰韓

安國之持重韓頽當之功冠諸侯而趙涉劇孟
鄒都尉輩為之謀畫七國王侯之首可指而旌
之也惟帝之斷足以誅御史大夫晁錯其勢足
以使太常表盡使吳其明足以容周亞夫之不
奉詔以梁委吳亦未聞其輕出狩也唐明皇有
始無卒昏淫不道固非文景之比而國家之盛
不減文景時也一旦安祿山以范陽平盧河東
之師率同羅奚契丹室韋十五萬眾反范陽取
河北陷東京克挑林而潼關失守則不告宗廟

不顧九族不論百姓身與宮宦數十人揭衣而
奔才行四十里而無食飲與征徒並飢寒越明
日軍士不肯行則斬宰相縊妃子僅行中道散
亡者眾賴劍南驛網至以甘言強之而前不敢
言騎驛之疲也受辱于饋食之田父訢誠于獻
酒之微臣悲歌酸鼻而不悔唐室自是傾
矣其後肅宗幸岐代宗幸陝德宗幸奉天皆修
明皇故事也未有僖昭之出則春秋之不貶也
昔祿山之初叛也四方郡縣不從賊者皆倚東

平太守嗣吳王祇以起兵其終賴太子即位于
武靈以固天下之基業則民心于帝豈不願其
留而出武梁武帝區區好無益之名窺無術之
利專以登叛人為謀未納侯景十有四州之地
自謂坐獲非常之大功也不知其相朱异細景
之賂其子王德通景之謀長江不足以為險而
朱雀航石頭城與浮首等也景逼帝坐白刃交
前而景徒能焚宮室辱妃至殺百官曾不自保
其首領也梁室不破碎于侯景之手者武帝坐朝

如故而未嘗議及奔亡苻堅之秦軍散國勢據
中原以威百戎非江左可擬也銳氣以攻襄微
之晉戎卒六十萬介馬二十七萬下蜀漢之舟
師擁幽冀之陸騎軍寔萬里齊散並進晉謝石
之師不足以當其十二之一而石琰幻度伊輩
風流清談之師不足以當苻融張蚝慕容暉垂
姚萇輩熊虎百戰之將而融陣逼肥水從幻度
之誘一動而奔潰不可制止融擒而堅僅以身
遁始得道洛陽而入長安魯不安静而復出五

將山姚萇執之幽于新平荆室而縊死斬傳國寶以陳義問伊緯以憐才于是垂與子寶中道叛而燕復以興乞伏父子繼以隴右叛而秦以立句町王以河南叛姚萇以高年叛慕容冲起兵于帳下慕容暉變發于會中誠可懼矣向使堅收散卒不去長安任摧翼荷越之忠謀督張蚝石越毛當苻飛龍之力戰則遽有五將之辱新平之禍使秦遂亡乎執事者鑒漢文景不出而隆盛唐明皇出而衰亡梁武不出而存苻宣

昭出而亡則一反覆手間天下之利害斷可知矣又有徃古寔迹可按而為執事言者燕太祖文明帝以新造之邦出師小勝而激石虎之趙大陣以臨之一日亡其二十餘城于趙之兵將逼所都之棘城旣懼欲出亡其帳下將慕容根諫曰王一舉足則成彼趙之王業中趙之計矣今國家固守堅城其勢百倍事之不濟不失于走奈何望風委去為必亡之理乎元菟太守劉佩曰事之安危係于一人大王當自強以厚將

士不宜自弱也其謀臣封奕曰虎凶惡已甚鬼神共嫉禍敗之至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異勢戎馬難強無能為也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荻之耳燕乃以劉佩之力戰大敗趙師終為大國視石虎不義以死也是尤宜今日之當知者也所謂黏罕幹離不者非石虎之儔也其凶淫不道則過之我不可一舉足以自弱而成賊計惟堅守以成百倍之勢而視其明神誅殛可也况我祖宗基業之固宗廟社稷

之靈今天子之勤儉圖治固非新造之燕可同日語也亦竊有可懼者今之謀臣視封奕如何其戰將視劉佩又如何執事者未宜忽于斯也又如燕幽帝慕容暉屢敗于晉大司馬溫之師矣溫乘勝至枋頭暉懼為輿大傅評謀奔龍城賴吳王垂請出戰曰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果大敗溫于襄邑而得晉之壽春為此則危甚矣無足為執事者陳之也今之謀臣必不為慕容評而戰將視慕容垂又如何執事者復宜念之

也是二者盖有前比矣光武初在河北得邯鄲
信都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
都兵自送西還長安獨邛彤曰若明公無征伐
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明公既西則邯
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
散 逃可必也光武不復西而卒困二郡以一
天下也方光武創業之初猶不肯散亡二郡之
衆而固守河北執事者謂今 累聖重光之基
業可不恤京師之衆散亡而固守天下乎嗟天

孰去棘城曠奔龍城則燕雖興而復亡也光武
輕去河北則不能中興而漢不得復有天下也
執事者幸少念之也或曰晉元帝之亡也保江
東而興王業胡為而不可曰元帝以琅琊王渡
江而即帝位非驅黃屋以東巡也其所以即帝
位者又豈藉江山之固哉中原名德之出王導
周顛之屬不忘中原之故國相與慷慨垂涕而
立宗廟于荆棘之中耳是時東晉之地南抵壽
春北極彭城東至洛陽如使元帝居洛陽之都

舊收中原之遺英則彼劉淵石勒輩果何有哉
請以二事明之東晉之初興也弱矣劉琨遙奉
朝廷之威命無日不戰于劉石間幾興而敗且
使琨不死則滅劉以興晉陽殺石勒以固河北
而洛陽長安皆晉之歸也祖逖志在中原琨之
所畏也其在豫州百姓襁負而至將士樂為致
死力胡寇不敢窺兵石勒遣吏護其母墓黃河
以南復為晉有略地千里復戶萬計惜逖不能
自成其渡江之志而卒也晉之末尤衰矣大司

馬溫之師猶足以至霸上劉裕之師又足以入
長安况在元帝初興乎其初則未有定分爭先
破竹之勢也其後則強箭之未飲羽之勢也琨
逖二人者元帝可用而不能用以一天下者
也溫裕二人者不生于元帝之時使之初忠佐
王者也執事者當念琅邪王渡江失計如此况
以天子之尊為江東之舉乎豈不惜哉昔人
所謂目前可驗天下共知之事區區所陳往事
是也其在 本朝則 章聖皇帝因契丹再入

入河北不西狩蜀不南狩金陵上有畢士安之
深謀下有高瓊之竭忠而成之于寇準之決策
不復徘徊而徑幸澶淵其流福天下至今賴之
也是則不待說之之言而執事者宿知之矣謹
議

錄出狩議呈中丞議

右說之放逐道塗飢寒曳杖不能忘 王室而
作也伏惟中丞特以天下安危利害為念不以
老者之言為昏悖下同田叟巷童之謠頌一為

省覽幸甚

靖康初上 殿劄子

臣伏觀 陛下即位之初發 明詔修 祖宗
故事天下幸甚臣竊以 祖宗制度宏遠未易
究觀必先得其要以盡其微恭惟 太祖皇帝
受天丕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宇基業太平爰出
百王之上宜世世守之罔或差忒儻少變易則
禍亂隨之周人謹文武之績漢家必曰天下者
高祖之天下又曰此高皇家之法也 有宋之

初 太祖實曰同符繼而 太宗皇帝躬甲冑
從 太祖不自以為能常視若不足惟 太祖
之法令是守恐少失之設如 太宗時即得好
奇務新之士變更 太祖之規模竊恐五代之
變未必不復出也重惟 太祖 太宗一德同
功古未之有宜乎 真宗皇帝肇建南郊並配
之儀 國家之感曰咸平景德 仁宗恭儉在
位四十二年日 今上御名一日未嘗一言自大
未嘗一言自矜惟畏民愛士今四夷猶聞其風
而歎息焉 國家聖、重熙率由此道也臣愚
願 陛下無忘 太祖之創業 太宗之善守
真宗之清淨 仁宗之恭儉以增 七廟之
德天下幸甚取 進止

二

臣聞王制司徒之職曰一道德以同俗傳曰剛
柔緩急敢言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
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是俗可
同也風莫之能同也五十年來學士大夫不約

而同稱焉曰一道德以同風俗同其所不可同者遂至設重賞以禁民之日逞虐刑以奪士之職人無強弱必責之以隨順便辟士無大小皆待以諸侯之享與不享專利不遺纖介鬻兵無有寧歲使小人得志君子失措熾為尚同惡異之政貽天下後世之害實自乎顛倒六經飾六藝以文奸言之故也臣愚望陛下深留神加察取進止

三

臣竊以國家受命而不可改肆遠邇晏然文明之化一日而洽于四海其號令即先王之詩書也其制度即先王之禮樂也所謂人又化成天下者古未之或有若其得人之盛文章則王馬循揚億劉筠晏殊歐陽修蘇武經術則胡旦王軫士建中高弁孫復石侓史學則趙師民孫之翰王洙劉敞劉恕小學則徐鉉郭忠恕李建中賈昌朝曆數則孫思恭劉義叟蔚然名家矣古之作者未易加諸後之來者亦難以繼或者乃

有士以弊俗學之致身作新之誘之以勢而劫之以利其勞亦至矣無乃國家之文明教養乎臣愚願陛下深有察于此也取進止

論神廟配享劄子

臣竊以為善觀聖帝明君成天下之業者不觀其迹而觀其志恭惟神宗皇帝巍然之功在天下者孰不覩矣其末年所以為天下後世慮者未易為單見淺聞道也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却韓琦論新法之疏至于再三逮琦之薨與

兩宮震悼躬製神道碑念之不已每對臣寮稱琦為社稷之臣方即位初時深欲相富弼、辭以疾退居洛陽弼在洛陽多以手疏論天下大利害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

神宗欣然開納賜以手札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嘗曰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却之曰若如此則富弼手疏稱老

臣無處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弼之薨
神宗躬製祭文有言曰言人所難議定大策
謀施廊廟澤被四方他人莫得而預也又其
即位之初也獨以弼邸舊書賜司馬光逮光不
願拜樞臣之命而歸洛陽修資治通鑑隨其所
進命經筵讀之其讀將盡而所進未至即詔趣
之熙寧中初尚淄石硯乃躬擇其尤者賜光書
成賜帶乃如輔臣品數賜之嘗曰蒲宗孟論人
材乃及光曰未論別只辭樞密一節自 朕即

位來唯見此一人在元豐未靈武失利 神宗
當宁慟哭大臣不敢仰視已而歎曰誰為 朕
言有此者乃復自發言曰唯呂公著數為 朕
言云用兵不是好事豈咎公著嘗爭新法不便
于熙寧初哉元豐之末將建太子今上御召求
官寮 神宗皇帝宣諭輔弼獨得司馬光呂公
著二人蓋于是時王安石呂惠卿何有哉至于
厭薄代言之臣謂一時文章不足用思復辭賦
章惇猶能為蘇武道上德音者也經筵蔡卞

愈為恍惚蕩漾之說上意殊不在逮趙彥若以
經侍則皆忠寔純朴之言也 上聽之喜曰問
曰安得此說彥若對曰先儒傳注臣得以發
上益喜其在政事目韓絳自請前日謬于敷奏
之罪乞旨改正 上欣然歎曰卿不遂非甚好
若是王安石則言害臣之道矣元豐末不得已
創為戶馬之說 神宗俯首歎曰朕于是乎愧
于文彥博矣王珪等請宣德復復曰文彥博頃
年爭國馬不勝乃奏曰 陛下十年必思臣言
珪曰奏曰罷去 祖宗馬監是王安石堅請行
之者本非 陛下意也 上復歎曰安石相誤
豈獨此一事安石在金陵見元豐官制行變色
自言曰許大事安石略不得預聞安石漸有畏
懼 上意則作前後元豐行以諂諛求保全也
先是安石作詩義序極于諂諛 上却之今別
撰今所施行者是也 神宗聞安石之貧命中
使甘師顏賜安石金五十兩安石好為詭激矯
厲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目不敢受

常例回其奏之 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于安
石家取甘師顏常例安石約呂惠卿無令 上
知一帖惠卿既與安石分黨乃以其帖上之
上問熙河歲費之寔于王安石安石喻王韶不
必盡數以對韶既叛安石亦以安石言上之不
知自昔配享大臣嘗有形迹如此之類乎安石
不學孔子春秋而配享孔子晚見薄于 神宗
無乃為 國家政事之累乎 神宗一旦盡釋
市易務禁銅保人在京師者無慮千人遠近聞

之罔不手足舞蹈驩喜 神宗嘗恨市易法曰
百姓家大富者猶不肯圖小利 國家何必屑
屑如此耶嗚呼 上天若賜眷祐

神宗更在位數年則市易法之類躬自掃除之
不使後日議者紛々知自為謀而不知為聖君
之累乎有志之士痛心疾首不能已者政為是
也 陛下圖治之初近當奉 上皇求言之詔
遠當成 神宗晚歲之志則天下幸甚取 進
止

奏審覆 皇太子所讀孝經論語爾雅

劄子

臣聞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與禮之尊無二上其旨寔同蓋國之于君家之于父學者之于孔子皆當一而不可二者也是以明王罷斥百家表章六經大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今國家五十年來于孔子之道二而不一矣其義說既歸之于老莊而設科以孟子配六經其視古之黜百家而專明孔氏六經不亦異乎

前者學官罷黜孔子春秋而表章偽雜之周禮以孟子配孔子而學者發言折中于孟子而畧乎論語固可歎矣今皇太子初就外傳之時命宮寮講孝經而讀孟子蓋孟子不當先諸論語者也如以孟子先諸論語豈所以輔導

皇太子天資邁世之令質而視之以一德哉愚切以為宜講孝經而讀論語恭候講說孝經畢日復誦其已讀之論語則其入德亦以易矣或間日讀爾雅以視文字訓詁之本源而明天

地百物之名寔先儒謂爾雅本是周公訓成王之書信不誣也臣愚流落衰暮之餘荷

荷聖君一日非常之眷自太子左諭德授以詹事苟有所志不敢無犯而有隱臣愚自度此言一出必遭世俗侮謗不淺矣其所恃以安者陛下聖度旁燭萬化之微而不為世俗所惑也重惟太子天下之本而一本于孔子之經則宗廟社稷之流光不亦偉乎臣以狂瞽獨見之言于冒黼宸不勝惶懼屏營待罪之至

舉邵伯溫自代狀

右臣伏覩某官邵伯溫其父洛陽康節先生雍國史有傳伯溫束髮謹父庭之訓皓首推王度之恭况乃早容司馬光之門能教子弟以禮法若使晚與中興之偉緯必復士夫之廉隅臣所不如舉以自代

謝罷中書舍人表

伏奉 誥命罷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依前朝議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者進退甚遽而難

知行藏有素而易曉託大明于日月保至德于
乾坤歆訴言辭橫流涕泗伏念臣受才極拙適
用孔艱但知平進于終身豈敢妄求于他徑方
元豐之唱第 神宗喜其家世之姓名逮元祐
以初官群公薦以文章之科目未嘗露才以投
刺而乃應 詔以上書有司第于奸邪之中仕
路困于飢寒之久豈期春雷之震發恣俾敗穀
以懷生人謂當然自期亦爾果蒙甄錄荐尊寵
靈世紅藥以代言乃青宮之端尹難逃譏于巧

匠漫自竭于拙工昧辭頭當繳而例行失職守
負慚而引退不敢以故事為請恐相軛而摧轅
况嘗衰老以思開甘屈心而抑志干冒 黼宸
辜負 睿知未報德于丘山欲圖安乎蝼蟻雖
嗟無補于辭掖頽劫盡瘁于儲坊自愧噬臍初
無嫌于纖芥銜恩沒齒終有賴于涵容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光宅克勤禹儉振淹起廢
而施惠兼收並用以求賢盡消朋黨之私大復
風俗之厚而臣首為誥戒自取棄捐不忍終疑

于餘生尚許復叨乎微祿察其易退于一語憐
其慙闕于九懷過夏首而西浮凝望長安之日
亭上帝而血而永懷至治之朝

辭免徽猷閣侍制兼侍讀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除臣如前臣伏念寓直之
班 國朝之筆選 進讀之職儒者之至榮而
臣仕宦數奇經術素淺壯年不能自致白首亦
復可憐但貪日月之新輝不省桑榆之暮境敢
忽輿論負此 誤恩伏望 睿慈察臣區區之寢

罷 成命庶得庶恥之士少裨 清明之光

嵩山文集

卷

六四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集卷第四

古詩

嵩山景透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對月偶成

元祐丁卯年二十四為兗州法
掾考試歷職與劉跂斯立李深
資道唱和凡二十六
皆內六首見律詩卷

我屋天之東月從海西來不解傳消息起舞興
悠哉千里玉繩斷萬頃金波開為我清皮骨憐
我兀塵埃座有玉山人暎然共徘徊談笑喜復
喜詎必蝦頭杯



還資道斯立詩卷

秋風吹一葉送我過東山，高日出遲露重衣
裳單爰到齊南郡，端士蒞與蘭扁舟。八月水唱
酬清且閑，憐非郭李客，便了取詩看。便了乃斯立童名
馥馨蘭蒞語，令人有愧顏。未見半豹書，安敢道
一班分在婢子科，何以能追攀。

和斯立見還詩卷

神仙劉子夏，不愧許遠遊。今日秋風客，襟度更
為優。如何琅玕紙，亦作李相投。釋之還在手，爰

涎隨不收霜。渚正可恨鳧鵠遠，嘯倚金篦識清
揚。玉塵見風流，新知雖云喜，果作新故不相期。
不用名散盡，人間憂。

和資道讀王績傳

飛簾有醜馬，卒歲得肥遊。先生用自况，散髮汾
水頭時。到醉鄉萬景如蝸牛，板築杜康廟配
饗酒家流。此意誰能解，空令兒女羞。為問閑夫
子，若何為獻酬。

和資道讀賀知章傳

少陵愛賀公，爽氣不可致。寧向水底眠，不作塵中士。謫僂見長安，狂言隨意至。換酒解金龜，安知天王賜。二子少可人，欣然得朋類。我實異世客，遺編勞補綴。念昔遊稽山，頗愛石上字。再拜式畫像，物來見真意。翰林有諸孫，能與我同契。在得安穩

馬上睡

前驛得駑馬，據鞍可天隱。青山隨我行，夢寐亦清省。此樂世所無，蝶化猶未甚。須信忘機者在

宿會真宮靈休廳

我雖養佛胎，未必有僂骨。如何羽衣人，而亦容我宿岱岳。若宗社徂徠，隱敵國沈沈。西山間真會，駕白鹿。仙子嘯清風，玉女佩金籙。擾擾人間人，悠悠欲五欲。

送斯立入京

我見劉穎川，昏困不暇寐。忽遇便娟兒，白日思寢被。此頭各未白，相逢當有地。詎惜草草別，但嗟言負意。是時菊正花，逆散青鈿淚。搖策如騎

電到國何容易萊衣媚家府芳樽延國士相知
問阿儂為言只爾耳

贈別蓬萊簿林希孟子醇

吾友陳無己文會班生廬是時與林侯有若同
隊魚相見元無約相別詎有謨那知數歲後聚
首如當初春言二三子今來安穩無意氣充眉
宇比昔姣且都乃見松與柏不似柳與蒲憐我
守枯禪談笑使甘腴何姬又為別淚下青霜俱
男兒志四海不辱黃金軀試看習主簿窮悴能

著書

擬古與韓某叙別

燕雀常相隨鴻鵠中路迷豈無岳與海不如瓜
與葛食梅令人酸食冰令人寒一聞布帛語結
髮得儔侶黃蘗染素絲若浸為別離別離近不
遠後會猶未期

資道俾予賦試劍山詩馬上承命作

青山群若好此山何清特如見孫登輩高聳不
可及山神亦喜我輕風鳴馬勒馬上欲高哦才

窈開口澀城墉半夜深樓闕中天闢六曲屏風
張五兩布帆屹蓮柄生旱陸松角自空植偏將
斥候中軍羅矛戟道冠不着簪女鬟未勞櫛碧
衣翼而趨青童拱以立風雨若可搖日月去無
迹出此摹寫語敢謂得百一亦欲縱筆書南山
詩見嫉

和資道故山驛早行

欲識混沌初請君觀曉山浩蕩有而無雲煙往
復還流水意更新四顧復聯攀日馭吟上莫出

我要常蒲閑

和資道山路見菊雜言

桃李不如菊露下花開意自足菊亦謝桃李妖
葩艷萼能入俗把菊比君人更清愛菊肯教陶
令獨君今漸作富貴家平頭奴子紅腰來人誰
敢號髯參軍見者面柔辭氣曲唯有彈翁向晚
秋東離細步想風流

遊靈巖山寺

昔愛屏作山今愛山作屏還曲不可數兩目徒

焚、須臾背負巖恍恂面對陞屯聚陣脚馬羅
列仙女輯秀色非有無 氣自芳馨翠麓下靡
靡危峰上亭、借問深幾何飛鳥中暫停衆異
者明孔白晝觀辰星霜令殊未酷黃蘗間青、
連岫鑠寶符重壁藏修靈世俗那得見、形不
識形言念朗法師于此老禪扁應化今何到空
餘虎上經我如夢中遊夢、入杳冥爾來塵滓
醉不覺一朝醒下山如夢斷獨疑在茅廳朝雲
到人世飄、細雨零

和資道巖巖亭二首

我來遊此亭豈羨高陽里 形神既生 吉祥斯
止、我無古人愁古人無我喜頗恨桑苧翁不
來嘗此水 昔年蜀武侯泣下蕩陰里何如無
事人一亭欣所止悠然太山岑相對真可善不
須樽中物且酌巖下水

奉高道中作

雲埋樹林遠雨添山色重我馬自知行秋風更
相送悠、鄒魯間此意將誰兵明朝是別離想

此如殘夢

望山作

望山、在背不覺首屢回策馬欲倒行道路良
艱哉白雲尚相寄為帶山色來昨日登臨處今
日誰徘徊安得王女水為我洗塵埃不解伴松
老寧忍被鷗猜日與物為邁此眼向誰開

晚日

晚日初我行我欲留晚日長途行不近僕馬有
倦色人生為客多誰解老一室果有桃源人應

遭渠笑叱

贈江子和兄弟

壬申二月
時在蔡州

聞道去年大雨雪今年園林著花遲梅已寂寞
挑淺深膠序閉門那得知故人南來將二季屋
裡衣香生春姿黃蜂紫蝶自顛倒從容却話杓
別時二季未幾能許大我曹諱老寧非癡酥酪
醍醐俱可口何但療我渴與飢本朝亦有江金
紫誰道陳留人物衰

江淹為金紫光祿大夫
今令人亦贈此官

有客從伯父大夫問說之者伯父報之曰

吾侄家中焚香讀楚辭耳目得詩一首拜
呈

蘭菊不易糗孔鸞難與儀春事漫婢媪焚香讀
楚辭北斗仰欲援南征俯自悲胡為不痛飲未
肯飲其醜君之門九重舉世莫余知世父誤見
賞中情自有奇更願媒芙蓉遠舉參白螭

元符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趙德麟檢校諸
邑李方叔自鄆來會中廬游靈溪寺觀飛
泉窮水所出涉龍潭遂至上洞尋火而入

路窮乃回歸息岩下岩洞泉潭前此未石
嘗見襄沔記郭璞游仙詩謂青溪道士鬼
谷子所隱在義清縣義清今其地也岩勢
天巧如觀音大士所居潭抱石而曲泉懸
級掛空若衝牙珩璜垂而有穀遂名洞曰
清溪巖曰補陀潭曰玉玦泉曰珠珮說之
奇題四絕句

不到清溪路人間千過春青溪人不老應憐郭
景純

右青溪洞

補陀風月在處，得真居一六同妙湛三千皆
宴如

右補陀巖

大夫既授玦，捐之湘江中。彼波到此潭，寂々睡
蛟龍

右玉玦潭

佳人諒誠素，鳴佩若可取。王孫忘情事，不學鄭
交甫

右珠佩泉

客有傳黃戒州三絕句者，目次韻

朝歎烏皮几，暮歎木樨床。勞我情不堪，念君罪
不涼。驢技已過目，戎衣方駭心。文章端自誤，痛
悔空在今。名大不忍殺，罪大不以赦。荔子紅漏
山身落鄉人社

喜魯直還用前韻再作

梵志問故鄰，水蘭坐舊床。去恨已斷絕，歸意更
淒涼。鷓鴣不入餽，松柏有常心。歸來應未老，但

道古猶今君有非常罪幸此非常赦收身黑水
西重入白蓮社

又再作

多情楊畔兒芙蓉生繞床舊屋君未歸蒲池已
淒涼世人不我與自契黃龍心竟復何遠近一
瞬萬古今負罪臣宗元移書數問赦僅如鴈往
來羨君還里社

君莫惡行

四月十四日
韓相公拜

寂、山城已過春黃鸝紫椹意相親天公奈何

不肯雨小麥含秀安得吐聞道天公大仁聖風
伯何能回雨令恐是風伯老兒死長塗未許騁
群龍前年流草有餘齒誰言今朝尚憂此內降
白麻出上閣新相為霖君莫惡

懸樓對山作

山色日夕改我樂豈獨今相羊非一意開筆枕
遙岑楞伽懶焚香離騷幸可吟吏隱兩已適虎
鼠都不任詩酒客亦惡樓下那足尋可憐謝玄
暉惆恍論此心

趨府馬上悠然思陳無已三兄成詩寄之
瓦釜毀未棄黃鍾幸且存于焉正律呂誰為到
崑崙相思出若淚東漢太丘孫聞之在徐州無
衣出柴門亦賦乞食詩飢瘡故拙言靖節非此
夫如似校靜喧頗頷不悲傷自知美蘭蓀龍伸
能蛇屈土不蝕瓊璠魴鱖書懶寄天公牋可論
名不入葦笥欲報天地恩明光出須臾一破萬
古昏蒼生訖康濟坐覺君子尊淨盡城上烏變
化北溟鯤豈但喜囚冠故亦慰纍魂我既美子

志為子畫婢媛吾曹寧餓死終肯傍荼璠孔明
與荀賈豈不共中原崎嶇入巴蜀雅志正本根
柳子一失此羅池為鬼冤問訊寄此辭飽腹何
時捫

欲自邯鄲趨府復從中山行覺風異常馬
上作

山行豈不惡清音興自長風從巖嶽來不比人
間涼浮涼誇湛露屈子自悲傷披襟青蘋末王
也媚君王驩見西王母笑酌白玉漿當今第幾

人此樂可共當車馬邯鄲道側身一相望為謝
南亭女世方萬一作里賤欽黃

秋來庭下雜花盛開對之感懷作

春花擢翠幹秋花披芳叢、花都且問天質不
為容寧謝兒女賞本自能淒風持之奉君子令
德晚更崇

秋來

秋來頗自適撫此清收時不假絕交論聊吟招
隱詩山河新椽栗朝廷舊臯夔早晚罷給散恩

借雨露垂

十月十三日自郡歸山中寄周秀實昆仲
陰雲識陽月怪樹知窮谷路轉山迎人崢嶸失
南北回首人間事總、今何欲嗟子此行李志
尚亦云獨世事兼漳澄溫涼俱所欲耿介自小
人大匠死絕墨伯仁莫妄評阿奴不碌、

忽蒙秀實內黃賢尉寄書期許稠至有經

世之語輒代書為謝此君主
張隨州

歲宴慕群侶魚鳥各知息故人音書來憐我此

時憶忠言開靡之豈但問寢食我有山耕碩久
矣君已得中道忽獻書明時思自立一官雖漫
與頗知民若疾豺狼不當路雨露發天秩植杖
聽班詔去暴看甲乙閭閻心欲速廊廟慮匪棘
恨不死褚淵嗟咳起安石固云小人鄙未易君
子識悠、定誰堪世事兒女劇君才雄且銳欲
振排雲翮但恨張公子蹶、難與適功名良可
圖燕然銘謾勒

趙德麟書來言黃九間移命後徑遊峨眉

慨然一作感慨一作有作

蹇產久無賴相羊忽有期野馬脫羈日逐客賜
環時鄉國眼中見申肘猶云遲夫子獨不尔西
復到峨眉初非身世謀無淚竹枝辭豈是軒冕
人要路莫相疑歸來舊堂閣風霜嘗路岐曰予
有未契斯焉定何之興懷白象士復自話別離
萬行端難渝短軸賞新詩魯直久許以短軸寫
平生得意詩見贈
無已初除正字以詩寄之

平生阮步兵口不道臧否每笑謝著作自是雌

黃口閉門秋草多。金風搖白晝。忽傳黃紙書。校
藝郡公後。批鴈有楚越。佩欽無左右。盡渾沌眉
邊識。齊宿瘤。彭城陳夫子。笑我顏何厚。為語陳
夫子。人生無不有。

寄陳叔易

春色今似我已老。不足愛花隨浮雲。空只有蜂
蝶在。問春歸處無踵跡。腸斷江南與江北。青春
不似青山常有情。處、相逢好顏色。山中故人
頭亦白。何敢勞渠。相憶願得春風一夜。萬丈

高乘之歸去舊巖谷

答趙德麟見招之作

王孫囚冠安穩無骨清。肉健今更癯。學似東山
何所。才如北海莫言踈。幾年漢上狂歌散。今
日山前幽夢餘。消息遠來知有意。碧巖却要子
來居。

和十二弟見降羌過洛

百代興亡土谷渾。聖主神謨不世恩。解縛再生
有孫子。無勞倚笑上東門。

君莫惡行 五月十四日聞右相出作

今年蠶母連萬箔屋邊桑葉渾不着彷徨何計
救哉、出桑陌頭空涕泣前日初眠不敢語今
日賤之如糞土不容身老吐一縷回首空中殊
樂若何敢願天不我與亦大無情彼蠶母芙蓉
錦帳醉新粧那知有恨如許長相公日戀北闕
樂迎候馬前君莫惡

夜行自戲云五言

觸熱褫襪幾許我生何銀哉九天星斗初轉汲

井意徘徊不解鳴珂帝所踪跡沒塵埃為問晚
嫁盧姬一笑為誰開

題邵武軍泰寧縣葉恪循道清風樓

葉公賢父子清風何奕、愛彼清風好危樓高
百尺來從玉宇遠照衣光可擲桂葉尚飄、蕙
草下襲、平生眼豁開脫然凌羽翼對飲伴明
月故人念疇昔詠歌何穆如援琴更幽寂慈烏
逸難老雲溪非其匹華陽三層上松韻亦蕭瑟

始到無極作

但歲若飛羽去矣不可招諒積寒暑多我髮覺
脩脩是身一枯未引憂自焚燒河山再遊宦鄉
國夢魂勞友朋不敢思德意仕本朝弟妹天一
方被衣泣中宵介拙取如此罪悔肯相饒眷言
此邦人不與我逍遙五日無羊俎十日無魚庖
懶我蘇萊慣妻兒嗔嗷嗷亦有寢食地肘申瓦
款搖政自不容膝如彼風後巢當此仲夏時何
以謝炎歎前聞嚴君平氣和生涼飈但恐此語
欺古道久可嘲平生鄙潘岳懷賒復鬱陶請勸

真吾師一去何趨々終期不自墮賦詩畔牢騷
送杜通直乞罷無柰南歸初公之族孫

青堂帳下白題歌王師城外橫天戈白首國母
契丹女泣問王師來謂何得軍突騎擅府庫羞
兒稅死獨峯駝軍中即日拜太守先登未稅犀
冠峨壯候別乘不願行自言壯志今消磨願豈
不知金幣鏡家有清風誓不願歸來南北信所
之無極陋壤留則難却卷前志趙征鴈回首三
吳風景和憐君骨法可學道此生肯與樹婆娑

嗟予投贖亦不晚君好訪我嵩山阿

趙君年十六作雨詩極奇驗可畏說之輒

次韻和之

天地綿、寄一水上有浮羽下累塊時、出溢
不自持或濛或靈初有底人間妄見得兩名穴
居那解知其際既久天地如殫漏下涌上潛
相繼日難月蟾喜猶汚力歛光明慳不費茲復
何時霖未休萬牛高木同茅刈朽屋欹傾嗟莫
支好逐苴浮連一穗何處紅藥媚芳妍但見土

花爭點翠被濕出門意慘悚刺丹度下却車騎
茫然誰與散此愁文定諸孫森葆翳青、稚齒
口鼻哽滂沱古語天工棄趙生十四識嵇康諒
知前言非我戲

黃河多淘河之屬有曰漫畫者常以觚畫
水求魚有曰信天緣者常開口待魚感之

賦三詩

淘河復淘河后土激浪沙分波大石羽轉雜龍
鼉汝欲澄清力幾多官家費盡水衝錢萬夫政

待汝漪漣天上有河鵲以填可增汝漫髡其顛
虛名覈何嘗休譏汝在梁

右洵河

漫畫復漫畫河尾沙軟啄一尺天生剛啄不解
秃倦魚薄淺幸有得謀拙力百費何處有金翅
飢腸倚暮煙慚愧信天緣

右漫畫

信天緣何為者非達亦非賢終朝開味不敢仰
待魚落味急下咽大魚變化小魚點誰肯初命

于爾前皇天日月高無心憐爾曹幾欲強求索
豈不鑑漫畫

右信天緣

比日風雨甚異山下人云此六月龍會時
也中頂有會龍洞予嘗遊焉賦詩記其事
今感之有作寄趙德麟

西峰掩東峰明倏忽起滅令人驚九野雨足
龍上征六月正乃會瑤珩雷電斷絕風來輕鼓
倡聲和終蕭笙虹霓舒旆雲搖旌萬龍天矯宿

崢嶸天門大開，仙子迎不比它邦。時雨行中天，
有洞遺珠纓。我昔酌泉探幽清，尚疑不然。今信
誠安得問訊，參騎駑脫去，禁今朝玉京。相羊容
與俯四瀛，下呼我友何營。寒飈暑渴亦已更，
胡不同我此長生。

和澗上丈人石淙作依元韻

岷江將入海，金山中斥攬。近樵得屬溫，平地風
落，猝見一稱絕。如夔理舜樂，那知嵩石淙。視
彼削則削，兩處瓌俊。一日得磅礴，水從嵩陰

來到此，幾終壑勢盡。劃縱橫天地，自開鑿腹背。
涵叢峰星斗俱漠，波搖下嶽崦。雲度上岵嶠，
為山無麓趾。突兀便可樂，北首揖三頂。鴈行共
遼窳，睥睨萬培塿。飄然風中籀，莫言聚石耳。乍
如五陰剝，試觀金霞生。如蓮敷青稷，非山亦非
石。水亦非激躍，癡龍有路寢。醉蜃不收閣，因得
為天戲。平何處顏色，乍或疑上帝宮。益山映叢
薄，盲風吹下將塵世。斲斟酌又疑，涿野戟行陣。
龍虎作過怒，禁不散。結此空黥盟，寧論八陣圖。

水來俄而却惜哉遊者稀元老情不惡

偶得雙頭蓮花戲作

君子不見昭儀飛燕姊妹在漢宮同妍共麗媚
赤鳳赤鳳一日與俱逝長空又不見大舅小舅
兄弟專晉亦何有兄招千里兵弟殞一杯酒嗟
爾芙蓉芬芳姿出水無染稱瓌奇亭、各映清
漣漪高下淺深何不宜嘗遊鏡湖五月時目極
萬疊青羅衣一花獨出擅朝暉譬如神情散朗
王夫人不爭鉛黃桃李春又如君子立朝廷明

而不倚自修正何乃反常為異失故態比之人
事那足愛只恐橫塘知我有恨處故教絕艷詞
並語莫言才氣世無雙並蒂何如君看取不然
戲我坎壈此世每不偶逢人好正開笑口

正月六日七日書所見

扶光成首當何辰存視變異紛無垠既驚馬日
一為馬况復人日不成人咸疑白晝懸月魄諱
言日月相鬪格如負如空天風愁似食不食自
毒螫空裏黃埃下百重日心黑氣交四磔不知

何地歲陽烏人間百鳥競號呼可憐海氣使如此
此否梁瑞彩想中都

送許同年赴江寧知錄

風稜索々許子伯輅車督郵散赫々裔孫德似
官亦同獨乘瑞霧開羽翮金陵城裏春色多疑
是六朝舊金碧只宜細看後庭花御今上莫垂淚
江家宅吳醪那解醉離腸嗟余自是思歸客荷
葉開時楊梅熟江南江北遙相憶

送擅守赴闕

昔時江南士人輕吳會正如長安洛陽論賓主
自從九州花開一日來欣々不復聞此語明州
太守江南英信美之鄉是吾土莫言只飲局水
便無情黃鵠排赤霄一再舉御厨賜食紫
駝峰情多猶憶馬夾柱依然夢浙四明山花信
風裏慙梅雨花信風潮平驩喜浪娉兒莫錯舉
擢新城江上去公乞廣州

顧彌邵以其尊內翰所有歐陽公集遺徑
季澈賦詩篇未見友輒次韻作

昭陵人物一朝盛晚有醉公為擬倫譬如羣鳳
梁羽翰來下千里儀九成鳳歸樂絕天寥人
間墜簡空垂精可但光華開日月要識忠憤發
幽神虎頭本是當時客教子傳孫無栗亭畫吟
夜誦翁文耳池蛙何容胎正報得之不待金錯
贈好守門律如時令君家此叔定不癡莫厭家
雞外勤請

送公望

竊獨悲秋霖江湖誰為客短髮思歸時奈此西

行色念君諸王孫風骨秀而整衣冠舊諸生不
羞見狹領邂逅託末契君室獻可孫豈但姻婭
舊有感風義敦君知前輩好寧用文墨期賴麟
陳留言為君愛吾詩

新作竹軒

齋壁值墨竹文蘇西先生移根今何殊細度風
雨教妙識前日意驩見此時情家山幾千里客
恨倏以傾歸期恨今晚像此葺茅楹故知江海
夢常共月華清

感懷

甬東為客久心期日自昧秋風滄海潮尚餘桂
江涸形影悵已老頗識前人意柳子與沈侯超
邁萬人外終日常戚々不知果何是我亦負罪
臣視彼才藻愧柳子厚詩云桂江日夜流千里
揮泪何時到甬東先是沈伏文
有詩云桂水日千
里目之平生懷

感興

越山無黃葉客子自悲秋朝來風雨惡白浪翻
山頭歸鴈不敢度何事此淹留少時笑古人耻

為閩外侯老識古人意首山復首丘

秋晚

居恨日不過復此秋云暮一歲餘幾何挽之安
得住老矣且勉學高談非所與貧賤苟不慙勢
力則不惧涼飈幸已多寧煩賦不遇

題琦公讀光堂

山川固高深不掩珠玉光道人覺物者明々豈
自藏奈何一世中暝醉不我減収斂萬古志風
雨一茅堂問之默不語詩成蘭蕙香山中多卉

木有待而芬芳自憐年少時微今畫公行雲空
流水遠天外有鸞鳳白髮此種紅塵誰范
嵩少今卜築因之歸興長琦公熙寧在西湖與
參寥諸人頗有因緣
風

一雨一月強天地同翳如大風半夜起上下痛
掃除彼蒼不自壓人力端奈渠不然何時異搖
蕩此寰區癡兒怖拒起無衣凍不蘇尚恐山岳
仆寧暇小物謀人生所托微造化仁有餘明朝
木杪靜晏、看天衢

夜雨

夜雨聽沉寂頗似嵩少時但怪越江上非此巖
冬宜重崗迷積霰故山今付誰潮頭斯更健魚
尾適自嬉獨如客子何耿、問心期

寒江

寒江不可望怖爾舫中客波濤已無時風雨又
幾日人多冒險跟我獨幸沉寂蚊鼉得意豪鴻
鴈歸期急吾孫解蠻語政可一戲劇

夜大風

夜半江頭清客耳髻鬢鍾聲風雨裏兩枚風冷
獨嚴威鼉號龍戰江徙政是夫差破吳時擊鼓
百萬當者靡白頭嵩客奈此何他年慣聽山之
阿唯彼天地之中夾岫墳谷荒寧厭多吾土信
美小人哉何不處、作好懷

和胡少汲遊山

峭直漢大夫伊余忝未習出不遇良媒生本值
惡宿嵩曾耀圖牒阜戾奪堂太上十亂付羣兒
萬恨閣孤味耻爭市井日雅願農田壽感槩觸

目新忠憤平生舊款論國中樞誰識不下輳偶
為江湖遊喜見園林茂但恨老子迂難復處士
秀懷我故時人識彼徃歲綬故人多零落高義
或邂逅有美中庸胡願息金蘭臭家住瀟岳雲
賦此小山狄終頭便官象整處得僧驚大篇既
錦舒小章亦玉鏤本期古人知豈急今朝售又
如五色丹必待九轉就不近恋洛陽何遠憚句
漏神智此既澄世網不待透明珠雀能啣黃金
鳥解漱遺骨一國珍死鬢百草鬪果誰真美惡

亦曷定先后食柏莫分甘種漆要自守無思梁
肉肥忽厭藜藿瘦德義難沃懷情款為穿溜小
人窘咫尺君子狹宇宙清音可相羊畏途肯宿
留原憲不知貧季氏徒誇富既皆百髮侵宜各
素心究內不識織衽外嗜飽飢餒一言可酣醉
八月非醇酎苟適年少場或落春花周武思揮
日功文欲凌雲奏懶出櫪馬嘶惜笑閨女佻巧
意難幸得柘暝或遭叩君如此攘臂我此甘縮
袖歸見魯衛士未覺風宜陋每增輸心偽矧非
厥意或可後

謝周同年通叟詩卷

周郎既老曲不顧自作吳音歌白苧二三名勝
能知音僖翁得之嗟已暮玩之在手不載讀愈
見佳處心愈妬君乎瘖休無復鳴我宜如許他
宜慮鄉曲豫章皆奇才直上千尺已摧去

還琦公詩卷

孤山教休外賦詩湯休上后來數參寥接手得

宗匠東遊四明山懷人增惻愴何言遇老琦二
公論輩行但欠主盟人汲古自清唱明年已七
十句法何蕩漾茲山近蓬萊展卷到絕曠島子
敢賡酬我正恨難傍

明人稱付
夫為島

次韻和法琦

野寺水魚午不響老僧乞米樵松根志幽思若
作詩戲處身不忌如窪蹲大軸視我正其欲尚
恨近休意虛辱報以五字陶謝家要着素絲雞
純束江頭梅雨滅祝火我正思公慙飯顆復峨

若淡來惱予嘆息有能無不可枉是畫公出前
溪猥效蘇州尺故樓蘇州風流今不見公乎老
矣誰提攜

書事

越天梅雨短長思嵩陽客子問歸期幽夢遠近
徒猶夷細字老眼厭紛披身將隱矣又何為且
舒繁滯為客時故自平、欲語誰

連日酷暑異常據悶而作

寒暑平分東南之激何多暘哉遠望炎洲近觀

火井相與朝燼而夕灰名曰冰紈霜練服之一
縷如十襲而信衣冠之不能敢疑夏祖之居會
稽短髮文身自蔽以草萊浪婆見身世，共道
常年不如是誰復憐此客此日真憔悴深山乳
虎想騰倚清風不來空嘯死安得人如葛稚川
脫身直下坐井底奈何滄海濁沸日不敢浴金
波自爛玉兔熟四方上下濁氛滿何許層冰映
彫玉若熱何不可濁氛端惱我

大熱戲作

仕板三十年罪籍乃十歲妻兒歎朝夕欲免飢
寒累爾來官南陬長夏苦炎熾自疑吾其魚釜
驚方盡沸金石方流燂况此病而悴却顧妻兒
笑聊取一嬉戲飢腸雖自鳴寒凍非吾事

謝仲長通判朝議兄忠顧渚茶

天子不嘗陽羨茶二百年餘吾儂咨嗟可是吾
儂咨嗟休濤江春色遠含羞趙卿老矣刺史半
緘題寄我甬水頭故知不敢西爭去貴嗜最宜
東來同霸愁人生趣尚有窮達草木還亦如人

不誰家棄婦泪未乾
忍對孤鴻暮影寒
趙卿蝦菜且良食
莫教歸夢到長安

初秋思舊山

秋江未澄瀾秋穀已先到
頗謝涼風吹客愁何
須落葉驚人老古來此興定何如
自愁不愁自傾倒
直爾相羊好遠遊何不命駕歸
高丘君乎不上三十六峯頂
只恐君家未是秋

送范八西上

江頭楓樹秋東吳王孫愁
誰復憐北客夢不到

中州子能中州去獨我不自聊
心事豈如期來歲同歸舟子
今未二十志氣長者流勤讀未勤
問有待再見不

秋日江上作

秋色千里來潮波八月壯起帆
增江勢勁風滋頽頽海道當如何
燕羽去雲上人生自窘更有情
宜騁望兩眼幸未盲莫謾讀易象

題明發所畫訪戴圖渠自有詩

扁舟雪夜興千載風流存詩畫
能幽絕不似諸

王孫興多却易盡一世復何行
儻父莫罵子猶且不見戴

嵐露雨

越山八月時颺颺嵐露雨却疑梅再黃奈何燕
已去平生始知名要來愁鬢旅前愁豈不多紛
紛新代故誰為司愁者特于子不負寄言宦遊
子行李莫忽遽

寓興

秋風來偏戰萬葉倏奔亡客子江海間是時多

慨慷何事新來鴈矯翼過吾鄉吾鄉多霜雪豈
不坂路長思覽萬物表試登千仞岡徜徉未終
樂急景歎扶光

古人

古人愁已極今我不用愁去日已忽、來日諒
悠、便能如此志終恐漸白頭經月不讀書閉
目得自求不如懸車好更復外言不

風雨縱橫至

風雨縱橫至此非淵明廬勉哉風雨揉人品有

賢愚彼方適雲旗我切畏泥塗淒淒向深夜何處識斗樞

乘小艇戲作

知章騎馬似乘舡我今乘舡若騎馬舡鳴艫噴索莫馭左磬右控手不把稍一風恬可騁望忽忽波駭難遊冶既信河流怒頗豪不疑瞿唐不可下婆兒未用僮兒恠赤馬能戰馳馬敗僮兒自哂亦以屢愧爾會稽夏仲御赤馬是晉船名馳馬是吳船名憶江南贈通叟年兄

北客而南征蹇產非所志問津人尚絕後來狂避世流離竄斤者其數非一二風流稱南朝文物始佳麗要途在荆揚僻左處吳會吳會興國來乃以丹漆貴若其大才豪終是江南最居家住江南豫章生次第非但吾言逼正爾百憂似易見巖下電難識斗間氣結綬三十年膽策禾一試譬如瑚與璣詎落日中市飄然渡浙江式慰此憔悴我屋梁園久近卜嵩峯邃海蟲難下筋粟漿有賤嗜不讀非聖書忍更增疣贅又不

求甚解未肯爭破碎排悶亦吟哦清澹誰滋味
自從住囚籍一語不敢謂豈惟要絕言自憎生
此喙因君發吾狂胡當保嚴誓

桃

江南桃李齊江北桃根低各自擅風流人情千
載迷桃花竟誰比風雨日淒淒

園中戲作白紵

人間春色不須更芳草妬華不索紆揚花不分
上空虛宓妃一去百代無不如雲外萬樂俱南

斗鼓瑟北斗竿與酬酢者非君徒

題冲弟詩卷

阿冲五字來江山千里餘能爾麗金碧定是勤
詩書文章與神明動作本自俱古人既云已令
公有規模五世以文稱故家誰復如

昨日之日

昨日之日夢可追今日之日愁能遲日之授謝
亦何有但莫令吾忠信虧但莫令吾忠信虧家
山北斗身海涓膾鯨斲蛟既不得蝦虫腥鹹安

用之難將短髮留長恨山中好在雞黍期有舂
載書復歸去高誼解釋幽林思

贈然公界方

西方石為簡東山人可與不用量三江聊以壓
四虎

偶見陳誠之一詩不勝欵欵輒紀贈求其

巨篇深愧蕪累

四明唐中葉處士有陳深書既殫萬象詩想瑤
華音惜哉不並傳裔孫自若吟豈易識此孫海

底珊瑚沉澌迨我見之昔恨阻冲襟念我理歸
掉旅夢斷遙岑願乞十九首降盡河外心

贈琴照

會稽城畔不見海會稽城裏海有穀北海之穀
三尺桐渺如渤澥含太清惜哉寂寥三十載月
出愁空不肯明邂逅彼孫曰冲照燕坐之餘秋
色橫搖手照乎休可已悲風河水客心驚我少
學此今白髮念昔知音塚草生亦復何人能子
知空問世身不得輕度鶴待此朝入饌子食有

禁寧無情

缺門遇王三兄師文

生民本霸旅何以娛今朝風雨峭澗道離別秋
冬交忽復有好懷故人道旁招如狂語錯亂疑
夢情飄、君鬚何盡白我志則全消憂患君恐
可圖書興尚豪玷珪宜委土良驥乃繫匏但願
不再辱敢慕無久勞師文故馬蹄分異路朔吹
結同袍三年以為期嵩少理居巢

河中府古興寄劉壯輿

肘腋患難禦垣墻傾莫制茲者論戰國破秦必
在魏初疑此語漫身到識真是河山既設險信
食以自治秦雖百虎狼得進不得退襄王昧遠
圖蘓秦嗜近利惜哉計畫疎為此山河愧我懷
誰與語劉子長論議方為十二史吾言不可廢
眺聽常思君夢魂先朔吹

至河中首訪鬼拔河圖有畫人云曰陸學
士移其壁 毀寸畫令人感慨終日有作
坎、分明拔河戲盛在北宋唐尚爾畫手何人

展子虔妙不戲人惟戲鬼更無掙厲可嚴佈既
曰依人、是擬家、賈勇負勝餘見之心寧不
知恥最是隋宮窈窕春汗粧蓬髮羞相比故宜
落筆在蒲州門外河東三萬里隣幾合人有搨
本詩翁賦詩名更起詠詩想廿二十年客舍此
邦心自喜攬真永絕偽物欺顏影豈盡形儀美
嗟予斷絕百事心癡處留情獨在此魑魅魍魎
好奔逆文彩風流終棄圯出門訪之無處所惜
哉史君陸子履但欲便坐易瞻玩不知壁古誰
移徙豈無剝落一寸餘我願實之若瓊藥不然
當學補亡詩收拾粉本細細紀或謂前年九鼎
成時無雜糅清如水雖有高室誰瞰之亦莫抑
撤毛手指帖壁不祥宜道邈絲門拋梭方靡々

初至廊州感事

罪斥云一紀常亦守官箴置身江海岸放言麋
鹿岑大吏不訶譴小吏自堪任蝦菜日吳饌著
書敵南金豈無二三子善叩響不沈更逢四高
士果恟語妙何惜、俯攬塵土影仰攄冰玉心

苦辛雖在昔，菑獲實于今。歸榜不忍速，故廬尚

可尋。金閨朝鞅，轄荃壁夢，肅森頤閣。貽爾誚新

貴，使我瘡飢寒。一丈室去年京奔走九秋，砧

秋往來郵遂為西行。長坂馬難健，敗絮虱易侵。池西別

故舊，稅駕雕山陰。白翟無曩迹，赫連有脫鞶。幸

哉，廟廟術勇不誇。縱擒誓表前日來，父子恩更

深。戰士老，腐粟癯。儒適懦，襟羊肥。卧沙種酒美

西京，斟農武自先。列五律，勒窺臨予專茶視保

五禮樂被遠俗，三嘆斤哇。淫按外勉，旃不再

辱。聊爾容華簪，斂迹有餘視。雞聞弦，誦音舒予在

和籍不得尚喜屋山阿，雙象如鳴。琴遠叫柔苧

翁品茶疑未謀，洞中有仙者。得度人駸，長生

非敢望，却粒實所欽。腸空不貯愁，慮絕發奇稔

何勞東華計，即日返函林。雞忘平昔興，一為梁

甫吟

趨延安過野豬嶺

漸峭十月寒，一步不得整。如河騎鯨客，來度野

豬嶺。遥語謝康樂，爾輩易潰省

題楊如晦二畫

蜀道圖

山鉤樹白何年歲流瀑可聽下無地行人絕
却無愁始信宜歌蜀道易

邊鳶雉

駭雉丹青人姓邊無花無石自瞿然已能倚壁
音鼓絕何用躡飛欲上天

三川言十數年前嘗有一短帽騎驢之士
半醉徘徊原上久之曰三川非昔時比矣

恍惚失其人所在有收杜老醉遊圖者物
色之知為杜之再來也予獨鄙之作詩二首

君不見少陵有容字子美三賦獻罷胡塵起招
魂收淚謁行在寧論家室三川裹雲寒日淡劍
閣深翠華望斷塵埃底狼虎食人大道傍回首
妻孥須怖此亦嘗寄書問訊之鯉魚何在滄溟
徙晚年雖卜浣花居心折秦雲根有餘茯苓不
御丹砂就仙去還來縱目初乾坤宿醉參橫醒
且策東家舊蹇驢隣里一人安可得亦無墳冢

題楊如晦二畫

蜀道圖

山鉤樹白何年歲流瀑可聽下無地行人愁絕
却無愁始信宜歌蜀道易

邊鷺雉

駭雉丹青人姓邊無花無石自瞿然已能倚壁
音殺絕何用蹲飛欲上天

三川言十數年前嘗有一短帽騎驢之士
半醉徘徊原上久之曰三川非昔時比矣

恍惚失其人在有收杜老醉遊圖者物
色之知為杜之再來也予獨鄙之作詩二首
君不見少陵有客字子美三賦獻罷胡塵起招
魂收淚謁行在寧論家室三川裏雲寒日淡劍
閣深翠華望斷塵埃底狼虎食人大道傍回首
妻孥須怖此亦嘗寄書問訊之鯉魚何在滄溟
徙晚年雖下浣花居心折秦雲根有餘茯苓不
御丹砂就仙去還來縱目初乾坤宿醉參橫醒
且策東家舊蹇驢隣里一人安可得亦無墳冢

可羨薰人間。偏仄何偏仄。却自騎鯨追李白。
君不見杜老死去傲九天。肯顧怒鼻下三川。問
予何事知其然。此世此老無姻緣。平生志願得
酒眠。暫時去作酒中仙。况今仙侶瓊瑤連瑤池。
醉倒阿母前一瞬。人間億萬年。泰山為塵海作
田。何處更復有三川。鳳凰五色歌雲煙。三川何
人莫浪傳。汝曹虱腦真可憐。華清有夢亦狂顛。
夜闌秉燭仍悄悄。君不見狄郎志尚冰玉堅。獨
聞此老近作佳城篇。

萱草

山中萱草三赤長。山中高人萬事忘。欲借忘憂
汝輩力。世間兒女徒顛狂。汝亦忘憂非世憂。臨
風恐汝亦分將。願爾忘憂忘終始。莫教老大空
悲涼。

鄜州張路鈐處見東坡所書漁父四首感
嘆之餘。目思諸王孫伯言善歌此辭。每以
為樂作寄伯言視張

庾郎幾尺大腰圍。江北江南有好詩。今日王孫

渾得似仍知漁父醉醒時為我高歌掩明鏡上
方涼箬鬼神悲我曹早有江湖興風雨輕鷗細
細隨君朝明光我固洛愁腸只有醉為期海外
騎鯨消息斷無窮飛絮解相思孤舟本要載西
子欲付此數知有誰安西將軍元好事紙背題
來十襲之

宿洛州嘉槐驛其槐真可愛因思李承之
待制嘗為此縣令所有建遠省堂存焉

昔為扁舟客蓋覺此生浮逮今郵亭後重脰仍

百夏嗟予何所可歸去無田疇慚愧庭下槐百
年霜霰秋上苑誰移根兔目自山丘曾見李長
官矯、增風流款登遠省堂秀句吟白頭天上
問風月還似當年不李白有詩云天上不知風
月好人間今夕是中秋子
誦每諷之

三川誦杜老觀水漲詩

平生少陵詩佳處豈盡識何敢窺意韻尚且珠
形迹身到三川來替、迷咫尺連天穹谷句忘
飢三款息高、方若懸下、仍如續扶上而削

下乃在吾行役突然念此老
無遺境象外有餘力後來學
安知几鼎珍宜爾終身濟此
有得不見水漲時兩眼猶歷

古
公
日
興
論
刑
足
非
上
不

刑
下

文集卷第四



文集卷第五

嵩山景迂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古詩

感事

十年三冬時櫃火簾小室讀書似少疲坐睡塵
兩膝飛雪對我窗號風過我壁時有可語人對
之亦然、當時不知樂典言在今夕今夕何為
者荒山事行役僕馭同飢寒愾恍若有失旅舍
既淒涼臺牒更狼藉始信柳、州幸此南夷謫

歸去亦何難清時堆所適

早昔于王褒贈周處士八絕中喜誦其龍
尾禪室一首今連日行荒山中頗增幽居
之興以其句為一詩寄楊中立謝顯道劉
壯與陳易同趣歸期也有好事者亦不
予鄙

井汲終通徑

山頭百尺井有徑者如失唯有參橫時山人起
自汲

蓬蒿自杜門

藜牀坐來久前年曾到門間道蓬蒿滿秋風着
舊根

人還虛室靜

何許人到來得藥尋歸徑吾廬月不落象外獨
常靜

鳥宿暮林喧

未晚鳥歸宿倦飛憎世契綸巾久接狎訢語不
嫌喧

貧賤

貧賤不可惡，白首不敢辭。聖人爲我戒，敢不周旋之。山王亦何事，五君詎見遺。奈彼後世何，論評相瑕疵。雖有解謝人，正自漫爾爲。寄言宦達子，努力向金閨。

送知府張路鈐還闕

橐戈未肯下靈州，白馬將軍今白頭。將軍父子重儒術，坐有綠衣人。則休六年謠，頌流罔落。臥使雕山添岵嶸，看山飲水無一事。日俸歲飢欣

自若，匹馬飄，朝九天。晚交送別亦潛然，煩君

去路望嵩少，猿鶴相思端可憐。以之先德，太尉

綠書生便釋然，忘懷太尉名守約。

思四明所居與桃紅渡相對

今朝旅恨到何處，軒窗直對桃花渡。桃花渡上風吹雨，道人芒屨誰來去。

涼州女

涼州女，紫塞春輕黃。濃黛君莫謳，漢宮曾此還。才人鹿角，魚鱗鱗。有山有水無此珍，我強寬

愁亦怒嗔逢着澄江悔不詠功曹宜自誇詩聖

楊班湫神恩加廣應公以其誥祭之

平生笑殺詛楚文今朝齋時祭秋神嗟爾湫神
何為者上公袞冕皇恩新日出輝：收霰雪仿
佛拜命若可親湫神傳云是楊班墳墓突兀自
姚秦當時功閔今不著崔蕭之史討無回將軍
得名宜勇哉里俗所頌疑未真黃蜂往媒康氏
女親迎波間不敢嘯至今七夕後二日康家送
女紛紅巾神視可已胡不已清明之德先諸身

湫初來徙雷霆夜鬼借百軍載淵奔宜曰厲鬼
縛惡虎螟螣何足煩怒嗔邦人不困亦不飢山
可夜入耕陽春初無稷稻勞灌溉黃床黑黍易
與仁敢言此水淺于舊霽霽雨起雲輪困千人
一日酌不竭神物所寓誰敢塵豈但箛鼓十州
遠祭秩已八四瀆倫異時香火故先會品極勢
重力益振位浮于人神所殛神忝厥職亦愧人
我勞再拜不私禱上佐邦國下斯民敢學韓子
炭谷湫謝慳侮怪徒跋跋

寄琦公住小溪

窮塞歲暮懷琦公寔真侶恨此長城風不送小
溪雨夢斷七十強心留五字若斯世何寂寂無
人稱支許

寄光公

湖上石橋花出屋待久老僧來默々徐言經歲
不出門偶向今朝移若竹有琴掛壁積塵埃強
之使彈響山谷至今兩耳猶冷々邊風日夜相
思曲

洛川驛中夢與一故人作詩十餘韻既覺
惟記其兩句南山絡條華四顧吃所哀因
識之

西征豈不樂夢中詩佳哉南山絡條華四顧吃
所哀山川今可夢小謝恨能裁無令辜此夕羸
馬空徘徊

君子有所恨

君子有所恨擊指血不躁相望已千古欲語安
得到荆卿無劍術商君棄霸道二子苟不然功

烈迴穹昊嗟哉淺大夫不自極懷抱

洗山

公事豈不猥吾性自有適驪言春風初洗山出
怪石何幸此土壤頑鷲壓空碧嶄巖有天姿
錘不待力橫如劔出泥縱若月退蝕乃知山
詭輦暫為忠良賊后皇德清明萬類各有職
吾非茲世人目之聊嘆息嘗聞道人語無垢
法第一多謝讀易者洗心如玉磬

二月初山上作

與春相別云一歲遼鶴有恨不足加意韻寂寥
莫我適起逐春風山迳斜春風自與時窈窕豈
為來開桃李花不然春來已幾日何處桃李不
枯槎乃知桃李善卑取遠交深託侍紛葩政如
世間嫵媚子巡墻倚戶漸齒牙公卿初豈以爾
故膏金佩玉宇殺華區、更憐蜂蝶輩草根花
底為生涯此理前人未見之我今獨得頻咨嗟
生無京國名園分况此遠城萬里沙

夜雨

夜雨豈不好久竹與芭蕉可想春意足不聞教
蕭、清夢江之南雲霓正逍遙舊遊二三子為
我吹笙簫覺來耳餘清明日是何朝

久留帳下日夕思歸輒作長言一首告別

經吟安撫侍郎

亂山急雨佐吾愁春去已遠人淹留誰能一飲
一車酒縱談醉膽下涼州元戎高韻撫鸞凰舊
有沙堤幾步長眼底不堪論往事且誇羯鼓似
邠娘唐稱邠鼓應憐逋客羞澁餘思歸欲自駕柴

車月邊風冷不得住凡骨從來有曼都項曼都
月邊多風
寒思人間

聽唱秦少游溪路雨添花詞感舊作

秦郎不知我、豈知秦郎相逢每戲劇此猶而
彼狂坐有今輔弼正色屢低昂逮今白髮垂悔
昔少年腸一閭溪路雨淚與雨爭行黃鸝千百
在斯人今則亡如其並老去娛樂豈遽央况復
有諸生遺頌滿汝陽予與少游蔡
州教授交代瘴霧殺君時
龍門曾慟傷今雖苟生活蒼蠅待我傍誰家有

歌喉此曲宜斷腸，攄我一夕恨與世同悲涼。

書事學謝康樂

南北夔綿絡同名，周與勤歲月老。霸旅何事勤，所勤情勝古今契。身以卯正分清音，幸先後曠懷得朝曛。山腰轉嘉樹，風袖落閑雲。盤磴去來迷，飛泉高不聞。龍柏昔予媿，上苑待吾君。帝聖雜花詩十首中有龍柏外鷺徒紛々，映窻有翰墨滿架。亦與墳攄虹宮棟宇流，汗程芥斤少時喜。詭俗老境思迨

羣不復夢江湖賦詩心自欣

書觸目

山以石得名，土惟山之賊。如何此云山，土石相充斥。土上而石下，無良躋有德。土實最下底，位高忝厥職。或云三千年此土化為石，頑陰不堅陽如寄。暫容迹，因知造化功不出纖毫。力君子自苦心，小人多羽翼。念從開闢來久矣，莫變草吾其奈此何。唧々復唧々。

題廬州牡丹

牡丹憎我真惡客不解飲酒不吟詩欣持一尊
勸花飲那知不醉但淋漓爾花既醉應似我耿
耿一世幾傷悲綠珠楼下香猶在西子舟中意
尚遲三尺晏嬰頻欲殺爾何天矯尋常為沅湘
草木共憔悴幽蘭何足九畹滋昔人妙語不爾
發願我安得有好辭晚來亦解意自足秀色直
可飡待肥

寄陳留江子我丁酉

江家宅在嚴家瀨亦有商榷歌半夜不煩死魚

遠吐墨誰識天馬早流赭嗟予久已烏角巾愧
爾當年白蓮社唯昔瀟山見老禪枉嘆門人才
下

庚子初伏前一夕大雨

雨來夜早晚夢斷驚所向鼓鼙聲後先龍蛇勢
下上奈此老屋何詩書果何當幸矣托皇州高
枕得無恙瑞物日紛紜豈我獨飄蕩興言及山
楹羸思輒以張疏泉到雲根松竹青蓋放胡不
返柴車于焉事鬱快平生知願行短髮增惆悵

明朝入初伏金火兩無恙

次韻和江子我卧病謝予相過之作

棄婦不言貧孤兒不知病美疹亦何有
衰運披綠淨大易疾無妄要且觀情性
我來自山中非征亦非騁但恨清風薄
安識皇都盛況聞藥艾攻之子駭觀聽
策贏七里灣憂醉豈易醒今茲早常饒
高人能自勝不廢五字吟久與金石稱
我老言亦衰同鳴不相應

數蒙楊澤民秀才惠佳篇謝以長句

嘉陵江毅不到耳嘉州清音得之子
豪英磅礴狎鷗鷺金錢棄擲等泥滓
青樓不使白髮生萬恨都歸一杯裏
三蘇死後三川愁君輩人才誰所喜

以李約交遊晚歲重為韻作五絕句別韓二十七

紅塵歲月晚白杜煙霞交相思得相見
作底不逍遙幾歲不出門一朝事遠遊
長安初豈遠孤客難淹留
齒落不遲蒹葭霜豈晚我生寧免

愁別離無近遠
敝廬無良辰
荒田多荒歲
貧賤重離別
君手休富貴
少貴別離輕
老賤別離重
後日君亦老
我髮亦種

京居秋歎

京居少蟋蟀
失我田園秋
何用外物感
不勝中心愁
少多王霸略
老窘衣食謀
神臯既絕分
靈微亦願遊
鵲飛徒繞樹
坎止信乘流
頌惟爾青簡
能令人白頭
當年魏公子
今日無遺丘
出門何所從
垂淚且復收

送周秀實知新昌

尊公文律自瓌奇
雖持使節未相宜
子敝青袍哦五字
州家不喜縣家嗤
十年主簿今遷陟
縣衙簿尉乘趨揖
越絕山川舒嘯時
莫歎鑑湖今幾尺
鑑湖幾尺吾其那
閒道新昌佛仍大
昔賢墨妙誰識之
一日清風千嶂破
人間月色過中秋
天際風光稱遠遊
陽關本是西州曲
鷺舞蘭橈不解愁

新昌西朋寺碑
宋宣獻公書

謝高四十子昂詩卷

我有瀟湘淚，還供閭閻愁。故人過我窗，燈下謂
言客子宜悲秋。往來體格律，乍相視久矣。操練幾
百過，不然何以解能云。是中不放客愁，故文字
能自達，何處有富貴。莫愛離騷亡國音，學乎大
雅則知未。

送邵大兄知隸州

先生之子征聘日，自當黌舍稱先生。即今白頭
青眼絕，空持短策長安誠。漢宮雨露一朝到，劍
閣山川五馬行。既成詩書，邵魯俗難忘家世。伊

洛情穰，撻鄧摘饒渠。勝魏紫姚黃，如我盟約束。
南充謝家女，飛空倦矣。復齊岷鴈，遠誰尋。教不
斷。

得俱徂，征長亭無酒酌。君別獨將此恨，西南傾

送預彌邵朝奉知錢塘

錢塘宰是會稽客，一身見盡元與白。元白風流
且置之，是家尊翁勇金石。早受申公國士知，誰
任東坡邦人責。之子敢嗟官不達，惟慙家世無
踵迹。大才小試亦丹青，衆前獨却自朝夕。童稚

欣、新有謠湖山藹、舊相識定知不用酒遣

閑流行舉要百代歷温公有資治通鑑舉要歷

謝程致道監丞以秋夜直舍二詩相視并

簡蕪在廷少監

秋風雖云高不到建章宮巨鹿發妙思翰墨爭

豪雄移子范舟興入北潘廬中中成到誰手爾

面絲髮翁豈不憐此老氣茶志亦窮聊以壯觀

之行潦落長虹低頭謾北攘臂徒遼東自娛

蓬蒿興敢傍珪璧叢時難但已有感如霜鍾

御名上莫視蕪子是更得家風

謝邵三十五郎博詩卷

我嘗為歷學上元安極遠上元有遠邇疎密出

早晚願惟爾大父皇極探其本唐堯上百代日

月來衮、回之知百索孰可妄憎噉子前視我

詩與子論詩壺子詩既煥爛我言得安穩為子

極源流無誰如鈺建風雅闢大田騷些助鋤壑

曹劉鮑謝輩風雨得蓆裘閑居既識陶詠懷宜

知阮不有鮑與謝白也胡婉婉苟無阮與陶蕪

州曷息偃上下曹劉來少陵自益損豈易少陵
學浪走徒多蹀况復爾來人不竈而市飯大兒
誇蘇豪小兒爭黃憲詎知韓柳先學大忘誼烜
餘事五七言朝鷺參暮鷗又如萬仞娑松巖絕
蘭畹念彼形似徒澁舌吞枯菌何人分詩文兩
隊有魴躄子早知此病我語出復返何以謝子
勤王道不可緩凜凜易春秋南面儼龍衮禮書
朝萬邦寶輅榮朱幟顏曾侍珪璋荀孟陳干盾
老謾憐驥櫪壯當勇虎圈明朝後高興蜀道橫

碧巘我寔受子才語長情繾綣

庚子冬至祭鼎閣差充太祝致齋于內西
廊待漏院以近法物庫有火禁甚嚴不勝
晝夜寒苦輒成長言

至日為客昔人歎况乃客次在齋宮齋宮所寓
有火禁冰食霜寢多凜風豈屋高懸日不到未
信一陽生是中嘗聞鼎以大祭祀未聞祭鼎陳
筮鑪茲焉祭鼎戒羣吏古也拜竈勞皇躬森
鼎閣祚厥西蠹、明堂配自東天子萬歲調

元象歲、年、為祝工閣名圖象徽調

高藤州六觀堂

曾子三省予未能夫君六觀何自入天台教我
三觀妙君又三之彌有得露下聚散俱已空電
出有無仍不實一世假夢暫知跡萬緣托幻聊
戲劇澄淵泡起不離中端形影見無差感茲惟
一心之所發邀于此心近不識更須止之良為
山隨其觀處離非日與君相遇紫陌邊不謂我
言無不急君方度嶺駕朱、我言之外何所識

詠老

脚踏浮雲身已老訪道修行恨不早曾見商周
全盛時不及唐虞古風好

同表甥趙康游种范李園

百態范氏石千尋种氏木灌以邨李水禽鳥識
故國使我從今去魂夢常不足

蓬萊仙

我是蓬萊山上客暫到人間管春色謝家池館
縱吟魂卓氏酒壚迷醉魄人間春色將奈何漱

激灑、濃如波歸來說與秦王女麻姑偷去唱
為歌

十二弟寄所和邵子文病中感懷之作復

次韻寄子文

先生窮著書寧比近日赦天故使之貧赤手唯
書籍或者窺殘篇律呂起韶夏微意有子傳光
燭不隣借大臣薦曰才留守勸征駕講席出正
塗肯以眇跛訝生平歆歆心願被草木化臥龍
終佐漢捫虱聊倚華二君獨何居耿耿心中夜

不悟伊呂間安容管葛亞璞玉詎連城祇堪雙
削價何事擲撇鬼疾病尋鑿鏘井臼每若煩藥
食則不暇不藥得中醫默符覆器 哦詩便無
恙乞酒宴茅舍彌荷天地恩性命永其貫飢鷹
待中輩死矣一飽乍頽我與君侯更愧東山謝

迎赦一首

燈頭吳花垂永夜占云明日當有赦咄哉無煩
汝報我三年却思遍天下知人所知豈神聖偷
歡送喜真便佞犧卦箕疇汝詎知冰凍火炎予

不問曠曠日出迎敵來沸渭頌教何休哉
陪
下萬歲御几孩王母敵壽滄海杯更有正仗卑
于陪

仲謝經略安撫待制送酒之什

真茶竊所貪薄酒亦云嗜况此兩乘壹旨哉出
廳事歆美秦州半樽壘更幾倍秦州半名元戎眷
非一于焉則有二瘡老欲扶持甲愁使破碎風
雪客歲彈無殞故園淚我寔不能飲自有愁常
醉願彼昔之人何必陶阮類槌斲孟俠文武

衛公貴饒

李文

宜飲不飲者我言尚何費願分玉

帳香遠以金壺致舊都新奏功如花方高會唐人

詩云魚陽宴舊都美人花不如今都意謂公
不飲貴勝而美衰哉再想同韓陽二公一笑

陰山女歌

劉原甫侍讀嘉祐中使虜聞陰山下有女子漢
服彈琵琶傳意甚異作陰山女歌說之感而作
陰山女漢服初裁淚如雨自看顏色宜漢裝琵
琶豈復傳胡譜赤車使者傳琵琶翩然雌鳳隨
凰去豈不憐此女兒心父母生身遠有租平生

父母九原恨得幸一朝收拾取使者高義重浴
嗟衣裳盟會其敢許漢曲裝漢陰山墳七十年來愁
來愁暮雲即今山川還漢家泉下女兒聞不聞
誰將一樽內庫酒招此芳魂亦何有崔盧舊族
自豪英碩此女兒慙色否魏之功惟陛下
萬歲百男回宗社赫々雷電暫出車間韶漢
詠歸馬墨莊侍讀如尚在應有好辭敵壽筭

月下作

今夜龍頭月往歲沃淵山短髮添盡白遐觀彌

多閑遙憐大定僧注彩衲時聞塵冠何可久曳
杖吾當還胡不忘言休自箴茲厚顏

恨契詩

坎壈愚無計慟哭老無淚居處近何適隱遁遠
何登爰來未嘗恨始恨金石契何朝銘而沉亦
暮泐以淳有美者伊人平昔嘗自謂此身敢自
輕寔與劓向類孰如同姓憂斧戾况忠對與我
盛蘇門何人忍棄背顧彼蒼蠅姿湏臾來附驥
附驥只須臾沒身有臭嗜國中起四顧誰門復

擅勢前日既居貧今日宜入市、王誠何知多
賤而少貴懦劣既先奔強梁亦晚至俄然從解
榻倏爾勇投袂烈、參貌貅堂、得英衛雲朔
土即復單于頸當繫如或騎猪歸鐵甲遮羞愧
功成麒麟閣丹青更何視莫能為爾言擊指血
逆潰况我本小人西京仍已亟所得果幾何作
詩深自勵

託夢

山上多曲木澗底有勁草乃知窮達性多隨勢

所列此語自夢中景物殊浩、頗逢平生人歎
息老非少獨不偶貴勝昔見非吾好語類紫芝
歌敢不飽蹈道孰能憔悴予著之視同抱

謀歸寄陽翟李九呂十四兄

着身到雍隙故人在陽翟白髮何冉、清夢徒
歷、有美李將軍詩是萬人敵家封異姓王身
老二千石呂侯幾世來蟬冕必踵跡如何此孫
賢早飢而晏食門前潁水流屋上高山色天以
延二老世人何用識祗應爾日來為我長歎息

我嘗從之遊何難此後憤籬下菊黃時鴈背俯
可即嶽寺講時鍾婆娑且連屐

間圖機累日病酒戲作存問之

善人有怒而無嗔美酒何曾病着人夫君自是
愁思着愁鬼一勺百氣振夫君何以致愁鬼十
年一官冷于水况今復似夫第時酩酊長編痛
料理君言不覺身無聊西家膠豚東家膠是中
有米亦可飽枉費東坡歌小槽圓機正看劍道
屈原長編疑事
屈原石板上見圓機題目和之

門掩自閑、搏空寧薄、妙語知杜美剛腸識
雷惡饒花人豈貪多竹地不薄最道長官難只
愁里昏惡

次韻邵子文書夢

先生有道無寸田長歌擊壤醉伊川今式玄冢
高雋亞嗣子詩禮老益端少從父友學其誰一
書百讀口角涎父友寸步簡策邊數名九州四
海寬時有狂瀾匯怒湍百蟻安肯一着妍獨樂
園中往復還蝴蝶治上青草煙書成硯穴氣桓

賴蒼生屬望十九年聖時未肯誤儒冠
倏見佩玉朝珊珊汴洛迎送路接連
急政如渴赴泉波者釋杖瘠肥臙
兵偃不用盧重還貨利去若風中
幡扶藪一發天下言白髮舊德殿
中間經行求士趨傳食先生之子
誰鬱盤綠衣春色行度閔羣賢並
進讓後先山擺棟折何茫然人間
此夢白日前况乃枕簟夜穩眠仙
山塵絕連巖煎雲樓煙閣白鶴閑
若頻若笑玉女顏我欲並之無目
緣傍意若謂堪憫憐是間有汝世
之賢

此公不死神常全王儁倨任不及
看汝曹蟻輩徒政堅欲子見之駭
衆仙子色不平羞青山我為子往
問彼天誰敢少弄天公權蘧夢斷
目鰥鰥但覺毛骨輕且便賦詩不
怕衆險巖

月

真月夜、漏妾見有盈虧譬如匣口鏡
一成豈合離腥蟊與狡兔謬及丹桂
枝我今盡掃蕩庶識真月為

送曹資深受代還京兼簡劉養正 頤

韓王孫子何楚，不用根源論魏武。讀書射獵
固自如劇談，大笑能爾汝。為君相遇在東州，與
我中分萬斛愁。我歸未得君歸去，風流應復屬
曹劉。

和二十二弟不想遇之作

秋雲欲透雨，惱此山河涼。柴門試一出，矯目歎
林光。孔鸞勢自遠，鴻鴈意亦長。先後日雲間，俗
眼安得常。

秋吟

友生吾所畏，言兒凜秋威。崔子稻畦挽，揚公玉
田飢階除。昨夜霜鍾鳴，尚依稀。吾友豈惟悴，西

山空崔巍

崔德符留稻田務楊
中立提舉明道宮

說之方夏，韓公表大夫疾，遽致仕，乃家傳
視送陳州王樞密，襄詩十首，意典辭麗，折
喜輒次韻，和呈以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
身為韻。

布種無多寡，收穫幾豐凶。老農知歲異，遠賈務
日同。孰是勉無德，莫非矜有功。君何謝事早，兩

世有四公念公多疾病使我頻驚悸可恃膽氣
大何憂賸理薄九丹詎凌空八石聊扶弱無煩
問安否虎屯亦自若潁川美鳳凰淮陽盛股肱
皇恩既布護清羸亦作興自知同涇渭孰覺異
鷓鴣窺君子堂而我得先登人間陳五鼎天
上應三台碩我幽居人卒歲事田萊首種既已
薄時雨又復乖身事尙如此與世宜不諧袞冕
有人妖鍾鼓成國蠹可憐凌霜幹不作濟川具
三易朝吾車六詩暮吾輔豈亦不自娛菊徑而
蘭畝未宜從遠役沈痾得此心願言麴神降何
用官鬼臨幽興落醴浦清夢繞崧岑使我既慙
昔奈何復愧今迷行常坎壈守道自熙怡代蛟
不恃力剝虎寧用機華屋非所尚茅楹豈不宜
未覺覆盂安詎知累卵危渡江御名上且無登樓
戒亦莫有如鶴乘軒便類燕巢幕此君如寶玉
百火不一爍又復如衢樽醉不謝所酌君少我
十歲憐我空老大期君到雲霄遺我餘馨歎忽
先辭漢祿孰從仰周賁碩惟神所勞何論心乎

爰能老彼形骸孰疲此精神繫其抱病客只是
若吟身少出便十首高興感五辰嗟予強屬和
汲思如井輪

南門

今上元年九月初正南門鏢澁閱樞城上日出
三丈餘城下戢戢人嗟吁最憐縱橫荷萊夫歎
殺青藉成蒿菸驢它去齒膝聚不驅羣鷄孤鶩
鳴相呼邈然不數半與猪客子四散別門趨逐
臣過焉問何如知者不告色不舒或言 上皇

帝有符北門不開留翠輿金賊忽屯城北隅方
今明日遠聰俱司門郎官上奏無未幾金賊來
坦塗城南鐵騎柴去奚車焚蕩輔郡陵別都衣
冠南下滿江湖白頭辭臣思獻書洪範災異信
豈誣

送蘇季升出守明州

四明白髮舡司空喘息使君如不容自爾怕道
四明守問今何人休嚇儂丹陽丞相蘓公子氣
和体正如家公坐今山水生清思雲南雲北揮

毫中江瑤海扇不入筋骨以腥醎水驛供百家
之產歸一器詔下掃除勤耕農皇威海外警蛟
蜃麗人大舶安得通元年新政見此守丞相蘇
公真有後過家上冢問阿兄四海澄清眼明否

送陝西運使陸郎中

二十年來閱內容眼明太華高太白今日前驅
使者旌雞舌香餘新日月春初胡騎逼王城公
在城頭佐天策將茲膽略撫西戎蕭閑達爾無
堅敵便使秦人不告飢輶車與爾同休戚唯應

拂拭舊題名幾人身在空相憶為我寄謝錢都
統髻間不許霜雪積

今年暑氣甚劇六月二十八日初伏之末
風雨甚橫既而便晴有感作不記作處

庚暑既云初甲運將復決正當相火行如持潑
土炎熾及雲霄煩燥况僕妾皇天不勝毒一
日思自愜箕畢靡連舍巢穴徒更驚雨脚壓嶙
峴風威振嶻嶭滂沱驅鬼神庭除覓舟楫扶搖
百年水斬馘一瞬捷豈容壺蠹諒搜芥龍厭

我屋茅何支彼田禾已蠟簡編恨枯槁縱橫恣
濟過泉酌便無情湯餅誰為餼亟欲撝締絡從
此正經蹠矯首凌鶴翔奮身脫鳶跼寧知不齊
亶俄覺復燁、強陰難節制襄陽易威脅蘊隆
增幾倍怫鬱起重疊蝗陣暫侮張毅根自安貼
蝮狂噪百尺鳩慚勞兩頰我亦問賦詩欲語而
膽怯

柳集亡食蝦蟆詩因有作不記作處

我讀柳侯詩不見蝦蟆篇所亡諒非一撫卷為

慨然不應流落人吟咏亦不前問爾胃中奇何
以能棄捐湯、柳之水漁魚鱉與鱸背脊得蝦
蟆樽俎薦春鮮莫言形兒惡素我與婣娟柳侯
比卷豹賴以韓詩傳如聞大吕方乃無黃鍾圓
問之州鳩氏政令恐不宣我嘗求元唱其深在
九淵侯詩蝦蟆美人、垂鮀涎蝦蟆竊自惧子
孫將不延奈此文字何偷攘付蜿蜒蜿蜒與蝦
蟆腥介每相憐遂令連璧孤不知今幾年念我
少年日未識侯詩妍晚見海上老口誦盡殘編

因之得揚權今古共周旋此老可補亡已笑淚潺湲

舟子語

晁子被放逐四方何所止隨衆到淮口脫身亂
兵裏長淮歲暮風舟楫不得艤日之狂雨來青
山白浪底風雨與波浪三者酷鬪靡北客怖未
嘗波神得自喜舟子言勿怖此是衝去風爾前
風衝後風縱神雜橫鬼吼怒夜潮落倏忽熟風
起衝風如小人熟風若君子明日復衝風又非

前之比舟子言可賀此風即當死盛大不死者
從何觀神理京貫黼攸輩萬貨他手委官知其
然歎幾年干天紀神降與人言化酒幻桃李上
真怒中華實錫錫胡社破我諸州鎮胡陣風從
指漢兵遂喜北不走即降矣風伯不祐我豈獨
在茲水舟子語可書聊以視知己

十二月十六日立春

今年立春常年殊要乘生氣克胡雜鐵騎一歲
再渡河青帝寧不行天誅相公廟略託諸天亞

輔割地甘丘墟天窮地蹙否極泰 王城門開
陽光舒 天子當陽朝萬國不擊土牛擊虜狐
青、原野無橫飲四民安樂 祖宗初

旅次大風

臘尾春頭難作客借書教帙一作且共徘徊洛
陽東風遠尋我水波參折馮陵來可憐難問洛
陽事念我邑慕有餘哀漢兒辮髮蓋胡軍望
都門何日開勤王之師未肯發怒颺激起無
摧顏黃河高浪大坯山金城欲遁不得回吳檣

楚拖日千里大府有粟寧待催 朝廷號令必
偃物我得歸到孝王臺追遣郎官教輩
催細皆散去

曹仁熙高水壁

夫子在川上悠然歎所逝見逝不見水身與水
不二天維及地軸去矣不可制日月徒勞、出
入丈赤地莫言此身微久圍待經濟或指波濤
親姑在歸涔內後人不及門有口安廷議劣得
蒙莊周動與呂梁會擊公識前波不共後波繫
龐公橋柱流奔湍是誰事殷誇觀濤者八月吳

儂戲瞪目不敢瞬睫軟蚊鼯噬多謝曹仁熙筆
端落妙意欲採甃社珠于此觀祭翠

張平叔家絲糕

君家絲糕何處絲三月晴天蕩漾時繭頭越女
綠不得却煩素手與晨炊客子午頭萬緒若方
寸五紵誰得知

次韻謝人惠詩

東郊久不開春風宜折絕梅信豈得芳何處香
芬烈徒令湖海士借論古人傑奈我貧病何蕭

寺多積雪終天不出門圖史欣羅列欲上皇
帝書廟堂誰援禹述魚清且一作直飛鷺速更
潔頽彼四輪車禦海難結轍一朝叩旅舍問我
來何說再拜謝之子我正如子拙

謁嶽廟

吳楚江淮接海濤百龍有戰驅龜螯空中甕楠
森然見天上雲霓不得高穆一冕流嚴帝制紛
紛牲幣自神臯不知嶽帝從何帝要是天曹各
有曹南極祝融炎劍戟東方太皞却旌旌若容

羲神篡羲叔亦許帝舜因帝堯牛斗吾鄉如失
位奎婁魯野豈專朝人間職分已顛倒願正天
紀尊堯

淮南王

淮南王解燒金胡為黃葉落故林神仙鼎氣覆
千里草木娑媚鐘散音誇誕之語恐難倘然安
得我登臨即今巨盜處處起天子不貪淮南
地

贈陸遠大夫

顧陸筆墨森威儀身後猶為道子師欲觀道子
觀顧陸陸孫定自有天資或言若學龍眠者不
頌世德誇義兒肯為俗人落吾筆王許支公寔
我知倘非從容接笑語安得王氣今如茲湖光
萬文明珠滿對此佳客申愁眉

又題陸大夫畫逸少遠遊道林

會稽內史勤筆墨遠遊中坐無一物何事支公
愛神駿團揭鼻齒映頂足拄放圓壁如意負蓬
髮着巾俱肅々相向忘言在何許望斷高山空

翠麓

再題王許支圖

海嶽登臨許遠遊上乘雲氣下扁舟可憐畢竟
不聞道妙翰神騅却得留右軍憤世猶懷古何
事一朝得支許馬足不勤羣奴癡感深絕俗俱
無語

積善堂

我家得姓自衛史文王之昭鍾厥美西京御史
府大夫父慈子忠不惜死至今墓上無曲棘賴

川歲時虔廟祀中原喪亂厭風塵南渡不汲渡
遼水晚惟道武攬英雄遼東之晁同興起世封
賴川刺濟州子孫婣媛冠劔偉唐有賢良如漢
初名動集賢為學士是時海內圖書家一晁未
議張與李三相張平泉李忠實文章入本朝三祖百孫
同一体中祖賴川襲遠封東祖西祖復于濟自
從決策罷兵來文莊公會韓范等五平進不厭
百察底即今門戶益裏微攬古懷今情曷已
上恩挾北播無垠宿莽心存春蘿靡漳州有母

行百齡疏封鈿服明光裏夫人眼力尚針姜拜
思不易從稚齒初推夫人有子賢曰此布漢敢
不俾何勞夢帝血面論直以微誠動施辰華堂
白髮喜更新即看青袍子高第壽榮千場日未
央膝下曾玄扶且倚中眷有孫不能鳴東眷孫
文刊燁燁

送懶散先生東歸

先生身幹若浮查舌響霜鍾激水車平生樂逐
胡一作鴈起條遊吳會忽京華公卿到門問窮

達未易可置吾齒牙今我何事亦青衫掉頭棄
擲如泥沙數術同之為道術淨居與世不交加
一醉十日醒五日雙環粧罷覓新花胡塵滿眼
獨不怕此非淨居之勝耶

題雨馬圖

前馬去駸々年少意有餘後馬追馳驟喘殺肥
髯奴

二十二弟自常州寄翦刀及筆來作長句
弟書毗陵來有同股分及之刀綠管白毫之筆

刀是寶公錫上之所懸筆亦江淹夢中之所得
江南刀筆有如此不比豐沛吏蕭曹而與鋒鏑
願惟二物大有恨不蒙獨孤府君一言之飾使
君惠山延陸羽文章不落翰墨迹于今有用則
勞、破賊露布征兵檄小楷帖黃奏北闕念弟
未歸空歎息

錢德載以臨江朱玠筆見贈以詩謝之德
載與李先之亦相善

清江長官空書來朱玠妙筆空悠哉恐是怕上

萬言書惡嫌並命憎不才說之與先之
用除著作

實紀二十韻

雙廟之前扁舟艤太原失守胡塵起鐵馬渡河
京城閉堤上奔亡如磨螳不是清河早腹兵千
艤萬舳去何已百家相逢不相識同散咲言有
如此閹貫梟顛一日間地下未應有餒鬼量卓
燈昏照雁泥祿山腸流盛矣使此二句謂貫雖
梟而用范訶輩
京不及刑家自全黼弗顛誅思尚委楊炎終報
元載讎微之實同宗閔耻此二句謂京黼
輩黨與猶衆 政刑

既棄胡虜盛中國不尊拓訕毀尊名重器假狗
彘公卿何人是知理嗟予老病豈樂生寔托忠
謀難湏死亦嘗奏對明光殿寒飢徒步荆棘裏
面風背日若有待前有戎車後妻子從車不斷
頓都城元戎一言左右以遙有人家投宿無骨
肉夜飯無鈍齒不嗟五日不頰面但憐一夜燈
花喜庶幾明發脫盜手復見皇威振遐邇廟堂
再見謝太傅奕棋未罷風塵拜前夜客投佛寺
晚全家凍泣木魚底我今朝夕幸已多聞見紛

紛聊實紀

靈壁石有未上供者狼籍兩岸

鳳凰山石與石殊勑使督貢傾舳舻擊空不數
碧函蓄媚日寧頌女珊瑚但識天罔簫韶底豈
期汴岸沙燂餘場帝錦帆幾來往曾不得汝恨
何如

枕上聞蛩忽久不鳴

促織復促織爾實借我職語我以詩書覺我以
道德胡然久不鳴似知不如默不如見容寔

惟已失則不見容而疑豈不云大惑智或神于
著夢有不待卜秋風日已高太白光如植子豈
默々時殺身循吾國

連日與性之王君談遽來告別目作

許州秀才周若蒙星官占罷淚無從歐陽公死
不過夏天上文星已告凶常秩王回登姚闢排
斥先儒不少容回第日向竊笑之學問文章衆
所同識此二事王氏孫酸棗先生稱祖翁先生
易老淨聲樂晚奏象繫明光中清淨之化決百

年寡欲愛民自

祖宗

先生益

之

太祖謂易至

而言治國莫若愛民養

身無如寡欲上嘉綱之潛仁畜德流必遠譬如

喬嶽生寒松天之生材弗浪與不世其美安得
雄君之積學萬石簾筆力仍閔千石鐘遑々欲
談誰聽比一作秋江好渡多柔風

舟中倦甚

櫓聲出入如謳發晝長夜短睡虵絕舡窻跼踖
天地隘出向船頭望寒月々寒不照孤征人自
與紅鑪得意親何日有田吾意得躬耕隴首待

陽春

曉霽

沈痾春夜客風雨送愁來曉雲收風雨一瞬靜
九垓東皇太一人盜賊何有哉上使四門闢豈
但桃李開下使小人退即日大輅回昭々負帝
德汲々挾天才白頭見太平酒醒豁所懷

說之有庭珪真墨一為儀真賊所焚伏蒙
二十二叔特以真墨見惠喜出意表輒賦

詩申謝

黃瓜忌三摘吾臂醫九折有如老商胡何言問
折閱兒歲廷珪墨賊火出烈々是時干戈起觸
骸積不血寧復有此物硯此伴白髮叔父曰乞
汝可憂百如結矧此微物者戲劇論巧拙拜吾
叔父賜理亂間一轍再拜叔父賢世珍視不屑
百拜叔父意見學安得輟

謝蘊文水仙花

飄零塵俗客再見水仙花清芬二十載饒殺蘭
杜家

王性之自揚州迂路相訪于海陵荷其意
厚非平日比贈詩以別

九死性命存乃到海陵倉海陵何所有麋鹿盡
成行多倉多麋鹿今也眼難忘爰從本朝來
人物上國光容我迹其間性之目矧翔性之篤
忠信又復能文章一世所趣附在眼獨不忙困
于州縣吏歛翼弗許張蹉跎誰識之心膽空堂
堂我不自揆者薦之三府傍相公意似順衆口
極唯黃我斤不得容為子增慨慷子行羣賊中

妻孥道路長掛帆揚州灣聞我病在床不尋枉
階乘或謂子不剛活我以簡策飽我非稻梁告
別閩嶺去波浪春風狂既欲殺風母又欲射天
狼四海俱已震何處一身歲揮淚與之子閔睢
哀不傷祿山傾社稷朱泚侮君王于今無此孽
但可正皇綱文章出號令忠信被農桑之子抱
此器用之斯民康吳酸宜勉強無煩憶粟漿

陳情

氣字康
作氣字

春風到來久今日合得行蛙鼓曲池滿柳色深

蒼明負病老客子，徜徉雞為情，豈不懷故隱，盜賊問徂征，近得望，行在氣，祲夜崢嶸，諒待賢者，出一偃天下兵，四夷堡障靜，三農田野耕，鷄豚飽，故老庶恥責，後生我雖素，食者自謂能，頌藪此情誰與同，有公仍有卿。

次韻和馬子虛學士感事見贈

與君山中時，心樂得樂土，未始厭耳聞，寧或刺眼覩，風雨喜分散，樂事亡雞補，看君青雲編，翅墮不得舉，榮滯正相半，田園餘幾許，前年白馬亂，不保使君詛，去從竟陵謫，竟陵人何慕，妻兒思北歸，耕桑失寒暑，邂逅恠我存，魂招來奚數，強欲布露之，愧君健能賦。

流寓海陵半年，忽得周元仲分寧書，欣慰與常日不同，輒有作代書。

海陵士子江東客，我到海陵無主人，蒼波知君到何處，直待書來消息真，與君相去歲月久，世事茫、誰出手，桑田欲變仙人去，鶴駕雲軒安得取，愁腸出淚付滄波，江上秋風奈我何，處

雲山君待我更煩先寄綵雲歌

秋感

鄰鷄鳴已過吾鷄一何懶要穩土人眠高視清
秋晏惜哉清秋時留客久異縣莫謂茲荒取千
金濟畿甸黃屋在揚州江上被恩幸肥羜翻吳
羹宮粧驚楚練雖云胡馬陣敢敵水龍鑑有事
如三年神降樂六變萬國走玉帛兩京鎖宮殿
明發迎歸路茲夕淚如霰孤旅愁思絕一身幾
憂患

秋適

今日秋光遠吾意亦已閑致此清羸身茹菟蕙
苾間一別嵩陽縣二紀不得還幾處逢新秋幽
夢着舊山水落淮南舊水流日柴閨

閑極

閑極忘羈旅秋色為我深牛卧樹外影雞鳴堂
中心自言身已隱人道尚官箴明趨傍海郡適
我梁甫吟

謝季左司筆墨

韓楊州簫劍州相忘終日夢悠々何如微季掾
三府國譽鄉評坐以收不忘筆墨高人興為道
明珠無昧

且遽告行求題其父所作夢記之後

前身嵩陽老道士今日京東蔡秀才杜門歲書
萬餘卷不知何身得之哉

雪中懷水雲館

六出花頭萬疊波水雲館前不肯過玉鳶素面
如相語人間清興今如何

無客

嗟予少好客今老客棄予忽々飄流來不知歲
又除良愧彼黃鸝千里無脩塗江東滅強臣王敦
淮南盜楊行鍾阜彼朔雪暫與我何娛
明當雲夢去已又何如

將為枝江之行

北斗垂幾尺東京路幾千大江復幾深臘尾難
放舡豈無彫胡飯疾病相後先波濤日夜起高
枕相與眠春風明日來為我添華顛沅湘感春

風蘭萑為人妍沅湘無故人耕釣異雲煙沅湘
有故人避地于我前彼美媚學子共講中庸篇
呈華歲密印
華歲有主人百界轉纖埃主人順喚客低頭不
敢來

文集卷第五



文集卷第六

嵩山景透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律詩

秋陰

漠々秋陰好遙空見故鄉
可堪高葉病無賴燒
花香枕靜泉敲細簾疎
風影長肯教容易雨吟
興動何郎

和斯立夜校試卷呈同舍十二韻

校藝來從魯聞韶昔在齊
幸容葭倚樹驩會食

甘藜禮教延文士
雄豪動武奎
巖擬池上雪
燦爛谷中霓
喜見雙頭錦
爭求獨角犀
化金思點
竈畫酒願分
篋氣壯如觀海
言危擬去梯
且思
竭馬力為敢效
牛蹊蕭統聞
香臭劉郎善
品題
鉛黃方宴集
風雨惜分携
永遣愁城破
休教眉
宇低戶鄉
吾自樂歸去
逐羣鷄

再和資道

佳山陪四絕
名士出三齊
芬馥生蘭茝
荒蕪去
葦藜光華深
北斗氣象到
西奎
靜思如含露
揮

毫若吐霓
美求鮮鯉
鱠珍訪碎塵
屏出衆青錢
士翻經
白玉篋
高張射鵰手
穩步上天梯
吾友
由斯道
狂生不識蹊
淮南書有作
謂斯
商隱賦
無題
謂資
慷慨簪頻擊
吟哦手屢携
寒廳簾
帶
淺深夜笑言低
謂今名上
莫嘲雕虎
從來學木雞

再和

何事謝玄暉
臨岫且悵齊
想非逢錦綉
應祇見
蒿藜今日三千牘
昭天十六奎
煌、鳴佩璐
燦
燥動旌霓
服衆稱擒虎
超羣許拔犀
品輕龍尾

硯時樣鳳頭篋棄若大公席危如墨子梯只宜
馳大路爭可訪幽蹊我亦慙強韻君能出巨題
笑言容委曲良宴幸招携黃菊開應滿清霜厭
莫低誰人傾魯酒更復敢韓雞

和斯立重賦

是非真未定楚客莫咻齊侈美珍忽覺麤疏鄙
飯蒸評文歸藻鑿得實應參奎簫洒哀塵雨清
明避日寬露華鳴老鶴月兔射靈犀儒雅元簪
筆風流且帶篋辛勤無黑突騰躍有丹梯自顧
迷轅駕焉能識路蹊從容金谷集酌唱漢江題
好是頻徵策相看便解携塵埃隨日起窮悴使
人低桀犬驚堯犬家雞笑野雞

和資道登岱頂回

藹、天孫作曉嵐為嫌俗骨遣教還仙兒墮處
真堪惜只在含眸一笑間

近作小池頗有野意日晚臨流吟柳澤獨
不見慨然有作

無波枉階君堪凭白露清蘋更可陵過盡秋風

獨不見此時腸斷柳英興

十月初七日入即塗中作

棄臣悠悠宋墨筆彫年忽忽道塗衣博崔趙李
久寂寞乙馬甲班誰是非

覽奠亭榴花

長夏清江倚碧岑人間塵土莫相侵榴花不得
春工力顏色何如桃李深

寄侍講呂原明七丈

悠悠客子京華遠只把清秋淚濯纓黃葉風前

身亦老白雲影外世還輕書來舊德知無恙夢

斷疎鐘恨有情昔日諸生今在不丈人因為話

平生說之昔教符離諸
生丈人曾寄寓彼

讀韓退之詩有作

萬樹殘英委泥滓柳花成絮獨高飛自慙纖質
無人賞宛轉還從洛浦歸

贈吳僧

驅馳疲朔馬邂逅見吳僧便覺秋容淨彌憐客
恨澄青山尋舊賞白社語新燈他日扁舟去儂

家一笑能

狂風

十日狂風不偶然未教桃李闌嬋娟
西將士曾如此直入齊宮斬小憐

次韻荅澗上文人見寄

丈人一別今何澗菊雨蘭風自歲年
茅屋歸來思叙舊繩床老去不談禪
世無孔子徒為爾今媿孫登重憫然
幸有陽城山水在更留佳處待黃緣

和陳叔易見寄

終日焚香卻袪暑只此于君媿典刑
莫怪慙勤問元節此心要自渴滄溟

次韻澗上文人見寄

有懷南澗老月冷夢魂賒煙閉金丹竈
雲迷玉斧家高雲嗟縹緲醉墨喜傾斜
明日秋風起愁看菊藥花

再和班字三首

丈人在何許箕外賴中間明映波
心月清餘雨

面山短衣非舊甯陋巷是今顏不解潼州去平
超十八班梁武帝分百

公乘前有約更望少微間爛醉新醅酒能忘舊

隱山瓊瑤雖並質塵土會彫顏永夜陶語令

人愧月班月敏班應廣絕文論

高蜀人難解當求古哲問韓康多在市陶令懶

遊山念我可憎面無兄得解顏公乎來早晚荆

生要須班

次韻久雨甲子日喜晴之作

愁霖開霽忽今朝摩撫為魚鱗甲消竈下龜蛙

歸枉階簷邊雲霧起叢霄已驚病眼能明朗更

喜新詩慰寂寥莫把陰晴論甲子請從根本問

黎苗

聞叔易隱居被召二首七

處士何人為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岩壑

應惆悵六峰前只一家

雨霽間溪流作

山前霖雨霽流水與何長曲澗通蘭若餘音到

草堂龍鱗應已備魚尾得令狂奏凱入閔陣尋
仙泛海航月添波蕩漾風共影瀰茫不作霸臣
淚明朝酒復常

峻極上院

山下青々春已歸百花山上正芳菲人間顏色
易零落百萬千年雲錦衣

嵩孝處士徐先生稱字仲車

莫怪先生身上貧眼看外物似浮雲房中除却
梨棊後更有門前鶴一聲

政和元年正月一日作

元年元日，甲子從自漢歷來有三摠把皇恩
調玉燭今朝獨更覺春酣東漢元魏皆是正月
一日甲子與今凡三

癸未歲余與開封解安行同知定州外縣
赴二帥上元之集今幸邠明州燈夕公會
上見邸報解以大夫知嘉州感舊作寄

伊昔中山勝事賒初當三五便開花君能選色
沉醉倒我自傷心深感嗟聚散十年逢勸序窮
通百態各天涯使君綺席誰同樂莫遣燈花照

鬢華

予與解
同歲

早春

日、江頭騁望頻
東風去歲舊相親
庾郎欲作披香賦
未有花開未是春

閻四明人不喜鞦韆
因作

思歸未得恨深年
時節清明最可憐
越女腰支勝趙女
生平不敢賽鞦韆

愁

雲暗花寒春在否
煙波漠漠不禁愁
此愁肯逐

楊花散常與幽人種
白頭

無奈愁來欲解携
春光何事亦如迷
只應自有人行樂
枉是多情王會稽

寒食書事

冷官不易逢寒食
海角風霜刺作寒
杏粥榆羹渾不見
蓬池春色夢中看

戲作

終日一杯終日醉
看潮初上看潮回
白疑前世陶貞白
乘興閑遊鄞縣來

昏昏

昏、非所志忽、是何時客恨潮殺起春愁柳
色知何煩連日雨要劇故鄉思自顧囊中術黃
金未可為

有感

日、蒼黃出畏塗自憐何事得虛除天教豺虎
露齒瓜好是哥奴不讀書

西渡

西渡幾回送客春風今日思家我亦歸期可數

休言此是天涯

予今春多入城戲作村裏來絕句村裡來
是蛺蝶名滕王所畫者

胡蝶催花一夜開却愁春盡重徘徊我身亦使
滕王恨日、隨渠村裏來

依韻和蔡天啓任四明絕句三首時暫來
四明便還丹陽頗不樂此後篇為四明解嘲
行盡三江失所誇便教信美豈吾家却回楊子
江頭去看種瓜洲子母瓜

真隱閑從鄧聃來三山仙藥眼中開此身自有
華陽洞肯學東陽歎老槐

未識京風寶殿西寧驚海角有遺黎玉笋無日

嘗瑤柱金馬何人賞水犀

二物明
州之珍

見諸公唱和暮春詩軸次韻作九首是鄧

林子

何處留春意歌殘燭半紅柳斜雙舞破花落獨
書空欲作經年別先驚昨夜風烏衣多勝槩此
際恨難窮那識春將暮山頭擲燭紅潮生芳草

遠鳥滅夕陽空鳥賊家、飯槽舡面、風三吳

窮海地客恨極難窮歎惜芳菲盡香腮越女紅

簾垂啼鳥散鏡掩舞鸞空梅短嬌含雨尊絲懶

倚風高歌君輩在老子奈途窮留春留不得怯

去舞衣紅那惜河陽暮唯驚洛浦空丹成人奔

月金就鶴乘風此恨何能已盧郎百計窮五字

留春句如開蜀錦紅幽香知不減宿恨望來空

婉、能揮日綢繆擬割風江淹方思善

今上
御名莫

道才窮春殘留幾日越女笑蚕紅江盡愁何盡

林空夢不空驚多知近海蝶少為饒風底事吟
詩健吟詩正待窮芳草搖輕碧蕃薇著小紅肯
嫌桃葉薄王家只恨柳枝空夢斷三千里愁生
五兩風四時願家好作底却言窮上苑羣芳外
娑羅二月紅妖饒秦女妬淡蕩越江空敢夢鷓
鴛侶徒披草木風傳家細帙在百巧愧千窮令
公頭皓白執拂妓殷紅綺席千觴醉芳塵一夕
空顛狂援北斗飄蕩怨東風得意傷春甚癯儒
况路窮

秋日有感回誦王元之送文元公詩云追
思元白在江東不似晁丞今獨步之句戲
作

三吳山水喜秋風白蟹青蝦甬水東獨步晁丞
孫子列誰憐憔悴衆人中

引伴宣事惠詩六首過有褒稱且及其叔
子文之舊輒次韻為詩

白髮蕭條到海濱秋風邂逅故園人三千紅錦
巧為張百萬黃金肯買隣漢尚陸離鷺遠俗商

歌窈窕會相親
男兒躍馬橫戈志
收入詩壇更絕塵

一世淒涼朋友恨
九原涕淚歲時深
逢君若自傳家法
願我寧堪話此心
却喜雞鳴藏麗句
遙看鳳閣散層陰
幾多故舊問衰悴
說似羸師不足擒

九日戲作

無高可登無節序
無菊與泛無酒樽
歸計知時凌海岳
傷心成醉迷乾坤
冥冥湮雨翻愁思
急急

急風霜若苦言安
得北人來見我會
須莫出水東門

偶見司馬公休陳
無已書簡感舊作
絕句卓行高文司
馬陳當年簡牘拂
埃塵身名暫振久
青冢見在淒涼海
畔身

書事屋中令長老

憶昔中華年少壯
相逢海角意何如
驚人老境便如此
還解同嘗橄欖無
多所云去歲大寒花未
凍死結實最遲自

此三十年後始恐有
之目致張司業休作

枕上作

年華又已暮客恨更難裁寒鴈背潮去鐘鼓隨
雨來離騷今我讀時命昔人哀但喜歸期近寧
論白髮催

有感

天邊鳴鴈會高飛白髮婆婆敢庶幾哭子泪乾
心尚折還山計就事仍非交遊幾處聞損珉
阜何人自採薇海角再逢殘歲雨懶將悔葉沈
征衣

書懷二絕句

老境才來便輒留龍門勝韻去悠悠此懷京洛
愁無限更對滄江煙雨愁
古木江亭懶不開書空自笑興悠哉蒼苔一徑
淺深遍知道無人向此來

疊後

病眼終朝更懶開難輸心曲語悠哉從教苔徑
無人到日、潮鼓自上來

年年至日常為客

年、至日常為客只此淒涼似古人忍傍寒江
望京國難將旅雁與心親天涯誰解觀雲物弟
輩遙憐面玉宸自料明年猶俗駕南京不到、
四秦一作秦

無那

無那客愁翻作樂尋常閉目暫時開沉、月回
波心出渺、人從天際來莫道一山無積雪誰
家千樹落寒梅洛陽故舊吾憐汝愁絕終朝沈
酒杯

次韻和周大書事絕句

終日寒齋咏小招故人軒檻俯谿橋可憐不得
宣城即白日消來恨未消

無題

身世何如薦福碑浮沉聊學弄潮兒清風一日
令心盡黃卷三冬謾平披夢寐無煩征錦段笑
談誰敢犯馮池周侯鳳德寧減少所謂春陽或
減之

鄧掾知言再和暮春詩見視過形惟獎有

意論詩報作三首

駘蕩殘春恨霞餘散綺紅遊絲能四塞落葉劇
三空思苦欲留夜愁多却喜風叅軍真俊逸好
是念文窮君便哦若淡雅不愛深紅冷眼看春
盡愁腸欲海空近尋山谷体達到建安風只恐
妨高步今君似我窮江左多才士君詩醉玉紅
幾篇愁客恨九畹任春空便欲傾家釀誰知出
谷風劉揚名一代可惜義山窮西崑体方盛時
窮士云是李商隱體甚云近日為人偷書

答恂閣梨乞漿

白頭破褐恂閣梨硬白高談豈易知却喜粟漿
如北客從教薄相笑無奇

謝錢掾

論思獻納方自代海舟鮑人豈識渠長嘯清風
含雷語憐儂不解讀新書

江暮

何能浣客愁長夏暮江頭嵐遠疑無象潮平似
不流須臾雲送雨蕩颺鳥隨舟明年北歸去談

話未應休

江上獨坐

少時曾識京華樂老得江山懷抱開風月不談
辜此夕恨隨潮去與潮回

偶書

京華可望無高樓聞道故人多白頭此身却似
城東惜別傷離不自愁

秋

長年何事不悲秋今日天涯愁復愁故園老槐

空寂、半天歸鴈自悠、故知庾信多清泪何
事陶潛亦白頭前日家人帶楸葉求身強健更
何求

西風

秋風幾日過秋閑真訪崎孤海上山為報故山
都是舊可憐留滯不知還

目誦張司業無事焚香坐有時尋竹行之
句擬其体作

寂寞江邊舍欹斜架上書焚香一童子尋竹衆

雞雛更甚昔人懶寧論今世疎但慚為吏在不
得跨鯨魚

自詠

樓籬蕉落貯秋陰睡足蕭然學越吟懶似嵇康
初不鍛閑于陶令更無琴兒童亦習南朝事風
月應憐北客心五世圖書宰相逐鬢毛未許雪
霜侵

陸龜蒙憶高山詩云如今却
習南朝事自負尊羹學取魚

江亭晚望

秋色日駸江亭敞宿陰殘霞沉浦口新月出

波心客恨此時薄歸懷晚歲深隣僧數來往未
肯愧南金

興盡

興盡未歸增寂寞却嗟初興到江城春愁不逐
楊花散秋恨還同桂影生孤學敢期人晤語危
樞何事日崢嶸弟兄遊宦俱還舍朝馬駉驛琴
漏聲

十弟通直三弟
朝奉俱退昭德

偶作二首

病目書淫歇江干絕往來不才寧嫁樹有意尚

移山王府書名久，南山種豆閑。只應終夜氣，不
共鬢毛班。聞道花都發，狂風故作難。春心先自
薄，客恨更難收。不免飢寒甚，永同理壞休。何須
問唐尹，雅意在丹丘。

有感

吏隱兩非空，百感塗窮浪跡亦何哉。波濤遠引
月華去，風雨常將月色來。孤學有誰同慷慨，獨
愁無地重徘徊。謾談景德祥符際，幾許辭源賦
八哀。

戲呈通叟年兄索其近詩

歸期若可數，何事此時情。春色雨中盡，客愁天
際生。離騷煩爾傳，月旦莫余評。早韭周妻厭，因
回不肯鳴。

落花學義山

春來脉脉去輪囷，滿地飛英委玉塵。荀令香殘
端有意，石家錦碎更堪跡。自成霄漢星前石，腸
斷驪駒掌上人。我久飄零本憔悴，為君今日恨
輪巾。

花開未幾忽已盡落戲作

天涯花信誤心期狼藉殘紅只往時怪底小憐
渾不睡夜深惆悵夢周師

通叟年兄視以柳侯廟詩三首輒亦有作
所謂增來章之美也

平昔柳侯廟拾君詩興餘帝閣誰掌制天步此
貞符敢恨初沉佩惟慙再索車羅池聊自戲况
復已榛蕪何處乘駒去空庭荔子垂韓詞方走
奠柳廟久徂飢既恨謀身誤仍嗟報國墮羅池

便如此不復問愚池當世容諛賊他年奈我何

文編興舊學

子厚文集因

大倫詩價重東坡前公之詩

首自東坡始之

木榭開能幾子規啼謾多羅池碑字

減猶解徹庭莎

子厚詩云遠爾澗底
我庭中莎

贈柳三解

莫道垂楊管別離與春離別自依依、若教兼有
征人恨只恐鴉兒不肯歸
海角那知有官柳故園春思尚依依、可憐風韻
去人遠一日花開天際飛

桃李那知楊柳恨故時風雨不依、自從彭澤
無人後青眼雖開心事非

悠悠

悠悠知作吏泯、送年華勉強對殘客慙慙惜
落花真行慚不聖潮汐恨空餘却怕梁園去家
人間海涯

題明王打球圖

閭闔千門萬戶開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齡已去
韓休死無復明朝諫疏來

從教

從教病着探葵減未放愁攻白髮添欲看落花
時入戶風高晝日不垂簾

何事

何事千憂自惘然且看物異鄉邊鶯來昨日
猶多吃柳到今朝第幾眠上巳清明徒頡頏
清明流觴蹴鞠豈周旋故知白髮回渠得忍更貪
愁憶往年

還諸君唱和雪詩次韻作二首

蕭散人間阮始平
輕盈雲外薰
雙成飛英試比
休爭麗連璧
驩言與共明
黃竹異時徒思苦
幽蘭同調得心傾
何須灞岸蹇驢夜
更學幽人老婢聲

甯中硯礫若為平
今日相如雪賦成
廣野喜逢三得白
高山真遇四邊明
瑤音願我何能和
玉色煩君幾見傾
形穢由來慚獨目
自憐猶識佩環聲

咋舌

咋舌何堪妾一鳴
三年如夢寄江城
春江細雨添清思
漸近歸期更有情

暮江

南朝勝韻此間無
醉本蘭亭強學書
人物本朝還可恨
誰傳燕老暮江圖

疑燕公必嘗
點此景

自和目思國史燕穆之傳稱其知明州
華輕悍鬪爭之俗及今海潮圖作

燕公未肯祖虛無
悍俗歸仁舉國書
莫道邦人
都背德壁間猶有海潮圖

欲談

欲談無應莫吾容
悔不居身可否中
盡日小齋何所樂
芭蕉宜雨竹宜風

王順之得子寄二絕次韻報之

賓客能談少
傳兒海中仙
果得生遲自今一落
人間後即見新枝壓舊枝

茂弘不用長年悲
淮水東流本與期
一日名駒驚俗眼
奔雲老驥敢言衰

水仙

水仙踰月駐芳馨
人物誰堪眼共青
白傅有詩皆入律
腥齋重亦須聽事具白詩

春初

春初未有象山興
一何深細雨能輸
酒輕風不隔琴無煩
問北信且強學南音
白髮寧欺客愁來處侵

風雪

風雪三冬北江潮
二月時恠今阿那事
不得作春詩

病日作近体詩五首

病日經旬作夢中只應天意欲教慵詩成願作
瞎太祝位極恥為盲老公不用千憂徒盡足何
妨一笑謾書空頗不如喜見人志好在春來六
六峰

何事蘭成酷愛愁借愁為樂摠宜休天涯二月
無新曆京國三年誤舊遊忽接家書迷遠近欲
為客難却沉浮道人猶喜頻相遇話盡丹丘更
虎丘

江頭未省逢春事風雨朝、夜、深皎潔一生
餘白髮辛勤百計只丹心不疑鄭默世能怨敢
恨虞翻論所侵明日逢人便首會催歸興到
山林

沉、何處有春柔日極無垠風雨秋底事須登
七尺斂要當自掖千金裘圖書愧黃絹苑
李縱開嘲白頭事與願違宜泯、願違于事更
悠、

愁極猶知吾道尊尚煩幾許北堂萱善人在疾

鄉評減老物可憎天意存謾使楚囚臨澧浦誰
教漢使識河源著書昔日年猶少老意今朝欲
絕言

惜春

待得鶯來花已落
斷難料理謾啾嗷
便如前哲亦非敵
八斗才當萬斛愁

春色

春色真無賴
羈人自慨慷
鶯能嘲客語
花解笑人忙
腰袂休含睇
欄干枉斷腸
明當元幾日
何

處有流觴

贈道光

老僧講罷結茅廬
憶昔鳴琴着意餘
一曲風前三百篇
十年不作、如初

即事

自言愚似醉
休道醉如愚
不恥小盤食
寧慙掘筆書
九原懷往泪
萬里夢同途
政恐能知我
何妨更罵予

感舊寄上芸叟侍郎

于越茫茫、羈旅久函秦落、笑談中曲江煙月
新春夢寒食人家故國風此際一罇曾邂逅他
時相見更從容丈人筆力知強健何事書來不
吐虹

寄韓君表

別離何用愁天涯塵世由來不敢賒白雪恨難
逢柳絮東風悔不識梅花詩書異戶余何有將
相同時君莫誇聞道近還思卜築好來嵩少共
煙霞

感舊

林梢接手百花浮昔與王孫倚小樓風物無情
常自若男兒何處不堪愁蘭成只憶江南老丞
相難忘洛下游今日天涯送春淚不堪更為種
瓜侯

偶見張天貺奉議書策後題跋感舊作
絕句

軒、衆藝張天貺翰墨悲涼二絕餘今日無人
知姓字史官他日若為書

春盡

春盡天涯恨最長
啼鴛不識紫游韉
空驚綠葉成尖髮
何處殘英伴落妝
何曾有夢到瑤池
但見狂風落海波
簾外飄英紛不識
誰人尚復憶辛夷

恨同

恨同狂賭頻潮汐
情與游絲鬪短長
垂釣蠻童緣底泣
難將心事問何郎

何遜詩云蠻垂釣泣

二十六弟寄和江子我竹夫人詩一首

愛其巧思戲作二首

莫愁嫵媚主人盧
纖質交竿巧得模
綠粉敢爭紅粉麗
魚軒休比鶴軒踈
女英謾對湘君泣
子政徒青天祿書夾
膝得名何不韻
秋來卧病竟何如

今竹夫人唐人謂之竹夾膝陸龜蒙竹夾膝詩云戎宜秋一室偏與病相當

寥、故國謾玄虛
玄虛山在內子可憐殊不
模擬比封君
寧有實款為勤婦
亦何踈且休深
妬斫桃樹在是多愁
織錦書貧士一妻常不飽
更煩記謫幾人如

阮宣武款美桃花喜便大妬所去其樹出妬記

復次韻寄子我四首

柴門僅付一寒盧不內不妻深有模每與貧當
同縫縫好來箕帚共蕭疎謝娘莫道能聯句鄭
婢無煩亦讀書前日媿娟今不見頭槌眼白却
能如醜婦賦日兩眼頁如白又日頭如研米槌
何須晚嫁獨傷盧雲母無媒自納模虹斷美人
情不競雨回神女分還疎敢同孫壽巧為能頗
稱江淹懶著書歎息火籠俱麗質當年風韻本
何如范曄婦竹火籠詩三徒嗟今麗質豈念昔
凌雲

當年配馬莫謝盧今日化龍還寢模塵尾雖長
君不妬搔頭謾短我能疎夜寒青女難攜手海
濶麻姑肯寄書五色筆歸空婉婉幽篁殘夢自
常如

汾陽勲業重彤盧涼霍同封不世模貧士豈知
燕玉暖幽眠莫共膩香疎從容恥與石為弟寤
寐欣逢仙降書若是雙流參六貴錦圍繡被又
烏如

次韻和韓君表懷歸見寄

旅夢何為喜別嵩移雲當日自裁松公孫勲業
忽垂意通客煙霞豈不容笑語若同遊下澤雞
豚亦共卧高春莫誇有力先歸去恐愧朝嬋與
暮虹

留別延慶明智

傍海嗟為客傾心欣所知煙霞威鳳老歧路斷
猿悲夢亦西方近談休南本遲公又欲請涅行
行招隱意嵩岫解相思

余寄和冲弟竹夫人詩并寄子我六首

後征其類自賦
風流何處有崔盧委曲此君為我模草夢枕仙
幽意在燭奴燈婢故情踈偶人飄蕩泥何恨居
士神通木謾書葉可作冠聊復爾恨為如意亦
何如

還通叟年兄詩卷

白頭從事未拋詩無奈才何復若飢我易吟愁
歸樂土日君鵬斷鄴中詩每恨公不見前輩云

謝景脩惠洞庭春色

洞庭春色何年賦越國王孫幾種愁今日忽親
鸚鵡杓當家餘韻落芳洲

贈童子蚍蜉

拂拭方山帽安排一復巾春秋書滿架整々莫
因循

答童

何敢愛筋力無勞戒勵重但當知諱字聞說是

邪中

題畫扇

秦々何處樂獨自託孤枝玉粒知無分清風也
自戲

寄昭德兄弟

莫言無合亦何傷旅雁早飛怯稻梁南畝荒蕪
蒿少遠却來檝口祭勾芒

甬東羈旅情何託江北蒼芒恨不収靜夜櫓聲
來枕上猶疑身在木蘭舟

哭程伯威

程子音書歲月賒幾年泉下始咨嗟孤忠曾奏

三千續絕藝寧論十四家白髮父號無淚絕青
箱兒恨有塵遮人生到此成何事第二碑成亦
謾誇

觀明道先生桃花菊詩作

歎息天工暫醉時重陽物色艷陽晏便生春思
魚秋緒當日董生宜一窺

疊前

董生今日窺園圃幾許傷心涕淚垂金令不行
呈木怪無端灾異樂哀為

題大年閉路逢僧圖

閉深霸思滿風斷綠陰單一遇空門侶那知行
路難

次韻任伯再頌宗學長句

幾重墨守豈難攻歎息儒珍亦一作林易窮軫

輻八紘騷遠、淒涼一代賦函通喜君再戴長

安日頽我頻驚沙朔一作沙風莫恨官曹太清

冷宮花時醉上林中

又和西掄

西州五帥議多攻，決策曾門利不窮。今日一來
能必取，異時重譯要皆通。明光喜霽甲兵雨，沙
磧恩搖草木風。自顧為儒何所補，騎猪難在虎
狼中。

赴鄜州京鄭間途中作

園林葉落丹丘遠，坂路霜寒白髮侵。不是關西
將家子，也無詩思着秦音。

項容解梁有詩云：中條山下讀周易，定
是前身閔子明。是時頻與張芸叟侍郎

通書亦嘗寄此詩呈視，今再過此，即遇
芸叟之客王六東，起感懷而作。

坂路十年塵坱身，不知何事往來頻。敢言上國
非吾土，自許中條是故人。志在韋編徒寡與，人
亡陸海謾多珍。龍門有客暫相值，頗話年亦苦
辛。

河中府追懷亡二兄及思永興十二弟

表裏山河李布州，我家兄弟憶同遊。昔香寂寞
空青冢，二兄學士嘗守此郡絳帳飄零歎白頭。十二弟為北郡

教霸于即今無好語登臨自古有高楼頗聞酬
唱西巖在闕里諸孫添我愁兄弟在北郡時几
殺甫提點刑獄多

河中戲作絕句

人物英雄異姓王山河生氣尚光錠可憐只解
誇佳麗花落春空更斷腸

塗中

十年未就歸山計一日翻為保障翁無奈征衣
中散虱可堪行道庶人風悠悠秦晋山河在漢

莫金張冢墓空回首江湖二子長亭寒夢亦
匆

塗中寄高仲詒

飄零誰惜別不賦送行詩獨有悲秋客難忘上
壠時素心慚錦段清淚濕瓊枝塞馬寒來健夫
君莫我思

過荆軻塚四絕句

過華踰河勢北傾何人來此葬荆卿千金匕首
安知在易水寒來尚有情

太子當年許不踈，虎狼有劍斷頭顱。
逖延不血，荆軻手自要，輜輶費鮑魚。

刺客傳中軻絕倫，後來佺怯寂無人。
秦人更甚，燕人恨不葬燕臺，留葬秦。

貫日白虹可奈何，書生容易笑荆軻。
美新任黨，臨遺冢慚愧絕，無狐兔過。
楊子雲柳子厚皆雷同罪軻非太史公意

將至鄜州

平生心迹笑元龍，今日城邊比蔡邕。
豈是白頭著書地，聊當涕泣自從容。

初至鄜州見月

此是鄜州月，人間應更無。欲垂一作窮清夜淚，桂影莫扶疎。

延安江漢堂上懷范五丈龍圖堂是五丈所建

煌煌斗柄垂南北，浩浩斯人江漢堂。
橫吹三州秋月遠，雅歌九姓暮天長。
願聞病後精神好，最是秋來飢食強。
誰識得名因伯氏，飛鴻送盡更茫茫。
堂名本是亡兄元啓于慶州所命

自延還劇懷京師親舊

羈旅無歸不自任重，白髮巧相尋扁舟前歲
江湖客匹馬今朝閉塞心攬古豈無王霸畧窮
途只有短長吟故人憔悴多如此誰解多情送
好音

行縣塗中讀柳子厚詩

征衣窮塞暮冬時讀盡龍城太守詩若使平生
詩盡在濯纓無淚為君垂

直羅縣三絕句

索回頭顛亂山阿目眩心搖到直羅待得羅川
平直處晚來荀令恨如何

人生不合出都城百坂千坂異縣情敦、當年
聖人道如今狐兔不勝行縣有聖人道乃縣連
聖事必以
聖稱

羌管戎歌亦鬪新長官家、洛陽人相逢且覓
山花好莫話銅駝金谷春

送春

雨裏花間過愁中燕到遲一春都寂寞不作送

春詩

世亦善養寺簿嘗為鄜州從事有詩相送

予至鄜作寄

夫君舊遊地周洛我盤桓旅夢未絃斷荒山白
髮寒文高驚小阮其猶子曰寶達晚在長安得慰
相思處瓊瑤落手看

席上有唱歐公送劉原甫辭者次日又

有唱東坡三過平山堂辭者今聯續唱
之感懷作絕句

龍門不見鬢垂絲莫唱平山楊柳辭縱使前
君忍聽後教惱殺木腸兒

山城聞笙簫思

靈芝宮事作

笙簫婉孌落人間目極靈
不遠猶喜道音吾
獨識且教明月任空山

復入鄜城南門

南走京洛道羸驂到却回只應如幕燕自有社
相催

遇漢武望仙宮在鄜寺之西三絕句

海外求仙事渺茫却煩鶴駕訪劉郎
偷桃客好試低眉問帝鄉

山下時聞鳳簫山中處處蟠桃
劉郎仙去何難事不用飛樓百尺高

黃金無恨不須成欲塞河流要負薪
誰識望宮裏事只因蕩漾阿嬌春

用仙宮鋪壁上諸人韻作

香霧漫空王作塵五龍雙鳳細扶輪
君王不得須臾語只有輪臺哀痛身

塗中依韻和高主簿完翁見贈長句
驕

使君之容
早休官

孤宿孤江嗟婉婉窮冬殘冬認璿璣
乘槎邂逅關心切舒錦綢繆到眼
豈有梧桐留鳳食瑞愁霰雪犯孤衣
秦樓老去應多可好聽吳儂緩緩歸

再和梁連帝詩云人三行樂耳何處以

人生行樂留連耳何用千鍾貯寶璣
主簿休官如習早使君下榻似陳稀
已看燕寢玉如意更

聽雕梁金縷衣使君家甚妙歌喉莫道塞垣風景惡
開花何處侍郎歸

又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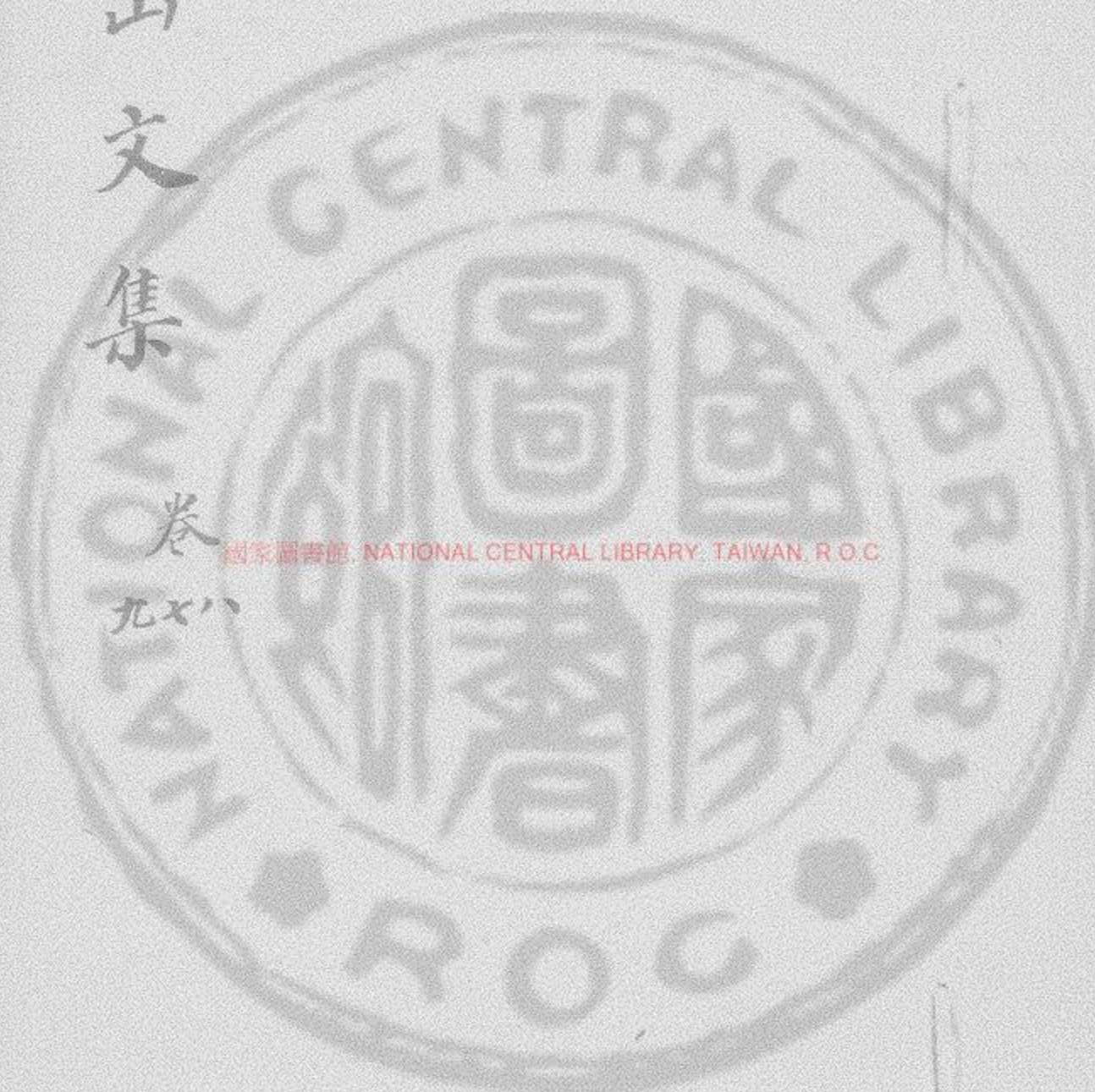
客子吟哦聊遣悶敢將魚目報珠璣寒來何事
水流急愁裏更堪人住稀使我難忘麋鹿性多
君已棄芰荷衣山齋永夜宜清話莫只山公倒
載歸

文集卷第六

嵩山文集

卷

九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集卷第七

嵩山景透生是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律詩

三川

三川窈窕山隈隈宜着狂歌老杜家辛苦寄書
消息斷想渠涕淚問京華

踈墮

踈墮何堪行役勞窮陰急景晚風高京華前歲
此時雪獨卧先廬亦寂寥

瘦竹

歲暮瘦竹役荒如絕見聞林寒無鳥宿山燦不
歸雲得失為生計浮沉預世紛好懷思軟語終
待頽陽君

再至直羅

百疊荒山人迹絕飢腸寒色自徘徊多情只有

謝康樂美酒樂歌寧再來康樂詩云網繆含瑟
殷勤登臺美酒樂歌

寧肯
再來

拾康樂之意再作

異時遊子不須還舍瑟舍情醉醒間今日煩君
臺上望急揮苦淚濕千山

約結

約結無奇恨開偷閑藜杖亦悠哉曉風不讓
青山遠暮靄難禁明月來閑外閑中渾浪漫雲
南雲北舊徘徊雲南雲北
在四明山自憐不注愍征賦一
世征衣愧不才司空圖詩云今日甘為
容當年注愍征

寄隰州李九使君

隰州太字詩來好何事新詩不寄來歲暮異鄉

思里社山寒宿雪暮蹲豐數莖白髮何堪照一
寸丹心未肯灰唯有早歸箕頽計暮酬朝唱不
論才

次韻和隰州李九使君見寄絕句

邂逅宮花春寂寂相思塞草暮離離休信李廣
未封印喜得青香賦小詩

我屋

窈窕吾山好欄干我屋宜胡然名未著不得謝
公詩

累夜讀武經恧要慨然思陳叔易寄子嵩
陽讀水經之句因用其韻作寄叔易此公
相與唱和最多於此詩則每誦之

蝶笑蜂鬚飛有聲梅嫌柳眼衆人青今朝消息
君知否荒塞寒燈讀武經

風送黃河水底聲三川半死誤丹青何人告與
君消息枉是磨鉛勘水經
蓬萊學士有家聲易退難忘舊殺青萬卷饒君
相似處此生不讀膳夫經

歲暮思劉壯輿近在京師因壯輿言溫公
勸劉大合魏宗等志有意合正史之志而
離析李廷壽之紀傳頌老罷不能聊見於
篇末

迢迢使君我旅懷悲促促思君歲暮時江上梅
花今在落鄜州月魄屢圓虧著書有底心過苦
行路無端山更危誰解離合南北史吾曹白髮
恐難期

四明歲晚水仙花盛開今在鄜州輒思之

此花清香異常婦人戴之可留之日為多
前年海角今天涯有限無愁閑歎嗟枉是涼州
女端正一生不識水仙花

塗中遇雪二絕句

征表不是謝莊衣何事輕靈故故飛應是多情

要新句敢酬瓊藻觸寒威

謝莊詩云疊雪翻瓊藻

慘淡脩途問若何璇玑瓊藻未須多使君此夕
應難醉紅玉看人子夜歌

途中對雪

殘歲初霽慰所思征衣坂路固無奇漫知謝女
能聯句安得顏兒與接詩顏延之與羣從接詩測年十三竣年十五
嵩嶽夢中宜寂寂雕山眼底尚遲遲明年花發
應如許坐看遊蜂憶此時

鄧聖求作端明時嘗贈予詩云妙論出六合微言破九流其言雖過矣要是前輩中有相知者逮今將三十年奔走廊州諸邑察視保甲感舊作長句

白頭關塞走匆匆曾玷山公啓事中妙論微言

思落日荒山窮谷夢悲風八哀欲賦嗟無語三徑宜歸憾未容却疑掃除西域去預羞麟畫邊功

對 村館寒夜忽忽不樂學古樂府當句

將此愁來同彼憾肯饒度信讓江淹雪翻愁緒
風牽怨月戀山空人依簾昨夜夢垂今日淚一
機素勝十端纈無煩言語誰能聽小叔狂來阿
母嚴

寄恂公

南屏不可見歲晚得恂公辯笑潮難久閑嬾雲
住空誰來紉落月獨起汲寒鍾八十歲除夜寧
知塞漠風

寄杲公

杲公消息大茫然六尺堂堂只眼前丰極新春
年八十煙霄故國路三千每慚鑒薄朝多語待
學情亡夜不眠此世難期再相見試容抒思序
真筌杲公有金剛經
解予欲為之序

聞胡少汲再入省

南宮妙極天下選難舌喜君重得香既自能詩
似前輩何為不作水曹郎

聞唱馬惻然感歎且憾其辭鄙惡特甚作
此詩從賀方回求數解

一世危腸賦愍征江城夢到斷邊城晚風不送
採蓮曲落日唯聞唱馬聲長似竹枝愁遠客重
於隴水慙無情爰求樂錄十三解賀老當今最
得名

予告客不能飲酒嘗使賓主俱勞客言有
二事便可痛飲謂對花對佳人予病眼難
看花從照律師投四分律遠嬾人作絕句

謝客

眼病身持四分律流芳巧笑而如何從教酩酊
非吾事免得醒來憾更多

談易寄壯興

拂拭塵埃藝靡它象中繫外得婆婆何人為我
易弟子淚落一朝翻九河

三川直羅之間作

鏡鬚羗鼻似羗渾人在山頭羊在門欲把流霞
來飲未甘便喚作曾孫

排悶

廊時來為吏多愁尚喜論山川分漢郡人物客

羗村老杜有羗村詩宮廢人仙在天清貳負昏山海經貳負之

此結在莫言無妙麗土推動金門

贈雷僧

蓬頭冰齒獨徘徊五百年前人姓雷東晉雷處士為

問羅川何處好笑言京洛摠看來

東奔西走肯徘徊言語相殘聽鼻雷未料此生

終作底可知不為學詩來皎然見帝

留官莫去且徘徊官有

風景好為渠明日更重來子點四明茶云直羅

來則直羅有十二雷

是四明茶名 廊州人語問有似河朔人處予獨知其然

蓋此本魏之上郡魏人以歸秦之三年秦
遂稱王而不樂為秦民之故其音猶魏作

絕句

魏即歸秦秦遂王音猶故魏憾難忘誰知我本
魏即士比汝獨思田子方

木末

木末僕危不可呼水濱詩客昔何如若非此老
曾行處淚漲三川憾有餘

承議即王東起挽辭二首

三十年來夢王郎歌哭情桂亭看躍馬蒿里望
銘旌廢相存亡託孤兒內外兼休論書數萬色

色負平生君之妻呂丞相孫女也妻母養在居
相有書蕙卷丞相之子亡近立一孫方數歲丞
君悉主之

洛下書生譽秦川公子豪飄零諸老恨龍麟此
生勞病卧分丹劑視遊閭室高當時蠻紙在繁

酒共蕭騷君愛予四明所作粉紙未及寄問乃以為真

題弟子問

人物照陵一代傾墨莊夫子著書成我生既晚
復何恨解叩青霜鍾大鳴

憶四明上元

翡翠隨潮月琉璃共佛燈沉香開遠瓊珠樹間
層層

憶京師上元

艷艷燈欺月英英人勝燈紅綿開四照金鳳起

千層去年皇城北面接殿初成羅列珠玉燈以紅絳代絲紗

鄜州上元

酷浚鄜州月真分紫府燈即有望月收煙蕩漾
燈 石稜層

次韻十二弟所寄

莫問西臨統萬城書籤月色落南檠遠天鴈去
驚幽夢近休詩來樹老情籌筆陣寒徒許國題
鞭白險政傷生敢尋五世蓬萊路異姓王孫尚
避名思忠使君乃高韓王諸孫也亦有就閑之意

題新泉

舍北洗山如有待舍南泉發本無期羈愁書落
清音裏不用騫公讀楚辭

東溪歸作

忽忽尋春憾已遲山城渾未有花枝東風馬上

哦新句却似盧巖巖嶺時

從高守乞石笋

竹萌何處在石笋眼中青乞取分幽徑難忘玉
笋筵

書劉仲更春秋災異後

志若言危凜雪霜何人敢喚作劉郎休論瑞應
誇圖牒羞死當年頤野王

山頭對花

欲脫羈愁鬢媿春花先木末傲難親無才與作

山居賦遮莫山花處處新
老欲留春不用忙却愁花發送春光山頭紅綻
難為媿年少才高憶謝莊

枕上

人間百感未能休欲語無情謾九州樓上角聲
山上月共人割據一端

三日

只將三日為元已準擬流觴不誤期慙愧魏人
風味好無窮花蝶謾相思

十二弟寄詩一編來用其山字韻作

季詩來滿岸秀色藹雕山獨笑寒暄外相逢翰
墨間花飛能擁路月入不開閑巧解供新句吾
才愧晉慳

三月十一日大閱偶作三絕句

儒服未曾看樂戰鐵衣且自戲清時春風莫道
晚無力解直天王百尺旗
風旗且好岡頭看汗馬休論塞外期前日將軍
劉越石功名不及一篇詩

縣官未肯斬西戎誰信鄜州第一功
馬似雲顏青壁上人如猿放曉林中

梨花

春到梨花意更長好將素質殿紅芳
若為寄與江南客枉是楊梅憶庾郎

暮春

春光可攬去如驚樂事能追不得行
襖事已觴王內史披香只賦庾蘭成
敢嫌塞柳渾無意尚喜山花自有名
嵩少未歸無著處此身曾亦是

諸生

春晚感懷

春來誰挽去難援中有悲離萬古痕
飛絮無家凌紫極落英不聘憾黃昏
半塗未肯擊鳴缶百感何因招些魂
海內一經連海外欲搜怪物且重繙

總管劉觀察相餞於高巖經句楊朝奉出
所和詩即席再賦

花開為客向金城待得無花羸馬行
柳蔭高巖

開祖帳月搖洛水話離情將軍精悍千山聳賓
客風流一笛橫更愧新昌孫子在詩成白眼得
清明

席上別諸公

西城別袂望東城勇發征車却怯行朋去肯去
聲前金闕恨胡盧歌裏玉闌情鴛啼有意因風
斷山影無垠為月橫人世分携吾可挪千鍾不
醉在天明

塗中寄城中諸公

孤飛弱羽真難可作底徘徊去住間柳影生風
歸曲渚雷聲送雨過前山庾郎有待復何待白
傳永閑而得閑回首玳筵醒醉伴曾將幽憤唱
陽關

自延安回道中作

未駕羸駝返故鄉且尋拙筆傍書窓莫謝流汗
野豬嶺絕勝傷心朱雀航
多謝芳罇與獻酬只將萬斛醉吾愁春花來作
人間夢夢到鴉啼不得留

延州紅勝洛州花
打刺工夫阿那家
我亦勞心
添病骨
悔將黃卷負年華

從經畧安撫侍郎叔乞松醪

春來玉帳閑無事
自料穿松壓酒糟
即恐金罇
未相稱
山房乞取伴離騷

牡丹

牡丹千葉千枝
並不似荒涼
在塞垣
宜聖殿
前知幾許
感時腸
斷侍臣孫
祥符中宜聖殿燕千

臣戴高文元公時為承旨時預賜

靜夜

此身飄蕩久
靜夜得幽情
月色隨意盡
泉聲到枕輕
老夫方讀易
稚子莫談兵
似說歸期近
嵩陽學自耕

浮甘亭上

浮甘亭上拂微衣
欲起蘄愁却自非
駕去青陰猶轉響
目來碧障有餘輝
三英何處同行樂
百醜無堪獨息機
好濯纓塵惜蘋藻
從教塵土半天飛

謝魏宰惠芍藥

敢期芍藥邊城見，本是人間第一流。
我有無窮羈旅恨，為君今日到揚州。

在邊

在邊有底適予懷，舒慘無時亦異哉。
醉到月前如失去，愁從騷裏却招來。
素心偶向三花盡，孤憤難教貳負催。
好覓羌村殘夜燭，待將何語與徘徊。

嵩山三花見李白詩而此花近不復有在者乃於鄜時中山見之

次韻和完翁謝墨二絕句

池水澄輝散曉煙，定無墨色使名傳。
幾螺付與能詩客，免更書空重惘然。
寸寸晚松計已迂，更憐百步扇垂珠。
幾年費盡坐曹手，千卷書生又却無。

聞角

邊城百感漫興嗟，將底令人警歲華。
多謝何郎有新句，誰聞夜夜小梅花。

迎客道中

忽忽中夜響，候館若為容。
山轉時歲月，河分不

割風憑誰能食夢
抱自解書空
省內吾難倚詩
書更使慵
何進兄弟倚省
內以富貴

九日

日日無堪只歎嗟
誰教九日事豪華
寂寥難落
方山帽爛慢先開
野菊花聞道鷓鴣
趨鎬燕忍
將鴻雁聽邊笳
古來感慨今朝甚
苦雨淒風助
我賒夏日
秋燕

贈鄜州田玘

前世能歌田順郎
今身追悔太昌昌
戲泥巧盡

羣兒態休憶小姑
初倚狀

次韻任伯塗中見寄

命駕閑來千里餘
拂衣前去未勤渠
自憐病客
料秦虎共學騷人憶
郢閣賦就句奇輕
惡道潘
道賦詩成意遠欲
閑居此生辛苦君
能識不向
他人道看書

白頭青簡負三餘
得喪窮通不問渠
但恐風霜
侵爾稼敢期盜賊避
吾閣秋蟬冬蝶空
離恨渭
水泰山政索居
何日離合南北史
倩君成就一

家書

古人名壻曰借債
近乃妄以為笑債

感事詩寄韓侍郎

去年過却京塵裏今日無煩歎白頭且喜歸來
叔容夢何妨無酒破春愁細教科樹鳥聲樂遠
使疏泉山影浮晚得花開逢歲閏可容結侶到
丹丘

贈韓侍郎

僕射陂頭鷺宿秋使君行色曉雲浮幾章乞得
閑歸去平日將何事絆留久幸沃心舒譴議暫

堪俯首貶忠謀黃金滯念多人有烏角巾憐自
自休談笑弟兄彼此樂杯盤賓客莫言愁慙予
本是山中士可復視勞隴上舟

偶題 丁酉

一室蕭然懶傍書角巾猿嘯問何如夕陽能使
山遠近秋色巧隨人慘舒苔清碧花行不到香
殘篆字睡應餘自憐得計歸云晚前日人間謾
畏塗

和季弟秋日即事 戊戌

五世衣冠盛本朝寧論妻織與兒煎願子始就
山居樂未放詩書便沉寥

寄謝任伯察院

終日小園何所為忘言不讀國風詩閑來却覺
呻吟好老去仍知疾病宜月在廊州能到此人
遊梁抱誤行期徒憐宋玉無秋思既識清高又
可悲

初至涼作

七年去國今還歸僅有身存心事微下客但能

故事高門誰許着窳衣難將白髮語年少忍使
紅塵負釣磯不解征驂却歸去策雖非是亦非
非

以扇求馮元禮觀畫山水

高人能畫山中趣涼吹曉從天際來移畫此情
紈扇上人間何處有塵埃

趣景升太尉畫孫登像

契濶王孫魂夢帶京華一日重遊邀圖書不惜
黃金費歌舞何妨錄珮高月到南樓卧吹笛花

殘曲几醉揮毫如何愛着須臾懶不使蕪門對
楚騷

留題景升北窓

南樓吹笛何人怨北窓垂揚永日閑何用綠楊
高百赤詩情筆趣摠相關

夏祭日感事

盛典千年出寶圖佩環方澤影縈紆中天月護
黃琮色出海雲騰赤帝符已慣龜鼈呈上瑞前
赤鼈之不驚風雨解前驅前一夕大待臣自有

楊雄賦擊壤何妨此鄙夫

謝曾迪功松皮冠

松皮冠贈松山客慚愧紅塵赤日中好尚浮雲
傍歸路定應賸聽入琴風

次韻和張次應龍圖松皮冠子

儒冠何事貴松皮一歲寒來特自竒髮盡 霜
相稱得歌酬白雪即非宜

代馮元禮次韻辭張次應點山水扇

女鵝寶扇謾稱工識嵐漪縹杳蹤何事晚來慵

落筆為嗔不說妙高峯

代馮元禮次韻送畫山水扇與張次應

五日十日豈為工
萬壑千巖自絕縱
在握已能霄漢上
更須群玉占前峯

次韻和大理吳子偉寺丞久留滯絕句

之子婆婆幾許年
衆人遷後獨稀遷
即今便上青雲上
已愧開爐白日仙

再和

官共猿裘三十年
紛紛南北笑鴛遷
未施雲外

射鵰手且作山中騎虎仙

京居五更聞鐘

慣聽山頭五夜鍾
忍驚孤枕景陽風
明朝樂事知何限定
自無人拜德公

七月五日立秋

故廬歸客不勝愁
可是人間晚立秋
收潦水清如可待
無窮蛭蝻看沈浮

病卧聞韓公表雨中出謁

綠陰飛雨作秋容
衰病呻吟高枕中
何事公孫

健騎馬黃金帶客好相從

韓二十七詩來云已束歸鞍逐去鴻令人

欣喜愧歎輒次韻和

此身重滯愧征鴻况對庭前郢樹風暫至京師
便歸去敢期今日有黃公

黃叔度暫至京師而還

即事謝公表二絕句

碧嵩青穎肯相從萬事茅堂醉夢中出到人前
羞欲死歸輪不必問何從

留君談笑且從容白髮紅塵阿那中踉蹌行藏

莫相笑枯魚垂淚恨無從

即事謝子之二絕句

何妨少日不能容詎玷

收不得欲那瓊樹未聽從

悅已曾增巧笑容舞鸞歸歎鑑花中人間遇樂

便作樂何用行軍問所從

送韓七十赴澶淵舊任所為士掾

不樂予何甚非關未策勳秋燈逢積雨客淚送
離羣身事千年鶴心期萬里雲煩君經費廟鳴

咽當家人

澶淵舊廟碑是高祖文元公奉勅撰

選部中作

白髮來遊宦山公不我聞邪猶在中等

子二十一年時

應詔上書蒙置和中等近

思政不占微分

近除落而部中尚要聲載

近制以分數為選法多者孤淡滄溟感微言上

至七八日分予乃無一分

帝勲何妨貧且賤蒿嶺有高雲

明仲約七月晦集屬抱病先以此見意猶

并以申謝

秋日在長安多悲對極歡粟踈肥木落芙蓉瘡

池寒居室清樽健羈人白石殫慙君過纒纒扶

病強盤桓

送邢子強還洛

行樂洛城為第一甞勞使節持還家橋頭鋪遍
中秋月接上吹殘九日花誰聽高談擒虎豹且
容濁酒傲煙霞從君一笑知無分短髮長途倍
歎嗟

送李先之歸南

夫子聲名大淒涼三十年晚交彌好易夙志自

覃玄泰華冰霜潔江湖鴻雁邊別期不相假吾
道信茫然

爾送先之

君家父子真國器棄逐那知上苑春嵐障城中
尤自樂浦珍市裏本來貧曾憐濁俗排闥闥楚
屈情江縱羽鱗我老相逢便相別劇談易聚亦

何因

先之自廣南歸往江
而清江縣一見從子談易

三送先之

相逢無酒憾如酣九市三女俱不談秋雨迢迢

催客別別情雨色已江南

京居秋感五絕句

快雨薄寒一夕間胡為後自聞閨秋懷更讀甘
陵賦始信人人庾子山

雨助風聲燕欲歸誰教我尚著征衣自憐未讀
愍征賦霜雪鬢間猶庶幾

隨蝶求官秋緒多自甘

五更夢聲在長衢朝馬過

江上高人未肯來京華秋髮獨徘徊饒渠看取

潮頭月莫戀林香待放梅 招揚中立
河清依棹得風期秦樹湘雲枉夢思也好歸來
君富貴未容言語我悲傷招徐思川

即事

幾歲田園得隱淪忍將我淚濕紅塵一麾不得
廬山去何用他州寄此身

歸列

歸到故廬同逆旅人生本自怕牢愁雨聲豈有
京華態霸思仍多澧浦秋久禁令人類疾病新

聞向汝重咿啞願無道義論輕重何處王公門
可遊

乞酒

積雨深秋與感飄悠悠何力勝朝昏久同下里
饒詩句乍學高人傍酒樽徑醉便知傲世狂吟
更覺解招魂頗憐陶令徒全美只肯丁寧乞食
言

辟穀

辟穀終無術求田早有慵病能添旅思雨善起

秋容本色官猶阻非時好孰從封候如可覓要
白愧長公

依韻和卽太子文兄八月總章朝歸長
白

東皇受籙增嘉運曉坐明堂夜拜章玉燭千年
承瑞露金龍萬國鎮青霜風來紫極蕭聲靜人
在丹臺珮影涼與子飄零逢盛旦獨無蕩思頌
瑤光

八月十五戲作

稱意中秋月滿撈只嫌歌扇過雲浮不如風雨
連天起要得伊人也解愁

問三十六丈之西京留臺輒成長句時先
之七兄已拜北京留臺

問地何人論甲乙碧梧丹鳳重徘徊前時丞相
繼三相此日西臺望北臺器業雲霄能我有功
名鍾鼎待時來重言四海宮師德季子白頭誰
識哉

伏蒙三十六丈大夫寵視長句輒次韻和

千仞愁城託寸陰
可堪疾病更頻侵
烟霞舊友能相遇
鷗鷺前盟不待尋
羨餘東西漸白髮
功勳遠迥負丹心
西家曾祖康定中同在廟堂坐
明朝九重無高處
約訪高人支道林
實約於九日訪僧

德麟雷詩相別輒次韻賀送

安穩王孫一葉舟
趨來京國淡無求
任生白髮曾料虎
分絕紅塵自狎鷗
栢苗不堪留社
憾膺門誰復憶同遊
重陽無酒仍分袂
雨作黃花淚未休

德麟夜相遇用前韻作

王孫未放木蘭舟
憶別親知與訪求
軟語丰牛迷後雁
傷心波浪淺浮鷗
燈前有喜新佳句
泉下無慚舊俊遊
賴尾可居隣可卜
白蘋紅蓼共君休

九日宴李德充中大家次韓三十六丈韻作

重陽風雨每淒淒
物色今年得所期
賜第好賢多驥子
三山酌酒過鵝兒
德充用三山躡極奇妙
紅樓尚

想吹簫夕碧樹今誇出日枝李氏園池甲於苑京師今居宮

九日陪韓三十六丈夫集李德充家亦蒙賦詩相似謹次韻攀和

丈人邂逅共應連九日芳樽敢有期感慨既能追壯士驩欣復自學羣兒菊憎紫葉侵黃蕊北州之菜莢蕭史高樓幸登眺

但慙清唱手空垂極哀

李德充再賦九日期字韻詩輒亦復作

多才公子莫淒淒九日不潮風雨期清酒玉腴浮盃底黃花金葉聚鈴兒菊之尤者有金鈴萬鈴百年歌吹懸鸞地萬里旌幢鳴鳳枝李氏一門節前後揚劉是賓客聲名孰敢與爭垂揚又公文忠劉中山歐陽侍讀

重蒙三十六丈夫大夫德充中大賦九日詩期字韻詩輒復以致謝遂及閣筆之域

平陽樓上重陽日同覽悲激孰與期盛德不應無隱者大豪寧復有屠兒未舒鸞鷲青天翼難

識珊瑚碧海枝莫擬吹花多
繼筆彘兵易劍索
仍垂

即事呈德麟

學得浮雲往復還里中不出孰追攀
九秋自與物情樂一日須教我輩閑
敢料都城有詩句故應魂夢在山間
今朝車上瓶無分更可憐
我阻艱

次韻和德麟過希道作

笠澤人閑書已叢分廿寂寞與誰同
故人相遇

白頭日往事獨悲
昔葉風去國貴游驚灞岸
希道
初外浮家公子樂湘中
德麟不厭
此情纏繞思
補
朝夕百飯寒巖飲水虹
遠官

思歸

忽有故園夢秋冬憾不勝
菊難月掩狀梅耐雪
馮陵客開南唐墨僧禪
後夜燈如何不歸去京
國脚騰騰

感事

人物今朝何寂寞我思前輩太呼噤
仙才難測

趙周翰俗眼聊窺石曼卿

趙公詩多仙家語

鸞鳳騰輝何處在
琉璃振德是人斯
怪來高論空無驗
可是岐公作宰司

王荆公在嘉祐間言人才雖乏不曾教王

禹玉作宰相至熙寧中公乃薦王代作相焉

早於城北逢御馬

天街未見瞳矐日
御馬來朝馭駢宮
不許蹙時趨倒暴
欲將何事驗真龍

十月七日夜夢中作兩長句覺而忘之別

成長句視李民師

冬來羈旅更迢迢
撫枕燈殘百感饒
饑鼠翻空疑有鬼
鷺鳥誤曉尚中消
詩成與夢俱零落
劍出低眉亦寂寥
無分京華居老境
江湖高隱幸相招

嵩陽王錢冠過一書生感

慙愧

神邑凡才日抗塵
早年聞道晚因循
腦能充溢無華髮
心得休閒不老身
種種已慚為客子
悠悠更愧作官人
吾言可復終歸去
何處桃源可問津

偶見夏英公與文莊公書云秋序始涼師門尚遠又一書云念其出自師門賜一善地輒成絕句

前輩終身知學植今人得意諱師門如新幾帖英公字可但吾家禮教尊

天寧節後二日集英賜燕輒成長

句

誕彌陽月播陽春萬壽杯餘燕豆中殿角墜虹天意喜今集英殿新修增高二丈壁緹交鳳日華新殿上及西廊緹

壁皆新編龍鳳極華煥星迴畢雨金沙淨累日雨至天書

發狄封玉甌陳北虜國賀生辰使獻其國何事

昇平接寂寞要將良款共璠琦昇平接舊號最

東廊之上丈餘或者要急急將營繕云

寄李輔之

嫁樹栽花待上元一燈明焰照山樊香爐奉下

煙霞客此夜皇州亦掩門

布裘菜飯久忘言糲食粗衣過上元恠底狂風

迷四野紫光自滿濯龍門

庚子年前二日韓德全李師民相繼而至
聊書一時之事

先後客無約寒窓注夕陽縱談香柏子孤興飲
松黃不道仇池遠唯迎至日長於焉豈易得回
首即他鄉

對雪

念昔幽居久幽懷劇歲殘茅亭因雪遇沙渚與
鷗寒暫喜涼塵息將愁秦樹單六花如結子孤
客鬢邊看

次韻江子我見戲長句

江家宅在多文史兄弟論文詎我遺長逝不來
荒馬鬣後生亦老倦車帷契成自責寧無恨詩
到相嘲雅見知山水尚憐天付與莫年漂薄向
仇池

對雪懷淮安郡王郊居

六出花開郊野興王居不數沈休文洞房窈窕
玉簫遠綺席徘徊瓊檮醮大藥定應須火候佳
人可復悞行雲

王有侍姬
在宮中

自憐收拾征衣客白

眼寒空送雁羣

別親舊

歲暮征裘返故園，愀然去國亦難論。
獨尋碧草日三徑，誰在紅蓮夜五門。
近歲上元燈火分雲
霄能割席乍驚縵，綫有離尊即看短髮邊。
城去風雨仇池後，夢魂

出京感事

晚歲長途俱寂寞，傷今懷總飄零。
韓朋豈足無三窟，管葛元非守一經。
白髮任渠從此出，朱

絃於世許誰聽，猶憐去國憾能釋。
已見燈籠出北溟

出見京華之盛而作

飄零羈客尚驚魂，乍見王居白王城。
三市盡迷一作南北嚮八駒爭禁
一作短長行花移陸海
春常在，棧接神山月不傾。
安得白頭居此樂，閑河垂淚復孫征

過洛陽贈親舊

古來無奈洛陽塵，典屬今朝誰與親。
河岳新秋

初過雁園林曉月遠行人波聲有喜咸通汴雲
影相隨直到秦白笄紫蓋勤故舊公孫出仕獨
堪嗔

過陝州贈蕪儀掾仲滋

老去情懷誰與謀壞壁無蛩更愁秋
來枕上飛揚馬鬣在岡頭樂城孫子何來此華
國文章肯謾休邂逅關山論家世更期信息在

西州

又

河擁秋聲客恨新誰能出語共輪囷信知五采
生丹穴不許文章屬外人

題長安趙氏園

長安池館鬱岬嶭此地偏多客子情秋晚寒藤
侵石瘦夜深熟果落池驚後生解識南山趣先
德元高戎夏聲感時暫來添白髮南山曾見漢
公卿

鹿鳴席上送諸先輩詩

周室賓興綺席陳漢家歡駕禮還申鸞遷同谷

煙霞喜鯉化瓊林雨露新日御殿殿頭六轡席上
六奎文焯焯自三秦先應沉醉換春色病守狂
吟已覺春

即事戲作五言

何處寂寥好山城太守家輕背平木竹筍大裘
白朱砂君與早蓮比實非火候賒一官還此是
百務莫滯哇何處寂寥好山城太守官龍鍾五
品服豹變一還丹舊恐三盃竭新添兩角寒只
應歸去是無責有餘驩

謹次知府經畧待制韻

制勝奇兵不下堂鉛刀何敢齒干將肯誇舞暖
嬌回雪只念琴寒乞履霜此日秦却黃髮老當
年漢殿綠衣即徘徊四十年來事險阻間難開
備嘗

郡齋戲句

烏髭四皓應無術沉醉三閩豈有方將此衰殘
齋戒裏即人應笑使君狂
一夫肆力能排闥萬旅無謀謾仰閔成敗是非

今有底忍將鞭扑作威顏

雪中獵戶來呈虎月下田夫走獻麋諱道山成
應不得閩東誰肯有書題

斟并白未能供酒瞑目紅裙雞聽歌為謝 州

王內翰莫言官職也嗟王元之詩官職跑蹶跑猶上蹶

蕭條吏散如堪造蕭洒誠成亦可娛王謝異時

同患我只慚筆力不能俱

雜號將軍人所薄東宮贊善自曾嘲如何今日

余為守黃獨白床誇大庖

朝困十催何敢飽暮虞百罰更生寒雞山小石
鳳山柳移植庭前少自寬

笑

笑樂真情豈可無樂而不笑是何拘日中無事
逢棋局春後有花煎酒壺輕俠兒前撫手掌滑
稽傳後撫髭鬚江南陸后還安否乞與筇杖使
自扶

次韻郭帥和楊使者張茶馬溪莊詩

溪莊吟興浩如神不似逢時富貴身雲外黃洋

眠竹影月中赤鯉戲河濱揚雄奇字情宜密張
令清談分自親顧我婆娑徒悵望柴車霜雪未
堪中

才氣雄豪夙會神暫勞旌旆遠榮身使華燦爛
高秦嶺筆陣縱橫落涓濱音出瓊瑤疲諷誦籟
輕虎豹貴和親何妨戲作蜂罽句要看時宜折
上中

奉揚公近蒙荅四六狀極為精麗

博物張公適聖神經營佐國不謀身一槍採擷

朝林下八駿遨遊暮海濱詩就秦州寧獨樂政
成周道要相親敗軍汙蟻誰哀念敢謂勤渠問
解中

文集卷第八

嵩上景迂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律詩

喜雨一首呈司錄諸公及諸先輩

二年七日古人歎一雨三時此際心辛苦
禁宗誅大屬歡欣畢宿散羣陰無煩鍾鼓禽魚樂
便覺來年波浪深敢憾泥功山下路且增秀色遍
遙岑

和蒲君刑曹佳什

獨步當年賢士闡青衫初試
官閑好憐歸去龍
鍾者五世題名在道山

志士何曾恥抱關忠臣本自不言閑策勳他日
陣閑陣莫忘今朝山上山

刑曹再賦二絕句彌佳不得不報

不肯將身入八閔判司雖屈勝如閑漢庭富貴
人何限畢竟文章屬小山

上帝白雲居九閔列仙亭館號蕭閑念君未作
駭鷺侶愁殺江南庾子山

南克大兄嘗夢見予作詩見寄次韻和呈

仙山能夢我書快正思君一德誰縈滯羣兒謾

戚欣遇秦何必論喻蜀却須文未落豐碑筆唯

貪辨惑勤子文兄俾說之撰康節
碑近縈寄易學辨惑未

復用前韻即事奉寄

南克有狂女何以號仙君不食謹愚嗜忘言聳
世欣我常飢亦健公更默能文鶴駕如相招應
須即日勤

絕句謝小郎寄柑脯

曲直驅文詩隱秀山頭仙馭勢爭飛須一作知
柑脯勝麟脯更使荷衣

感事

功名富貴總愁予南北東西盡畏途悔不讀書
徒語爾老來悔讀少年書

書何貢士居

吟興隨花發高簾對雨踈人家南郭外雲出北
窓虛筍箴何時歇詩書幾世居我來懷舊隱便
擬返柴車

乞官觀報罷作

明時不可干多慮自多艱頗謝散班格徒憐本
色官高門寧倚伏下客強悲惟鄭駟應相念秦
川歲律殫顏况詩云遷客本來無倚伏子謂不然故今云爾

宮觀請不遂揀兵戍河朔

擬駕柴車反故園却料甲士倚和門桐孫竹祖
俱相笑欲把秦音長子孫

感事

短髮猶思沐脩途頗夢歸不慙為吏拙但憾讀

書非隴上健兒戍漁陽突騎圍誰能圖戰陣柱
是着朝衣

訪郭圓機機直不遇 圓機名執中

久雨宜新霽秋光更可憐尚嫌鴻雁近肯使鹿
麋前與鴟唯高隱名談盡昔賢那知忙事在曳
杖行荒田

秋思埋鬱忽蒙圓機寵示崇賦欣然開轄
為忠大笑率草謝之

秋霜先着白鬢翁始信讀書未有功幽憾不隨
流水去壯懷每共暮雲空敢嗟落葉番無術但
惜巢危死孰從賴有高才能作賦筆端除崇是
英雄

謝圓機除崇賦

崇鬼當年曾斃解柳子忠作崇賦賦成今日永吉祥

無煩鑄鼎圖羣象可笑時儼逐畢方蕩滌辭源
能澎湃誅鋤筆陣更光銑此身強健餘何事枉
是靈均歎國殤

荔枝送郭圓機戲作二絕句

禍根妃子嘗珍嗜今日何須有荔枝玉樹後遊
那結實也能亡國更堪悲

荔枝一騎紅塵後便有漁陽萬騎來
郭令諸孫今得味却同羯鼓逞詩才

趙妹自咸陽寄華州石縫山芋來作絕句

二首

華州石縫無端芋同谷齋中有恨翁
卯詩調來家法在楚時不哭此途窮
飲文元公有語云卯秦中驩喜迎吾祖知道官家不用兵今日曾

孫何所負華山芋
情閔中會諸將議連
事爾後遂約
吳賊降表

昨日小詩同致上讀張元善中散又詩愛
其讀書輕富貴之句作絕句一首
奉謝酒

風流自古稱張緒詩句孰如孟景陽今日讀書
輕富貴當家好處得兼將
張文昭德鄰曲也說
畧待制必
亦識之

依韻謝圓機送梅絕句二首

丹萼瑤英閨苑開人間何處有瓊臺妬嫌弄玉

秦王女諱說南山說楚梅梅最先見於南山之詩

揚州梅發莫依依曾得何郎一首詩謾有渡江

來小庾始從今日得佳辭庾開府不見有南山梅詩

再和圓機梅絕句

一年春色已平開始見芳香傍硯臺慙愧梁園

飛雪裡幾番玉笋醉新梅

思王二匝恨無依枉費西園清夜詩不得梅花

發幽興甘輸北有英辭設客酒十二行得此四詩老鈍乃爾

申前意和圓機絕句梅花

庾信終南眼忽開橫岑萬仞接天臺縱橫筆陣

知強弱留與遊仙客詠梅

梅如玉磬百花依傷似文章先說詩詩到玉妃

謫墮後只君能抗我辭平昔謂東坡風亭下梅花三篇之後更不須有作矣

枕上和圓機絕句梅花十有四首

據渭浮涇雪浪開一君

供吟筆落盡南山萬樹梅

梨園弟子強因依羯鼓聲中學御詩十月胡雛

來喚伏新梅誰復增新辭

豈是梅花最早開六雲先已發陽臺涇南渭北
花如錦太白山頭只有梅

孤芳寒艷絕難依鄴下閨中不賦詩未心江南
有才子也應先是七三辭

莫道梅花取次開馨香須待百層臺今洛中名園猶繞於

梅堂貴自上接其香不同碧玉小家女寶策皇妃元姓梅

負雪披霜不得依梅寒憾不出幽詩身梁根治
蕘江介情調猶輸第一辭

霜女月娥愁不開萼君西母宴瑤臺認將芳意
傳英彩下降人間得有梅

織女機寒自失依雲霞扎扎似吟詩女兒謝席

雪無句父子庾家梅有辭今兒孫輩同和公詩

天馬錦輕誰得開月兒羅薄掛香臺屈平宗玉
渾無語後輩何人敢詠梅

東皇太一下無依挂酒椒漿細莫詩却問人間
梅幾種郭仙爾有古人辭

漢騎蜀兵下辯開今朝惟有鳳凰臺瑤凰瓊鳳

方為瑞此地宜多白玉梅

東郭先生誰與依雪中意氣后夔詩香添皎潔
成梅詠好視江邊黃絹辭

未須白眼便無嫌開早晚高低雪作臺春盡子
梅感歎義山未臘已驚梅

雲母屏風只暫依金卿公主嫁遲詩寧論鮑照

梅花憾不及從來不惜辭今日天慶節兩處

香疲且手寒草草增愧也然不犯從前梅事如前村之類亦可一笑也

圓機再以梅絕句為謝復作二絕

根冷花難也自開何須獻納在雲臺幾多得意

人潛恨江令傷心幽湖梅江抱詠幽湖梅云石

難自開還自落何處有人看

此日梅花剩足依明年歸只詠公詩不堪灞水

忿忿別韓公詩云梅待寄越膏重覓辭吟到越

可獲麟一笑

亡友陳無已有立春詩云朱門誰送青絲

菜下里難酬白雪歌頗為都下詩人所稱

今日立春誦之而作

地下修文幾歲即尚憐有子已爭行青絲盤到
特揮淚紅錦詩餘合斷腸安得見予今議論果
誰識子古文章從茲花發知多少試訪彭門舊
講堂

無已先作
徐州教授

招圓機喫槐葉冷淘

庭前枯樹庾郎老馬首垂花太祝愁槐葉冷淘
來急喫君家醪麩却須休

謝 招圓機喫槐葉冷淘有狐泉之句輒復為

野狐泉畔昔人集朱亥墓南今日豪慙愧曾槐
誰細摘甃拋湯餅屬吾曹

今京師人走朱仙鎮
喫冷淘全似唐事也

和圓機題草虫

怒劔無煩起逐蠅從教小物此馮陵禮加蛙臂
何時用書到蠶頭幾日能半是苔邊徒有感全
收芋處肯生憎如椽大筆么磨落憤懣令人終
拂膺

再和

須臾變物止樊蠅宛轉迷人下馬陵何處周公

勤小物幾時孔子又多能
重茶自採還堪喜
管蒯誰從便可憎
一到高堂榮未目
絕勝長道困
鉤膺

謝圓機靈山芍藥

靈山芍藥誰銷得
我是靈山授記人
貪蝶恹蜂
莫來到更須作
供老夫身

圓機遊秦州有詩相寄輒次韻作

風雨閉心一夢難
欲於何地見征鸞
街亭應念
敗三等壘抵須憐
持兩端休聽鼓
聲參將幕已

驚鈴繫誤儒冠
瑤音有底能相寄
不作龍鍾俗
吏看

因借書作呈圓機

似隱還如吏
山亭何所宜
遙心回鴈陣
倦意結
蕉旗使檄征
錢急鄉書問
卜遲近郊有高士
今

御
莫道三癡
借常
還

約圓機來喫社飯以雨不果

積雨晦滄溟
歸期燕不靈
何能陪社飯
應為厭
候鯖

寄富季申

故人風雪知何處旅夢時時得舊遊
溫麥周禾不我飽秦雲龍水使君愁
劉琨數刻驩安在何遜一筵笑則休
賦就思玄塵易絕詩成述祖淚難收
曾窺漢簡和戎策尚憶津梁禮佛裘
大軸丹青猶凜冽小官孫子太卑俚
故園多謝凌霄木直到丹青上上頭

圓機寵示覽先人元祐末廷試初考倡和詩編長句不勝感佩降歎如紳字韻直似

劉夢得何幸得之輒復作增來詩之美

紛紛既晚宜無恨尚憶當年獻策人
小子何能初躍馬大臣不肯舊垂紳
叔孫處：偏知數景
遊人：搃作因格律聽情如夢得
難禁孤淚濕
新春

說之復兼二公而作圓機既同邪籍之契
顯夫又與僕元豐五年登科事相類時曾
子固坐失考罰銅三十斤後為先人語之
甚詳

波臣好蕩箕風急浮世誰為自必人傾我高飛
摧短翮念君濶步頭長紳一枝青桂憎兄好族
將之與圓三府丹書重友因近接語言遙夢寐
機同年共將白髮傲芳春

說之既和圓機紳字長句復作寄孫顯夫
是初考之最高等也

魚龍起伏初無度下品曾為第一人鴻藻自甘
戎幕掾青雲誰委玉階紳命微夫子徒哀劇嚴
子天遠靈均枉問因觸事思君成苦調遙憐爛

醉剝陽春

圓機再賦紳字韻詩深得凄切之格降歎
之餘叙事為謝

勒車邂逅便相親同是山公啟事人短髮何堪
臨石鏡長懷謾自落泉紳談窮漢士三千牘問
盡胡僧十二因茅屋亂山誰復識當年曾醉上
林春

七月一日作

去秋今復號新秋要使新愁入舊愁四海元龍

霖雨望一生仲舉國家謀
囚冠不脫凋蓬鬢旅
殞何堪敗蕩舟誰與此懷
同涕泗南山朝霽暮
煙浮昨日聞陳
堂中辛

因揚州曹徃荆南代書寄二唐高士
恣意二唐今日操真視二龔多不道
荆州遠其如梁苑何視收蒼壁夢
淚斷綠珠歌頌我非夫甚嵩
山空薜蘿

和圓機佳作

官憎詩遇好人亦忌才多君子自如
此伊人其

奈何單表千日醉短髮百年歌
謾納新愁淚終慙帶女蘿

圓機用墨淡甚輒以上色三丸為好

淡墨書名二十年從軍未許勒燕然
只疑淡墨為君累故遣陳玄去草玄

至日早雪時郊祀畢 壬寅

客中至日百懷忘欣喜遙瞻上帝鄉
雪覆紫壇天意得風生絳節頌聲長
舊遊鷓鴣渾如夢寂對山河忽若狂
罪籍半除猶望赦漁陽遺種被

恩光

冬來無雪待佳辰至日飛靈喜更新風偃南郊
雲獻瑞龍騰北陸日潛春壁門伏下干官佩瑤
席歌前萬國珍負臺曾臣符竹冷屬車目斷不
飛塵

東城外作呈圓機

默：專城歲月馳忽來郊外得心期龍蛇起伏
知何處天地圓方在此時更喜風光似江芥可
憐餽便凡疲即從此路東歸去他日何能得

夢思

謝圓機梅子

雲隨枉渚月依嵐未宦低頭幾不堪頷我傖翁
宜塞北因君梅子憶江南君手學問二劉北南
北該通酸自甘

讀沈下賢集絕句二呈圓機

晚來李杜擅文章無奈情何意沈郎未掩西施
朝薤浹可堪美玉暮魂香下賢記典於此二者
意為好人不得存活
於世
上也

荷葉拳：恨未舒伊人歸與問何如空看蠅鼻
燈花喜不得平安一紙書荷拳：蠅鼻燈皆下賢語也

聞八弟朝議二十一弟朝奉二十弟迪功
與安即倉部謝郎比部諸人集于葆真宮
戲作絕句

葆真宮是何年有遊子相將便得真聞道流霞
醒不醉只應人世恨還新

歲暮絕句四首

衛霍功名無素譽韓彭富貴晚堪悲梅花引角

邊情劇況復人間歲暮時

下惠一時行已志首陽萬古振人倫終南不得

西山號歲暮白頭空斷魂

沉：欲雪岫雲平月尾年頭此有情童稚歡欣

學秦語不知家世本東京

遲：來日去何疾六十五見此日除明發未脩
能有幾太平田舍讀殘書

聞鄒德久志完侍郎之子自常：來泰州圩捍得

良田數十頃遂可活輒作絕句

乃公不識買公問之子飢寒夜讀書前年避賊
逐江鷺今歲墀田鞭海魚

謝圓機送梅

何事新梅度玉溪應憐

采開府老大無如羯鼓迷

圓機寵以長句賀禱雪龍池輒次韻述謝
神州鍾鼓浹年豐燈焰紅綿照景龍况有玉楚
榮廣內不勞金甲老邊封同雲出洞如人意孤
宦臨岐歛病容何事儒先詩思若欲拋萬卷作

三農

再和圓機喜雪之作

十遇荒飢一遇豐人間不見壁間龍既慳雨澤
空倉厄仍廣車與小子封俗吏教條徒自媿灑
池雲物幸相容恠來不與秦湫詛應許多藏漢

大農

秦名池曰秋皆殺以詛
楚文合此池獨不與也

又再和在郵公前

人：講德自元豐何處荀家有八龍白羽不施
寧洗甲赤雲嘗見預乾封無煩禾黍如茨稼自

足鴉鸞琢玉容稽首寶香通列畢傾心御糴走

良農

香用御前之實遂得名曰寶香閨中雜額特多以御筆雜曰御糴

對雪再用豐字呈圓機

何人醉酒在新豐暮雪瓊飛駭玉龍雲借威稜如
直指風排傾倚似斜封堂：不及侏儒飽烈：徒
多憔悴容以負梁圓能賦客且遵漢詔善劬音耜

農

再用豐字韻對雪呈圓機

樂只康州得婁豐鼓簫欣喜有池龍魚由米穴

多爭出泥在函閔廣費封鎮玉無時非北渚磨
圭在處是南容胡然最浚田疇事即日歸休學
老農

朱郎元章以予不得宮觀與諸姪有唱和
見寄攬之欣喜五更枕上賦四首

天上何曾有謫仙一來

棲遲厄永結霸人寂寞

思樂食與安眠兒曹詩句來存問盡賀朱家為

發編

璈音在昔是文仙近世仙才殊不然每見傳言
多俗態定知所事亦塵緣况為末吏惟貪佞何
處高人得醉眠此際朱郎真有道樂吾即從從
殘編

狂醉何為號八仙三郎宮裏亦頽然呼山絳節
方無數犯闕紅旗自有緣便醉携家船上去已
輪傳舍麈頭眠箕南穎北逍遙客好笑仇池恋
蘭編

莫笑吹笙便得仙絕勝祭竈事茫然白頭吏後
徒多犯黃帽閑居政寡緣仰愧高僧能五鬣俯
慙垂柳解三眠詩成自贈仍堪寄聞道衰蒲尚
可編

遇萬丈潭觀山呈圓機

棄捐蹤跡盡上修：山水之恩亦太優成熟此
生無再辱發揚何事敢他求乘閑今日躋高足
就隱明年獨遠遊潭面可量才萬丈摠於春恨
作浮漚

社日偶集恨去歲社與圓機有約阻雨

歸閨於春得社遲酒應過熟老農嬉故巢候燕
賓朋集驟雨前年唱和詩要使歌喉扶嫵媚肯
教鼠目鬪狐疑雲南薊北休驚怕今日寬仁不
戮師

才上人處見圖機五字輒用其韻作

振錫千峯下觀空萬象前水深猿臂直雪厚虎
蹄圓工部浹徒感贊公燈不眠當年郭有道今
日更談禪

山行微雨對花澗秦少游山路雨添花之

語為佳因有感於斯人

今日山行花畔語故人佳句雨添花瘴來首禿
成纒鬼夢裏懷鉛稱史家輕薄揚州真可笑賢
良漢殿更堪嗟寧知用短難鳴者只得身存下
澤車

書事酌新興元使君邵大兄邵與圓機有
舊因以奉呈

東來車騎豈君歸我欲懸車歸則時仙女丹砂
能不老哉大兄自而克來腐儒青簡亦難衰老弟自謂

寧乖洛水田園計且及燕山餽餉期大兄書最中及課直當中祕閣白頭相望更遲二不但於河池縣相望云耳

又依韻一首

看去朱轡今已歸問予山即幾多時盤條綾樣知能盛果帶葉甘香定不衰日惜別荔枝紅髮鬢恨看山嶺碧參差自怜藉手有何物學把鋤頭不用嗤

圓機和邵大及子二詩可謂壓倒五更枕上誦歎不已復作謝之足見來章之美能

發人情思也

去歲巢乾燕子歸生涯辛苦問何時門前似覺酒徒散坐上何嘗筆力衰即印故人能若大

自果田廬晚友亦差子請莫嫌相望函關外移梁且是不為陶令賦陶詩云永為心支

借問高吟何所歸元和格律定同時折除官職知多少兼領才名孰盛衰奏疏不為黃閣計結

廬且共白雲期君家博士歸依佛可笑夫君得計遲郭恕先詩云為逢未劫歸依佛不就新恩叙理官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叙理



復命之

約圓機不至將出遊雞頭山作二絕句

君何忘我不交關為我勝君便不閑豹霧人須
歸豹谷雞棲車且遊雞山

君知我亦有柴閑我豈翰君獨自閑把筆何人
鳳尾諾杖藜望我雞頭山

復作山字絕句呈圓機

羊頭山笑雞頭山我聚文章爾漫頑遊子白頭
顏不少任人機侮元高顏

聞圓機遊山歸作

把酒相忘笑語違新詩應已勒巖扉何人龍尾

道前出獨自鷄頭山裏歸

李衛公出龍尾道時精神如何也

聞圓機遊山政為梵供復用前韻作

感縮飢腸與世違
磴折屐到雲扉
外砂不逐飛仙去
白疊甘從後佛歸

請休致後閑書

折軸連邦漫問津
行藏不斷只因循
那知老作邊城守
好去閑為負郭人
細向舊圖逢景色
偶

因拙筆得精神舉軍追憾成何事可笑將軍走
解中

試邁侄所寄冷金牋

不煩鍾鼓強聊簫自有詩書共鬱陶暖玉何年
來比德冷金即日得抽毫

夜聽雨

岐汗無煩和協使秦雲送我入梁園殘燈半夜
夢回雨心事誰來慟哭論

致仕歸東里

板令懸車欠四年散閑如砥去欣然鄭州門首
人爭入誰伴山翁老洧淵京師鄭門本號鄭州門

致仕後寄白蓮然公

僧衣換却朝衣盡知悔知非恐不任磬韻應憐
持課罷香銷當識坐禪深芭蕉庭下三身正蟋
蟀床頭百慮侵憶我白蓮庵裏士幾年消息亦
沉：

然公發人自天台來不以烏藥見寄

石橋不得往烏藥不寄來空令圖畫裏指點說

天台

致仕後聞夜雨

厚矣皇恩得謝休
蕭然白髮更何求
雨聲中夜生高興
不似官人身外愁

即時二首

晚露沈山月
隱林終朝好學仲
長瘖忍將老
易供書畫更與何人得
斷金藥苗晚種已青
二應念冠羸與養形
肯為稽生徒着論
便同玄晏剩翻經

哀韓君表無文編

少師名德振鴻鸞
孫子何為短羽翰
不使功名藏行簡
宜留文字後人看
六丁取去嗟韓第七
子亡來恨建安賴
有上公曾塔葬
多情無用涕汎瀾

山中酒熟

山醞今朝熟
黃花老不香
沉陰千萬里
何處有重陽

雨中

雨中新種竹波上舊來鷗客子何時樂與未
肯愁

悲秋

白陽夾道起秋聲要使征人恨不平自笑一生
成底事元常筆秃却談兵

寄溫仲江十四

離別蹉跎歲月深故人帶未九環金狂兒易悅
笙歌費志士徒勞涕淚侵金紫早年唯樂夢令
公老去亦傷心永嘉康樂風流在別乘猶勝翦

綠林

憶天台東掖然老

然公嗟契闊海岳阻招携白法歸龍樹清談落
虎溪著書非草具傳業謾私題歲暮茆楹客臨
文處：迷

風琴

不植風琴二十年僧來為我置齋前欲教羈思
殘春夢吟落浮雲共澆然

次朱少章韻

喜就三冬學仍開橘菴星霜吳地客風雨鄭
人鷄逸興逢蓬雷高懷絕石梯五言何富麁種
玉不論畦

二十二弟獲金印 誤入

季也獲金印籀文奈不如情知非鬼篆恨不識
天書池靜龜游罷庭閉鵲聞餘春風還舊物疎
俊獨憐渠

和朱少章見寄

兼諉夫子恥專門却笑何人哮吼村悶已賦疑

唯獨語

韓公問已賦有本作
惓惓詩以得同論
晏元憲謂惓惓詩似義山或
云吳融近與少章論頗合夜來雨足寬貧病

秋到涼生破睡昏幾欲拋書閑過日只慙無可

謝嬌孫

洛陽女子劉董蘭字嬌孫勸房豹云君
齒方壯且又是給辛病恙無有乃終日
碌自隨房於是折節讀
書與沈亞之南卓華遊

贈弟送山醞

山醞今朝熟溪氣起正炎醉子難醞酌泣汝決

闌干

宋太夫人挽詞

漢室賢良逝，萊妻節操長。生涯兩北角，心事一
縑緜。膝下黃金帶，齋中紫玉章。人間足悲樂，攏
栢起清商。白髮餘欣喜，清時忽歎嗟。戔危思杜
宇，淮漲夢僧伽。鴛鴦能像國，驂騑善保家。傳聞
專却拉，歸去五雲車。

悼亂

解組邊亭畿，向來且將白髮共徘徊。去年亭下
花何在，日夜胡塵不得開。

題縣南莊壁

城下之師莫問天，只將性命託忠賢。劾官三無
未為恨，閉戶七莽方可憐。虎變不宜懷猶豫，龍
韜豈憚費逶迤。遭前村父老來相問，本望今年是
好年。

上元前再題南莊壁二首

蒼皇徒步子孫隨，倒邑空城失所之。十日不通
京國信，一燈隨憶上元時。大河難阻金人過，遠
道休論鐵馬期。弭難九州宜祭鼎，慶雲翔鶴誤
聲詩。

古今之禍此云奇倏忽犬戎城下歸犯闕過於
候景速劫君更比祿山危萬方瑞物問何在五
世誓書知謾為禍難群凶誰首尾京如狼虎齧
狐狸

我昔題南莊壁

我昔柴門宜樂只田園遠近亦康哉花搖笠頂
唱歌去草塞瓶頭沽酒來白叟披衣論甲子青
禽哺乳占莓苔豈期一日胡塵起南北東山俱
可哀

花石題南莊壁

花石倡優樂未央四維忽絕失皇綱犬戎便欲
據中國鶴駕知誰從上皇雲外安妃情已斷
塵中仙伯恨空長豈無撥亂濟時策久棄蒿萊
不得將

我生

我生初世本克年大厲羣哇不謂然方喜神光
射天下忽驚烽火到甘泉寺人袞服參巖廟宮
女素衣進市廛一道德來千道會試開言路問

羣賢

春晚

春晚何為尚絮袍
強尋樂事慰無聊
鍛聲不讓雨聲急
花影爭隨幡影高
英問糶糧難卒歲
且無甲馬在今朝
書成泥首懶拊視
定是蒼生不我遭

聞景龍不試燈

華燈不試管絃新
八字歌聲滿市塵
今日景龍門寂寞
唯將明德照新春

送蒲君赴陝西漕屬

聲函為客樂巴蜀
故鄉禁風雪
擔書夢旌旗
從使行躡兵烽
燧息積粟犬羊平
同谷曾談話
知君筆陣橫

外甥三郎刪定和予冠字韻詩極可喜
再用其韻作二首
韋蘇州有外甥趙伉戲詩合雅音

趙甥詩與雅音合
韋舅宜高進德冠
我到古人良已遠
汝家宗姓莫教難
傳家自喜春秋在
簡

公春秋二 若職應憐翰墨殘門戶人身難相稱
書時高 衣裳儀觀不須歎 古有語云好門戶惡人身又
別有語云衣裳好儀觀惡
趙妹生兒身七尺倚天劍稱切雲冠長人自惜
聲名達志士寧令扞格難墨翟商瞿心摠厚司
空城且術何殘還將格律成吟詠作者應須為
爾歎

寄城中親舊

時在惠濟安下
罷三字宮祠

蒼皇逐客投蘭若傍晚衾寒喜且驚
隱隱似聞開靜版沉沉欲散讀經聲
好將遲暮此間過強

欲論思向處行城裏有誰能念我勞
渠努力致升平

淮口作

王畿胡騎滿何地可逃生
盡室半塗步有舟無水行長淮能見阻
以雨自難晴雜立官稱在低頭
規國祭

洪澤守闕和二十二弟韻

小舟洪澤歎嗟餘欲說人間孰得如蝙蝠
倒懸徒頽頽猶猴徐步謾趑趄
歲窮雲際行求鴈日

暮溪頭坐羨魚何處長風萬里浪龍盤鼉鼓扞屨
棲居

和二十二弟龜山寺三絕

江邊龜步亦平：淮上龜山聳五兵何但八公
山草木解令王國列金城
龜山之揀恨時危語樂徒勞魯太師今日龜山
無可恨祥符年上御題詩
海岸石龜恨未平時：入海自馮陵此山磐礴
清淮上寶塔分功更就曹

過鴈和二十二弟韻

我避胡塵淮海遠悠然聞鴈爾何來中原消息
須聞取南嶽峯頭莫謾回
莊周口舌過平生擇鴈何為貴不鳴默：高飛
寧有樂人間生死本來輕

窮途

窮途無達士今日信途窮處：兵如市行：馬
似龍蒐迷公主館夢斷翠微宮欲向江東去風
波更幾重

消息

而月中原消息斷不應京國亦無聞廟堂如未
棄黎庶日、詔書清垢氛

初到高郵

避難蒼黃處、過扁舟不復怯風波禹功淮海
施偏少漢業東南得最多幾日兵強令虜遁今
年米賤奈予何孫公鄉里仍堪住愁訪山齋空

薜蘿

孫公章老
高郵人

揚州三絕

客散平山堂上後孰如子駿在揚州解傳鮑照
舊辭賦輸盡蕪城千古愁

鮮于子駿守此
州刊鮑參將集

風常歡喜月常愁、有盈虧喜自由客到揚州
已迷路不須特地上述樓

便風五雨更悠、回望鄉間煙霧浮若問無情
唯潁水不來隨我到揚州

病中謝張薄陽字韻詩

藥有一君元長厚病教五鬼逞狂陽公詩可但
能除瘡萬病都如律令忙

新合拍子香因誦皮日休坐久重焚拍子
香輒以其香贈張簿

拍子香清誰喜聞五言句法更清芬病仍春困
在難久遣回吟窻起暮雲

依韻和張姑夫主簿

即今時節拗堪悲寒食仍多雨意垂幾處墮頭
飄斷紙誰家碑額仆盤螭江湖魚糝聊為客兒
女未團難療飢即見胡塵都掃盡張公詩思更
溫其

次韻張姑夫感舊

用舊為邦不務新舜琴何事有埃塵焚香秘殿
期王母躍馬荒郊訪異人爾保在園為爾土吾
憐盜賊本吾民四愁不及一枝賦誰許張衡社
稷臣

開道江頭柳色新可憐不識洛陽塵景龍門外
千鍾酒葆葆宮前萬國人此日淒涼徒費淚即
時興復愧遺民浮家逃死知何處群冠頻招未
肯臣

奉帝百番於姑夫主簿并以謝四詩之寵
性見詩千首慳持紙百番紙多詩剩到費殺啞
鬼言

和出郭

萬斛無多寧貯愁不如留着寸心憂怕開天假
漁陽騎英話春迷煬帝棲出去暫能欣綠野歸
來還是夢滄洲何人解賞鷓鴣賦豈但功夫在
白頭

家用諸人韻賦詩見貽復用韻謝之

昔人何事愛吾廬燕雀鸞鳳不並居鄉社鳴琴
欣日永宜遊退鷓鴣恨風初迷接賦罷夢何處雙
肩詩成淚不踈莫問今朝多白髮年時曾奏萬
言書

一年幾相築新沙鞀鼓難開上苑花領我何堪
鳴玉佩如君不得待金華隱身思傍懸壺樹仙
馭須求蒙頂茶辜負麒麟功業志只教人喚作
詩家

寓高郵禪居寺

冰霜歲暮時澤國更何為
旅米經寒澁蘆門避
亂宜小人誇鴉虜志士憶京師
欲語殘僧笑君
歸未可期

送二十二弟入浙

世亂還家未有期汝於何處望京師
章郎舊恨今新恨細學南音寄我詩

災恠

幾歲廟堂生物恠一朝胡虜幸天裁
頗聞北斗光芒見以不見斗近已出矣未見東京消息來
志士此時

憂國淚將軍他日望鄉臺金賊扼吾大世間如
有嚴夫子時命應須更可哀捋及降偏裨

春書

春色今朝見霸人有好懷暄風催酒熟
細雨送花開魂夢迷梁苑文章愧楚才
重湖煙艇去月下採珠廻

送鍾離秀才往越州字中遠

客遊會稽去惜我無鏡湖雲迷神禹廟
鴉護季真居五字君詩費千秋我恨除
寄來休草涕

汨憶皇都

依韻和鍾離秀才留別之作

不脫征裘已到春，
繼風橫雨又經旬。
期君獨步入京國，
與我相逢在水濱。
憤世何言詩澆淡，
愁心自醉酒生塵。
胡然乘興稽山去，
為問流觴曲水人。

一舍

一舍終朝得自容，
強如平昔慰塗窮。
爐心搜火分香燼，
硯首融冰護筆鋒。
愁極偶逢醺醖酒，
夢

回猶待景陽鍾，
廟壺未肯驅胡騎。
四海九州思會同。

寄中遠越州旅舍兼簡宗倅

自言無悶於茲久，
何事今朝嘆息頻。
同病顛逢閑話客，
異鄉得借書人。
獨尋剡縣溪山去，
厭見揚州花木新。
茶寄卧龍何日到，
貳車東宋世相親。

白鴈陂

白鴈陂前淮海思，
今朝淮海鴈相隨。
固知憐我

飄零甚忘却青嵩碧頰時

孤鴈

風驅雲卷一身微
慕侶高、急、飛未許
高人能遠道
梁王池館故同歸

即事

拋盡圖書避虜塵
楞伽讀罷與誰親
波濤遠與羈遊夢
風雨幽齋默坐身
箴底不堪留酒客
句頭何敢惱詩人
和詩送酒俱休問
只恐一作惜歸期誤此春

嵩山文集卷第八

文集卷第九

嵩山景迂生兆說之以道一字伯以

律詩

自賦親字韻一首

以息人聞車馬塵香殘紅掩自相親嘗看海散
千波月亦覩蓮開百葉身清世豈期逃虜騎白
頭不是插花人明朝若便西歸去嶽寺花遲留
得春曰嶽寺二字
更多感歎

伏蒙二十二俯和親字韻詩不勝欽歎

輒復用韻上呈

樂難得似新為樂親莫親如同祖親熟見典刑
平世事恭聞詩禮少年身五言自發曹劉興七
澤誰知魯衛人李白酒樓今在否不堪回首小
園春

子強賦詩還張簿與予唱和詩卷復用韻
謝之

同時先後避風塵異縣相看意更親不武可知
難陷陣片文安得易容身胡兒去喜添新恨燕子

來驚問故人何處有詩能自勝一作賴君揖客

賞陽

喜却添新恨之句以
俟後之採詩者如何

高郵忽見叔易嵩山下所寄絕句次韻和
之舊所作不次韻也

我憶故人頭更白故人夢我眼猶青重湖疊浪
君知否政似當年翻水經

痛心

為問誰今有好懷園林春色不須來王孫草尚
荒城短驛使梅因戰陣回但道胡塵迷上苑不

聞漢詔出中臺痛心一日復一日何日皇威遍
九垓

感時

千里逋亡蒲柳身
淚浪長短送殘春
望惟書問平安到
樂在兒童讀誦聲
素海恩深變未得
龍蛇躁甚起何因
即看廊廟申威令
為問勤王有幾人

秋懷

草木衰殘意
關河離別情
秋風已如此
况復更

論兵

秋書

秋為棗多暑天因
禾未霜吁嗟爾
兇虜宜亦畏皇綱

有客喜予為江東
之後者輒効齊梁體

翡翠鈎寒陪曉月
珊瑚枕淨揖高丘
人間聚散何須問
夢斷西陵更送秋

避地

久欲為僧避世喧
况當寰海正飛譏
五臺自有

天台院處處流通玄妙門

雨中即事

寥寥茲夏晚秋韻已蕭然風雨踈離外詩書曲
几前道心勤自勵愁緒每相牽秦樹連烽火吳
鞵落海壖不能先到縣豈待晚歸田丹劑誰能
太上金爐誠得煙去天真一百奏牘舊三千藁
御名草紛盈架誰今宿瘤研

感事

長鯨江海尚翻波欲濟無航可奈何物象蕭條

秋序薄人生感慨腐儒多翠輿不見胡塵起旅
鴈能隨漢月過七日之誅今幾日猶煩樂職在

中和

依韻和袁秀才見贈之作 仲揚

志士相逢屬暮年淚如有盡憾無邊空城鬼火
隨胡騎滿驛尊絲倚楚天愁外誰知餐玉術醉
來自詠鈎竿篇夫君心事有如此何日騎鯨出
九淵

再和

不知今歲是何年，鉄馬胡兒遶日邊。雖有廟堂
能格帝，更求巖穴與談天。廢興誰識詩千首，消
長難亡一作言易二篇。卧雪諸孫心事苦，重湖頗
愧汨羅淵。

旅懷

春來歸計尚茫然，往事知非莫一作問天九牧
勤王誰誤國，千門受箭悔開邊。立朝不得當言
路，在野無從自行田。誰念龍鍾湖海畔，若遭風
雨日番連。

因客談湖中大珠作

既無武備擒戎虜，又乏文章騁國才。甓社湖中
有明月，可憐不肯入君懷。

高郵書事

飄然去國到他鄉，晝晷難移夜漏長。自憶旅懷
多徧反，誰教春夢遠。顛狂舒虹蕩，月明珠過積
雪迷雲小，稻香雙絕。茲烏甘作客，只慙不得去
勤王。

三月五日南京梢工來報，舡經金人殘毀。

之後尚有書籍存者且以二詩為信忽觀
高仲夷唱和詩不勝感嘆輒用其韻識其
事率同賦

桃花源上避秦人豈料漁舟見此一作身胡虜
殺人培玉帛簡編破積委泥塵誰施骨肉死生
惠只有皇天后土仁可保斯文猶未墜廟堂宜
亦用儒臣

和高二偶作長句在館中時

流落歸來少故人婆娑白髮強容身雷霆能斷

王敦首宇宙猶多庾亮塵以國與盟非一作誰所
志在邊不戰豈其仁兼資文武唯高子誰識中
原有虎臣

次韻飲酒

舒慘來遊地悲歡付與君深慙偏愛酒有客能文
之云為此坐上春去欣搜粟秋來謾護
軍何如東里老慙腹醉醺醺東里征君揚朴詩
客及予摠能文

淮海二絕

卜錢簇簇怯單單小婦揚州橋上看拜見求神

春更憾不堪風雨作花寒

莫問揚州桃葉生渡江今日得風晴長沙子弟
更相笑上到隋堤便住營

飲酒

與君厭苦洛陽塵望斷今朝那得親為問紅旗
白馬客何如左蔗右螫人醉來無意誅諗見醒
後傾身事趨神幸負景鐘勳業志杜康廟裏作
忠一作臣見東

功 卑子

有喜

世事獨知誰謂然衣冠直待見戈鋌是非在彼
從三則忠孝於身必兩全問鱗絲衣還什地感
時諫疏欲干天羶胡猖獗須史爾仁澤 昭陵
億萬年

尚憂

建康庾令豈多愁未識皇恩覆九州初訝單于
陵大漢重驚獫狁犯宗周今朝不見安邊策前
日空多定遠侯謂宣撫司諸公江海張公漂泊久即看
說議動前旒

謝乾明滋老送炒團

蓼花散畔輕盈意炒米團邊笑語親
多謝稻畦磨衲老十方撮聚戲閑人

寄焦山成老高郵滋老

他鄉卧病白頭翁孤憤猶存涕淚中
竹葉有陰唯得月蓮花自頌不須風
明朝白帝行商今何日黃庵入漢宮
一死等閑無足惜道人第一莫談空

私願

胡塵未動朔雲浮行在多懽見小侯
願保三冬資我樂更無一事使人愁

新志

前日徒嗟與世違從今絕世心事微
彌陀印裏一身重梵網經中萬古非
元亮胡然茲漫浪遺民有侶便因依
欣予不負遂初賦寄愧於顏得所歸

病中思建茶不可得因作呈胡季和

新政勤勞儉素中建溪千焙一毫供
人知廉恥

苞苴減運屬危原 壑空慣以搶旗論
勝負果勞甲冑歷危凶 不登王會篇
中物便好從今永絕蹤

謝季和朝議牡丹

侍無童子懶焚香 君送花來憾便忘
盡日清芬與風競 熏爐謾使令君狂

靜

蕭然一空靜樂只復何如子晉吹笙罷
孫登長嘯餘兒童奔入學賓客遠回車
更願干戈息殘

年老弊廬

因觀劉侍讀姚秘丞孫處士平山堂詩寄

歐陽公唱和作絕句

醉公認得揚州路 堂上平山列酒樽
後日公榮來酌酌賦詩可但屬姚孫

予以四韻記陸大夫三高圖自謂能省句
矣後作絕句增畫筆之妙

馬解馱經度碧空 便令王許伴支公
山童野僕立如石 忘却儂曾在會中
兼為支公說道經

感歎二首

險阻空千里都城整六師憂心常忽忽春日獨
遲遲未見忠良出休言昏一作禍亂為白頭難作
客日日問歸期

龜策抱茫茫風塵慘大荒丹心能許國旅力愧
勤王若使官兵衛猶能干威揚叩閣陳膽策折
翅亦難將

感事

玉仙鴻福最先春今日枝頭壓虜塵千里無非

逃難客二年誰是看花人偶來水國充飢易况
有儒冠請益頻天地雖窮吾道在圖書焚盡更
重新

又

青春佳莫過伴我恨無窮家在胡塵裏客來兵
刃中小人真樂禍大吏競興戎暫適又魚市長
慙斬將功

斬將

斬將斬誰將今多樊愛能庶幾威國俗聊可警

邊僧

南唐邊錡為帥無紀律
晚年人稱為邊和尚

縛虎何堪責騎猪

尚不勝將軍如自治盪寇有先登

感歎

消息沈沈當下國風塵漠漠望中都平生鉛槧
胡塵裏不免從今讀誤書

偶見新花呈季和

寂寥仍抱病風雨尚征師幾許野花發無窮客
淚垂

胡季和送江梅山茶來

山茶有色咲江梅無色江梅謝不才莫言無色
無才思幾許才從色上來天際素娥能綽約人
問紅袖憾徘徊誰將玉質醜顏醉絳雪朱絲解
不開

晚日臨水得此句呈季和先為公家池上

明日之遊也

客子思歸悔遠遊曾波新綠恋汀洲庾郎得暇
為春賦定是春來未肯愁

高郵人物絕句二首

高郵崔監富詩書筆力雄豪與世疎不是魏公
公道在定垂白髮老菰蒲

崔監伯易

高郵少年有王令豪氣雄才海內無當日談兵
今可用只愁道像是癯儒王令逢原

次韻二十二弟謝胡以純餉米

十日飢腸吳越客空將苦淚濕寒煙喫虛兄弟
嗟同病任死圖書愧滿船飲露求肥真漫與耕
雲卒歲更堪憐胡家清德今猶爾願我窮途一

然

因鷄鳴不響厲而作

腸斷之鷄不解鳴要須煩汝報升平故知二虜
非劉石只是中原無祖生

別一上人

同遊不二境却有別離情為日添香火中原正
用兵

夜聞鍾惜其不響

宋都為客喜還驚無數霜天歸鴈橫夜半鍾聲
何太啞由來石竇五無聲

冬至前一日至穀熟遇趙子和大夫
盜賊羗胡逐隊行幾家避難到荒城也知明日
當長至便望今年可太平京國笙歌無寂寞將
軍旗鼓耐縱橫純菴居士全非鈍先我駟車百
感生

冬至日塗中

海角沙場過冬至未如今日最傷情孝王池畔
憂胡騎煬帝河邊歎楚兵萬壽獻觴身不與百
城和議淚空橫明年高會知何處擊磬焚香畢

此生

後十一月十一日夜宿柳子鎮

早歲無知到柳橋黃流澎湃客雄豪自從道路
無形勢今日睢陽益謾勞

有感

帝室中興運更賒如聞廟議尚堪嗟和親費盡
三公力兵革傷殘百姓家解使亞夫營細柳却
教買誼傅長沙願予豈是奔亡者獨抱寒枝愧
瞑鴉

遠戍

遠戍深入震中原為問何人守薊門功業論天
初已繆和親割地竟難存將軍不戰喜三北逐
客何堪厭七奔尚有微誠思獻策千行血淚叩
天關

予三十年前為宿州教授今塗次見諸生

一二人

滄海枯來失夜光泰山走去誤朝陽可憐憔悴
蒼顏客曾是呻吟黃卷郎

感事

王師真不戰天險易摧殘盡室半徒步朝飢夜
更寒胡塵無向服漢月照長安凶悍仍無禮嗔
予不守官

避地

避地半徒步身存亦幸哉有詩慙寡和無酒愧
空杯重鎮求須與親王去未回吾生本多樂今
日但餘哀

途次憶故居

自喜白髯翁深居看歲窮
雲迷石嶺上月在草堂中
樵客曉來市田家夜半春
豈期胡騎到無地得相容

旅舍朝鷄

獨抱微誠人不知
山公啓事定何施
鳴鷄本候海潮信
不為金門上馬時

古稱潮鷄今曰朝鷄

聞鍾五更起行

野寺鍾聲報曉寒
征人方夢到長安
茫然塗路知難易
兩避胡塵一歲殘

痛憾

丞相開邊靡有它
中原安復識干戈
百年身事今如此
萬里胡塵可奈何
隴上健兒嗟不見
洛陽女子憾偏多
朝朝上食陵頭否
腸斷東巡白

書事

逋亡今五月百感若為情
馬借從軍沒舟疑破浪
輕奏書無路達故里
有誰耕戴笠蓑衣雨
猶憐李少卿

有李少卿者遭亂兵劫盡行裝遇雨買笠徒步予一馬借人從年

追感

顏水箕山已卜休，忽逢新政悞恩私。
白頭不識為郎數，予未嘗為尚書郎黃帽難供作客愁。
何事京師書信斷，謾從澤國稻粱謀。
和親莫恃河為界，百騎東來破一州。

冒雨而行

敗堤留沮，如若雨劇泥塗。婢子求芒屨，童兒競地爐。能甘逐客分，但恥潰兵俱。何必滔天水，茲為縱壑魚。

問雪

此雪問誰偏，最喜羯胡得意逞。
天驕黃河穩渡，魚龍靜白馬增光。
劍甲豪戎有玉鈴，今震疊爾看瑤壁。
莫呼號，何妨特勅近臣燕，腸斷金樽費獨謠。

痛恨

胡兒直犯洛陽宮，萬萬園陵指點中。
殄滅四夷心不遂，裕陵蕭瑟獨悲風。

夜來枕上得四絕句，因視王性之謝其相。

訪也未專為渠作

不待功成逐赤松，腐儒畢竟若為功。
田園破碎胡塵裏，腸斷當年夜雨春。

皇祚中興徹九垓，不煩猶道宋王臺。
歸鴻特比常年少，應恋黃麾不忍來。

三川皆震大災異，汴水絕流上帝仁。
不使六龍

遠巡幸興王，舊地福重新。

井臼無供緝羽貧，未知何地一作處老容身更無。

一卷文書在七錄，家藏許卜鄰。

拭目

拭目中興宜，落落褊心觸事獨。
遲遲劉琨祖逖無由見，鄴下關中何所之。
萬里耕索仁德在，九天雨露廟堂滋。
龍鍾只合歸田去，猶解重吟采芑詩。

自寬

無奈愁何強自寬，細將心事樂江干。
新詩時句夢中得，明月多從枕上看。
吾道若存生有益，居思可報死何難。
五陵祥瑞煙何在，何日端門朝

百官

贈儀真天寧訥老

若說真州水時人不道甘天寧老誰識板齒毛
鬚鬚

贈筆處士屠希

屠希祖是屠牛坦今日却屠豚兔毫自識有心
三副健可憐無副一心勞

贈筆處士曹忠

箏管予何愛輕圓稱白毫固知今獨妙舊數浙

西曹

三四十年前時抗秀
有曹用筆見稱於世

知宗節使臨渡江至金陵送蠟梅來

江北江南疊鼓催清香清淚各徘徊知君清德
用無盡棹欲移時番蠟梅

和許嵩老江上舟災

火德孝嚴嗟掠虛祝融江面怒心餘千尋赤尾
干克曆百仞紅鱗滅禹書丙穴烘天誰得及丁
翁奔日更難如文昌右轄知幾早無妄之災不
我居公近辭政府而出至真州是
日遊長芦寺開焚累日乃歸

平生易象論孤虛富貴功名不願餘政府頻垂
憂國淚梵宮獨看竺乾書衆驚赤壁復焚爾自
檀三禪早晏如回首焚軀并溺骨何為不早傍
禪居

三禪無
火災

再和

不肯喧喧奏子虛何心江上惜三餘陸渾火但
無家計宣榭災宜費國書每憾血鱗能雨若何
堪脫角去焚如知公輔弼關心處不比他人樂

退居

頃歲官常傍紫虛嵩雲緱月笑談餘誰知猿鶴
乞體疏不錄熊羆諫獵書遊寺但知能自與焚
舟不復問何如巖廊德量誰能比大令山陰難
並居

夜雨不少任枕上作

幾年飄泊敢何求甘作僉公對楚囚風轉紫光
新輦道雨無時節舊揚州陸公奏議同誰憾屈
子離騷亦獨愁歲暮長江瘠病客飄飄荆渚覓
同游

莫道仇池

莫道飄零天一涯
安時自勝孰興嗟
已春庭宇不留雪
逢閨園林無早花
素履欵遊禪老室
白頭慣見富人家
胡然齊趙賊蜂起
自是司戎好盜誇

晝寢看壁上陳希夷

仇池

昔人辛苦處難追
慵懶多閑自有奇
睡著不知春晝永
壁間圖像傲希夷

新年

何事重新作此年
身無疾病意欣然
春風莫但開堯季
吹落妖星靜九天

感事

長江無月今氛祲
日昃胎北闕望不見
東風呼弗來后皇本
肯治上帝肯遺才
為問縉紳士何容
賦七哀

書事

先生不飲而常醉
醉倒四海支狂流
不煩高士傾佳釀
要使魚龍同我愁

狂寇舳舻星斗落列炬燒江猶未覺太平斥侯
固不嚴樽俎之謀在河朔
一江如鼎魚龍沸我欲逃生何所之今古興亡
有同憾乾陵火照奉天時

繫被

繫被蒙頭曉日高厭聞處處殺官曹古人言盡
致禦街今日興言盜是招

易致寇至利禦寇

正月二十八日避難至海陵從先流寓兄
弟之招仍邂逅馮元禮故人

百困身猶在庭羸怯鏡看干戈朝食拙風雨夜
眠難天際苑頭遠淮南春首寒病夫藥裏外兄
弟為謀安

脫身兵火欲何之不料茲焉過所期軒檻如僧

縈橘柚鄉關似夢識

一作憶

蒿藜弟兄朋友談平

昔日一作盜賊羌胡問幾時共約更明王道正或

能一語到天墀

二月二日

柳花多情不肯新可憐失盡漢家春二年不識

挑生菜萬國誰知有殺身群盜猶多南渡客征
鴻難問北歸人始知前日一樽酒上帝升平與
爾親

杜詩

古人愁在吾愁裏庾信江淹可共論孰似少陵
能歎息一身牢落識乾坤庾云人生至此天道
率如此工部則云牢落

春光

春光能負我為客更添愁梅藥一作何晚鶯

聲便欲休新庖驚異味舊侶夢同遊道術知何
用江山空白頭

謝蘊文承議陽關圖

邂逅故人逃難處王孫氣象獨升平詩吟摩詰
如無味畫到陽關別有情

不眠

孤客危 不得眠清燈古像共安禪鬼神未用
來聽法我自觀心絕世緣

寒甚

二月春風着意來，
旣表北客尚低回。
只應是日無何避，
江上梅花未肯開。

翻憂

歲暮窮途惱白頭，
况加一歲更荒州。
家禽聚處無居屋，
野水分時便斷流。
何物不堪供佛淚，
誰人可與共咨謀。
一生本藉詩書樂，
今日詩書翻百憂。

自樂

避地悠悠處處居，
何妨涕淚作歡娛。
碾茶勢軟春心靜，
搗藥香多病意除。
夢寐未嘗忘伏衛，
兒童猶不戀江湖。
心期歸計高箕近，
只恐風塵尚畏途。

自樂

自愁還自樂於道，
得吾真花以瓶為圃人。
將飽作春詩書，
惟務舊老大，
豈知新明日還如此。
太平先此身。

感事

我有清時畧白頭，
病在床心須誅國賊。
先要射

天狼割據江山舊艱難日月長
百花寒未發朱帝恨茫茫

人心端可見戎馬幾時休
往哲真能憾來賢更用愁
只應當日次常共大江流
漢縣寥寥甚今為輔帝州

夢斷

夢斷咨嗟故國寒江湖風物共彫殘
麻姑嫁時浪未息織女支機石豈安
不許忠臣施一語徒令志士起三歎
不患盜賊不撲滅要使盜賊耕

索難

疾病

疾病非吾有吾身與世輕
看恭得靜意說藥音傷生不道江湖遠
惟多鷗鷺情况聞登俊傑即日
是升平

感事二首

本是懸車却掃人
猥貪雨露政惟新
干戈難作墻東客
疾病猶存硯北身
敢覓圖書灰燼裏
誰分盜賊甲兵屯
紛紛四海人知否
猶屬炎年弟

一春

流寓無家浪漫行
全家處處話升平
溪山色外京闈色
風雨聲中讀誦聲
周粟本難供口腹
漢庭未易議公卿
海涯更此天涯遠
泛泛天波一粟輕

攬古

攬古茫茫涕淚頻
誰教末路尚沉淪
青山會有為塵日
紫陌曾無不死人
王莽歷期餘數在
董賢恩幸幾番新
只應不武空憔悴
自有長歌薇

歲春

題六一東坡像

座右銘何有丹青得
若人東坡禪客衲
六一醉人中先後
文章伯安危社稷臣
廟堂思穎日海嶠
夢釣辰歎會神何當
均雨

露斂佩畫麒麟
眉山凝間氣
渤海識茲人
一代執鞭士
千秣折角中
高趨周室輔
平處漢廷臣
白首齊明易
鴻鈞異撫辰
參差非所歎
契闊自如神
不念乞靈者
翩然駕白麟

歐陽云自古異人問出前後參

差不相待予老矣乃今
見之豈不為幸哉

有憾

有恨將何遣軒車盡俊髦官非十女婿政鄙小
兒曹歲暮客棕急塗窮馬力勞故山真可戀築
室更增高

無悶

無悶吾無欲浮沉誰使然命通公道日唐崔塗詩云但逢公道日即自是艷陽年為美當避艷陽年鸞鳳能寥廓鮐鱓幸棄捐由來食肉士久亦忘腥

羶

因事

風雨連宵疾病增幽憂到此果何勝弟兄分散
兩三處圖史尋求萬一能魯酒齊歌元不惡吳
酸楚酸乍須稱東皇太一仁恩大終使白頭見
中興

海陵社日

信美非真美徒勞本自勞異鄉今日社寂寞食
無糕

謝蘊文薺菜餛飩

無奈國風怨薺菜論苦甘王孫舊肥瘠湯餅亦
多慚

撫古

撫古論今百感生興亡異世定同情鬼神能告
廣陵散才智無如大廈傾天御日躔歸故國江
潮淮浦設新城論都不及百世事誰為君王致
太平

書憾

掛帆到何處明月古揚州百計隨愁盡一生為
客休干戈臨暮境風雨困春柔為問荀文若能
慙諸葛不

夜聞烏啼

不眠無憾自棲棲真聽人間烏夜啼明月未教
塵鏡華堂歌舞乍高低

義烏此夜一何啼明驩故事不迷定是軍回薊
南北寧論賊退關東西

置身

置身唯所安，世累莫相干。
蓬髮江湖遠，披衣天地寬。
尚須煩束帶，忍復更危冠。
居安歎匪易，決垂行路難。

夜風雨聲甚惡

上元燈火胡塵裡，寒食田園野草生。
文武墜來唯不寐，精神耗後更多情。
片雲忽作幾日雨，衆憾添號半夜聲。
從此無煩問春色，市無過客設荒城。

海陵寒食

忽逢羣盜到江津，驚若奔魚跳此身。
煙焰幾為新劫鬼，風塵敢憶故鄉人。
幾家有物蒸嘗在，到處無時哭泣頻。
日日淒風兼苦雨，要知寒食客愁真。

式微

暮雲朝翼與心飛，白首何堪客子衣。
潮去潮來無遠邇，江南江北有從違。
廟堂今上用太平御名策畎畝，先知禍亂機。
一唱式微腸九斷，微乎微乎我同歸。

高二承宣與蕪二左司唱和春雨詩遠蒙
見寄依韻和之

太乙池中鱗洞庭湖上蓬閣誰今得樂宇宙釣
絲中公子與王孫何煩更問耕春心為花雨梅
杏尚難平

海陵閑居

春色海邊雖到晚幽居亦且得徘徊風輕花影
閑閑去人靜棊聲揭揭來莫話艱難催白髮從
教顛倒長青苔明朝此興如能在夢到梁王舊

吹臺

人靜亦
作院靜

秦州人自徐神翁後多以奉道為事即今

有周高唐三先生皆足以動衆得名因作

長句

沉沉方丈與蓬萊
苑李聞從海上開
愁外煙波徒縹緲
夢中鄉俗獨徘徊
不同下俚
斲時醉自約
高真定命盃
可笑神仙今古異
今言先分古先材

三月二日大風

數日寒暄不得常一朝風伯擅乾綱浪飄石去
魚龍聞屋落瓦來鷄犬歲誰敢揚舲窺北渚便
當拜節奉皇皇穆如聲振中興業萬國弦歌走
未央

大風絕句二首

何事東風日日狂後庭花要闌新粧中興物業
在清淨王謝清談未易忘

揚州桃葉能留客任是春風江上狂南北人情
亦相似六軍不肯過咸陽

遠歎

白髮飄零遠可嗟百年居屋在京華海涯更比
天涯遠星斗沉沉入海涯

奈我

奈我所安何無煩問所遇潮聲雲外散花色醉
中多京國昨宵夢邊城幾日歌功名悞男子必
使愧雲蘿

題公震小景

萬古興亡歸白鷺一時舒慘在青山與君都下

大平日豈料思君鼙鼓間

四顧

四顧荒荒孰我容
百為深省亦何從
江山風雨愁皆滿
天地波濤憾未窮
寧使衰容添白髮
難將世態入青嵩
飄然已作東游計
康樂翻經待厥終

懷舊

伊昔升平事
中州見最先
落花凝曉月
鞏樹霽寒煙
相業歸貂寵
胡塵溺漢天
幾多垂白叟
涕

淚日潛然

贈京師少年在海陵者

夷門子弟逞豪華
不忿西京穀雨花
走馬城東玉仙醉
着身海角敢咨嗟

海陵書事

今古悠悠嘉上同
徒令客子恨無窮
竹椽泥壁清虛節
葦囊香殊忠厚風
騰倚百年麋鹿外
波瀾一日鳳凰中
此本漢縣多廢鹿有可憐仙馭
頻來徃從此相傳第幾扇
此自徐二翁後好談

愁

揚州枉矢何時弭
涿野蚩尤尚未俘
底處愁城能着我
風為愁騎雨愁車

高二承宣以長句餉新茶輒次韻為謝

春風伴我到僧家
歎息無名供佛花
劉子枕糟

非枕酒陸生論水
不論茶少多何必求
玄鵠霄

萬至楊州騎鶴一二唯當較白沙
自昔有揚一汴二之語今恐可與儀真辨也

更恨老年難得睡
因君茗粥憾無涯

信美江山非我家
興亡忍問後庭花
明時不見

來求女揚州多美女自唐時取儉德唯聞罷貢茶
唐供奉自昭陵

罷鷓首千重能破浪
馬蹄萬里正便沙
煩君識

取人才盡白首飄雲謾海涯

為客

為客淮南望上京
祥煙不遠恨崢嶸
居人避濕

開門晚宿鳥眠寒
擇木驚波浪無時
潮失信關

河有盜夢非情不知歸
計何從得碧潁青
嵩盡

未成

感舊

田園幾畝豆苗新
卒歲閑居百慮真
不日頻逢中酒客
何時曾禁折花人
誰誇玉帛奔侯服
自喜樵蕪一作萬入帝闈
回首龍蛇紛起陸
却垂涕淚問胡塵

謝徐師川寄江茶四小瓶

舉世甲陳闕小車
若人何處逞豪華
夢魂憾着後庭樹
詩句清餘雙井茶
默默嘲雄舒錦繡
申申罵屈雜龍蛇
不煩更籍韋弦力
望出河東性不奢

依韻和高二承宣歛墨長句

妙句之來墨妙同
信知吾道未全窮
豈容短棹千年憾
不貯長江五月風
春戀孔鸞嗟歎外
磨研膠漆笑歌中
為予留取滄浪道
使挈兒童學釣翁

池頭

長夏悠悠百計非
可憐北客製南衣
池頭風晚萍根合
何處楊花不得歸

視蘊文

飄雲海角悟平生豈料王孫肯遠行
日待君游化國淒風要我到愁城
詩書灰燼寧無夢翰墨馨香尚有情
聞道東京已迎蹕箕雲緋月得秋耕

觀逋翁執花曲作

萬國歸隨盡細候阿度只解愛揚州
錦帆明日知何處不得龍門洛水遊

次韻師川郎中寄墨長句

人人垂首相公前獨子低眉古藺編江上新吟

何慷慨世間舊憾細窮研故知小子能封國亦
信長人解說天寄墨虞卿著書喜不教茶到恐
妨眠

夜坐

氛濁暑伏歎夜久神宇清魚躍遠池響螢飛深
竹明揚州妙歌舞駐蹕盛公卿植杖看牛斗今
年當太平

日暮池上

客子難為夏池塘眼暫開蓮房隨月倚萍陣信

風來自喜親茶杓無煩問酒杯
故人行在樂歎納有雲臺

秋歎

為起秋風有所懷江頭秋色信多哉
孔明何歲荊州去樂毅即時燕國來
今古悠悠共涕淚江山寂寂盡塵埃
麒麟閣上功名土聞道其中有
不才

閑居

閑居豈無事一動百艱難
水為齋僧惜花因供

佛殘喜聞多死士厭話小長安
香火同緣客飢腸先永歎

何意

何意此閑居道亡且謾如日高鷄在樹
風靜鴈拋蘆雨露傳新令兒童說故都
秋光金甲上醜虜犯王誅

立秋前六言

今日自須欣喜明朝池上妖風聽雨如聽古樂
得書似得良朋

感時二首

衣冠迷魯衛，食飲歎荆揚。
夜雨思鄉近，秋風客夢長。
莫言遊帝所，要且狩河陽。
丞相如求士，當求張子房。

黃埃迷馬市，白帝問魚梁。
松竹秋聲早，江湖客夢長。
易衣欺賊眼，辟穀信仙方。
尚有叩關志，其如病在床。

古之馬市，今馬行街也。

三歲

爵離已三歲，幾處幸容身。
有夢延秋雨，無言問

虜塵傷。今多難日，憶我太平人。
雨露隨行在，公卿幾畚新。

予筆多葦管，近人得竹筆匣，因作絕句。

竹籬葦管可幽居，前日曾藏萬卷書。
烽火不知南北渡，祝茲微物莫愁予。

欲為金陵之行而未果

舊有山川舊夕陽，新秋新淚雨茫茫。
金陵玉氣知何在，玉樹後庭聞已芳。
情到義山能發問，義山詩云：鍾山何處有龍盤。
事經小杜亦多傷。小杜者高女，後庭花之句。

須便作揚舲計即見元戎淨八荒

秋感

又作此秋飄泊客茫茫誰是北歸人庭前雨過
鸞羣浴池上風來螢火新戰馬不肥淮甸草屬
車思輾洛陽塵如聞胡虜渡河去緱月箕雲待
老身

海陵聞角

秋風入角感山城更覺淮南秣思清慣聽邊威
雷鼓裏梅花爭發斗崢嶸

自寬

無奈愁何強自寬細將心事樂江干新詩時向
夢中得明月多送枕上看吾道若存生有益君
息可報死無難五陵瑞霧祥煙在何日端門朝
百官

蘭沙頭李山伯

坎离交養曰需沙君向沙頭好泊家鷗鷺若來
尋舊隱為言直上有煙霞

行藏

行藏本自迷秋興更淒淒風急蛩饒響雨來鷄
誤啼魚溪青靄散蓮蕩白雲齊却惜安閑地逋
亡志願睽海陵有蓮蕩

聞富季申遷校書郎

小富秋來慰所望青衫叙進校書郎相公勲業
久彌著孫子門闌漸有光莫話詩過已埋沒且
非挽脫得分張白蓮逋客獨惆悵淚盡西風歸
政堂卷裏詩過一千首白頭來
作校書郎為王建云

次韻和中遠以予真州江上遭巨寇脫身

感事作

一世高梧丹葉翻男昏女嫁失前村但聞狼虎
厭人肉不見酒漿招鬼魂久分彼天難叩問未
甘此道謾追原江心火雜魚龍血我脫身來君
莫論

寄題鎮江寶墨堂

常潤特令賜吳楚從此錢氏政相宜江山閱世
無今古金石何年有合離小諫縱歌文史外待
即決策甲兵期只尋舊墨題新榜念爾邦人肯

擾之

新愁

宿恨故難遣新愁豈易安
困空鼠號擲庭靜鳥
暗寒月盛中秋色人
虧上國歡灣頭十二
衛泣涕乞回鑿

今日殿班禁旅相繼至自東京乞
迴鑿至灣頭鱗次而泊以聽命

眠睡

病夫不睡情須怨老子難眠
思却清况復丰橫
催角引梅花爛熳散
烁聲

自遠

避難三年百感生
衆雖溷濁自澄清
閑窺鳥雀往來勢
靜聽兒童讀誦聲
但道孤生元廢棄
莫言頻數論平生
大河今歲如爲用
即看千官赴上京

故資政殿學士特贈光祿大夫曾公挽辭

二首

選吏時無最論兵世有書風神
相門舊膽氣將壇初地軸塵埃
轉天航津漢虛忠規子孫在太
史筆何如

馬援枕前歎張飛帳下怨古人有餘淚今日不堪言
犬豕方逃格瓊璫忽自焚共嗟當宁憾寧復問乾坤

久客

客子能久慣將何號有生墨池能入用筆名紙
被喜無聲新月生緱嶺淒風過渭城忽如無所歎却似太忘情

幽齋

幽齋無客自焚香古像誰知靜放光秋色深來

人寂寞鴈聲斷處月荒涼病軀如似小損可賊
勢流傳大徼張可笑韓公憂有分人言憂責屬
巖廊

愁闌

淮南初客初嘗起久客淮南愁亦闌秋夜無聞
喜風雨柴門自掩醉江山詩書不讀談常到香
火如勞意更闌北望歸期殊未可却思南渡滄
浪闌

鄭州古有夕陽樓自唐末兵火後遂廢况

今圃田殘破客中望揚州作絕句

日月爭流浹亦流幾年不見夕陽棲太平時節
古來少却上迷樓一望休

將出江絕句

脩門縹緲夢悠悠歲暮長江丰柘浮奮翼鳴鷄
急自和白頭鼓枻為誰愁

司戶朱君邂逅真州獨為予幹舳艫之具
甚勤偶得絕句謝之

白眼波濤爭反覆波心孤棹更誰看夫君念此

客蓬鬢不共青松共歲寒

再遇筆厝處士

江頭再遇筆厝生共聽去年江水聲三副少多
予自窘一毫去取子能輕

藥裹

藥裹白頭翁孜孜離亂中道從前日証愁與昔
年空食足思同飽時危恥自容願將經濟策上
疏大明宮

月下渡金陵江

玉樹開花媚綺窓
龍蟠如植冕旒降
只今江月交光
夜情似月明
愁似江

飄流

飄流北客江之左
自問行歲語亦難
江上即今無盜賊
浪中何日不風寒
曹潘鼙鼓於茲見
王謝風流何處看
歸客不知朱雀好
但誇明月洛南灣

歲暮六言

臘尾豈堪北去年頭
又怯東奔萍梗往來覆載

燕雀俯仰乾坤

金陵二首

金陵形勢眼中見
一吊興亡夢寐間
候景長駈走龍虎
王敦內叛壓江東
中原有主申明命
下國何人敢肆姦
白首自傷歸未得
此身何處得

清閑

上帝於人靡有常
江流何處任興亡
干戈楫遜一錫杖
社稷山川半面粧
故自無人比叔子
尚憐有意保襄陽
白頭難待太平策
萬國明朝建

治康

江南

一家天下莫分三天極明星萬象含此水北江
歸海處誰將此地號江南

歲暮聞武泰節使將歸金陵

歲暮江頭鳧雁身悠悠心事竟誰親以能收拾
內朝僕始作生疎外道人欲問江吳借風色恐
於河泊癡精神王孫旌節歸來好莫使王孫恨
更新

武泰節使歸金陵

戟影搖寒波影稀王孫心事與人違燈邊赤軸
得居士窓下清談見布衣執玉詔從天上去揮
金船向歲前歸疋羸不解少行樂卧待公來起
採薇

歲暮

客舍光陰白髮催高援北斗夢徘徊多愁須用
枕雙鬢無問何須酒一杯風去六朝迷遠樹雪洒
來一日忍新梅即今盜賊須擒馘牧守不逃言

壯哉

文集卷第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嵩山文集

卷
三十三



文集卷第十

嵩山景透生是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易玄星紀普

康節先生太玄準易圖序

夫玄之於易猶地之於天也天主太極而地摠
元氣元氣轉而為三統在玄則謂之三元三元
轉而為九州九州轉而為二十七部轉而為八
十一首首有九贊贊分晝夜而剛柔之用見矣
故玄之贊七百二十九而有奇以應三百六旬



有六日之度蓋本出乎元氣而作者也太極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因而重之
為六十四故易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以
司八節又以坎離震兌四正之卦二十四爻以
司二十四氣以復臨泰大壯大乾姤遯否觀剝
坤有十二卦以司七十二候節也氣也候也既
各有統矣然周天之度未見其所司也於是人
去四正之卦分取六十卦引而伸之為三百六
十爻各司其日則周天三百六十度而寒暑進

退之道陰陽之運備矣蓋本乎太極而作者也
由是觀之則天地各有生成之數而相為表裏
之用故天数西行上承而左轉者在地之元氣
也地數東行下順而右運者在天之太極也太
極運三辰五星于上元氣轉三統五行于下此
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所謂玄之于易猶
地之于天者如斯而已準而作之不亦宜乎若
夫分天度列次舍序氣候明卦爻冠首贊位列
八重先以夜贊布諸外然後晝贊首位爻象候

卦氣卦宮外分度数次諸丙復會于辰極而玄易
顯仁歲用之道循乎數者可見矣是故始于上
元甲子天正朔旦日曜牛宿之初後四千六百
一十七年後復會于太初之上元者玄之贊也
自上元甲寅青龍之首氣起未濟之九四復三
萬一千九百二十年復會於太極之上元者易
之爻也原始要終究其所窮則體用雖殊其歸
一而已矣

溫公太玄曆

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

中牽牛初冬至

玄枵初婺女八度小寒

中危初大寒

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

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日雨水

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日驚蟄

中婁四度春分

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日清明

中昴八度清明

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

中井初小滿

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

中井三十一度夏至

鶉火初柳九度小暑

中張三度大暑

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

中翼十五度處暑

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

中角十度秋分

大火初氐五度寒露

中房五度霜降

析木初尾十度立冬

中箕七度小雪

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

尾十六箕十二東七十五度

斗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

營室其壁北九十八度

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二畢十六

觜二參九西八十度

井三子鬼四柳五星七張十六翼十六軫十七

南百十二度

太初上元正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

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

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

九歲還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十九歲為一章

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者日月交

會一終也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

從子至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

歲為一元：有三統：有三會：有二十七章九

會而復元一章閏分盡一分月食盡一統朔分

盡一元六甲盡

躋當四十分十六秒

贏當二十分八秒

漢歷以八十一為日法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以日法乘之得二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分益以四分日之一二十分少合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五分少以二十四氣除之每氣得一千三百三十二分餘一十七分少以三十二乘分八乘少通分內子為五百五十二又除之得二十三秒每氣得一千二百三十二分二十三秒以三十二為秒母

每首得三百六十四分十六秒

每贊得四十分十六秒

求氣所入贊法置冬至一氣分秒以首分秒去之不滿首者以贊分秒去之餘若干分秒筭外命之得小寒所入首贊分秒求次氣置前氣所餘分秒益以一氣分秒如前法求之秒數少散分為三十二

求星置其宿度数倍之以首去之所餘筭外即日所躔宿之贊又倍次宿度数以益之去如前

法

置玄首去中首戒一而九之其半如一命之自
牽牛則所得之星也范叔明

昭文宋即中譚旨

楊子欲贊明易道乃大覃思渾天而作太玄蓋
玄生于一而極于三天地人各有九重三而變
故有二十七部天取其一地取其二人取其三
自下相重三位成列各以其數成方州部家之
道也因而革之推而盪之故謂之三表升降于

六十四卦共成于八十一家由是廣其三材統
成九位行陰陽進退之氣窮日星經緯之機有
九州以統二十七部有二十七部以統八十一
家自家至州統之于伯是以三材備而萬物生
乃以三材配属于一家乃以三家配属于一部
乃以三部配属于一州乃以三州配属于一方
乃以三方配属于一歲莫不推之以宿度佐之
以五行有以準卦贊以類爻表以會象玄以明
易運則通：則久：則極：則變：也者周而

復始之謂也。觀夫易象設位自下而生，玄道位分自北而運；則能覆生則能載，要載交泰兩儀象成，動變在中，吉凶休咎見乎外也。故知觀玄者知易道之至深，觀易者知玄道之至大。玄則易也，易則玄也。玄則上行乎天地之氣，易則下通乎天地之神。其用自中，孚推六十四卦，陰陽之度，數律歷之紀綱。九之大運之終始也。詳夫聖人觀象于天，觀法于地，知天之氣五日一移，七日一節，地之氣五日一應，七日一易，進退

有度出處，有時所以拱默而經緯乎天下，莫不其防也。在乎微其杜也，在乎漸二分二至履霜，堅冰戒懼之至也。所謂太玄之作，其知机乎？若乃天道左行，日月右迎，天象昭列，經緯時成，陰陽相交，睽魄相感，陰陽氣盛感而下達，地氣右動，山澤相通，陰陽相交，睽魄相感，陰陽氣盛感而上通，天地氣交，水火相薄，雷風相盪，剛柔相摩，寒暑生焉，變化行焉，四時成焉，萬物立焉，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也者各有所歸，天地以之。

乎相承彰往察來窮微盡變如谷從響無有幽
遐非覃思之至精孰能與于此乎



柳斗十二度
溫公康節同星紀丑大雪兌上六不為復初九復初九三難上下人陽火七塞初水火二火火

未濟九二 初二日入斗十三度 三火水 四火金

蹇六二 初三日入斗十二度 五火土 六火水

頤六二 亨 七火火 八火木

中孚九二 九火金

三勒中木八 蹇 初水水

虎始復六二復六二 初一日入斗十七度 二水火 三木木

未濟六三 初三日入斗十六日 四木金 五木土

蹇九三 六木水 七木火

一 頤六三

八木木 九木金

中孚六三 養陽金 九頤 初金水 二金火

荔挺 復六三 復六三 初一日入斗三十二度 初三百六十一日 三金木 四金金

未濟九四 坎九三百六十五日 之畫九之未天度 五金土 六金水

蹇六四 猶有六十分三四秒 騎當四十分二十六秒 七金火 八金木

頤六四 贏當二十分八秒 溫公 九金金 騎水閏 贏火閏

中孚六四 三 中 天陽水一中孚 初水水 二水火

牛八度 冬至坎初六 結 復六四 復六四 初一日起牛一度冬至 三水木 四水金

未濟六五 冬至氣應斗指子 黃鐘用事 五水土 六水水

蹇九五 七水火 八水木

順六五 九水金

三周 陰火二復 初火水

中孚九五 初一日入牛五度 二火火 三火木

解 復六五 復六五 次八月舍婺女 四火金 五火土

未濟九 六火水 七火火

蹇上六 八火木 九火金

頤上九 三陽木三 此 初木水 二木火

中孚九 初一日舍女二度 三木木 四木金

女十二度



水泉
動復上六復上六

五木土 六木水

屯初九

七木火 八木木

謙初六

九木金

三陰
中卦金四屯

初金氣

睽初九

初一日女六度
次三冬至氣終
次四小寒

二金火 三金木

升初六

初二十四日之夜
次四六分主抄晷

四金金 五金土

玄枵子小寒坎九二

鄉鴈北

臨初九

臨初九

玄枵小寒氣應
斗建五律中太宮

六金水 七金火

屯六二

八金木 九金金

謙六二

三陽
中土五

謙初土水 二土火

CENTRAL

圖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R.O.C.

虛十度

鶺鴒始

臨九二臨九二

睽九二

初一日入女十一度
初一日十九日
次五日舍虛

三土水 四土金
五土土 六土水

屯六三

九土金

三庚陰水 六睽
中土

初水水

謙九三

初一日入虛三度
初二十三日之夜

二水火 三水木

睽六三

四水金 五水土

升九三

六水水 七水火

鶺鴒始

臨六三臨六三

八水木 九水金

危十七度

大寒坎六三 鷄始 臨六四 臨六四

七六四三 陽火七升

初火水 二火火

魚六四

初一日入虛八度
次六小寒終次七太寒

三火木 四火金

睽九四

初二日入危二度
初八日舍危三十六分

五火土 六火水

升六四

十四秒大寒氣應

七火火 八火木

九火金

三千陰木八升
上中

初木水

屯九五

初一日入危二度
初三日入危十二日

二火火 三木木

謙六五

四木金 五木土

睽六五

六木水 七木火

升六五

八木木 九木金

鷄始

庚臨六五 臨六五 三時陽金九臨

初金水 二金火

屯六六

初一日入危七度
初三日入危十七日

三金木 四金金

謙六六

五金土 六金水

睽九九

七金火 八金木

升六六

九金金

三美陰水小過
范準臨郭人準解非

初水水

水澤十 腹壁臨上六 臨上六

初一日入危十一度
初四日入危十一日

二水火 三水木

小過初六

四水金 五水土

蒙初六

六水七水火

益初九

八水九水金

漸初六 三陽中火二小過

初火水二火火

諷言衛立春坎西解凍東風泰初九 初九入危去度 初四十六日

三火木四火金

小過六二

次二十三分壬秒日 大諷言立春氣應

五火土六火水

蒙九三

斗建寅律中大簇 次五日舍營室

七火火八火木

益六三

九火金

室去度

三童陰木三蒙

初木水

漸六二

初一日入室三度 初一日入室三度

二木火三木木

始振蟄虫泰九二泰九二

四木金五木土

小過九三

六木水七木火

蒙六三

八木木九木金

益六三 三增陽金 四益

初金木二金火

漸九三

初一日入室八度 初一日入室八度

三金木四金金

魚上泰九三泰九三

五金土六金水

小過九四

七金火八金木

蒙六四

九金金

三銳陰土五漸

初土水



壁九度

雨水坎九魚獺祭

泰六四

初一日入室十二度

漸六四

次三雨水
次四斗指寅大簇用事

益六四

次二立春終

二土火三土木

小過六五

驚蟄氣應

四土金五土土

蒙六五三達陽中上水六泰

六土水七土火

益九五

初一日入壁一度

初水水二水火

漸九五

初一日舍東壁

三水木四水金

鴻鳴來泰六五泰六五

五水土六水水

小過上六

七水火八水木

蒙上九

初三交陰火七泰

九水金

益上九

初一日入壁五度

初火水

漸上九

初一日入壁五度

二火火三火木

草木萌動 泰上六泰上六

初一日入壁五度

四火金五火土

需初九三熨陽中木八需

六火水七火火

隨初九

初一日入壁一度

八火木九火金

晉初六

初一日入壁一度

初木水二木火

解初六

初一日入壁一度

三木木四木金

奎十六度

初一日入壁一度

五木土六木水

初一日入壁一度

七木火八木木



降婁戌魯驚蟄坎六挑始大壯初九大壯初九

九木金

三儀陰金需 初金水

需九一 初一日入奎金五度 二金火二金木

隨六二 初七十七日 四金金五金土

晉六二 六金水七金火

解九二 八金木九金金

鳴含庚大壯九二 大壯九二 三從陽水二隨 初水水二水火

需九三 初一日入奎十度 三水木四水金

隨六三 初八十二日 五水土六水水

晉六三 七水火八水木

解六三 九水金

三進陰下中火二晉 初火水

廣化為鳩大壯九三 大壯九三 初一日入奎十四度 二火火三火木

需六四 初八十六日 四火金五次土

隨九四 六火水七火火

晉九四 八火木九火金

解九四 三釋陽木三解 初木火二木火

春分震初九至為大壯九四大壯九四 初一日入婁三度 三木木四木金

婁十二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月十四度

需九五

次三春分斗指卯
夾鐘用事

五木土六水水

隨九五

初九十一日
次三二十六分十秒春

七木火八木木

晉六五

分氣應

九木金

三格陰金四

大壯 初金水

解六五

初一日入婁七度
初九十五日

二金火三金木

雷乃發鼓 大壯六五大壯六五

四金金五金土

需上六

六金水七金火

隨上六

八金水九金金

晉上九

準豫溫公同
三夷陽土五豫
范準入壯郭準解非

初土水二土火

解上六

初一日入婁十二度
初一百日

三土木四土金

始電 大壯上六大壯上六

次三日舍胃

五上土六土水

豫初六

七土火八土水

訟初六

九土金

三樂陰水六豫

初水水

蠱初六

初日入胃四度
次四春分終

二水火三水水

革初九

次五清明
初二四日

四水金五水土

大梁趙清明震六二
桐始 夬初九 夬初九

次七三分二十七秒日
次大梁穀雨氣應

六水水七水火

豫六二

斗建辰律中始洗

八水木九水金



昂十一度

田化 夫九二 夫九二

訟九二 爭陽火七 訟初火水二 火火
蠱九二 初一日入胃九度 三火木四火金
革六二 初一日入胃九度 五火土六火水

蠱九二

五火土六火水

豫六三

九火金

三務陰木八 蠱 初木水

訟六三

初一日入胃十三度 二木火三木木
初一百一十三日

蠱九三

次四日合大昂 四木金五木土

革九三

六木水七木火

見始 夫九三 夫九二

豫九四

三事陽金九 蠱 初金水二金火

訟九四

初一日入昂四度 三金木四金金
初一百二十八日

蠱六四

五金上六金水

革九四

七金火八金木

九金金

穀雨震六三 萍始 夫九四 夫九四

三更地陰水一 革 初水水
下下

豫六五

初一日入昂八度 二水火三水木
次八清明終

訟九五

次九穀雨斗指辰 四水金五水土
姑洗用事
初二百二十三日



畢十六度

蠱六五 初二百二十二分八秒
清明氣應 六水水七水火
革九五 次八日舍天畢 八水木九水金

陽鳴辨
其羽

夬九五 三斷陽中 初水火二火火

豫上六 初一日入畢二度
初二百二十七 三火木四火金

訟上九 五火土六火水

蠱上九 七火火八火木

革上六 九火金

三殺陰上木三 初木水

戴勝降
于桑 夬上六 初一日入畢六度
夬上六 初二百三十日 二木火三木木

旅初六 四木金五木土
師初六 六木水七木火

比初六 八木木九木金

小畜初九 陽金四 旅初九 金水二金火

實沈 甲申立夏夏震九四 乾初九 初一日入畢土度
實沈 甲申立夏夏震九四 乾初九 初二日入畢土度
實沈 甲申立夏夏震九四 乾初九 初三日入畢土度
實沈 甲申立夏夏震九四 乾初九 初四日入畢土度
實沈 甲申立夏夏震九四 乾初九 初五日入畢土度
實沈 甲申立夏夏震九四 乾初九 初六日入畢土度
實沈 甲申立夏夏震九四 乾初九 初七日入畢土度
實沈 甲申立夏夏震九四 乾初九 初八日入畢土度
實沈 甲申立夏夏震九四 乾初九 初九日入畢土度

旅六二 初二百三十六日 五金土六金水

師九二 次實沈立夏夏氣應
斗建巳津中仲呂 七金火八金木

比六二 九金金

三衆陰上土五 師 初土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甯二度

出 蚯蚓 乾九二 乾九二 次四日舍甯 次八日舍參

小畜九二 初一日入畢五度 二土火三土木

旅九三 六土水七土火

師六三 八土木九土金

比六三 三密陽水六比 初水水二水火

小畜九三 初一日入參二度 三水木四水金

生 壬辰 乾九三 乾九三 五水土六水水

旅九四 七水火八水木

師六四 九水金

三親陰火七比 初火水

比六四 初一日入參六度 二火火三火木

小畜六四 次七小滿斗指巳中呂 用事初一百四十九日 四火金五火上

小滿 震空 苦菜 乾九四 六火水七火火

旅六五 六外六秒小滿氣應 八火木九火金

井三十二度

師六五 三斂陽木八 初木水二木火

比九五 初一日入井二度 三木木四木金

小畜九五 初二百六十四日 五木土六木水

死 靡草 乾九五 乾九五 七木火八木木

旅上六

九木金

三彊陰金九乾

初金水

師上六
初一日入井六度
初二百五十八日

二金火三金木

比上六

四金金五金土

小畜九

六金水七金火

小暑
至 乾上九 乾上九

八金木九金金

大有初九
三辟 陽 水 乾
初水水二水火

家人初九
初一日入井十度
初二百六十三日
三水木四水金

井初六
五水土六水水

咸初六

七水火八水木

鶉首未
春芒種
生 始初六 始初六

九水金

三盛陰火大有

初火水

大有九二
初一日入井十五度
次芒種
二火火三火木

家人六二
初二百六十七日
次三十三分九秒
四火金五火土

井九二
日次鶉首芒種氣
應斗建午律中廷賓
六火水七火火

咸六二
八火木九火金

鳴始
始九二
陽 木 家人
初木水二木火
大有九三
初八入井二十度
初二百七十三日
三木木四木金



家人九三

五木土六木水

井九三

七木火八木木

咸九三

九木金

三法陰金四井

初金水

反若無聲 姑九三 姑九三
初一日入井二十四度
初二日七十六日

二金火三金木

大有九四

四金金五金土

家人六四

六金水七金火

井六四

八金木九金金

咸九四 三應陽土五咸 初土水二土火

夏至離兌 解 姑九四

姑九四

黃準離溫公范升離皆非
初一日入井二十九度
次四廿種終
次五夏至斗指
午誕賓用事

三土木四土金

大有六五

五土土六土水

家人九五

初二日入井八十一日
次六二十四抄夏至氣應

七土火八土木

井九五

九土金

三迎陰水七咸

初水水

咸九五

初一日入井三十三度
初二日八十五日

二水火三水木

鳴始 姑九五 姑九五

次二日舍與鬼

四水金五水土

鬼四度

大有九

六水水七水火

家人上九

八水木九水金

柳十五度

井上六三遇陽火七姑 初火水二火火

咸上六 初一入柳一度 三火木四火金

夏 姤上九 初一日舍柳 五火土六火水

鼎初六 七火火八火木

豐初九 九火金

三竈陰木八鼎 初木水

渙初六 初一日入柳五度 二木火三木木

履初九 次七夏至終 四木金五木土

鷄火午小暑離六二溫風 初六 次八小暑 六木水七木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鼎九二 斗建未津中林鍾 八木木九木金

豐六二三火陽金九豐 初金水二金火

渙九二 初一日入柳十度 三金木四金金

履九二 初一百九十九日 五金土六金水

蟋蟀 居壁 遯六二 遯六二 七金火八金木

鼎九三 九金金

三廓陰水一豐 初水水

豐九三 初一入柳十四度 二水火三水木

渙六三 次四日舍 星 四水金五水土

履六三
六水水七水火
八水木九水金

鷹乃學遊九三遊九三
鼎九四三文陽火二下渙
初火水二火火

豐九四
初一入星四度
三火木四火金

渙六四
初三百八日
五火土六火水

履九四
次九日舍張
七火火八火木

大暑離九三腐草化豚九四遊九四
九火金

張十八度
三禮陰木三履
初木水
二木火三木木

鼎六五
初一日入張一度
初三百十二日

豐六五
次四六分一秒大
四木金五木土

渙九五
暑氣應
六木水七木火

履九五
八木木九木金

土潤遊九五遊九五三遊陽金四遊
初金木二金火

鼎上九
初一日入張六度
初三百一十七日
三金木四金金

豐上六
五金土六金水

渙上九
七金火八金木

履上九
九金金

三唐陰土五遊
初土水

大雨 時行 遯上九 遯上九 初二日入辰十度 二土火三土木
初二日 初二日 初二日

恒初六 四土金五土土

節九九 六土水七土火

同人初九 八土木九土金

損初九 三常陽水六恒初水水二水火

鷓尾 楚五秋九四至 涼風 否初六否初六 初日入辰十五度 三水木四水金
次五大暑終 次六立秋

恒九二 初二日入辰十六日 五水土六水水

節九二 次七二十三分二十五 七水火八水木
秒立秋氣應

同人六二 日次鷓首斗建申 九水金
律中夷則次九日含翼

翼十八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度陰 卡火七節 初火水

損九二 初一日入翼一度 二火火三火木

白露 降 否六二 否六二 四火金五火土

恒九三 六火水七火火

節六三 八火木九火金

同人九三 三非同人温公同 初木水二木火

損六三 初二日入翼六度 三木木四木金

寒蟬 鳴 否六三 否六三 五木土六木水

恒九四 初一日入翼一度 七木火八木木

節六四 永首次七當二百三十八
日行易九度于易書曰九木金
同人卦合從之

三陰 金九同人 初金木

同九四 初一入翼十度 二金火三金木
次九立秋終

損六四 初二百三十九日 四金金五金土

處暑離六五 鷹乃祭鳥 否九四否九四 六金水七金火
八金木九金金

恒六五 初水水二水火

節九五 三減人陽 下水一損 初水水二水火

同人九五 初日入翼十五度 三水木四水金
處暑非指申庚則畢

損六五 初二百四十四日 五水土六水水
初二分處暑氣應

天地始南 否九五否九五 次九日舍軫

恒六上 七水火八水木
九水金

三陰 陰 火二否 初火水

節上六 初一日入軫二度 二火火三火木
初二百四十八日

同人上九 四火金五火土

損上九 六火水七火火

否上九 否上九 八火木九火金

巽初六 三陽 木三否 初木水二木火
下上

萃初六 初一日入軫一度 三木木四木金
初二百五十三日

軫十七度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畜初九

五木土六木水

賁初九

七木火八木木

壽星^辰鄭白露雜九^{鴻雁}觀初六觀初六

九木金

三翕^陰金四巽

初金水

巽九二

初一日入軫十度
次二處暑終

二金火三金木

萃六二

次三白露
初二百五十七日

四金金五金土

大畜九二

次五十八分二十三
秒白露氣應百

六金水七金火

賁六二

次壽星斗建酉
律中南呂

八金木九金金

歸^{玄鳥}觀六二觀六二

三聚^陽申土五

萃初土水二土火

巽九三

初一日入軫十五度
初二百六十二日

三土木四土金

萃六三

次七日舍角

五土土六土水

大畜九三

七土火八土木

賁九三

九土金

角十二度

三積^陰中上水六

大畜 初水水

睽^{群鳥}觀六三觀六三

初一日入角二度
初二百六十六日

二水火三水木

巽六四

四水金五水土

萃九四

六水水七水火

大畜六四

八水木九水金



秋分兌初九
收穀觀六四

賁六四三節陽火七賁初火水二火火

兼集兌溫公
初一日入角七度
次五白露終

三火木四火金

巽九五次六秋分斗指酉

五火土六火水

萃六五初三百七十一日

七火火八火木

大畜六五次八三十六分四秒

九火金

三觀陰律賁溫公同二初木水

賁六五范象震非

二木火三木木

蟄出宋陸王郭象巽初二入角十度

四木金五木土

培戶觀九五初二百七十五日

六木水七木火

巽上九

九九度

萃上六 八木木九木金

泰上九三視陽金九觀 初金水二金火

賁上九初一日入角四度 三金木四金金

水始觀上九初二百八十八日 五金土六金水

歸妹初九 七金火八金木

无妄初九 九金金

三準觀溫公同初水水

明夷初九諸家象兌非 二水火三水木

困初六初二百八十四日 四水金五水土

氏十五度大火 柳寒露九二鴻雁 采膏 剥初六 剥初六

六水水七水火

歸妹九二

八水木九水金

无妄六二 三內陽火 二歸妹初火水 二火火

明夷六三

三火木四火金

困九二

五火土六火水

雀入大水 化為蛤 剥六二 剥六二

次三十三分二十秒 日次大火寒露氣應 七火火八火木

歸妹六三

九火金

三去陰木 三无妄

初木水

无妄六三

初一日入氏八度 初二日九十三日

二木火 三水木

明夷九三

四木金 五木土

困六三

六木水 七木火

菊有 黃華 剥六三 剥六三

八木木 九木金

歸妹九四

三晦 陽金 四明夷 初金水 二金火

无妄九四

初一日入氏十三度 初二日九十八日 三金木 四金金

明夷六四

次七日舍房 五金土 六金水

困九四

七金火 八金木

房五度

霜降九三 三對乃 寒獸 剥六四 剥六四

九金金

三管 陰土 五明夷

初土水

心五度

歸妹六五 初入房二度 二土火三土木

无妄九五 次五霜降斗指戌無射用事 四土金五土土

明夷六五 初三百二日次六三十一分五 六土水七土火

困九五 秒霜降氣應次八日舍心 八土木九土金

草木黃落 剝六五 三窮 陽水六用 初水水二水火

歸妹六五 初一日入心二度 三水木四水金

无妄上九 初一日入尾一度 五水土六水水

明夷上六 七水火八水木

困上六 九水金

尾十度

三割 陰火七剝 初火水

艮初六 二火火三火木

既濟初九 四火金五火土

噬嗑初九 六火水七火火

大過初六 三止 帝木八艮 初木水二木火

祈木 巽立冬 兌九四 水指 坤初六 坤初六 初一日入尾六度 三木木四木金

艮六三 次九立冬 五木土六木水

既濟六二 初三百一十六日 七木火八木木



噬嗑六二

九木金

三堅陰

初金水

大過九二

初一日入尾十度
初三百二十日

二金火三金木

地若坤六二坤六二

初一日入尾十度
初三百二十日
初一分十九秒
日次析未立冬氣

四金金五金土

艮九二

應斗建亥律
中應鐘

六金水七金火

既濟九三

八金木九金金

噬嗑六三三陽水既濟初水水二水火

大過九三初一日入尾十五度
初三百二十五日
三水水四水金

雞六水坤六三坤六三

次九日合箕

五水土六水水

艮六四

七水火八水木

既濟六四

九水金

三關陰
下中火噬嗑

初火水

噬嗑九四

初一日入箕一度
初三百二十九日

二火火三火木

大過九四

四火金五火土

小雪九五虹藏不見坤六四坤六四

六火水七火火

艮六五

八火木九火金

既濟九五三失陽木三
下土木大過初木水二木火

噬嗑六五

初一日入箕六度
立冬終

三木木四木金

箕十一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氣上騰
地氣下降

大過九五
次二小雪斗指亥應
五木土六水

坤六五坤六五
初二百三十四日
次四二十六分十秒
七木火八木木

艮上九
小雪氣應
九木金

三劇陰金四
大過
初金水

既濟上六
初一日入箕十度
初三百三十八日
二金火三金木

噬嗑上九
次四日舍斗
四金金五金土

大過上六
六金水七金火

閉塞
成冬
坤上六坤上六
三馴陽土五
坤
初土水二土火

初一日入斗四度
初三百四十三
三土金四土金

五土土六土水

七土火八土木

九土金

三將陰水六
未濟
初水水

未濟初六
初一日入斗八度
次二小雪終
二水火三水木

蹇初六
初三百四十七日
四水金五水土

頤初九
次八日星紀大
雪氣應斗建子
六水水七水火

中孚初九
律中黃鍾
八水木九水金

斗二十六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易玄星紀譜後序

說之在嵩山得溫公太玄集解讀之益加楊子
雲初為文王易而作玄始託基於高辛及太初
二歷此二歷之斗分強弱不可下通于今亦無
足議溫公又本諸太初歷而作玄歷其用意加
勤矣然簡畧難明繼而得康節先生玄圖布星
辰辨氣候分晝夜而易玄相參于中為極悉矣
復患其傳寫駢委易訛歲月斯久莫知其獨手欲
釋而意不置乃朝
夜思取歷于圖合而譜

之于是知子雲以首準卦非出於其私意蓋有
星候為之机括不得不然古今諸儒之失則多
矣如美準小過而以準臨則朱之是時水澤腹
堅已終于臨上六而小過初六用事矣或者以
美準解尤非是夷準豫而以準大壯則失之是
時始電終於大壯上六而豫初六用事矣應準
咸而非離沈準觀而非兌惟震離兌坎是謂四
正卦易所不用則玄亦無所準矣且玄既不準
坎震而乃獨其準離兌邪永準同人而非恒先此
涼風至常已準恒繼之以白露降度乃準節今
永當寒蟬鳴則準同人豈可汨亂後先乃復準
恒於後邪疑準齊而非巽蓋鴻鴈來而翕準巽
玄為歸而聚準萃羣鳥養羞而積準大畜雷乃
收聲而節準齊矣疑當螫虫培戶則又可汨亂
後先乃復準巽邪或者以疑準震尤非是此難
與諸家口舌辨而按譜以視之則彼自屈矣此
譜之所以作也時準乾而在地中則無當於乾
沈準觀而在人中則無當於觀守再準否而無

當於否馴準坤而星窮候盡則無當於坤將準
未濟而析本之已終星紀之未建則火不能降
以濟水：不能升以濟火地玄又以明易之陰
陽進退盈虛之机者也惟坤既無當於卦則無
當於爻以示為用者八十而一則虛也虛一者
即虛五也易天地五十五之數與夫大衍四十
九之數復七日之數其所以虛而無用者坤以
藏之也陰虛無用而運行無彊陽則始終變化
而不息故彊準乾而為冬至之終辟又再準乾
而為夏至之始與馴之準坤者不同也易乾坤
之闢闔乃著易以頤中孚為一氣玄則始之於
中終之於養通而候之則養退乎一日中進乎
一日易之歲功乃建中先乎周以明中孚之生
復迎先乎過以明咸之生始易之月紀乃正易
三百八十四爻以直日而夜藏其用玄之百二
十九替則各分晝夜而用事易之日法乃全曰
中曰更曰減是謂三玄而三易之相盪乃不誣
凡此之類若玄之異乎易者而於易則深研几

之功則大矣如養為陽而終不為陰狩為金而
美不為土之類則又若玄之自相詭異者然變
化之微於是乎在學者按譜以視之則皆易了
矣圖歷所用斗分自有強弱不能同并古今諸
家異同之說悉以著之學者可自考焉顧僕之
愚何足以與比然用意專而私竊好之以俟將
來之知易者嗚呼苟不明乎易則亦無以玄為
而不通乎玄者則又乃徒為易也可不勉諸今
之學者知尚其辭耳而莫知其辭之所自來寧

顧此邪或曰歐陽公不讀玄而於易何如曰子
非歐陽公奈何大觀四年庚寅甬江官舍嵩山
晁說之序

溫公讀玄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楊子雲之
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為傳則曰劉歆嘗觀玄
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
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
諸儒或訛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
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
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楊子所云也
余亦私怪楊子不贊易而別為玄易之道其於

天人之蘊備矣楊子宜有以加之迺更為一書
且不知其為所用之故亦不謂楊子宜為玄也
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謂玄者賢人之書
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
於峽岬遠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
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歧而望也於是
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溟滓漫漶略不可入
迺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
稍得闕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楊子

真大儒者邪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楊子
而誰蓋與荀殆不足徵况其餘乎觀玄之書昭
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
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
胎育萬物而乘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
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
其莫以易此矣考之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
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末而玄不可
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

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
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為得已之心矣乃知玄
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為書以與易競也何歆同
知之：淺而過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
楊子不遵易而自為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
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為曰夫政者所
以為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異哉書者
所以為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其既設網
而使弋者為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楊子

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
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
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廈將傾一木扶之不
若衆木扶之：為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辨之不
若衆書辨之：為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
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為之階也子將升天而
廢其階乎先儒為玄解者多矣然楊子為文既
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人其難知者也故余疑
先儒之解未能盡契楊子之志世必有能通之

者比老終且學焉
說玄

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陽一
曰陰一玄畫有三曰一一曰二一一曰三一易有
六位玄有四重最上曰方次曰州次曰部次曰
一者也易以八卦相重為六十四卦玄以一
三錯于方州部家為八十一首凡家每首輒變
三錯于方州部家為八十一首凡家每首輒變
復初如三周三變之類是也部三首一變九首而
二初如三周三變之類是也部三首一變九首而
方二十七首而復初如三周三變之類是也部三首一變九首而

更三減之類是也八十一首以易每卦有六爻
上不可復如故曰自然之道也
合為三百八十四爻玄每首有九贊合為七百
二十九贊以圖曰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
分陽氣以三起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
地之經也一本傳曰雄原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
極于七八十者謂玄也曰參別參九處
畫也又曰百二十者謂玄也曰參別參九處
皆有所定之曰百二十者謂玄也曰參別參九處
下然則辭玄首四重而別為九卦也故易卦六爻其
之日易卦氣起中道而外其餘六十四卦每卦二
初九必分凡得三百六十九大雪山之分日卦中
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始玄八十一首每首九畫凡七百二十九贊每
二贊合十一日半益以一時羸二贊成三百六
四分日之非一中初復始凡玄首皆以易卦氣
次序而變其名周稱也故中者中孚也周者
閏者八也少者謙也貞者貞也日也餘皆此故
相遠歷以紀歲也易有元亨利貞玄有固直
蒙酋冥五者太玄之德固北方也于易為貞直
固象相極直苗相勅出冥入冥新故更代玄首
起冬至後分貞大以雪以前也者易大衍之數五
冬至以後冥者大以雪以前也者易大衍之數五
十其用四十有九玄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為

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以四

玄揲之以三揲之并餘於一而中其餘以三

為二九為一三八易有七九八六謂之四象玄有一

二三謂之三象皆盡卦首易有彖玄有首卦者

也首者亦統論易有支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

測所以易有文言玄有文贊文解五德并中首九

解贊也易有文言玄有文贊文解五德并中首九

易有繫辭玄有攤卷挽圖告玄者皆推贊也易

有說卦玄有數象說卦論九贊也易有序卦玄有

衝對而解之序卦之類也易有雜卦玄有錯

錯者雜八十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于一首而說三才四時五行而歸于道德仁誼禮也

集注楊子太玄序

漢五業主事宋衷始為玄作解詁吳鬱林太守陸績作釋吳尚書郎范聖作解贊唐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涯注經及首測宋興都官郎中直昭文館宋惟幹通為之注泰州天水尉陳漸作演玄司封員外郎吳秘作音義慶歷中光始得

太玄而讀之作讀玄自是求訪此數書皆得之又作說玄疲積勞神三十餘年訖不能造其藩籬以其用心之久棄之似可惜乃依法言為之集注誠不知量庶幾來者或有取焉其直云宋者仲子也云小來者昭文郎中也元豐五年六月丁丑序

文集卷第十一

嵩山景迂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別著

易規

說之山縣無事輒以所聞讀易自娛若著書則不敢而又未能志言于斯世也作易規十有一篇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六月十二日磁州武安縣咸池軒

三才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未重卦之時三才之象固已具矣所謂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者言三畫既兼三才而六畫又以兩之故卦成於六畫也人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蓋兼兩之者別有所屬言惟三才之道而已也聖人前後反復告人明矣奈何後之學者以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乎伏羲初畫卦時三才不備乎有地與人而獨無天可乎夫所謂仰觀俯

察者無所不寓也昔顏永嘉獨有得於此何絢陽有屢排之况他人乎顏云過此以往予欲無言其所感不淺矣說之初聞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彖象作傳意夫二子者可語伏犧之易也翻乃蔽于互體旁通希聲不出王輔嗣之藩籬惜哉唯楊子雲罕易而為三玄一行論三微而成一象其得深矣吾康節先生所謂易者伏犧氏之易也

易文相應

學者以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予不知其何以也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通之類非一也其詳至于三言五言七言而不已未嘗及所謂初四二五三上之應也繫辭論咸九四之類凡十有七爻闡弘明著若恐無以告人者諄：勤矣又未嘗一言及乎應也在爻凡三百八十四象示其吉凶悔吝無咎所以然者亦未嘗一言在應也惟師小畜履同人大有豫臨無妄咸恒遯睽損萃升未濟十有六卦之彖以應為言而寔

非初四二五三上之應也脫如初四二五三上之應則損應有時而益亦應有時也未濟剛柔應而既濟亦剛柔應也損既濟之彖何為不以言乎彼四十八卦乃皆無應乎且夫八純卦或者皆曰無應也其皆不善乎獨艮之彖乃言上下敵應不相與又何邪小畜大有五陽而一陰或者謂小畜之六四初九大有之六五九為應耳安有柔得位而上下俱應之理乎大有六五之交與夫九二之載善矣九三上九號為無應

而九三公用享于天子。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頤豈不善乎？中孚九二，九五號為無應，而九二鳴鶴和陰。九五有孚攣如，則不必如大有之六五。九二有應乎中孚六三，上九號為有應，而六三鼓罷歌泣之無常。上九翰音登天而無寔，反不如大有之九三。上九之無應乎遯，初六九四號為有應，而初六遯尾九四好遯，陽利應而陰不利，應乎頤。初九六四號為有應，而初九凶於捨龜。六四吉於得虎，又乃陰利應而陽不利。

應乎升。初六六四號為無應，而初六升大吉。六四王用享于岐山，陰無應而俱得乎豈。初九九四號為無應，而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陽亦無應而俱得乎。馬六五九四號為有應，而六五馬黃耳，金鉉上九九三號為無應，而上九又亦玉鉉何邪。睽初九九四號為無應，而九四睽孤六三，上九號為有應，而上九又亦睽孤何邪。咸之三陰三陽而感也，六爻乃俱不以應而為得，又復何邪。由是言之，烏論夫有應無應而明。

得失邪王弼所謂觀變動者存乎應非也子嘗
遠究其失亦非弼倡之特弼專以斯為術耳蓋
前見乎九家之易與夫荀爽之傳京房之占而
房占術中應乃其一事也蓋房于易論世故貴
應今捨世而惟應之尚猶六軍戰而無元戎徒
貴竒兵也且房之占未必密于郭璞而璞不以
位為應矣况其不為璞者乎昔殷荊州問遠公
曰易以何為体遠公曰易以感為体殷曰銅山
西崩靈鍾東響便是易乎夫以感論易者猶見

鄙於前人而乃區區於六位之應不尤末乎

位

繫辭謹于文而略于位蓋爻有變而位不變也
吉凶悔吝無咎者皆自爻而出也故曰六爻之
動三極之道也又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
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無咎者
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有貴賤而
無吉凶悔吝無咎也故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
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位皆不與焉學

者既說初四二五三上之應又謂以陽居陽陰
應陰為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為
失位失位者凶聖人又亦不道也然則九五九
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
善乎聖人何必區區為繫辭以斷其吉凶不道
拇指之微不諱承鬼之怪研極之不已乎繫辭
論位之詳且明者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
不同二多譽而多惧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
要無咎其用乘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

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夫六
五六三謂之危可也詎皆凶乎六二六四俱不
利遠者而學者以六二為善則無過矣何必用
柔中而補過邪學者不以四為中則六四永不
能用柔中而補過邪謙六四無不利撝謙大畜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願六四顛願之吉何邪繫
辭又論位之為重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即繼
之何以守位曰仁蓋位為虛而仁為寔位也苟
得其人雖謙之初六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升

之初六允升大吉寧論以陰居陽之四二乎雖
大有之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鼎之上九鼎
玉鉉大吉無不利寧論以陽居陰之三五乎蹇
之六二九三六四九五號俱得位乃一于蹇而
危何也解之六三九四六五號俱失位乃一于
解而安雖六三之負乘致寇亦吝而已烏何邪
蹇之四爻既俱得位獨六四象言當位何也解
之四爻既俱失位獨九四象言未當位何也困
之九四號為失位象乃言雖不當位有與也需

之上六號為得位象又亦言雖不當位未大失
也又如歸妹六五號為失位而象言其位在中
以貴行也旅之九三號為得位而旅焚其次喪
其童僕九四號為失位而旅于處得其資斧噬
嗑象言雖不當位利用獄也亟六五象則言貞
厲無咎得當也既濟象言剛柔正而位當未濟
象言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參差反復如此則有得
失初不繫于位之當否果何足論哉借如彼學
者之論則位之不當者衆矣象之所言才十有

三履豫臨噬嗑震兌中孚未濟之六三解夬萃
小過之九四大壯之六五是也位之當者亦衆
矣象之所言者才七比兌渙節中孚之九五臨
賁之六四是也不知果何謂邪嗚呼聖人之吉
人亦明矣其義必在爻位者則兼爻位而稱之
大畜六四元吉有喜六五之吉有慶之類是也
有爻位之義兼在卦者則又亦兼卦著之比之
初六有它吉大有初九無交害之類是也顧弗
明守學者乃倡之喜于自昧而已

承乘

學者既為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求之
或不通則又為承乘之說譬如狡兔三窟則必
一安其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乘柔
則吉陰乘剛則凶紛々者至于專君奪民分女
冠婚患失患得區々封植烏覩觀會通於自然
行典禮而不作周流廣大者哉是雖皆得於上
而失於下坎皆得於下而失於上宜其然乎且
之繫辭曾無一字及此也繫辭有所謂比易

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者似乎承乘而非也此論易之情耳爻爻以情言吉凶以情遷是也安論位之遠近乎象亦有所謂遷上舍下志在內志在外者復似乎承乘而非也象泛言上下內外而不正以一爻為言也其言乘剛者凡五屯噬嗑震之六二六五豫之六五皆本諸震而云尔也非震非坎未之或恤如乾易以知險坤簡以知阻則尤無所病也若夫乘柔與乘剛者象亦不見一字也師九二之承天

寵盛初六之意承考六五之承以德歸妹初九之吉相承上六之承虛筐節六四之承上道又豈正爻位而云哉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辭之唯了者自王輔嗣而來一口曰初祖也五君也六二過初而不及五云尔也不知凡厥六二如之何也其不思亦甚矣荀悅稱相帝時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及臣叔父故司徒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充豫之言易者咸

傳荀氏學而馬氏亦頗行於世然則乘應之學
自荀爽而盛歟

中正

中正易之所尚也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
中爻不備豈謂位之中乎吉凶者貞勝者也天
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
動貞夫一者也亦豈謂位之正乎學者必以位
而論中正則季氏不特富於周公亦且賢於仲
尼矣如六二九五為中且正則凡六五九二俱

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艮六五安得
艮其輔以中正未濟九二安得貞吉中以行正
復之六四中行泰之六四中心願為者又復何
邪如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為得位而正陽之若
陰之居陽為失位而不正則凡初九：三皆
善而初六：三皆不善乎凡六四上六皆善而
九四上九皆不善乎晉之初六獨行正艮之初
六未失正蒙初六之正法離上九之正邦久復
何邪凡所謂貞吉貞凶者皆非初六九二六三

九四六五上九之事歟未濟六爻在彼學者皆失正失中而九二九四六五何以皆貞吉邪以卦言之中孚用中蒙頤養正中孚獨二五備德而蒙之六五不得為童蒙之吉頤六五不得有居貞之吉邪蓋象之所謂中正者自因卦而為言又安得以爻卦為一休哉曾卦爻之不辨也悲夫

卦爻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是卦

爻各有所自也卦以象告爻以情言又其為用亦不同也學者正指一爻而成一卦是爻猶頭也卦猶贅也聖人何喜多端而蘊崇哉得非學者見小畜象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同人象言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大有象言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遂尔妄意歟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因以成大有之卦似可也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無咎何能成畜小之卦乎同人六三同人于宗吝亦能

成同人之卦乎彼為之辭曰成卦則可為爻則不可予所未喻也譬如有人未知牧豕使之擾龍不其難乎又彼謂履虎尾不啞人亨者正為六三一爻也六三則履虎尾啞人凶大過棟橈本末弱者正謂初六上六之弱也初六借用白茅無咎上六過涉滅頂凶果其弱歟如此之類不因彖而妄使卦爻水火者卒無典常旁行而流也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象

昔稽康作言不盡意論殷融作象不盡意論卓哉吾意夫二子者可謂言易也其深得聖人之言者歟聖人謂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意使意盡於象則亦盡於言而意非言之所盡則亦非象之可盡始立象以盡之果莫之盡也意如其盡則象亦不立今象之立以盡不盡之意非盡不盡之言也學者乃爭曉曉於象是聖人欲以盡意者欲盡言也不亦悖乎何襄城惠之乃為六象之論曰寔象曰假象曰偏象曰圓象曰義

象曰用象蕭氏又難之不取偏象圖象而立四
象之論何蕭不知一物俱有六象非一象各著
一物是未免曉之徒也彼鄭康成虞翻輩巧
於取象旁行曲致王弼患之曰文苟合順何必
坤乃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弼乃太恕乎
是易之立象猶詩人之託與於草木鳥獸乎孫
盛之請弼宜哉盛為象妙於見形論曰聖人知
觀器不足以達變故表圖應於耆龜圖應不可
為與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流惟化所適
雖一畫而言凶並章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
而慶咎交著繫罷則失之矣八卦者圓化之影
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圖影備未備之象
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
妙風雨俱變不與巽坎同休焉嗚呼不得嵇殷與
之談必也孫安國乎

主

卦各有主也學者一概主之於五不知孔子魯
逢掖何乃為百代文教之主歟紂商王曾不得

以獨夫自全其故何邪也之初六以責下賤大
得民而九五屯其膏施未光謙之九三勞謙君
子萬民服而六五利用侵伐征不服主果何在
邪豐之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果以誰
為之主邪升之六四王用享之岐山既濟九三
高宗伐鬼方之類則主之立象明矣學者未之
思乎

德

夫卦辭變通至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亦以極

矣又乃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則易
以德為尚也乾之大無不周其所稱者四德而
已也夫既以健順論乾坤又言乾之德行常易
以知險坤之德行常簡以知阻頤豈一德之云
哉學者於彛知其入而不知其出也于艮知其
止而不知其行也於震知其動而不知其恐懼
也於兌知其說而不知其憂傷也於坎知其陷
而不知其為陰之中也陰陽之所始也陷不自
陷也於離知其麗而不知其為陽之中也陰陽

之所終也。履不自履也。彖於恒言巽而動於益言動而巽於咸言止而說不於損言說而止。何邪？意自有所在也。學者論說止之德於損非聖人之意也。如為一之於德則有泰而無否，常復而不剝，君子之道未知或消而小人之道無自以長矣。嗚呼！學者於八卦惟知一德執一德而不知屈伸安用，居觀其象動觀其變，消息盈虛之尚乎。

變

智者觀變於幾，微之初而昧者則不然，見雨施而知天之變物，感葉落而知物之變秋，亦晚矣。京房虞翻荀爽蜀才之徒嘗論易之變矣，不過謂泰否變而為咸，恒咸恒變而為損，益坤之上六下處乾三乾之九三上六坤六而為損，乾之九三下處坤初坤之初六上升乾四而為益，坤之上六來居乾之二而為賁，之文剛乾之九二分：居坤上而為否，之文柔如斯而已耳。安得六十四卦所以四營十八變參伍以變之法。

哉嗚呼易之變苟如此不其晚乎王弼獨知齊
有乾坤之變而區：以情明爻通變以辭明卦
遠變又何其挽邪夫情之好惡辭之險易變之
迹也非其迹之所以變也變動以利言吉凶以
情遷則將變而情亡矣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
尚其變則既變而辭亡矣弼曾未知思乎孫盛
謂弼以傳會之辯麗於浮義至于六爻變化群
象所効五氣相推皆擯落多所不聞非誣也今
之學者滔：又皆弼之下走也

訓詁

古之人訓詁緩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
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至隋唐問何妥二劉輩
好異務華訓巧而逼使其意散兩字兩訓而不得
通或首則又紛然解剥累數十言而不能訓一
字畫蛇既成紛然多足也毫髮輕重密於商君
之治秦前人或不容轉喉矣夫五經之訓皆緩
而簡唯易為甚如豫六五恒不死象曰中未也
也艮六五艮其身象曰止諸躬也兌九四之

喜有慶也。今人之辨此六字同異學如之何哉。豫之九四所謂盍簪。由漢以來諸儒皆曰簪疾也。雖王弼不知牛在古非稼穡之資而及乎簪則亦曰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遠契今日穿窬之學不知古者禮冠未知有簪名也。若此者甚衆可勝言哉。又且古人之語多倒學者不可不知。必如今人之語法讀山海經之類多所不了。為其語多倒故也。况夫易之作於中古乎。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夫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夫子順其辭以告人如此奈何。後之人樂於穿窬必為之辭哉。若夫文字有科斗籀篆隸書相似之訛舛或其授受之不同則具在別錄。

堯典中氣中星堯元年
中良益

日中星鳥春分而日與斗中則曰日中春為陽中而春分又為春之中也。方是之時陽進而中中以居晝陰退而中中以居夜晝而日金出卯

入酉夜而奎亦出外卯入酉斗建卯之中晝漏
五十夜之漏亦五十是謂日中方陽用事也故
稱日云以此正夫仲之中氣則孟而日疾季而
日遲從可知也日行於東而星見於南則曰星
爲東際乎南木以生火於是取中也以彼正此
也寔本之於冬至之虛也冬至之日在虛一度
則春分之昏星七度中而南正中天也所謂南
正中天者南方之中星見而正乎東也南方之
中星：是也彼井鬼柳則過中張翼軫則未中

若以謂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
宿百九度而于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寔春分之
一時正位之中星也非春分之常夜昏見之中
星也若夫春分之常夜昏見之中星則孟而觜
參仲而井鬼季而柳星張乃為合度如得於星
中則孟而昏觜參中仲而昏井鬼中季而昏柳
星張中從可知也

日永星火夏至而日近斗遠則曰日永日行極
北斗行極南也天去地下高而日行地中淺也

陽與陰交而陽數多陰數少不勝乎陽也日行極北故日永而暑生於上斗行極南故夜短而濕生於下天去地下高故日永而形則益日行地中淺故夜短而氣在後陽數多故晝數多陰數少故夜數少日出乎寅而入乎酉也陰不勝乎陽故日出即見而無物以蔽之陽方盛也故稱日永而已以此正仲之中氣則益而日遲季而日疾從可知也日行於南而星見于東則曰星火南際于東火生於木於是取中也以彼正

此也寔本之於冬至之虛也冬至之日在虛一度則夏至之昏房二度中東正中天也所謂東正中天者東方之中星見而正乎南也東方之中星房是也彼角亢氐則過中心尾箕則未中若以謂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七十七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夏至一時之中星七非夏至之常夜昏見之中星也若夫夏至之常夜昏見之中星則益而翼軫仲而角亢季而氐房心乃為合度如得於房中則益

而昏翼軫中仲而昏角亢中季而昏氐房心中
從可知也

宵中星虛秋分而斗與日中則曰宵中秋為陰
中而秋分又居秋之中也方是之時陰進而中
中以居晝陽退而中：以居夜晝而日有角出
卯入酉夜而角亦出卯入酉斗建酉之中夜漏
五十晝之漏亦五十是謂宵中方陰用事也故
稱宵云於宵之中寔知日之所在也得日之所
南斗行極北也天去地下淺而日行地中深也

陰與陽易而陰數多陽數少陽不勝乎陰也日
行極南故日短而寒生於上斗行極北故夜永
而燥生於下天去地下淺故日短而形則損日
行地中深故夜永而氣在先陽不勝乎陰故日
雖出而未見有蔽之者也陰數多故夜數多陽
數少故晝數少日出乎卯而入乎申也陽方易
也故稱日短云以此正伸之中氣則益而日疾
季而日遲從可知也日行于此而星見于西則
日星昴北際乎西水生於金于是取中也以彼

正此也寔木於冬至之虛也冬至之日在虛一度則昴七度中而南正中天也所謂南正中天者南方之中星見而正乎北也南方之中星昴是也故釋天曰西陸昴也又曰大梁昴也彼奎婁胃則過中畢觜參則未中若以謂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二節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八十三度而于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冬至之一時正位之中星也非冬至之常夜昏見之中星也若在也得日之所在則知中星之度也故必舉宵

與日相成也以此正仲之中氣則益而宵疾季而宵遲從可知也夫既得於宵中則晦朔弦望朧胸舉可考矣孰謂不言月乎日行於西南而星見於北則曰星虛西際乎北金以生水于是取中也以彼正此也寔本之于冬至之虛也冬至之日在虛一度則秋分之：昏虛九度中而北正中天也所謂北正中天者北方之中星見而正西也北方之中星虛是也釋天曰北陸虛也又曰玄枵虛也彼斗牛女則過中危室壁則未

中若以謂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星九十六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秋分之一時正位之中星也非秋分之常夜昏見之中星也若夫秋分之常夜昏見之中星則益而尾箕仲而斗牛季而女虛危乃為合度如得於虛之中則益而昏尾箕中仲而昏斗牛中季而昏女虛危中從可知也

日短星昴冬至而日遠斗近則曰日短日行極夫冬至之常夜昏見之中星則益而室壁仲而

奎婁季而胃昴畢乃為合度如得於昴之中則益而昏室壁中仲而昏奎婁中季而昏胃昴畢中從可知也歷代儒生執常夜昏見之中星乃以此中星為季月之時如王肅何承天梁武帝虞劄王孝通李淳風輩號知歷者尚且惑之至隋劉焯始知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為合朔然本之於冬至之日：在危則非也又以堯元年丙子亦非也傅仁均雖亦知此為合朔而專守昴中使其歷法闕踈見非於王孝通至唐一行始



考冬至在虛一度而得鳥火虛昴之正焉利向
謂春張昏而中可以種穀夏大火昏而中可以
黍菽秋虛昏而中可以種麥冬昴昏而中可以
斬伐田獵蓋歲亦是類也

日法

寅賓出日經天者必始於測日；動而東天動
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巡如不得於日則莫得
於天也測日必立之表立表必於地之中帝堯
之時岵夷寔地之中也何則冀州帝堯之所都

當是之時天下之中也岵夷又冀州之中也測
其出之景而導之謂之寅賓出日萬物於是乎
不昧夫陽之用事也夫有所出而莫為之儼則
失其行矣非日失其行也人於是失日之行也
儼如賓主之儼徐邈之讀是也古文儼通作賓
孔氏以賓為導亦讀曰儼近世乃為賓主之說
非也此正以日為主非可賓之且儼與餞之義
正相允會云得日出日之正故一日而進十五日
而退十四日始進終退二十八日始退終進莫

不正也方是之時日出東中而入西中言出日則其入於西中者可知也方以其陽用事也故稱其日出云以至夏而出於東北維入於西北維亦可知也義叔之職不言出日寓之於此為

寅餞納日測其入之景而侯之謂之寅餞納日萬物於是乎不失夫陰之用事也夫既入而莫為之餞則失其所歸矣非日失其所歸也人於是失日之歸也餞如賓主之餞故也方是之時

日入西中而出東中言納日則其出於東中者可知也方以其陰用事也故言納云以至冬而出於東南維入於西南維亦可知也和叔之職不言納日寓之於此也夫既知日之所納則知月之所出矣一日而朏十五日而朏以日為純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不少間也或以為義和以成歲為事言日而未嘗言月非篤論也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義

和既以秩在四時矣日於是乎分月於是乎建
時於是乎正義歲於是乎成朞三百有六旬有
六日分日章也以閏月建月會也定時四正時統
也成歲立歲元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
奇焉周於二十七日正於二十八日虛於二十
九日盈於三十日朔與次朔同者大不同者小
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周為復始故曰朞三百
有六旬有六日朞者周而復始之名也有六旬
云者寔名之而虛數之也寔當有三百六十六
日而通以六小則三百五十四日也四日亦得
一旬之數也故不曰六十日而曰有六旬云而
有六日者亦寔名之而虛數之也寔當有六日
而以氣盈朔虛則得五日四分日之一也四分
日之一亦得一日之數也故又稱曰有六日云
所以然者陰陽之理死生之義消息之數於是
乎在也常月以之成爲閏月以之生爲三歲失
閏則差一月九歲失閏則差三月十七歲失閏
則差六月是閏月者所以正常月也閏月正則

常月正矣故特以閏月為言夫月既建則時自正矣定古文作正開元誤作定期古文從日而小篆從月

洪範小傳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先武成以事天後洪範以極天道不稱周年而稱商祀就箕子以訪焉則武成所謂乃反商政政由舊者於是乎在武王若曰箕子者吾商之舊三公也吾欲有問則訪焉

帝乃震怒不畀不畀者不與也帝之

不與縣者縣失治道于天下也故載其惡曰彛倫攸斁迹其不畀之變曰縣則殛死禹乃嗣興禹嗣鯀之職而鯀之所不舉者一日興起也舊說廢父與子者誤也其意私且狹也天乃錫禹者錫其所興也錫則畀之也洪範九疇彛倫攸叙者天人德之也 初一日五行五行得其叙是謂彛倫攸叙土爰稼穡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皆具于土矣土何事之有其於稼穡則從人之欲而無不可也爰曰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若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
作甘潤下作鹹水鹹也炎上作若火苦也曲直
作酸木酸也從革作辛金辛也稼穡作甘土甘
也 二五事一曰貌木也二曰言金也三曰視
火也四曰聽水也五曰思土也 三八政一曰
食二曰貨三曰祀五行之具用也四曰司空水
也五曰司徒土也六曰司寇金也七曰賓木也
八曰師火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

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
偏無黨王道蕩：無黨無偏王道平：無反無
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
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
訓是行以迓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

天下王言人君人臣所以作極之術如此也人君之極：於上帝庶民之極：於吾君也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華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當次於五福之疇 六三德一曰正直土也二曰剛克火也金也三曰柔克水也木也平康正直因土用土也彊弗友剛克因水木用火金也變友柔克因火金用水木也沈潛剛克因水用火也高明柔克因火用水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潛忒當次於五福之疇 七稽疑曰雨木也曰霽火也曰蒙金也曰駢水也曰克土也曰貞曰悔五行具也蒙金文作雩天氣下地不應也駢今文作圍升雲半有半無也克於龜象五行交相克與土之狀相類 八庶徵曰雨木也曰賜金也曰燠火也曰寒水也曰風土也曰肅時雨若木以類從也曰

暫時燠若火以類從也曰謀時寒若水以類從也曰聖時風若土以類從也咎徵曰狂怕雨若木自咎也曰僭怕暘若金自咎也曰豫怕燠若火自咎也曰急怕寒若水自咎也曰蒙怕風若土自咎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

雨當次五紀之疇九五福一曰壽土也二曰富水也三曰康寧火也四曰攸好德木也五曰考終命金也惟五福寔亦備用如壽富而康寧康寧而壽富攸好德而考終命考終命而壽富之類六極一曰凶短折土也金也二曰疾火也三曰憂火也四曰貧水也五曰惡木也六曰弱木也

說之二十年前為洪範之學本諸伏生劉向一行而古今之說不敢遺也為傳數千言靖

康丙午冬過金賊于睢陽五世圖書悉以疾燼
寧知有吾之洪範傳今年戊申冬飄流金陵遇
東里好學後生嘗標記予傳之五行於本書予
欣然見之如覩再生之物也方抱病危弱於冬
至前一日因作此小傳自安其私也而念學者
之益良亦未易議也二十二日壬寅至其次序
則多本諸泰山姜至之先生論五行則張廷評
景發之云

詩之序論一

作詩者不必有序夫既有序而直陳其事則詩
可以不作矣說詩者或不可以無序斷會一詩
之旨而序之庶幾乎發明先民之言以告後生
弟子焉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夫
作詩之君子世莫得而氏之其所經見者則周
公吉甫家父孟子也其人大聖且賢也其所作
可與二三君子偶者雖末之亦善士也其感惟
深其誠惟加其辭惟緩徘徊自致吾愛君之心
焉先王先公之烈於是乎在也序詩者於所刺

不常時君之惡而暴其私無所不及雖閭閻委
瑣之私亦不過是豈特善罵云乎耶亦自善評而
餘怒悉紓而罷矣尚何託之鳥獸草木虫魚文
之訓詁比之音韻以成詩乎吾君既治一國之
君皆美之也吾何容心哉猶然以庶民節奏詠
之颺之是所以為先王先公之烈者也序詩者
於所美直而且倨殆類考功所書縣令最狀尚
何託之鳥獸草木虫魚文之訓詁比之韻音以
成詩乎孰為詩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乎如山

有樞之序曰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
有朝廷不能洒掃車攻之序曰宣王能內修政
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
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逸車徒鳥詩無遺思
矣如此之類一序而足又何必詩之作邪由是
觀之詩之所序非當時之所作明矣且逸詩之
傳幸而託於金石得完者峻下之石鼓也又安
觀序即自澤陂之序絕其後繼而有作者屈原
離騷亦未嘗有序而序之者王逸也秦漢之間

古詩之傳興致深遠頗有國風遺韻而亦未嘗
有序知之者固自知之况夫先民之言本諸人
情而有作人情不亡則其言不患乎不明也譬
諸喜樂而笙歌疾痛而呻吟古今一也又豈悞
人之不可知則默以已乎殆夫晉魏文墨之士
才口凡不陋不知學因習說詩之序而自為其
詩序蓋可慚也已今之說者反因此以誣商周
之君子何異以王莽論周公哉

詩之序論二

或曰詩之序非當時之所作抑子夏之所作歟
曰予不知子以子夏為何如人也周之東遷諸
侯未之有勒王者衛宣公不知從王伐鄭春秋
罪之矣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
適時而不反為其與衛人之怨王歟當斯之時
桓王五聘于魯而諸侯未之有親王者序葛藟
刺周室道衰棄其九族則諸侯之親王者其已
厚歟秦康公隳其先君穆公之業惟知日太上兵
於母家自喪服以尋干戈而終身戰不知已序

渭陽稱其我見舅氏知母存焉是果純孝歟周
公之誅管蔡不得已也序棠棣燕兄弟也閔管
蔡之朱道故作棠棣焉何其安忍而善厄人哉
又安在其為燕耶忽之不昏於齊卒以無大國
之助則今世昏姻論族者賢矣哉君子之與正
而抑篡弒也尚矣鄭昭公正也當立者也山有
扶蘇檉兮後童之類序怨而刺之幽后亦未之
有可刺者而序白華刺之晉武公陳厲公者內
弒而盜立之君也石季龍苻堅之流也序無衣

美武公序墓門姑貴陳佗無良師傳失其類耶
尊王而賤夷狄天下之通義也秦仲者石勒劉
元海之流也秦襄公聰曜之流也序車轄美秦
仲序駟鐵小戎美襄公何也夫取非所有者盜
也襄公取周地而能之果足訓哉周之王應天
命也序文王有穀繼伐也是文王以伐紂為志
武王以伐紂為功也序庭燎因以歲宣王則雲
漢之作妄也序沔水規宣王則韓奕之作妄也
序鶴鳴誨宣王序白駒黃鳥我行其野刺宣王

則崧高烝民之作妾也序祈父刺宣上則江漢
之作妾也小雅之貴為大雅未有小雅之惡如
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風雅頌各有体序騶
虞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
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縞虞則王道成也者風
風其為雅歟文王其為僭王歟序魚麗美萬物
盛多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歟序閔予小子嗣
王朝於廟也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小愆嗣王
求助也頌其為小雅歟子夏苟知有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與正而抑篡弒尊王而賤夷狄明乎
周之王業謹乎風雅頌之体則序詩者非子夏
也善夫韓愈之議曰子夏不序詩之道有三為
不智一也暴中冓之私春秋所不明不道二也
諸侯猶世不教以云三也且夫春秋之志深矣
豈特定哀之間多微辭哉後世學士大夫聚十
數師儒之說而傳道之尚多所不通夫子于洙
泗之間口以授受而不敢公者言遜也何為夫
子怯于春秋而子夏勇於序詩乎至於喪服傳

稱子夏所作予何疑焉

詩之序論三

或曰鄭君於詩譜以序為子夏所作及于鄭忠
答張逸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者謂高子之言
非毛公後人著之其意又以是為毛公所作然
則是序毛公之所作歟曰此予疑不能明也在
漢有齊詩韓詩毛詩齊魯韓三家之詩早立博
士而傳者多卿相顯入所說與毛詩又不類以
閔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騶虞鹿鳴四牡

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鼓鐘
為昭王詩異同不可悉舉賈誼以以騶虞為天
子之圖以木瓜為下之報上劉向以衛向以衛
宣夫人作邶柏舟黎莊公夫人作式微陳嬪道
蔡人之妻作采芣之類皆三家之說也楊雄號
為博極群書而乃因三家之說而為之言曰周
康之時頌鼓作乎下閔雎作乎上習治也與毛
詩大不類如此則其序必不同也惟序同則說
亦同而說之不同者序之不同可知也惜乎典

籍理滅之餘三家之說不著于今而今所畧見者韓詩之叙曰采芣傷夫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冢也蝮螫刺奔女也其詳可勝言哉今于文章猶不能與人同機杼而既名之曰四家詩則詩各有叙也明矣且說韓詩者謂其叙子夏所作說毛諸者亦曰子夏叙也是何一人之手異同如此邪無乃各記所尊以求信于人乎然則毛詩之序毛公所作歟毛公無一言以及序而傳詩甚略得非以其大旨已見于序歟予所以

疑不能明者為其多駢蔓不純之語亦似非出于一手故也序子矜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鴉鳴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一也采芣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其駢蔓無益多如此序穆木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謂之逮下可也誠于逮下則何嫌于嫉妬之心焉謂之逮下可也誠于逮下則何嫌于嫉妬之心耶序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

吁之難傷已不見荅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謂之傷已可也莊姜逝無以制州吁而遠念舊
惡于先君則孰謂先君之思耶其駢蔓自戾多
如此春秋閔公二年冬十月有二日狄入衛序
定之方中曰衛為狄所滅不亦過乎序木瓜則
曰衛國有狄人之敗又何其不及耶其不然多
如此栢之序曰栢武志也或以為注般之注曰
般樂也或以為序失其傳又多如此騶虞之序
曰仁如騶虞毛公傳曰騶虞義獸也下泉

序思明王賢伯以邠伯之故也毛于邠伯曰邠
侯也而不以為方伯彤弓序曰天子錫有功謂
侯蓋非常之賜也毛公說彤弓以講德習射則
禮之常者耳庭燎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毛公
傳意略不及所謂箴茗之華序曰因之以飢饉
蓋因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而云爾毛公乃曰治
曰少而亂日多不亦優乎然果非毛公作放范
畢謂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衛宏從曼卿
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予于傳于世

魏鄭公于志寧李淳風李延壽謂詩序子夏所
創毛公衛敬仲又加濶益之其言良有以夫

詩之序論四

孟子荀卿左氏賈誼劉向漢諸儒論說及詩多
矣未嘗有一言以詩序為議者則序之所作晚
矣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者曰衛之
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
子之母者于其先君無妻道于七子無母道過
孰大焉孟子之言妄歟孟子之言不妄則序詩者

非也諸儒之論與序詩者異而謂序無一言非
者非余所學也韋昭壯預亦間以詩序為言而
預頗有與之異同者則士之好學不罔不殆者
于詩之序宜有皐白云

文集卷第十二

嵩山景迂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別

著下

中庸傳

○天命之謂性者何性者中之所寓也莫知其
所自而推言也 率性之謂道者何性得所率
則為君子不得其所率則為小人曰誠曰明曰
孝曰忠曰恕曰和皆率性之具也是六者皆中
之所以為中者也 修道之謂教者何聖人所

以絰綸天下之大經也君子所以擇乎中庸也
小人所以反乎中庸者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可離非道也者何出乎性而教之所本也
君子以是誠之務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
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者何中也誠也 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者何中也明
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何情之未性
之全純中之所以名中者也肫々如也淵々如
也浩々如也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何中之
一物於是乎有二名也顛沛之際毫髮之多或
不中節焉亦不足為和也有子言和必有待乎
節之非和之正也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
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者何是一物不得二名也榘
楠豫章之大本而不達道則亦戩也 致中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何教之行也明道先
生常善乎致之言也常善乎位之言也○仲尼
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
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者何

中之所以為常道也君子而時中則無時而不中也小人而無忌憚須臾變改莫之能中也以是知先儒說用中為常道是也近世說中說庸非所知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胡先生溫公明道先生皆云然也問者曰庸得非變邪所以濟中者也曰是不識中者也君子之中隨所罷而麗焉不動而變尚何所假也邪子莫執中無權者是子莫之中非君子之中也劉侍讀曰中庸者中用也蓋亦誤也言中斯用之也先

儒曰用中為常道是也劉說前見於皇氏熊氏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者何教之不行也有中庸之君斯有中庸之民也。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者何不誠不明則不中也。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者何舜之

所以為舜者中庸也明誠兩盡而道教行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者何不明不誠則不中也擇也者依也斯人自謂之知者非知之明也君子不以為知也昔夫子言仁知詳矣曾子子思慮後世或泛然失其旨乃以仁為誠知為明其實一也。子曰曰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者何回所以為回者中庸也誠明

兩盡而道教行也。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者何惟誠明以之也誠自成而道自道也非功名利害外以怵之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杜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何強疑其非中也蓋惟中

為能強也者誠也。曾子論孝曰：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強既有南北之異，則責子路之所安以勉乎中也。夫所謂君子者，既和既中而誠明之，守安於治亂之世，勤而勉之也。國有道，君子或易仕而改其度，不變塞也，強也。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者，何不誠不明？君子之所不

為也。君子之遯世，亦中庸之依而安焉。又復依乎聖人之中庸，則其隱者，吾道之危也，非故以意嚮之也。鄭氏曰：道不費則仕費者，危也；遠也。緇衣有曰：口費而煩費，或為悖，或為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者何？唯明之知，唯誠之行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者何？中也。誠也。

語夫天下莫能事之大則其大者誠也語夫天下莫能分之小則其小者誠也蓋雖大而中也其小亦中也有人誰有憾於予哉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在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者何中也明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盡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何忠恕之為中也均率是性而為道莫之或遠也遠於人則可須臾離也以其不遠人而忠恕之名立也為人父而忠恕則已與一家去道不遠也為人君而忠恕則已與天下國家去道不遠也忠恕以人治人猶已胞々其中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者何中也誠也教之所以為教也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

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
慥而者何中也誠也道之所以為道也。君
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
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者何中也誠明
之徵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
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
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者何中也誠
明之自治也於是察乎上下達於天地無不安

也曾子曰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蓋援之為援
者如此也曾子又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
命不興險行以徼幸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
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
適譬如登高必自卑者何中也誠也 詩曰妻子
好合如鼓琴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
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者何中為天下
之大本於是乎在也夫既得於父母則室家宜
之也○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

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
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
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者何中也明誠無不達
也○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
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者何無
聞焉爾也疑簡編繆於此也 故天之生物必
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者何天
之川中因物而誠至焉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
憲令德以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
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者何疑當次必得其壽之
下簡編之繆也無聞焉爾也○子曰無憂者其
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
述之者何無聞焉爾也疑簡編繆於此也 武
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
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
廟饗之子孫保之者何無聞焉爾也疑簡編繆

於此也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
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
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
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
喪無貴賤一也者何周公之所為周公者中庸
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子曰武王周公其
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
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麗其

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
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
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
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孝之至也者何武王周公之所以為武王周公
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 郊社之禮
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
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者
何無聞焉爾也疑簡編脫繆於此也嘗有見於

仲尼燕居也文字又有誤者社無與於上帝也
陸淳嘗辨此詳也。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
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
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
親之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之殺尊賢
之等禮所生也者何中庸之政也人道之勉乎
政猶地道之勉乎樹藝稼穡也中庸之政感人
心而迹自化蒲盧之比也仁義者誠明之異名
也仁義合而禮生焉禮也者廣驚馳騁於仁義
之中者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
矣者何鄭氏云脫誤重在此也胡先生亦云然
也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
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
知天者何誠明始於身本於親者於人極於天
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
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
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

之者一也者何一於中也達道之五行於達德
之三達德之三行於中之一也達道者備道之
教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
及其知之一也者何一於中也或安而行之
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者
何一於中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
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
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
天下國家矣者何達德之漸也誠之者也凡

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之也
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
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之
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
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
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齋明
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諛遠色賤貨而貴
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
勸親之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

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
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
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
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者何
中庸之教也問者曰如之何尊賢則不惑敬大
臣則不眩曰諛色貨能惑我而不惑則尊賢之
功也有百官之富任使各盡其材大臣凜然在
上天下名實不眩則敬大臣之功也不眩猶不
惑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

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
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者何
誠也誠則事前而豫不誠則事至而無所圖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
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
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
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
身矣者何道必資乎誠必資乎明也誠者
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者何兼天人之道而

中庸著也舜誠矣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則誠之也顏回誠矣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誠之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者何天之道也中道而未從容則賢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何人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者何誠明各有所致而相為用也四時誠矣較然著見則自誠而明之性也猶天命之性也日月明矣其出入有信則明而誠之教也猶脩道之教也未有誠而不明者也未有明而不誠者也彼偏焉者非誠明之正也武王周公以孝祿則舉其自誠明者也舜以知祿則舉其自明誠者也非有聖賢之差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者何率性以誠也人物之性與天地之化育皆吾性之誠也天地之性不可見而見之於化育也然此非次第而言之也猶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能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也其所言之若者何視其相因者殷勤之也非心知其意者莫

之能喻也物性之靡非後於人之性而得之者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則形；則著；則明；則動；則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者何無聞焉爾也胡先生亦所不講也是自誠而明者謂之次焉何也鄭氏乃謂自明誠者何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体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者何無聞焉爾也胡先生溫公姚子張皆疑之也明

道先生曰誠者神也蓋從明道先生之說則何必如之云也。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者何誠與道一体而二名也其所以率性則一也皆無待於外者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者何溫公曰凡物自始至終誠實有之乃能為物若其不誠則皆無之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者何物者已之物也已與物非有二也皆誠之物也成已斯成物也唯所措而宜也聖人之道所以異乎楊墨者成已知也乃謂之曰仁也成物仁也乃謂之曰知也。故至誠無息則久；則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者何誠明之極配天地而一之也誠斯一也一斯誠也此蓋

當云微則博厚博厚則高明高明則悠遠考
下文而不誣也夫言天地之體則高明博厚
而足矣人之体乎天地之高明博厚則必待
悠久以為之中也蓋非悠久之中則其高
明將墮博厚將蹶也博原高明譬諸形體
也悠久譬諸精神也曾子曰君子尊其
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
大不在於他在加之至而已矣夫曾子所謂至
者子思所謂悠久是也曰悠遠曰悠久其實同
也夫不見不動無為者中也既章既變既成則
亦中也此不二之道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
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々之多及其
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絜焉今夫地一撮
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葦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
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
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
及其不測鼃鼃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曰
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

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者何天地聖人之悠久一也博厚高明之所資以為中者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々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十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者何聖人之高明博厚悠久一之於中也中者至德是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高明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十博厚也待其人而後行悠久也至道高明博厚也至德悠久也至道至德

猶達道達德也明道先謂此一以貫之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者何率性脩道於是乎極也思尊德性而必道問學問學斯德性也思致廣大而必盡精微精微斯廣大也思極高明而必道中庸中庸斯高明也思溫故而必知新知新斯溫故也思敦厚而必崇禮崇禮斯敦厚也德性猶悠久也廣大猶博厚也胡先生二程先生及橫渠先生說皆同近

世瞽學謂既極高明而反道中庸末乎中庸也
分而為二事莫知誠之一致也 是故居上不
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
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斯之謂
與者何中也明之所安也。○子曰愚而好自用
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哉
及其身者也者何不明之患也 非天子不議
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
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

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者何思教之
行也今天下車同軌貴賤無等也書同文是非
雜出也行同倫君子小人並列也禮樂之中庸
莫之有作也胡先生說云爾也 子曰吾說夏
禮杞不足徵也吾說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
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
乎者何思教之行也或說或學或不足徵或有存
或用之遠近之勢然也中也天下萬變有是三
重而寡過為要也寡過則中也 上焉者雖善

無微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
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者何唯中則有徵而且
尊也上焉者過之也蕩而無徵下焉者不及也
屑而不尊雖善而民不信從之也 故君子之
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
地而不悖負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負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知人也者何中而也 是故君子動而
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

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
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
蚤有譽於天下者何中而尊也○仲尼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地
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
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
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
大也者何仲尼之所以為仲尼者中庸也誠明
兩盡而道教行也觀天地於仲尼則足矣○唯

天下至聖為能聰明叡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
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齋莊中
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
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
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
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
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
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者何聖人明誠之中而
道教行也時出之則或溥博如天而中也或淵

泉如淵而亦中也。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
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者何脩
道之教於是乎在也。夫焉有所倚肫、其仁
淵、其淵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
者其孰能知之者何中之所以為中如此也非
明誠則莫能致也其初則歎息之也。○詩曰衣
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者何中也明莫知其
所以明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

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者何中也誠明莫知其所所以誠明也 詩云潛
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者何中也明也惡胡先生曰過惡溫公曰憎惡
苟內省不疚雖謗議沸騰刑禍交至亦非其所
惡也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者何中也誠也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
時靡有爭者何中也誠也 是故君子不賞而

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
其刑之者何中也誠也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
下平者何中也誠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殷
以色子曰敔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者何中也明
誠也 詩曰德輶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至矣者何中也誠明也

嵩山晁說之曰近世學者以中庸為二事其說
是書皆穿窬而載之於是本諸先生長者之諭
作傳是書本四十七篇小戴取以記之猶大戴

取諸夏小正曾子之類也顧惟收拾煨燼之末
簡編不倫文字混淆回舛惜哉漢藝文志禮家
有中庸說二篇今莫知其為何書也

朱識者二十二孔二義

黃識三十九胡先生講

墨識七十五景迂

政和五年乙未七月二十二日己丑直羅縣驛
中自校畢其成在此月五日鹿州官舍山堂

又記

明道先生四

先儒二

近世二

王肅

胡先生七
溫公四

劉侍讀

皇氏

熊氏

鄭氏三

陸淳

姚子張

二程先生

橫渠先生

三傳說

左氏於經而合者變出二傳及百氏之上惜夫
觀者未之悉覩也蓋其於經言約而意含其序
事則文侈而辭麗侈固足以勝約而煥麗又易

以掩夫含畜是使好文采者知有傳而不知有
經幸而偶軀經之士則甘心於公穀之下不復
省澄源於洪流也彼杜氏左傳則良勤矣至於
屈經以申傳顧豈不知人將議已也不能忘言
於左氏無傳之經或傳初未嘗有所及之意乃
參援二傳而強納之雖斥賈服之弊其幾何而
不為賈服也和且夫子當時所據舊史衆矣夏
商之禮固能言之其在周室何有逮左氏之時
舊史漸陵遲矣杜氏乃以左氏之耳目奪夫子

之筆削又何誣哉

公羊高援春秋於子夏傳其子平；傳其子地
地傳子敢；傳子壽；當漢景帝時與其弟子
齊人胡毋子都始著於竹帛董仲舒實傳焉春
秋公羊家於是乎大行於漢公卿大儒悉宗之
雖曰父子口以授受而密矣不能無所遺誤舛
逆亦人情之所不免也如昭三十一年冬黑弓
以濫來奔曰文何以無邾婁何休曰據讀曰邾
婁說者曰公羊子口讀則邾婁黑弓是口讀與

策書不無同異也既曰一家之傳而特書子公
羊子者孰謂之高歟且又載魯子高子之辭何
邪而又復有子沈子者子女子者子北宮子者
高之所子歟抑平地敢壽之所子歟此五子者
既多異同於子公羊子不知何以不本諸子夏
之初邪彼闕疑不決之故若有待於來者信高
也何以不決於子夏乎以故一章之間玉石錯
出而精深昭遠之功少其釀譎億措之害不勝
其多也可不惜乎夫其所謂精深昭遠者特絕

乎後儒筆墨之迹意氣思索之所及苟不自乎
子夏而誰歟今學者劣以耳目聞見而忽之又
豈不重可惜乎嗚呼公羊家既失之外雜矣而
何休者人特負於公羊之學徒勤而功亦不除
過矣五始三科九音七等六鋪二類七缺之說
何其紛紛邪其最為害者有三曰王魯曰黜周
曰新周故宋無他為圖緯識記之所蠱幻而甘
身於巫鬼機祥而不自寤也既曰摭百二十國
寶書而又謂三世異辭何邪文宣成襄為升平

之時胎定哀為太平之時休自謂本諸胡母生
條例而胡母生果親事公羊壽者寧如是乎前
乎休而賈逵服虔之徒亦如是乎嗚呼漢氏之
末而學者之災也

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遍畔而
正之然或失賊而不討也且或與之同惡焉重
可惜哉至其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歟
范甯又因諸儒而博辯之申穀梁之志也其於
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傳汲、然

不敢異同也蓋穀梁失之隨而甯或失之不隨
嗚呼學之難也如此哉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
之失雜而拘穀梁司典刑而不縱崇信義而不
拘有意乎蹈道而知變通矣不免失之隨也奈
何甯所論三傳之失殆斥其辭而云然予則專
本諸經矣亡友六合崔伯直則曰左氏失之淺
公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

讀魏書

北齊右僕射魏收魏書紀傳志百三十卷嘉祐

中詔刊校南北七朝正史而宋齊梁陳書曾子固序目錄上之魏書之成最晚子固已出館矣其為序目者曰臣效臣恕臣燾臣祖禹蓋范醇甫所作云昔之為史卷尚何恨焉

讀北齊書

唐中書舍人李伯藥北齊書記傳五十卷成其父德林所作也嘉祐詔刊定南北正史某成皆序目錄上之此書獨無序目蓋其成時熙寧之初其先校書學士皆出外補矣夫事之難乎為

辭者雖聖人猶難之孔子春秋有變例特書者二百四十二年間總一書而不再見顧豈以在昔一槩之律而待耳目之外非常之事哉北齊之為國黜君立君易於反掌已而攘其君位而尸之出於戲笑之間悖德逆理蓋自肇造邦家而來未有也其傳五帝狂暴昏淫窮凶極厲流毒遠邇則自桀紂而來無道之君示之有也大要是幸免之余朱榮侯景而無紀綱之丹閤馮跋可謂盜賊之國也其為史官者欲論札舉政

刑於其間詎弗難乎唯是天資忠憤之士以瓌
瑋不世之才而篤意有得於春秋之學者筆力
雄健閎深足以勝其任也德林齊亡奔周又預
揚公佐命亡周造隋百葉崎嶇受命群盜之手
幸不死耳雖皆矜才華而非其所宜任哉其論
顯祖能委任楊愔而主昏於上政清於下亦已
誣矣愔首勸禪代之事遠慚於荀彧方文襄被
弒之時狼狽逃免近愧於陳元康彼高德政譖
殺杜弼固不待貶而愔復譖德政戮焉其為人

蓋可略而不可責者矣帝一日殺諸元七百餘
人投漳水中長城三臺之役內外騷然其戕害
有不可勝道者謂之政清可乎且帝以力盡愔
腹顧崔李舒託俳優之言而得脫置愔棺中載
以輜車幾下丁者數四其身慄慄將不自保矣
尚何清彼政事乎此二事德林父子皆沒而不
書不知何邪雖溫公亦以王昏政清之論為然
則欲成北齊之良史者信乎難矣溫公又因舊
史之論以孝昭為有齊之令主何耶孝昭不恤

其母之言廢君而弑之每以殿庭為刑戮之所
不過能瑣屑細務爾蓋亦無足道者是書百樂
貞觀初被詔纂成今題曰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伯樂撰亦非是

讀周書

唐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周書紀傳五十卷其贊
論二十九篇則岑文本所作熙寧初王平甫序
目錄上之昔魏裂而為東西變而為齊周齊唯
故襄周實新造其強弱之勢異矣區々新造之

弱周舉非齊之敵而齊戰則多北君臣卒為周
之俘囚肯何也周之謀臣伍將凡厥人材盛矣
其經國編民之術嘗措意而建立之其所繼者
正也夫其為國所繼者正則其為史官者其義
直其意壯其文雄健卓落久方太祖艱難霸旅
之際有衆一旅而予謹之徒觀天下之大勢慷
慨陳辭勸其進天子都關中魏帝僅存朝夕之
洛陽危若綴旒東逼於河北虎狼之衆西未知
關中之安危王思政柳虩宇文頊和之徒明見

逆順決策不疑而勸魏帝西狩方是之時羣情
去就紛々向背之際趙剛張軌薛澄之徒既自
知所擇又納忠於衆而使得所事或崎嶇冒鋒
鏑出萬死一生之計去鄉廬不顧妻子采歸我
者有如盧辯裴寬裴俠裴果崔猷楊纂令狐整
高賓之徒或結宗黨保介城社以忠誠相誓忘
其衆寡安危之勢同心向順號為舉義之衆者
有如鄭儒崔真穆司馬裔韓雄陳忻魏玄之徒
或挺然守郡邑不敢自利終為我臣以其土地
劫順者有如薛善敬祥敬珍劉之徒或介於
二國之間義之所守不餌於彼之高官重寶以
一城為一敵國者有如郭賢李長壽子延孫肅
法保之徒遠及巴夷白虎蠻之類亦知為我小
固而同諸近輔大抵人尚節槩多殉忠死職之
士雖其國將亡而尉遲守文肖王謙輩有餘
忠存焉惜乎世之人徒知蘇綽有王佐之才云
矣夫其為史官者不亦肆矣乎彼為齊史者唯
為功則以齊之不正故也予每多德祭富武德

之初首建議脩梁陳齊周隋等正史顧其文有負其志惜哉

讀宋書

梁吏部尚書沈約宋書紀志傳一百卷嘉祐末詔館閣校讎始列學官尚多殘脫駢舛或雜以李延壽南史約以文名齊梁間其自許不淺而詩賦誠有足多者至於史則非其詩賦比也夫史之優劣以人智識筆力之不同也智識之高下才力之強弱固不可毫髮強如其必嚴於信

則有志者所當共也何為紛々喜自詆耶使董狐倚相以今之文章作紀傳未必優於司馬遷班固而論者必推高於二子蓋以二子者信而有法遷固之所病也約以其曾祖穆夫同孫恩之叛從祖田子殺王鎮惡成閩中之亂禍父璞失身于元兇乃作自序一篇謂穆夫以其父誓學道於杜子恭子恭死學於孫恩穆夫因為孫恩餘杭令王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千送義真南還因據閩中叛曰子與傳弘之矯高祖令

誅之顏峻與璞交璞不酬其意峻譏璞與世祖坐晚迎世祖罹世難其巧自回隱矯誣如此尚欲人之信其是非去取乎

讀齊書

梁吏部尚書蕭子顯齊書紀志傳五十九卷校讐如衆書世之忠臣義士不幸而生於昏亂之時困窮憔悴或至於不得其死又復不幸史官庸弱無狀不能大書以申其志於後世彼姦殘險賊幸而生於昏亂之時富貴壽考子孫如志

且復幸夫史官庸弱無狀若為之隱諱然不使後世聞其過惡嗚呼君子之屈小人之申乃如此耶子顯書褚淵之子黃讓封於弟綦曰世以為黃恨淵失節於宋室故不復仕書裴昭明從祖弟顛曰太祖受禪上表誅誇掛冠去伏誅曾不本末發揮以申二子之志其真不幸耶黃字詩先綦字茂緒則黃之為黃也審矣今學官書以黃作黃使其志蕪沒不申矣而又使其名亦失其傳無乃重不幸歟然資治通鑑亦以黃作

賁何耶

讀梁書

唐敬騎常侍姚思廉梁書紀傳五十六卷承父
察之遺業而作也校讐如宋書予嘗歎自開闢
有君臣來未有比肩近臣一旦北面稱甥贊佐
命以本朝輸入者實自齊褚淵始淵之弟紹恨
淵不早死淵子贊辭不肯襲爵良有以也范雲
沈約江淹任昉皆齊之貴顯近臣幸國家昏亂
與高祖滅齊造梁其何情耶當時不知非後世

亦無非之者無乃已自安於淵之故事耶察稱

雲約叅預

太上前名

贊成帝業淹為先覺昉有舊

恩來何謂邪四子皆藹然名一世才學去人遠
其人何若而為此也邪方百察署名送東昏首
時王志獨憤歎不署名張充假蹇不來會江蒲
在江州拒高祖之師不受命顏見遠既觀高祖
即位不食發憤以卒察曾不一言與之何邪徒
稱充之典選庶平蕪以風格顯云人若王亮者
予尤悲之高祖師至新林內外百察皆道迎其

未能拔者亦問道送誠款亮獨不遣高祖雖容
之不罪而任昉樂藹輩必欲因事殺之范縝一
言称亮廢棄則執以為附下訕上惡直醜正徒
縝廣州璽書責亮諂事江祐協附梅虫兒遂執
昏政大下橫潰不其太誣邪盖亮既仕亂君之
朝其迹亦易汙矣察罪亮自取廢棄非不幸後
世無一人與亮者豈不重可太息哉思廉傳称
江祐多所進拔亮君選部每持異議深反祐復
曰亮選用拘資次而已其言反覆不倫則亮之
誣明矣察称謝胡忠於宋在齊建武永平時為
踈蔣之流是也其謂高祖龍興胡角中入仕首
陟台司極出處之致則悖也察称袁昂臣志不
移於獨夫喪德之時是也其謂昂抗疏高祖無
虧忠節終為梁室台昂則亦悖也胡既退矣昂
既知所守矣乃無名以出既出而無補於時君
子恥之不道也彼東昏之醜禍倡於王珍國而
張稷和之張齊手加刃焉尚足以立傳與士君
子齒和匪春秋滅陽貨而盜之、盲也察称珍

國蹈仁人。稷因權制，變齊之政績，有何異耶？太清之亂，有自來矣。而察以張績為亂階，績不過不能推誠於河東、湘東、藩輔之間耳。朱异延寇，敗國，賀琛開城納景，其罪一也。察乃責异而貸琛，何耶？蕭介諫細侯，景傳岐，願不與高澄和，羊侃謀據石頭，襲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陳昕出奇謀，說范桃棒，幾得景滅之，柳仲禮弟敬禮毅然欲取景於會上，亦敗於垂成。察皆未嘗進之，何邪？常粲、裴之高輩，推仲禮為首舉義。

師討景，思廉乃立敬禮傳而不立仲禮傳，何邪？如以仲禮塋城沒後，嘗見景，則敬禮同仲禮見之矣。是意自有所在，未可以一舉足責人於凶。敵屠裂之際也。謝舉亦嘗諫納景矣。思廉曾無一言以傳耶？姚氏父子於史其人者，既失如此，復何他責哉？南豐曾舍人謂思廉惟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成此書，予以劉氏史通、曾氏史鏡諸書考之，思廉之作因諸察，因諸謝、吳、許、亨、輩。江陵焚蕩，許之書亡，逸矣。思廉何

得而因之舍人前輩大儒必自有所見

讀陳書

唐敬騎常侍姚思廉陳書紀傳三十六卷校讐如宋書與梁書俱卒其父察之業也察仕梁陳終於隋太子內舍人思廉於陳不為察傳可也既詳為之傳矣又累數十言於贊極士君子之美知之者知其出於父子之私非公天下之言也夫史也者天下之公也安容父子之情也哉思廉蔽惡如此宜其不能善、惡、著明邪正

之典刑其於侯安都傳言衡陽獻王昌之初入也致書於世祖其辭甚不遜世祖不憚乃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濟漢而薨以功進爵清遠郡公邑四千戶自是威名甚重羣臣無出其右是安都之殺昌也審矣而於世祖本紀衡陽獻王昌傳皆無異辭以見焉若昌自致不幸者可不謂之不能善、惡、著明邪正之典刑耶使思

燕於本紀書曰天嘉元年三月甲子高祖之子
衡陽王昌來歸自周甲子侯安都逆昌于漢甲
子濟漢昌率於昌傳直序其事曰侯安都於中
流壞舡以溺昌薨庶幾乎不失春秋之旨也



文集卷第十三

嵩山景造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偶言

聞色亦麗乎目君子必惡焉者不欲病乎正而

失所傳也作儒言

玄點乾徐仲秋己丑

春秋

儒者必本諸六藝而六藝之志在春秋苟舍春秋以論六藝亦以末矣紛然襟於絳老申韓而不知其弊者寔不學春秋之過也

智仁理性

窮理乃能盡性至命今學者未乎窮理而必贅之以仁智何邪且仁不能窮理而智於盡性有不足耶大凡析体而辨則失之鑿習而為穿窬之小人体而不析則不失故常不害其為溫厚之君子可不御今上哉

大神

易以大人聖人為一位而不達孟子荅問之言者以大人未至於聖書之聖神文武為一已而為莊子荒唐之言所惑則復自有神人橫渠先生亦云聖不可知為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為

皇帝

皇道帝德出於尚書中侯綿書也嘉祐學者未嘗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尚復皇之貴哉武陵生先曰六經無皇道劉道原亦云然

勝物

克己之言嘗聞之矣勝物之言昔未之聞也苟

志以勝物則枯木朽株皆吾之仇也其為有位之害則又大笑君子懼焉

忘

莊生毀棄禮義不知物我之所當然者迺始語忘儒者非所宜言也禮安義遠賓主百拜不知其勞寧論忘不忘耶

有無

橫渠先生曰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說之謂以老氏有無論易者自王弼始

詩

詩不知禮義之所止而區、稱法度之言真失之愚也哉言孰非法度何獨在詩

且

君子於患難猶不苟免他復苟且云乎哉今喜以且為言是非可否不得所安自墮於小人偷而愧夫君子之篤敬

可

君子必可所以脩辭

御今上行汲汲於敬也小人

僅可而偷諛苟且無所不至焉今學者說可曰
僅辭也安知君子行止淹速唯可之從耶孔安
國謂子桑伯子能簡故可

所

或曰有戶則斤之矣是惡夫有所者本諸莊老
而云爾也吾儒者居其所而遷唯患無所彼豈
不矣哉蓋放之四海而準孰非吾所尚誰戕我
也邪彼以不善為善之類皆學莊老之過云

言浮

儒者之言無難易斯可行也著為事業傳之後
世苟得吾言者其行與吾均也莊老之徒則不
然其言甚大而聽之溺人而易悅如無為之
不治之之類若何而行也哉君子今上諸

天人

言夫人之相與莫如詩書治亂興亡之際若分
其所立之道則存乎易之陰陽仁義而吉凶則
一致也或以某句為天道而人不預焉復以某
句為人道而不及乎天天人始分矣是出言繼

可若會之於心而自試焉則誣矣哉

高明中庸

吾儒之道所以異乎諸子者為其極高明而道中庸為一物也譬如日正中而萬物融和未嘗槁物作沴也或者既以一事極高明又正以一事道中庸不亦矣乎是剛柔緩急相濟之常理何必是之云哉廣大精微之類亦然

同風俗

一道德以同俗司徒之至教也所謂一道德者

乃上之風而以之同下俗者也如表影響之相從焉或者既一道德矣又思同風俗將以刑戮勝姦而上勞下悴笑弊將奈何是齊八政以防淫者亦二術邪

俗學

學者同尊孔氏法詩書躬仁義不知俗學之目何自而得哉建隆以來禮樂文明煥然大備皆諸儒之力也誰當其目也耶如惡其衆而欲致獨則比屋可封之民為罪人歟又或厭其久而

新之則日月之出特久矣後漢治古學貴文章以章句之徒為俗儒則斥俗學者身自謂邪

漢儒

典籍之存詁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於學者何負而例貶之歟後生殆不知漢儒姓名有書幾種而惡斥如讐漢儒真不幸哉昔人歎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繫之辨納良有以也

公議

凡交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雖百人之譽不足

以勝一人之毀也蓋彼不待高識博達之士乃知其非雖塗人故自有白黑矣前譽之者一時之偽而此毀之者寔天下之公也昔公孫祿斥王莽國師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亘誅以慰天下侯景陳梁武帝十失之一曰敷演六經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嘗彼時猶有是言則公議不可混云彼乘勢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欺哉

的

溫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嗚呼此公天下之言待天下忠且敬也願肯甲已而屈人必人之同己哉彼排擯前儒顛倒五經者亦宜媿諸

肯

公羊曰美惡不嫌同辭董仲舒曰辭不能及皆在於盲非精心達思其孰能知之見盲者不任辭不任辭然後遠道矣蓋古之學者見盲今之學者任辭君子小人之儒自是而分也毛公豈天傳曰家室猶室家也任辭者突之其如見盲者何

同異

董仲舒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吉春秋無達辭范甯曰經同而傳異者甚衆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嗚呼古之人善學如此今一字詁訓嚴不可易一說所及詩書無辨若五經同意三代同時何其固邪

朱張

朱學士家為張安道陳三傳是非甚辯安道曰
彼自三家何喫君事君子謂朱之力學不及樂
全之達識後生復有如樂全之才器者願肯疲
於文字之細而憤耗以排擯前儒哉

三弊

先儒謂近代有芟角反對互從等齟齬之說馳
騁煩言以紊彞叙說之成俗而不知變比學者
之弊也蓋此三弊尤驗於今日不顧其本而特
出一句以濟私欲而困衆論者謂之芟角以此

所言責彼所不言觀馬以童牛想龍以足蛇謂
之反對駢贅四出自聲傳谷發響從響求應謂
之互從說平頌其興積不問欲否而槩與之以
尊其政事者芟角也以箕子之五事同克之聰
明文思聰明文思乃復異乎欽明文思反對也
窮理盡性必待乎習仁鳶飛魚躍有假於風氣
互從也彼方自謂繼聖絕俗之獨智作新一代
不知古人久已斥其弊云

三論

德義之士如聖人其視章句之徒如僕役自章句之徒而視文字之學則如乞丐終日號哀岐路間而腹不一飽亦可悲夫

精思

董仲舒揚子雲之材如何哉其苦學精思之久又復絕人遠甚故能成人如此今之士才品復如何而學問苟且多可媿矣往々脫略不肯致思徒敬所聞於勢位而誇有功於利祿以龔瞽自置勇於斥先儒而力毀古訓亦可惜哉

不奪

學者如守匹夫不可奪之志而不以死易學則日有功矣於是乎白及不足以為吾威爵祿不足以為吾榮而吾之所能者中庸也不然滑稽骯髒亦何所不可視欽明郭山惲當時號為大儒乃一日迎帝后意以助郊祝見上帝援禮陳義甚悉周宣帝立四后則有言曰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儷君天列四星妃象於焉垂耀又立五后則曰坤儀比德土數唯五實太學博士何安

稱帝嚳四妃以發之也王莽謂地有動有震；
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靜
聞翕萬物生焉嗟夫至治之世政令醇而民風
質寧觀是邪

躬行

誦詩三百而不能事父事君亦非興於詩也知
禮樂之節文而不知其意知其服勞而不知敬
於玉帛之表嗚呼金石之餘則亦非成立也彼
雖盡善無疵而興於文字之詩立於祝史之禮

成於瞽瞍之樂亦何足尚哉

害教

害辭未至於害意害義未至於害教害教則三
綱五常絕矣謂天不足畏或欲天之明以出其
君凶德不足忌百姓或可拂之類其害教奈何

巧慧

漢儒林趙賓始稱持論巧慧蓋先儒誥訓通而
意有餘闕疑而言不鑿適中而無亢絕之弊明
辨而不以仁者之見斥智者之見寧質而無嫌

也。閔、和聲也。或曰：和而有通意，不知孰為和而不通者。如指門閔為言，則詎止於通也。邪。雖鳩擊而有別，右妃之德盡矣。或又曰：入水而善捕魚，是乃摯之一事，何足多哉。巧慧之弊如此。

彘亂

古人謂讀詩如未嘗有書，讀書如未嘗有易。蓋知六經之意，廣大無不備，而曲成無所待也。在昔漢時，六經各有名家之博士，並行而不相排斥。其得人為已多矣。今六經紛然為一說，曰：是一，道也。不知道，則一而經已六矣。如何以一泯六哉。王莽講合六經之說，恐不足尚也。

滋蔓

相譚謂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千餘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歎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体，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是今日滋蔓傷本之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隨而踵之，喜循覆車之轍，何邪。彼方自

說曰前之文人才慳而不能弘闡有媿今日之
富亦難與言矣

碎義

同燕於一堂之上而賓主暮分吾無恨焉兄弟
渠室而不相為隣則吾恨且慚矣經本二意者
紛紊糾射之說敢彼之責邪其本一言如扣順
道德而謂扣道順德挑撻往來之兒倚儻柔順
之辭亦析而辨之則破壞形体甚矣

盜悖

孔子作春秋多微辭於是乎起問數百應問數
十未之厭也至於詩書本非一時一人之言聖
人取其可為後世訓者存之初不以一字為美
惡也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
至焉簡亦較直如此或取春秋之治其以詰難
為功何邪昔之師儒未之有也及於春秋則反
無與焉盜憎主人邪蓋非其有而取之盜也不
敬其君而敬它人者悖德禮也彼何為盜且悖
邪

鹿馬

因一鹿指以為一馬者一時跋扈之言也如因先生之格言而顛倒破壞者以天下為鹿而縱指之也不亦甚乎九州之終各志其行道或以徐州之浮于淮泗達于河為揚州之首盡變亂九州之疆里它尚有不誣者邪

過舍

過人之善而揚其惡不仁也舍此之善而取彼之不善不智也先儒於經寧無所失或者詆毀不少恕若其善則未之或稱也毛公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曰性與天合也鄭君謂用不聞達者而不諫爭者亦得入或乃取鄭而舍毛何邪

苟異

好苟異者必無忌憚而愎上侮下將流毒海內而不可禦矣且夫天生有形之物尚敢變異則至理隱微誰其正之先儒說淇與綠竹曰綠王芻竹篇竹今迺以為一物不知綠竹青、何等語邪先儒說正月虺蜴、也卷伯具錦具也今

以為虺為蜴為具為錦

一經之士

五綵具而作繪五藏完而成人學者於五經可舍一哉何獨並用五材也邪昔人斥談經者為鄙野之士良以此歟漢武帝命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多爾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其意今日一經之士又如何哉蓋為師者專一經以授弟子為弟子者各學群經於其師古之道也

故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

虐獨

虐菑獨者害皇極其於經則喜通論而斥獨訓亦未為得也薄言觀者先儒曰觀多也玄王相撥曰栢大撥治也今皆變異之矣春秋有特書亦何例之邪

驥駑

驥駑所以異乎駑駘者為其行千里而有餘力

也如行一里而與駕駘同敝則其異者名云爾也嫌疑不吾別猶與不吾明則所謂智者亦愚也采蘋或以為禮女之祭或以為教成之祭鳧鷖或以為祭或以為繹今之師儒忽焉未嘗辨也賓之初筵或以為燕射或以為大射今以首章為大射二章為燕射學者何賴焉

大言

袁紹與曹操論天下形勢操知袁氏世有河北未易可圖欲舍而佗之則徒視弱乃出大言曰

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是豈操之誠心哉今談經者不覈其實喜為高論大言一切取勝皆曹公之下塵歟

知本

言書者不取正於古文言詩者既恥言毛氏而又不不知齊魯韓氏之辨果以詩為何詩邪言周禮者真以為周公太平之書而不知有六國之陰謀地不足於封民不足於後農不足於賦有司不足於祭將誰欺邪言易者不知王弼之前

師儒尚衆而古法之變自弼始雖以短弼實不能出其藩籬何以語古邪春秋孝經則絕而不言未為知本者

慕古

善哉鄭康成之言曰既知今亦當知古蓋今古交相為質則取道不遠或為高絕不可跋及之論曰在古當然不知古之道亦何利於今而必尚之邪王莽好空言慕古法今猶有遺風邪

學難

虞翻曰悲哉學之難也蓋若人用心切而言之所感者深也古之人亦莫不然皆篤志竭力而求之難又講習踈數朋友之難又服勞就正以師氏攻其難之難今或造市售一帙書而取名利如拾芥夫何難之有

南北之學

南方之學異乎北方之學古人辨之屢矣大抵出於晉魏分據之後其在隋唐間猶云爾者不惟其地而惟其人也蓋南方北方之強與夫商

人齊人之音其來遠矣今亦不可誣也師先儒者北方之學也主新說者南方之學也

燕書

郢人有遺燕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則治矣非書意也古文尚書泰誓作大開元間學士衛苞受詔成今文尚書乃始作泰或以交泰為說真燕書哉

躒等

學不躒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視九年迺大成今童子嬉戲未除而為易高談天人之際老不知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謀乃謂三代可立致而平視堯舜其躒等多矣以故民風日澆而盜賊興夫易圖其救之、術也

體用

經言體而不及用其言用則不及乎體是今人之所急者古人之所緩也究其所自乃本乎釋

氏體用事理之學今儒者迷於釋氏而不自知者豈一端哉

殘經

墜簡殘經衆矣可勝數哉唯是劉原甫王深甫每以為恨近世師儒以謂昔之言無不善今日之說無不可通不復聞有闕疑者非所尊經而御今上思也其勉之哉

闕疑

杜征南有言曰古人戒以闕疑苟不廣聞乃亦

不知所疑也是知闕疑非淺之事唯是博學老成者以是成其敬御今上之德如博學而不闕疑則誣先哲而疑後生卒無所得可不戒哉

知弊

三代之政各有所弊而其所謂弊者可指以言而救之：術易為功也齊魯之治亦各有弊而紛然多故善其後者難也先儒之學傳數百年之久而其弊如何今之師說十數年之間弊復如何學者宜亦知所從矣

知時

智之所難造者我所遭之時也學之所難明者在昔數千年之異制異時也三代之禮既不可同日而用或以周禮之五玉為虞書之五玉不可不邪

君子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德豈一端哉或必以仁智為君子是何量君子之固邪

先王

姜至之先主謂商周之所稱先王者近自其祖宗而遠及異代之君也如舍祖宗而必在昔之法則亦悖矣

周公

謂周公用天子之禮樂者誣也不然春秋譏魯之郊禘何邪且漢景帝賜江都王以天子之旌旗君子貶之矣或者既誣周公而又蔑乎禮樂其與曹馬為媒乎

孔子

或以潛龍勿用為孔子是不知乾之為君而初九之潛者不復可飛也或因孟子所謂孔子不有天下之說而不思之歟豈孔子之志哉不可以為後世訓也

孔孟

孔孟之稱誰倡之者漢儒猶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孟子之志歟其學卒雜於異端而以為孔子之儼者亦不一人也豈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

也世有荀孟之稱荀卿詆孟子僻遠而無類幽隱而無統閑約而不解未免為諸子之徒尚何配聖哉

澄定

唐李石謂人君學問不勞專意經義然亦不可不讀知其大意以澄定意氣善乎其言也所謂識其大者何以加此蓋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既不同而學乃一等邪不然高貴鄉公節閔帝講辯於朝夕亡滅之際與博士爭一日之長乃賢

與文景歟

傳勢

張禹專帝與太后之寵所謂張侯論者廼盛於天下崔浩威福振宇內其五經之注學者尚之至于勒為石經逮夫禹死浩誅之後無一人稱道其說者則前之所傳者非經也勢也

名聖

荀卿之弟子與叔孫通之弟子皆以其師為聖人至於何曾之孫又以其祖為聖人聖人之名亦可私得歟蓋鄉之弟子學無所成通之弟子因賜金之利曾之孫歎世事之驗於是乎云爾使其成學而不外慕則俊造之名尚未易許人矣

祀聖

余朱榮晉公護無君大惡既死廟而祀之以配聖人范陽間祀安史為二聖嗟夫人文悖而不已則鬼享僭而不法可不戒哉

聖賢之言

聖賢之所以得名者成德之辨也非謂其言有
天地之殊絕也蓋聖人之言不特無以異乎賢
人而其是之非亦無以異乎衆人不苟訾不
苟毀天下之達道也果如賢人之言近如地則
衆人之言將在九泉之下乎雖然聖賢人之言
無辨邪日均是言也聖人之言為聖言賢人之
言為賢言

賢

夫所謂賢者能為理之所宜而非為人之所難
也如舍所宜而論所難則君子之愷悌不及小
人之竒險矣或難或易在彼而吾之誠心一也
豈以彼之難奪吾之簡易乎康之操哉楊子雲
自以事莽為難而有是言乎

心迹

脩辭立其誠君子於是乎居業辭與誠為一物
也聖人之情為難見矣吾之所以能見者存乎
其辭也天地之情吾亦因其所感而得以見之
矣或者因孟子以心却之無以辭却之判心迹

為二端是教天下之偽也如曰好生者吾心也殺人者吾迹也利彼者吾言也為吾之利者吾行也人亦何以賴夫賢哲

何王

何晏王弼倡為虛談范甯罪之甚於桀紂弼以其言、易猶近似矣晏之談論語則又何邪顏子屢空先儒皆說空之晏始斥之自為說曰虛心知道不知言之愈遠而愈非顏子之事也或以無相無作為空則又晏之罪人也是言本出

於釋學而釋學譏其失已之傳果誰之學邪

新

聖人之意具載於經而天地萬物之理管於是矣後世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為輕重况它人乎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彼一已之所謂新者迺六經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是以昔之人違之然惟恐其不得於故焉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于師

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
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
之尚如此

棄舊

貞觀中詔脩五經正義成用以取士而兩漢以
來諸儒之說存而傳者十不二三逮今新義之
行於有司而所謂二三之傳者亦不知何在矣
可不惜哉

益沙

歐陽公曰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
而為諸儒自出之說汨之也今之經外又自為
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
去水清而明矣夫學者苟知乎此則不勞而有
功博而知要是之謂務本

不得已

柳子厚曰君子之學將以有異也必先究窮其
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謹之勿遽
毆陽公曰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

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如其不得已於經則古今學者之弊悉以亡矣惜乎遽而得已者多也

黨

國家因黨與而傾亡經術因黨與而不明春秋以傳而分為三董仲舒江公劉歆於三家始倡其所異而堤防之杜預何休范甯又闢土宇而興干戈焉毛詩初異於鄭氏而王肅申毛孫毓

理鄭皆相待如寇讐愈出而愈怨矣元行沖歎其父康成兄子今上御名寧言孔聖誤不道服鄭非良有以也

業

四民各有業一業者富二業者貧三四為者流離死亡矣章子於經輕就而易叛既以可恥若其白首而崎嶇岐路者又亦可慚哉杜預不以公羊穀梁襟乎左氏范甯亦惡左氏公羊之輒穀梁其志終可尚也

字

先民之經皆科斗文字如頽閔不死游夏更生則不復識今之文字矣或以李斯之六書為一說自謂得聖人之意且有言曰殊方異音譯而通之其義一也君子謂是義之說也非字之義也武陵先生患漢以降學士互相增添字倍於古其所感深矣

訓

古人訓詁緩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後進好華務異訓巧而逼使其意散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字專一訓而不可變或累數十言而不能訓一字喜枯學者猶未觀此也楊子雲作方言其辨已悉猶有通訓何不覽諸

音

陸德明因古諸儒音韻之學著為釋文惠乎學者深矣今迺忽而下顧多從其本音而讀之真野人也溫公曰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

然後可以求其義

流品

或謂先王用人無流品之別不知皋陶陳九德而俊人在官則流品已著矣彼欲擅天下之權倒置名器不為此論則無以濟其術云

地無遺利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自天子至於庶人用財各有等孰得而侵哉或為地無遺利之說何其與聖人之言矣邪為其下者不亦難哉因以

賢乎桑弘羊字文融而以一言禍天下矣

善術

秦焚詩書坑學士欲愚其民自謂其術善矣蓋後世又有善焉者其於詩書則自為一說以授學者觀其向背而寵辱之因以尊其所能而增其氣焰固其黨與而世其名位使才者頷而拙智者固而愚矣學士之衆則豐飲食以侈其朝夕峻爵祿以利其身世濟其欲而奪其志嚴其法而禁其言使之不擇禍福而靡然趣已又豈

不愚彼哉是君子所以懼焉者也

善美

或因孟子可欲充實之差以善不及美不顧孔子歎武之盡美而未盡善乾元為善而利以美稱邪夫不明乎用字之意而謹乎訓字之名學者之大患也

觀過

觀過斯知仁矣為其心志外見而不可掩也先儒之過卑且近不害乎名教後進之過高而遠

其甚至於無君無父學者果孰宜從邪

孝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得非文王當商之末志在斯民欲仁之、為事乎武王周公一天下郊祀宗廟之禮行而辨賢逮賤是迺善繼善述歟苟非蒙大難之志救塗炭之事則重規疊矩舊章率循國家之常何必是之云哉如子然逞其私志則志無取舍事無時制乎

享

或彘為享上之言不知何所據有自於洛誥敬
識百辟享不享邪洛誥因五服諸侯來朝宜以
為新邑之戒至於周之百官則惇大成裕云爾
寧論其享不享邪禮諸侯有不享者王誅所加
亦非百官事也成湯莫敢不來享者豈不遠自
氏羌乎且天下文明何疑何慮而於百官享不
享之責邪無迺導之諛乎傳曰主所言皆曰善
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
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者諛臣
也是蓋有可懼者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
如出一口子思以謂君闇臣諛以居百姓之上
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義

甚哉義之與人大也君子德行大備而或毫髮
之愆者亦不足以為義焉故君子以是為質和
順道德之後乃可與言先儒之訓曰宜以視鑿
枘之不相為用而須臾必守也或曰義者制也

以忍為義德是申不害莫大可小之論將流而入於刑近於利矣

忍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忍之異乎容者幾希忍於湏臾而大或不能容者有矣大無不容而小不忍者亦有矣故君子必並用也或以残忍曰是義德也既不知義又亦酷而不忍非周公所以誥君陳者

事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雖有至道而無非事也若夫君子則知之矣孰非其道哉今於聖人曰此事之序也此道之序也果知道乎

高山文集

卷

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集卷第十四

雜著

歷元

嵩山景遠生北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夏桀在位五十有二年湯受天命故南巢實甲寅之歷也是為成湯之元不踰年而改元革命異乎繼世之君也推之於歷考靈曜春秋緯命歷皆本於甲寅元漢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賈誦侍中施延河尹李社太子舍人李泓及靈帝

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晁皆
言歷元不正當用甲寅為元議郎蔡邕議之曰
歷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
晁所據則殷歷元也然則甲寅為殷湯之元也
審矣或曰歷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
午夏用甲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黃
帝顓頊虞夏周魯未必皆元也何獨甲寅以之
為商湯之元哉曰時君各因事而命其歷不同
也至於殷元甲寅則歷家皆因之而起筭云爾

周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馬顯等表言曰夏乘殷
斟酌前代歷變壬子元用甲寅其言是也古諸
儒生皆以為孔子用殷甲寅歷漢劉洪於歷最
善其表言曰甲寅歷於孔子時效竊以春秋緯
命歷推之可信洪言而公子譜所謂商起庚戌
終戊寅者非也帝王譜謂湯元年壬寅一行歷
謂成湯伐桀歲在壬戌皆非也外傳曰晉之始
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帝昭曰
商主大火其果合於甲寅乎曰成湯六年甲寅

上推桀元年癸亥實見歲在大火如魯僖公五年丙寅亦歲在大火上推之於其元年壬戌實見歲在大火此固得以為甲寅也或曰以夏正論之大火知也此得以為甲寅何也田夏后氏建寅商人建丑周人建子因其所建不同而然也魯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魯史失閏至且傳與緯不同唐一行曰周歷得己丑二分殷歷得庚寅一分殷歷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歷蝕朔差經或二日則合朔先

天也傳所據者周歷也緯所據者殷歷也氣合於傳朔合於緯斯得之矣以此觀之既其所建不同則大火先得以為寅也殷人建丑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首始變虞夏之歷也世紀公子譜三統歷皆曰湯在位十三年今定著元甲寅則十有三年丙寅之歷也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夫所謂未立者言嘗立之為君不踰年而卒未得立以為君也春秋之法不踰年之君書之曰子而不書之為君書之為君則不可而數

之則可也。不然，孟子何以數之？即外傳以謂商之饗國三十一王，并太丁而君之，則非也。世紀三統歷亦曰：「殷世三十一王，惑於外傳之論也。」公子譜謂：「三十王是也。」孟子曰：「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太史遷作商本紀曰：「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為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及世紀所載皆是也。本紀公子譜以外丙即位三年則非也。世紀謂外丙即位二年，與孟子合，而得商享年之數也。孔安國、顧氏、孔穎達輩徒見伊訓之文曰：「成湯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遂以謂太甲繼湯而無外丙，仲壬反以太史遷皇甫謐、劉歆、班固為非，何其妄也。蓋不知伊尹以成湯之訓訓太甲，孔子本原伊尹訓太甲盛衰污隆之意，而序之，非謂成湯之於太甲先後世次也。」

如天子於易曰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
黃帝堯舜氏作皆本其治之相成也非謂其時
之相繼也黃帝之後豈不有少昊顓頊帝嚳之
君歟仲壬四年而崩壬申之歷也越明年癸酉
太甲之元也三統歷太甲元年乙巳元嘉歷太
甲元年癸亥一行歷太甲二年壬午三者皆非
也沃丁在位二十有九年或以謂三十年小甲
在位或以謂三十六年或以謂二十二年或以
謂十七年雍巳在位或以謂十三年或以謂十
二年中丁在位或以謂十二年或以謂十一年
外壬在位或以十五年或以謂五年沃甲在位
或以謂二十年或以謂二十五年祖丁在位或
以謂三十二年或以謂三十三年盤庚在位或
以謂十八年或以謂二十八年小乙在位或以
謂二十一年或以謂二十年廩辛在位或以謂
五年或以謂六年庚丁在位或以謂六年或以
謂二十一年武乙在位或以謂三十七年或以
謂七年若夫沃丁之立三十年小甲之立二十

有二年若有七年雍己之造十有二年中丁之
立十有一年外壬之立五年沃甲之立一十有
五年祖丁之立三十有三年盤庚之立二十有
八年小乙之立二十年廩辛之立六年庚丁之
立二十有一年武乙之立七年則皆與商之享
年不合誠非矣商享年六百二十有九諸書皆
同

辯誣

天無待而高者也日月無待而明者也人之生

於天朝夕日月無所待而知高也亦無所待而
知其明也聖人之道曷獨不然韓退之讀孟軻
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晚得楊雄書益信孟氏
又得荀氏於軻雄之間何邪孔子固聖人孰知
後世必有人曰孟軻能明吾道而尊之耶脫如
後世遂無孟軻則孔子之道泯滅不傳歟至於
卿雄則復何力之有一何量聖人淺而自持之
厚耶今之學士大夫必待小序以說詩必待魯
史以傳春秋必資莊老元虛釋氏幻妄以明易

又復何耶然謹小序於詩者鄭康成孔穎達也
尊魯史於春秋者服虔杜預也假釋老於易者
何晏王弼輩也今之所謂大儒者未離乎昔日
曲學之後塵歟

自西晉來有老易之論何其不思邪蓋無得於
易而溺老氏之文者倡之也斯人不特無得於
易而亦無得於老氏者也譬諸人材必先其學
問師友淵源與夫立身本末出處去就所向大
體同也小體斯可略大體不同而奚小體之論

哉老氏所貴曰常與靜易之變動出入不可以
居老氏自應者無名無事芻狗百姓而易於吉
凶與民同患至曲而不遺斯世之是務也老氏
至極歸於自然雖道亦是法也易有消息屈申
吉凶悔吝危可安而亡可存皆有然而然非自
然也果相資以用否邪

齊晉之功非不盛也吳楚之王亦崇也春秋不
之貴者尊一王也門內妾婦且知尊無二上矣
予不知世所謂孔孟云者孰自而得耶其尊孔

子歟尊孔子歟蓋天下萬世之尊師者孔子一人而止耳容孰偶之也邪學者於是乎權有度無欲挽二子以並駕又無乃甚邪荀卿非孟子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王充著論曰刺孟則亦過矣然不為無謂也知其不尊周室勸諸侯僭王以國叛人人可為湯武予學春秋而有感焉未敢發之言也後見江東李觀所論著則有前得於予者也又如士師可殺人之類強辯傑鷲視當時所謂策士者不甚遠今

學者以孟子班諸顏淵而原憲子貢曾參宓子賤之徒悉之者不知世無孔子果孰可以諸子優劣邪使孟子與諸子並生而從容弦誦闕里中當自有次第哉

尊其名不覈其實玩其讀莫適於事者周禮之為書也其出為最晚劉歆初獻之新莽莽即拜歆周禮博士者乃傳焉是書大抵煩禮瀆儀靡政僭刑苛令曲禁重賦專利忌諱祈禳誕迂不切事適莽之嗜也莽所以戕天下之民而鉗

天下之口者是書之奉也正月之吉初和六官
各縣象法于象魏民視既已潰矣是日州長各
屬民讀法于州又何能來自象魏而滑其聽邪
孟月吉日黨正屬其民讀邦法仲月大司馬行
蒐苗獮狩之禮月吉則族師屬民讀邦法正歲
則鄉師稽噐州長黨正屬民讀法季冬祭索鬼神
春秋則鄉州有射黨正祭崇族師祭酺閭胥
讀法凡歲比而三歲大比所以致其民者勞矣
而力後追胥大事大故之所致又未可以期數

也將使斯民終歲遽遽然不得伏田疇安室廬
而奉有司之役邪冢宰以九職任萬民而掌固
又任萬民凡國都郊之竟有溝樹之固民皆有
職焉夫民既勞矣而任之者亦以衆邪畿內千
里而卿大夫士胥徒授田凡萬八千人有奇其
地莫之能給而此多役疲擾之民尚可勝其任
邪是書厲其民者如此則於禮樂政刑復何論
哉昔周公位冢宰正百辟今書冢宰乃特正其
治官之屬何邪尚書周官與是書所謂孤卿之

職五服之制頗異同尚書周官作在周公輔政
七年將歸之時不知是書之作何時也如前乎
尚書周官則周公後以尚書周官為正矣學者
尚何取於是書哉如其作在尚書周官之後則
尚書周官者周公之棄物也孔子復何錄之耶
二者不可允會非周公妄則孔子過也孰可脫
如作在尚書周官之後則周公未嘗歸政成王
也又孰可王肅斥反至圜丘之樂謂王者各以
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禮單文為經國大

體懼其局而不知弘也予有取焉嗚呼使周禮
而尚全王者猶損益之况此殘偽之物乎

或問韓愈言士不通經果不足用其言是非曰
士固不可不通經而必待通經之士而為用則
非也將有禍經術而病天下者矣西漢張禹經
為帝師成帝懼變異數見因吏民言疑王氏專
政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禹乃為身老子
孫之計曰災變深遠難見此經義意也蓋禹於
是乎言之安而帝之聽也信以不疑其在位碌

碌者亦皆曰經意也王氏何病其後莽卒攘漢
日夜更變漢制紛紛然天下不勝其酷莽與其
國師歆輩一切文六藝之言為其贖也奈何梁
武帝父子躬著經義數百卷又升殿自講說甚
勤而朱异賀琛皆以經術進專國用事异乃為
候景主人琛又以從而紹介之卒以亡梁而帝
父子不得其死又重可哀也歟不通經果不害
其為士安得真儒以語哉

大辯

說之避地高郵卧病兩月念平生略有所知而
未嘗語人者不可使之俱泯輒疏其大者作大
辯

近世學者喜於離析配合之說盖有所自矣昔
之人分仁義於父子君臣之間曰仁不遺親義
不遺君又曰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善為一
家戶牖之言也質諸孔子則戾矣吾孔子曰事
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焉云爾則無分乎仁

義也又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先儒
謂父子之常道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也愚
嘗觀易象家人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溫公謂家人之中父母之事即得尊君之道故
特曰父母之謂也愚以是知君父無二體忠孝
非兩端仁義不可於君臣父子而分矣嗚呼仁
之所至義亦次焉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子
夏之言曰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是
故三年之服一也愚嘗謂七十之後諸子者非

親見聖人之比也

大辯後說

予既作大辯問者曰臣子之事果無異乎仁義
一也忠孝一也其敬一也若其所事則有不同
者子之於父一家之事焉爾臣事則國事也諫
爭則忘其生軍旅則誓以死奉使則死不辱未
嘗顧其家也家事則未嘗不顧吾國也故曰事
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竭其力者生事
也致其身者死事也亦不難乎其死也問者曰

明天下之所事者莫踰乎蠱蠱言父子之事而不及君臣之事何也幹父之蠱者幹君之蠱忠臣也裕父之蠱者裕君之蠱諛臣也問者曰其上九不及父事何也曰上九為卦之主風自山而落父子終無退事而君臣於終不得不退也王弼之前易家皆謂臣老得謝事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弼始援莊老棲遯不可同群之談以苟異今誰辯之者嗚呼始以父子著君臣終以君臣篤父子

申劉

說之十餘年來始不感於孟子為之辯正大端自謂悉矣及見劉道原說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是堯崩踰年事不待三年喪畢其斥孟子甚明且罪孔安國仍軻之繆乃大聳歎恨不得道原而在北面師事焉然道原意有所遺者輒申之堯知其子不肖不足以傳天下幸而得舜以授之舜既攝二十八載之久矣乃復侍堯三年喪畢避之南河之南是堯之子才足以傳天下

歟堯遠能知舜而近於其子則不知耶賊父子之恩而瀆君臣之分孰大於此堯苟不知其子舜乃獨知之為舜者曷不讓之於攝政之初使堯見之乃有待畢三年之喪即位之初棄宗廟百官而逝耶無乃舜之是舉也偽歟天下至重器授受至重事件容偽毫髮哉後世亂臣賊子接踵奮袂而起舜或倡之邪舜於是上不誠於堯下惑斯民以天下為市而術取之耶丹朱不肖子也一日見舜避之遠而言曰天下吾

家之世有也至我始不身之耶吾父雖欲授舜而舜不敢居以避我我何為不如舜之志也且舜之志天下志也我之受宜則舜矣天下病而利丹朱一人豈堯之所以知舜之心哉如丹朱曰舜之避我雖遠如吾父命何天下之朝覲獄訟謳歌顧可欺哉必以天下奉舜是舜非受天下於堯乃受之丹朱也丹朱不知為舜亦何憾彼朝覲獄訟者必忿然而爭爭必至於兵丹朱將不保其軀矣舜欲利丹朱而寔欲殺之耶舜

之南河之日天下禍亂肇耶夫既不忍堯之子而避之矣其之中國踐天子位則顧衆人之情而不待丹朱之一言不若其初不避之愈而徒以暴丹朱之不肖耶此非常大事其後禹益又皆例之邪書雖殘編不應如此大事略無所著見其薦益事則温公辯之矣

恥新

儒生於六藝務新相尚紛紊糾射不已予少亦徇習焉而不知其非殆今老矣始恥之何則聖

人之意具載於六藝天地萬物之理管於是矣復世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為輕重况它人乎昔之學者辛苦晝夜讀誦思索加之以師友博約一意於其繩墨中而不敢外以曲直也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非若可器之物腐爛而故製作而新也惟其人智識不同所得有淺深而所發有早晚一已之所謂新者乃六藝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是以昔之人遑遑然惟恐其不得於故而止耳卜子夏首作

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
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於師曰詩則有魯
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
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是何前人惟故之尚如
此而今人乃新之急邪若乃其新則有之蓋贅
之以釋老而鑿之以申韓塗人之耳目而變易
其心思為己名譽之術以發身富貴則新之善
矣嗚呼先儒之學止於皇極大中之道非釋老
中韓之清虛刻核高絕而辨析則何以為新而

餌彼薄劣之欲邪是特有害於其言而已乎著
於政事吾民將不勝其弊可不御上哉或曰陸
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栢譚新論如之何
曰語之書之序之論之可新也義則未嘗新

太剛辯

東坡作剛說以謂太剛則折者鄙夫患失之論
也或以仲山甫之詩排之嗚呼人而可與言者
豈易得哉彼不知太剛則折者物理也君子之
道何與焉夫君子所謂剛者何也誠也誠斯柔

矣自其柔而用其剛則何所不宜天地鬼神將
直折之尚誰折我耶不幸而殺吾軀身是亦剛
者之細事也不然又何以貴乎剛哉嘗試觀之
天下之柔者水也及其起為八月之濤而匯為
千里之浸則曰天下之至剛者也是無它焉水
之為物誠焉爾也今有人焉欲禦是濤而田是
浸雖力何能哉仲山甫之德既不吐不茹矣則
亦何病乎太剛歟或者亦東坡之客得以辯諸

和陶引辯

東坡先生和陶詩不見老人衰憊之氣如何曰
孰敢以血氣之盛衰而論盛德之士耶又有擬
古之作而未有追和古人者如何曰亦所未喻
也梁吳均和梁鴻在會稽贈友人高伯達和郭
林宗贈徐子孺和楊雄就人乞酒不得作詩嘲
之唐李賀追和何謝銅雀妓追和柳惲汀洲白
蘋章蓋亦多矣雖然和不次韻奈何曰時也方
觀鳥跡時可責以鍾張之法度乎又問曹劉鮑
謝李杜諸詩人皆莫及陶淵明如何曰未之前

聞也若其所聞者梁鍾嶸作詩品其中品陶彭澤出於應璩左思文體省靜辭與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之德世歎其直如歡言醉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舍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如嶸之論則彭澤為隱逸詩人之宗而曹劉鮑謝李杜者巖廊詩人之宗也竊嘗譬之曹劉鮑謝李杜之詩五經也天下之大中正也彭澤之詩老氏也雖可以抗五經而未免為一家之言也嗟夫應璩之激左思之放本出

於劉而祖於曹未易容後來者勝之也又安得而措一言於李杜間耶或以東坡之詩勝李杜而比淵明者其言大可懼哉如以謂篤愛陶詩而服勤焉唯見於東坡則江淹之所擬今泛濫入於陶之集中未有辨之者韋蘇州白樂天之所効者皆極閑遠之所致亦皆優於曹劉鮑謝李杜耶又問區區之迹未足以論士如何曰是心與迹判之論也吾溫公斥之矣蓋論士者必以區區之迹吾友有喜和陶詩者因為辯之云

爾

性命

或曰鑿九竅而戴爪髮均天民乎曰然曰苟無大惡得罪於天則天將生養之而有間乎曰苟無大惡得罪則天將生養之而無間也曰今有人焉才不相高德不相尚貴或有餘而天益侈之以福賤或不足而天益窮之以禍為之天者私乎為之人者自取乎曰汝豈未知陶者之心陶之為器範木合土埏埴之巧一也至於形

狀既判則一為埴一為缶一登清廟而和玉瑟一隈巖墻而包醬豆豈陶者之私耶各安於分邪故方其完也或以埴貴而缶賤一旦落而碎之則同會於糞壤之顛矣為器不同為棄一也彼貴埴而賤缶者又何淺哉夫然後知陶者之無私也汝知陶者用心則知性命

禍福

富人有祭而祈福者列千燈於中處流汗及踵而布油不輟曉使僮僕市燕雀之在網者逸而

活之又百數焉既而語余曰吾之某交吾之某親惟飲食是務所殺命日數十吾每哀其愚而力未能化也子何辭而使從吾之所樂余應之曰噫彼之所樂者子既哀之余之所哀者又子之所樂也乎將謂天之生物惟形宏而聲大者謂之有命也將水陸纖介蚍蜉蟻皆謂之有命也擇其大者惠之則活十人不若活一牛兼其小者濟之則蚍蜉蟻何物非物子脫網羅之禽百數濟物之功見於色子曷不視前夕之

燈甌乎凡焦爛之虫已絕未絕穰穰填益何啻億萬豈可以知度其目數哉子以百數之燕雀不足以補千燈之爛虫也明矣天如不聞則已如其聞之必攘臂大怒以子私一身之福損億萬之命必蹈子以徇於某交某親而未暇治其飲食之小過也故曰余之所哀亦子之所樂也夫是之謂為善不經為善不經則反以為咎故君子內則孝於親外則忠於君居則恕於物有道可行則利於衆四者求福莫大焉詩曰愷悌

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福如可祭禍如可穰
是天有私覆地有私載日月有私照必不然矣
非徒無益也蒙昧之間又有者言若焦虫之類或
可戒已

辯字贈恂公

老僧如恂來為予言天台智者之教曰介爾有心
即具三千予問何謂介爾曰自吾祖荆溪以
來皆以詩介爾景福為證予按詩家訓介曰助
也與智者之意了不相當奈何願聞荆溪無不

該洽而於此一字似或誤矣雖然不害其為荆
溪也此字蓋當如漢書介居河北之介普灼曰
介時也訖點反夫此有心一適當其時霍然之
頃也又如素問所謂心欬之狀喉中介介如梗
讀亦如戛夫介介之梗可以見彼介爾有心之
相歟又易介于石古文作矢鄭康成云磨矢也
古八反夫磨矢之聲亦倏然而有者也讀者可
以意了而見智者之語峻意潔云爾恂曰竊嘗
有意而不知其讀如此願書之予每恨晚輩輒

廢形聲之學喜書以贈恂政和元年辛卯十一月己卯嵩山景适生書

懼說贈然公

予嘗怪韓文公歐陽文忠公力排浮圖而其門多浮圖之雄如澄觀契嵩輩雖自能傳於後世而士大夫今喜稱道之者寔二公之力為多也夫毀其教而進其徒豈非一反哉往年孤山智圓凜然有名當世自成一家人之學而讀書甚博性曉文章經緯師法韓文公常責其學者不如韓能有功於孔氏近則嵩力辯歐陽之謗有古義士之風是二人者忘其讐而慕其善又一反哉竊嘗思之是惟公乎好惡而務乎厚不自窘東而壇宇廣大者為能如此若其反乃其合也天台僧了然字煥之年三十六歲天姿秀發傳其教甚力比嘗辛苦於山中十有五年衆服其善而自覺其有得乃出遊予始識於四明而歎異焉顧予方流落不為人所比數尚何有於斯人而竊為之懼則深矣蓋斯人賢可妬而能可

嫉余於彼妬嫉者則無所恨而唯懼斯人聚徒
太早又懼其著書不能待晚而太銳封植師說
疆界祇太牢也何則今有人視其外所師說者
不怨則怒或陽善而陰伐之其如師說不能一
字不謬何得非嗜聾好瞽而與之共斃歟世間
書讀固不能盡而應有當有者又如晨炊之不
可緩何容年少輒有著述銳氣喜瑕疵先達不
知己之所謂新者過少時又復陳腐有人議之
矣以故少年著書者至晚必悔如其不悔者又

無足觀也然之祖智者猶以領徒早為厲已况
它人乎然宜勉斯三者公其好惡而務乎厚不
自窘束而壇宇廣大則善矣不過數年予當隱
處嵩山或聞東南有道盛行大得名譽者是必
然也然其勉諸作懼說贈之

淨土略因

臨淄趙子和仁裕移書洧上老法華曰吾東州
人近因子之文始知有西方淨土可脩而自天
台教以出也子宜於此圓妙大教專明茲真修

一事益以惠我無情有性者僕謝之曰具縛凡夫與予同在三災八難中何敢任此雖然病者未必不識藥也竊聞之又生有死而凡聖殊有凡有聖而身土異有身則有土有土則有身孰穢孰淨可不辨之邪我釋迦牟尼佛與阿彌陀佛愍此衆生乃同一願力於無量無邊法門之外建立此一法門釋迦償之也彌陀主之也釋迦生之也彌陀家之也釋迦於病藥之也彌陀使之終身不病也釋迦之土猶逆旅也彌陀之

土猶鄉閭也自西竺以望安樂國與吾震旦之望安樂國一也是故文殊普賢彌勒龍樹賢護無著天親皆願往生而觀音勢至在釋伽所亦在彌陀所吾土始自慧遠白蓮社與謝靈運劉遺民輩倡道尋之後繼有曇鸞道珣懷感懷玉善綽善導之願行尤著而可考吾天台智者大師承聖賢之後振法華之音其教始大備而行之益遠法華之前有維摩經首以淨土起教法華之後有起信論終歸證於淨土揆觀其目蓋有

十種佛土二十七品佛土其合之為四土則復
自吾智者始是四土之名散在法華華嚴維摩
仁王普賢行願及大智度論唯吾智者合而次
第之其在維摩之空空法華之空中寶塔則常
寂光土也維摩之衆生寶蓮花法華之衆皆是
菩薩則實報莊嚴土也維摩法華之聲聞菩薩
共為僧等則方便有餘土也維摩之見妙喜國
法華之三變大地則同居淨土也維摩有香積
菩薩法華初放大光明則同居穢土也佛告寶

積長者子言菩薩隨所化衆生而取佛土則同
居土也隨所調伏衆生而取佛土則方便有餘
土也隨諸衆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
則實報莊嚴土也隨諸衆生應以何國起菩薩
根而取佛土則常寂光土也其文雖隱而其義
彰其名雖散而其理合苟非吾智者出之則如
之何嗟夫遠公於教典未備之時根機未熟之
際率群賢而創導之智者歛波瀾而淵澄開隱
祕而震耀終成此教以貽來者顧豈不來自淨

土而欲斯穢土淨邪然法華於藥王品示安樂
世界生蓮花中其在普賢品則示兜率天生彌
勒所吾智者捨普賢之行而專意藥王之證其
後有慈恩法師復捨乎藥王而專意普賢則又
深知四土之分別者也唯知四土則十有六觀
盡矣三身三觀四教萬法悉無遺矣雖然有二
患焉一曰疑而不信彼疑不自信則我內信而
何補智者猶病諸十疑論所以作也唐永州巽
上人特書是論於法華寺壁其所感深也二曰
信而狂且愚不知悟心以入觀明因以克果但
言我能心淨孰非淨土似能為維摩之言而身
實天魔之民也豈不重可惜乎其在今世洪此
教也蓋有人焉如慈雲法師之教行四明法師
之觀智近者靈芝律師之辯論何以尚之洎土
老法華初從明智法師而生信後頗從容於靈
芝云

志學

族弟觀之居一日來請曰若何而志得於學予

報之曰汝志吾不可不汝言夫以行為學非待學以為行者克己復禮之學也學焉者無所假也鷙鳥之習其羽豈取筋力之勞哉學寸而習寸學尺而習尺發吾之神明而適日月之光華吾心說矣心苟有所說則無物不遜吾之學也此天下萬物之所說者則不足以象吾之說其惟朋友講習乎故賢賢事父母事君交朋友未學而為學矣子夏斯言蓋有所本矣吾夫子以孝悌謹信汎愛親仁其行從容有餘力而不逼

者學文之功也揚雄始上行而次言末之教人是分學與行為二端而惑於誦數佔畢之為學者蓋以行為本言為能教人為成德矣曰非徒知之亦允蹈之待若人何薄邪荀卿諭乎假舟楫輿馬則學與性分為二端矣學以光明乎光明遜志敏行者非邪二子之蔽無它不知克己復禮之為學乎顏淵以身為天下萬世之率而問仁夫子知回之所以問者於是乎告以天下萬世大中至正人人能自竭之道曰克己復禮

為仁由己回知夫子所言者則謝不敏而請事焉吾之一已視聽言動妄非吾之學也即一言之曰仁二言之曰仁義三言之曰仁曰義曰禮自是百言之而百名效實矣楊雄亦豈無知於此者其言曰禮由己則道仁義矣荀卿之知此益明其言曰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其言厚乎禮而薄乎己卒以禮為舟楫輿馬將見其一日捨之

尚何所克哉觀之復曰然則學無所分而無門戶以入不亦難乎曰豈無所自哉其惟思乎學必思以明思必學以進雖九思而未吾終當一之於學也不寢食而思卒不吾益惟學能吾之益而不吾負焉耳前乎孔子而言絕學棄仁以貳乎孔子者老子之徒也後乎孔子而因曾子之辭氣不盡信書分仁義於君親以亢乎孔子者孟子之徒也遠乎孔子而多岐廣驚不住乎仁義其言似仁義而非以出乎孔子者釋氏之

徒也古之學焉一今之學焉四捨歐陽公而學
不為三家所蔽者誰耶汝志勉之兄何者少嘗
教授郡國老不得容於天子講席飄零羈旅
死亡無日何敢安於海涯為吾弟作志學

一分律

常念懲忿窒欲 常念克己復禮為仁

常念中庸之為德 常念必有忍

常念敬義立而德不孤即無不敬 常念觀我生

無貳用其心有用心交 無戲言忘言易言疾言雜言

無求於一切 無必責於人

無怒人以辭色 無忘人之有干於己者

無貪所讀而不精 無多食

觀省

凡求聖人之經必知其所落必知其所趣必知
其所歸始消落之於字字得味也中如人接武
布武而適趣則累羣言而一之也終極其歸而
宅之於文字之外也不獨於書為然是之謂觀
省是之謂克念

論詩

賈島云嶽石掛海雪野楓維渚檣予謂不愧謝
康樂揚帆採石華掛席拾海月謝句喧於寰中
而賈句未有一人目之者何邪二人分擅動靜
之勢極殊而幽深閑暇俱絕俗有餘思則一也
書以示李小九必有以語予者

論書

歐虞筆圓褚薛筆方其後悉學大令而方圓錯
出顏復圓柳復方矣隋朝一代筆法盡未必智
果之力也梁蕭子雲兼南北之善或云亦大令
之徒

論

九學論

予在京師與劉壯輿論春秋謂三傳不相為用
因言人之學亦多塗其大槩有九壯輿始異之
既而為予言曰知我先君者莫如子今予宦園
洛病卧荒山旅舍中追憶當時之論已多零落
自念老境可傷不可使後生無聞焉明日病少

閒還郡於行李間作九學論

其大如榷楠豫章而自然其細若籩豆簞筥而合學無不通而不可以一藝名且莫知其所以學其言則詩書之英而動則禮義之績用則惠澤九州不用則聲教閭里者大儒之學也溫公是已口不汲汲於詩書而詩書之功隨之身若遺文章而文章之名歸之冠劍巍然望之可畏而不能不愛也珪璋爛然心欲親而趨不敢前也妾婦之無知而亦幸其為人如此也夷狄之

隴悞而知中國之有人也若斯人者廊廟之學也富韓公是已宮商足以賡歌波瀾足以潤色封植足以顧問謇諤足以獻納其高文大冊不日而流布遠邇邇邦人喜稱其姓字而後進擬為龍門者從官之學也揚文公是已尊六藝而黜百家法先儒而惡新語謹乎詁訓通乎倫類顏然古人之風然而有容若踈而親侍經幄則人君增恭儉之懷而永絕聲色傾利之心居函丈則弟子始於章句終於德行者講官之學也孫

宣公是已博極羣書兼該百家得六經之體要而不為章句特以春秋之旨正褒貶辨邪正篤名教厲風節賤功利尊王道其文玉雪嶄嶄然不可溷濁者史官之學也劉道原是已世官氏族早宦於朝明習漢家典故而坐通歷代沿革其為人溫恭易良以待一切之問而議不為勢屈言不求衆合雖死不易職若無可好而惡之者不敢貶人君之所厚百工之所仰者禮官之學也宋諫議是已籤帙之富倍於三館少不鞅

掌王事而既老無嗜好兀兀晝夜槁十禿指人以為勞而已獨淫樂晚生得以問竒字好事者從而貪異聞然不可責以正鵠之功者倚相之學也掌賓客是已其學一出而不可破其辭不隱括而不可惡不師古人不友當世而自信甚堅執之不貳者處士之學也學不根柢而辭有枝葉雖涉其淺而測其深雖獵其瘠而食其肥以書畫論古人以鼎彝為好古以簡策相誇矜人多喜其可愛而恕其所宜責泛泛然不可入

孔氏之門者子弟之學也嗚呼勉之哉人有得其一者有兼之多寡者有得其上而或鄙或怒其下者有居於下而或能進或不能進於上者可不自好也邪若苟不在其上七者之選又烏足謂之學哉惟是九者之外又有方士之學舉子之學非予之所知也於諸公姑取其一以鎔寫所論不敢效楊子雲之品藻也且國家人物之盛可勝言哉如歐陽公是所師範也乃不及之槩可見已姚子張非禮官之學也邪是九

者亦非甲乙次第云

成周論

或者謂治其當一切取法成周作成周論甚哉人欲安其私意而馮稜決勝也不本乎孔子之言不斷以春秋之旨而撰成周之法為今日之治可乎彼得時言聽之大臣由是聳動人君拒絕群議自為周身之術則善矣昔孔子言三代禮之所損益至於繼周者不曰不可損益也蓋嘗鑒察明矣周得乎其文哉遠夫告顏淵

之為邦則其忠其質其文一日並舉而要具成
功則虞舜之歸也於是乎知彼一切談成周者
踈矣公劉之詩變而板蕩既久晉變而夷狄楚
變而君子周禮子然無一存者幸而猶有遺書
見於魯孔子傷之春秋用是而作故曰孔子作
春秋以繼周又曰春秋變周又曰春秋變周之
文從先代之質又曰春秋救文以質又曰春秋
承周文而反之質又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又
曰春秋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又曰春秋救

周之弊革禮之薄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為
本不全守周典其得乎斯旨者果何人哉

區力誇簡編外偽之餘邪且夫自漢元以後天
生邁往不世之材抱王佐之略經濟之謨撥亂
反正苦迂而合出斯民塗炭中而與之更始者
未必徇古之功也 藝祖時竇僕射儀李尚書
濤皆以經綸為已任 上之所加禮而恨用不
極其才者今視其規模不知果何以名其所學
耶嗚呼按伯樂之圖而得千里之馬哉或曰蘓

綽豈非命世之偉人歟何為建官立法一以成周為務曰是綽傾魏造周之術非君子繼治世成平之道也方是時西魏之危若槁葉之未墜而綽出力以振落之耳托跋夷狄之餘風君臣上下痼禍熾亂而莫之可喻非一旦以成周之高名肇新典禮過乎藻飾則何以奪其遠近之視聽而震其朝夕之思慮哉未幾魏氏宗廟為周人之墟矣人其馮陵決勝之雄者也不然王莽亦何賢耶

策問

北京策問

問河北重於天下魏重於河北古今議皆然唐杜牧言魏於河南亦寔重是三哥皆出魏下今魏南不及鄴北不及邯鄲桑麻沃野為浸澤者十七八商賈農眊之資十減八九何所取重也哉議者見漢資漁陽上谷而中興唐棄范陽節度而底亡今羯虜盜有幽薊為朝夕之憂不知燕在六國最弱無所能唐平淮西後承宗貢於

鎮田正朝於魏而盧龍亦非劉總有也故曰瀛
莫易定實賊咽喉羯虜據燕足以自橐巢穴不
足以厲我明矣我所恃者諸鎮也今魏既弱而
瀛鎮定上無暮年之帥下無土人之將兵隋且
寡倉廩不富何以禦匈奴而奉京師哉夫自北
而制南則中山為重故後燕都中山而不都鎮
自南而制北則鎮為重故王氏百年有鎮而不
徙中山今並建安撫使不知有事之時相統制
不相統制乎必合必分乎唐卒不能有三鎮而

重橫海軍以撓三鎮建景州以闢橫海豈特一
烏大夫之力哉實朝廷計之得也今滄不命帥
而景州廢矣果何以援鎮定耶昭義餉道所以
資魏而通澤潞魏齊唐與李克用之迹俱存今
廢昭德為鎮其絕晉不與河北通有無歟古所
謂白馬津者王霸必爭之地也唐雖以鄭滑為
一道而白馬津隸黎陽為河北之重今以隸東
部其外柄而不自操乎昔漢高祖不恃天下之
勢而恃陳豨不阻漳水為必可伐今之水官漫

不省漳之利害以輸河水之溢而增河之勢何
耶 國家之初澹灤之制未備而邊塞之民勞
弓而耕植戈而穡勞甚矣是澹灤實足以當
飛狐之險今成久而淺深失舊制且復有河水
以盪之當如何以復其故乎凡此八者悉願聞
之而欲還北道風俗之渾厚質儉者何道使民
力足以給凶年而無流離飢莩之虞者何術常
不乏者昔時之名將名相顧學臣儒者又何道
鹽之利可擁不可擁監之馬可復不可復其皆

官者稚而狂之若河外數州則又王長官棄而
不城者也議者謂王忠嗣之功不減郭汾陽王
忠嗣不肯城右堡而哥舒翰卒城之則哥舒翰
少為忠嗣部伍而晚則罪人也彼木匠之志不
淺鬼章之脾脘尤近而著者隴拶似若無能頗
聞有子存已長立不知今又如何方苻秦滅燕
滅代滅涼時寧知有一慕容垂哉實有不可不
懼者首尾之狀畧如此外又有二事一曰閉關
以謝商胡以尊國體不買一塊玉一寸犀之類二曰屯田以

實塞下而省轉輸二事幕府不為之以待誰為
耶漢賈誼與吾家大夫必亦出此言唐杜牧沈
亞之本朝尹子漸師魯兄弟亦其人也此六君
者行年皆不及僕之老則屑屑狂言未必無當
也特為故人一出耳彼有仰茂文者知無不言
忠實之士也幕府可出以視之因王鞏州人行
信筆縱書不免脫繆悚仄旦夕別上狀授使臣
回次餘乞保重不宣立春日說之再拜鎮洮經
畧待制節下

薦蒲君刑曹書

成州

知成州晁說之伏覩本州刑曹閣中蒲贄年四
十一經中博士行中御史方布衣時有職太學
偶因格改婁遲山郡衆為較其輩流徃徃蒙
朝廷寵擢良可歎已說之無狀假手既知謹視
遇民而於斯士豈獨無心竊自念歲暮之齒咋
舌之久何敢有鳴于 朝惟我明使者得布露
之明使者采衆人之頌聯章以聞豈不幸甚豈
不幸甚十一月四日知成州晁說之上某官節

下

與宋運使書

說之敢言之昨日薦蒲贄人曰獨家教荅何勝
感灰此外復有作職事謹用漢制敢此無言之
本州今年秋旱同谷縣人戶所訴二萬五千餘
災其所檢校放者一萬三千餘旱亭縣訴一萬
三千餘災而檢放者八千五百餘說之無狀唯
知夙夜愧恨深負斯民矣負斯民於下可也其
如上無以稱 聖君仁惠遠降御香閃雨祈著

也

文集卷第十四

文集卷第十五

書

嵩山景迂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與熙河錢帥書

說之啟即日不審鎮洮幕府云初台候比復如何屬者虎帳西來便欲拜狀忽忽因循之故更不復道其實要作一書歷陳熙河古今事體非累數千言不可以俟閒暇之日而未之能也逮此使臣來拜教之辱何勝愧仄重念綱紀弗振

毋一不費整之語今人太息不已然前所欲陳者不若罷休如汰土兵省戍兵削蕃官卑漢官罷冗長使者棄侵淫蠹蝕之地不發一卒一騎東出以御今上微固守則斯言也無乃甌人歎雖然首尾之狀敢置古而即今以略之北懲河道曹南院棄而不城者也其後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其如韓范之論何又其後有一王長官韶者薄游陽翟偶見英公神道碑所載云云遂穴以為策以干丞相是謂韓公視王長

壽軫恤元元之意何屬者運句馮從事入境道路諠言正為稅事而來也說之無狀竊彷徨自歎息曰死矣放稅不如百姓之所欲將得罪於明使者吾何面目在人間生活耶且亂山叢溪之間最然一郡不識使臺貴屬夾臨者累年其久矣今一旦老幼扶携切切昂首以聽使屬增放稅數以醜飢鷹刺史餓虎縣令可以風威百城豈不幸甚既而大不其然乃是惡所放之過優而欲令復之嗟乎天壤之間好惡不同取舍

頓異一至此耶是必非明府之意而句官失辭
而然爾顧豈不為明府累耶前者疲瘵之民所
以不至流徙亦不甚闕食者以所放之稅粗能
畔岸之也苟若復之或少鑄削之是網羅於前
而捕扼於後也方欲哺孟按而奪之手指也其
為守者平日粗與民有信今則不勝其欺且罔
也設常有沮洳之澤亦無以補斯炎熾之酷也
困之如彼伐之如此古人之所痛者今寧不一
動心也耶所謂結怨於一州取笑於 朝廷者

又於今日而見之也竊後自念平居鄉閭餓死
不貳吾言今茲假守以褊小之地遂使難為乎
善心歆蹙之首鼠無它也素不自重不誠於身
則不獲於上而下亦莫我獲也夫鷲鳥在上重
鼎在下不程勇力不悔其往不豫其來儒者之
細事患不自勉且不自信爾者舒仲應為沛相
袁術以來十萬斛為沛軍糧仲應以給飢民術
怒欲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為之爾寧可以
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謝之曰仲應足下

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耶彼表術者人有豺狼者也方與羣雄血戰之時乃知出此何耶仲應之米十萬斛今茲雜色不當其十之一也况明府素不畏高明則不虐惇獨矣說之竊恃明府而安之不貳也目前似少魯國男子或為孱守而危者不知明府者也或曰其如

何曰豈無策哉說之老矣乞宮觀既不諧行當乞放罷東歸如明府未賜斥絕尚當於明府布露之區區所見實繁事體可以實塞下而

富國中明府必將樂乎聽之也伏惟運使大卿財幸十二月十八日知成州晁說之敢言之

荅張直孺先輩書

說之啟老罷嘗謂學而不思者不足以為學而適足以為罔彼思而不學者亦不足以思稱而徒殆耳二者何不兼修並進乎如不得已二者孰重蓋學為重則善學者必精思如不已於行者必圖所濟苟徒思而幸得之則不顧學矣如世富貴動如所欲豈服稼穡艱難哉夫子固以

身為衆人率也其言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
寢以思可謂勤矣而卒無益不如學之益我也
有思涉者當益之以舟航若曰一歲之思不如
一日之學也其後子貢得此道博學而篤志切
問而近思之曰仁又其後子思得此道博學之
則審問之而後御思之則明辨之終以篤行
之或曰堯之文思奈何曰子以堯之思真與凡
厥庶民五事之思同乎先儒不曰堯道德紀備
而謂之思乎蓋即其巍巍蕩蕩而云爾足下不

鄙袖書屈臨辭彩焜耀馳騫出入若止而不止
有餘力焉疑論語四科不當遺子游斥子我之
預禍子貢之御亂因小乎太史公足下有思
則勞矣然足下未勞乎學也曰科之疑柳子厚
辯之矣上無子曰二字下於弟子字而不名遠
遺乎魯子有子南宮适必子賤之類多矣其它
可置而不言也闕止子我亂乎宰予子我則唐
司馬貞史記索隱辯之矣子貢一出而五國有
變則本朝諸公辯之者多矣足下何不於斯

以學焉足下於太史公書尤似未之學也大抵
懷大德者不知有小怨太史公首變編年之制
創為帝紀表書世家列傳後之作者莫之或改
世家首之以吳太伯列傳首之以伯夷貴讓也
書首乎堯舜春秋首乎魯隱公詩首乎二南皆
以讓德倡天下萬世之治道也夫子旅人而參
乎諸侯之世家老子之學自漢興之初先乎儒
學以興乃與莊周申不害韓非傳於管晏之後
項羽與漢不並立者乃不沒其實與漢同紀而
先之其大德如此而蒙草未成就參差抵牾之
小怨可恕不恕乎又烏觀所謂先黃老而後六
經乎敢併為足下謝羈旅無聊舊學素不深况
又荒落於胡塵中足下幸察二月十六日說之
啟上

荅陳養蒙刑曹書

說之啟羈旅無歸稅客舟而不可前其所止之
沙渚或告之曰是高郵也既而得親故於斯焉
慰別離而哀放逐又得所未名之寶於不售之

市不恨故舊之寡而每患獻酬之薄也孰謂吾道之窮哉雖曰遇坎則止而止莫予之坎富也足下幸一再見而辱書翰文編則得末名之寶於不售之市者也區區感佩之私尚何可言足下之書是待甚高非所敢拜其於李樞密之出處僕嘗論之於其未建牙之初不及其既貶之後也僕之逐乃在樞密公罷黜之前爾足下文編粲然尤非老拙之所與知然有一事似可以為足下謝足下為漢太初歷序曰歷有本於律

者亦有本於易者非僕之所知也蓋歷起於律律起於易一物也孰得而三之哉足下以謂如何它日或得款晤以忽遽不一一說之上

答張子秀才書

說之啟辱書以魯頌質春秋為問甚善此義在新學未出前學者猶及之新學務為碎義以銖稱鎰紛然卒使銖鎰兩失而落於恍惚杳冥中誰能斯之問哉足下但觀魯僖公宜有頌乎周王不作而魯公僭頌夫子不得而輕重之遂亦

頌之則彼異姓庶邦初不以周禮稱者吾尚何望也耶乎王之詩降而風僖公之詩僭而頌則天下之治亂可勝言也耶春秋之王可沒而夫子之魯僖公之頌不可沒而頌之則僖公之罪大於吳楚之僭王矣徒頌之體制事之有無與夫僖公之為人尚何待質之春秋哉說之孤陋偶不及聞前輩說此果如何而三十年嘗為毛詩傳二十卷今因金賊殘毀不存乃粗記其大略如此以為足下謝正以傷隕之魂招而未歸

理不得悉五月十一日說之上

與呂舜徒書明州

說之啟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鄞縣近中為問達否昨日忽收十一月二十七日書承侍奉萬福至慰說之遠宦窮寂如初無足言者貫弟得從賢者遊尤可喜所謂樂有賢父兄之說則未喻也是出於孟子乎試為吾友陳之樂賢而惡不才在敵以上有所不行况吾父兄之間哉父兄天性甘勉其孝悌而不能已寧知所樂賢不

賢即賢可樂矣顧不賢則如之何且如何而可謂之賢顏氏之子閔氏之弟視孔鯉不免有慚色矣舜五十而慕為瞽叟之賢歟文王問王季安否而憂喜王季之德不與也孔子亦曰喜父母之年耳以此三聖人之跡求之似孟子之言無所當也且其言父子之間不責善則疏之矣今何望之深耶七丈講學最明侍次以此稟之便可語諸郎日無以吾不賢而惡之此語雖近乎戲然所感不淺近作申劉一篇辨舜可南事

輒同往汪信民乃止於此奈何令人痛恨不可言吾黨中失此一人大有所繫奈何頗恨信民不及見吾申劉也諸郎各想進學春寒萬萬為朝尋愛述中奉狀草草不宣正月二十六日說之上舜徒船場朝奉

答勾龍壽南先輩書

說之啟古之人數不躡等學者固不敢躡等子貢見師乙問宜何歌曰宜歌商宜歌齊宜歌頌宜歌大雅小雅風是之謂等孜孜安絃而後安

詩然後安禮孰可得而踰哉吾年三十而五經
立矣譬之不藝五穀而非上農不殖百貨則非
大賈今學者知自置於經師而不知有人師甘
心為一經之士名曰大義而實以碎義困躓童
子起而語易薄乎詩書例詆先賢為腐儒先賢
說雖是而未新也頗謂仁義之用不及道德之
恍惚有愧性命之微妙但未敢明以孔氏下乎
老莊耳然黜春秋而尊尚偽周禮棄孝經而以
孟子配論語幾何不使文武之道墜地也耶足

下於此何為超忽世俗獨知所學哉甚善甚善
而於不肖猥以長書辯論孟子似亦躡等矣足
下何不孝經論語詩書儀禮易春秋之間而孟
子之問乎足下遠質孟子於荀卿王文及韓退
之晚年之論近觀溫公之疑孟李泰伯之孟子
雜辯劉元甫之於聶叟殺人劉道原之於舜禹
避丹均則世俗孔孟之稱安乎亦嘗一日近思
乎何煩足下遠過老僕羈旅之舍而不自珍其
辭章乎說之前日叨為 太子詹事請 太子

讀論語而未讀孟子所以尊孔子而尊太子
之問學尚一德也賴陛下明聖朝奏而暮晝
可然卿士大夫駭謗太學諸生紛紛誣毀百出
無異報私讎者今日放逐之中尚復何言足下
幸察不宣正月二十六日說之上

荅李持國先輩書

說之啟前月足下携書見過時僕痼疾初作欲
少款無由徒喜吾亡同年兄之文彩見之於其
子也余後疾大作無生理呻吟藥餌間不忘足

下之書未報也頻出誠意於足下鄉人足下聞
之必見亮也足下之書薄楊子劇秦美新矣何
不求之於雄法言尚有劇秦美新之類者乎盍
責之於法言而不必論是非於斯一篇也足下
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是
則僕之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
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又從而和之者數人皆
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自前矣參
寥忽以所和篇視予率同賦予謝之曰造之者

富隨之者貧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
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間可也參寥即索其文
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公悔不先與公話今輒以
厚於參寥者厚於吾年姪何如抑又聞焉大宗
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
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作大聖變和其
辭者如即時遣興小詩皆不得正中者也病尚
未差勉奉此不既萬一不宣說之上

荅賈子莊書

說之啟去歲道出子黎鞍馬忽忽間獲見眉宇
固已為慰比至武安見邑子士夫奉稱者如一
人又益以為足下喜也今季時相遇破我岑寂
相與談至勝處頗恨大陸之不在席也此情區
區未亦可言固安於小人之常態不能以書牘
自致乃先枉翰墨推與過當感仄又復何以言
竊惟盛意之所遺者既誠矣敢不强以為足下
謝足下所患讀書之未博真得所患哉惟此一
事自足以出流輩上譬如甘太官之膳者恨八

珍之未極也且以詩為之言世之人孰不讀詩而幾詩在春秋間耶孟子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若之何謂之亡耶其可不約春秋以為詩乎讀其詩必得其人而君臣父子之世次詩家之要也其可不通譜系之學乎十五國暨周商之國邑山川所感深矣其可不知古今地志乎鳥獸草木虫魚今古不同名目識尤難而比興實於是乎在陸機顧野王之外復有所稽乎所謂文字詁訓者安得古爾雅以為證乎而三倉

廣雅方言之類其可廢乎詩之音讀實叶歌笙不必與它經同而古人之讀無傳可不盡信陸吳興之音乎夫一經之所及如此而欲坐窮五經之精微豈不艱哉宜足下患所讀之書未博也然此語不為新學輩出唯足下之好古與僕同病乃及之也然足下謂後之書多於古則不然劉歆告楊雄云三代之書蘊藏於家直不計耳顧弗多耶今有一周易而無連山歸藏有一春秋而無千二百國寶書及不脩春秋有卿禮

二士禮七大夫禮二諸侯禮四諸公禮一而天子之禮無一傳者不知其傳孰多於其亡而自歆家蘊藏之後日月既久著述之士益衆宜其書之愈多而不幸梁元隋煬皆有覆舟之禍士夫之藏因亦淪喪近而安史五季干戈相尋之餘其存又復有幾耶足下試以隋唐經籍志及吳氏西齋錄求於今思見足一浩然嘆息繼之怒嗔也說之累年來嘗欲求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動未之得司馬公休言温

公所考十六國春秋亦非崔鴻之全書則後世之書未多於古也足下既欲學之博則不可不極舛牘之傳故及諸此若論古人之所以臻極者則此言可忘足下謂築巖釣渭之徒果在書耶果不在書耶說之謂二子者必有所讀之書耳弟不知其書為何書也而二子之所以為二子者非書也譬如和扁亦咬咀世問大黃甘草而不可以大黃甘草名和扁也足下又疑孔子稱顏而不遷怒不貳過為好學則學果不在書

者亦非也此孔子為魯哀公而為之言耳至於
告季康子者則不及諸此也若夫正為顏回而
發則墮支體黜聰明云者其亦可乎要是無孤
陋寡聞之顏回耳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
冕非學則何以哉足下謂讀書以為學者後世
之事則得之矣蓋古人未嘗廢書而不以讀書
為學也孔子於易三絕韋編與夫游夏不能措
一辭於春秋者皆後世增大之語也不必論其
實否然亦不害其為孔子也足下又可不疑於

此也若夫孟子之書則亦不必論其文之如何
是直萬章公孫丑之徒所次耳何有於孟子哉
足下試以唐陸善經孟子對今孫宣公所校定
孟子斷可見其文之異同也如必以文論孟子
則可以色論太姜太妣是未為知言也而文
固大矣必以孟子論之則孟子未為擅場也足
下所患文之高汗史野竒怪者苟能博學於文
而不以讀書為學則無所患也足下既不以讀
書為學無乃主楊雄學以修性之說乎此正雄

之繆悠云耳愚學者未之怡也足下求諸性果
何所虧而有待於修耶修果何功於性耶足下
才邵且有志則識古人之所以學矣何有於說
之之言哉姑以為足下謝耳說之比來為吏棄
盡平生之學而學伎學隨末之有得一日為足
下而技癢其言拙無足取徒自有感於前日也
日來又以無年之故文移詞訟賊盜倍多益敗
人佳思踰月乃得於燈下草草其比較略不究
萬一可憐怒也歲暮苦寒萬萬加愛子應此中

甚安不宣謹狀十二月初三日說之再拜子莊
秘校足下

荅陳秀才書

明州

說之啟陳君秀才足下比蒙見臨昨日又辱長
書仰歎文旨甚高非所宜施也說之駑下雖少
得師友而無成老矣所尚者不過先儒傳注之
說其有甚不得已而必當改易者低徊顧瞻寧
失之怯而不敢過乎勇又何敢借申韓以為竒
險而攘釋老以增高遠哉大安是知蛇木無足

且身被俗學之名而甘之何所逃足下乃獨謂
之古學何即去吾嵩穎乘輿宦遊江湖數千里
之外往往指其衣巾而笑之又性率不自昧輒
辯南北之學雖途人而怒目懷讐者有矣足下
復僉稱譽之何耶人之嗜好鹽毒不同一至此
耶夫子既沒洙泗之上井汾之間孰有如曾子
子思有功於斯文者世乃略而不道似古人無
曾孔荀孟之語在 本朝則柳仲塗張晦之穆
伯長賈公跡諸公皆尊孔氏以振我 國家禮

樂文明之風者奈何後生漫不知其姓名則目
前碌碌尚何為哉足下所責於不肖者抑又何
耶無或貽足下之悔乎政此多雨江步艱難未
及往謁先此布意不宣十月二十三日嵩山晁
說之上

荅池州鄧君書

明州

說之啟鄧君先輩大孝前歲令兄司理來求公
墓誌說之以令兄同郡守官之故不得而辭竊
恠令兄初脫場屋事業便好古文求索於人而

下及於僕既而有以信之矣至於足下昧平生於千餘里之外無或以僕之文為恠異不祥之物歟忽人來惠書開喻勤至又復釋然矣足下方此不文時言詞疊疊馳騁下上孝思之所感歟抑其平昔注意不凡邪其善其善更冀日祭讀禮經之餘悉取古人書讀之師友先儒無望專一經以成人之譬如五綵不其而繪事自結繩既代之後無此理也足下以此光揚先烈於僕何有因思僕少時所作文全未有次第不知

當是何敢效於一二宗匠前而彼一二宗匠又何遽推獎薦聞之耶遠今日白首粗能杼袖分經緯而無一人相知者前輩先九泉可勝言耶不意足下今日顧我良為不淺它時或得相見悉此懷未聞更希節哀多愛人遽迴適病目多日不及詳盡仍不果親書併幸恕察不宣月日說之上

荅朱子雲書 明州

說之啟辱問荷意甚厚且歎足下不憂樵蕪而

惟汲汲斯文也甚善甚善所是惟與天道不可
聞者不謂亦出於足下之口也今之學者大抵
巧慧於古人之言而斲喪其意莫斯為甚子貢
抑揚歎息其所聞之語便謂之其無所聞也譬
如學古文者恨九歌九章難及彼方為時文者
未嘗對離騷而寧論其難不難耶論語此類不
少尋常相見無因發之耳至於學易尤不可遽
說之從弟沖之頗有才思臨出京師欲來傳易
告之云吾弟初未嘗為小王易尚未可言京氏

易况於商瞿子木之學耶請以三年為期老兄
歸自四明吾弟熟乎王氏京氏之淺深然後及
之未晚也譬如不由門庭而巧入堂奧深則深
矣其如門外之事何古之學者豈不有次第哉
亦敢以此為足下謝頌年嘗作易規十一篇今
以往足下試一讀之以謂如何餘遲固言不一
一六日說之上

與張明仲書

說之啟前日蒙臨訪語及說之所行解潛辭不

當用四之日衆口紛然指笑說之即謝吾友曰
前已略聞於江子之經又聞於富季申是二君
者皆說之平生之畏友也其德我於今日者宜
厚不同衆人也說之八月十四日據兵房請辭
狀稱解潛初一日至初四日與賊力戰云云說
之雖不能文輒行辭曰堅戰終夕者其勇在行
伍之外况四之日鋒鏑接夜參伐為我動搖而
斗杓阻我勢力我鼓鞞自震而戈矛加厲寧論
白日照明之烈哉愚意輒與其晝夜戰也其所

謂西之日者蓋見自昔文辭稱一之日如何三
之日如何者甚多不勝舉也彼何男子雖家不
藏書寧無數策唐人文集可檢乎夫何作者之
常談特以身非作者遂禁不得道之耶或曰是
有害於詩義奈何吾友不謝之曰是詩謂豳詩
乎夫豳詩於風俗氣候制度儀物皆本諸豳國
而條理順事也而獨於日月參差錯出其語何
耶大凡著述家必謹日月說者以日為月何以
告當世之民而視後世之世哉其義果何在耶

上自國家政令下及農夫稼穡雖有改正朔之
異其本諸夏正則無改也有夏小正者周公本
之為月令不幸呂不韋攘一為春學者遂因呂
覽而薄之豳詩於農事日月何可少差或耶豳
詩六月則夏正也說者謂一之日周之正月二
之日商之正月三之日夏之正月於理於事果
何歸耶說者謂三之日于耜者夏正月也四之
日舉趾者周四月也其修農器于夏之正月則
其舉足而耕者夏之二月也不曰夏之二月而

曰周之四月必善買亂于曆如此何耶二之日
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如彼說者則是歲冰於十二月二陽之臨
用事之卦冬至水泉動之後果容沖沖之意以
鑿冰乎且既鑿冰矣必待暴之於路一月之久
乃納之於室果當人情果適事理乎昭公四年
申豐之言曰日在北陸而歲冰是建丑月歲冰
豈若說豳詩者謂歲冰在建寅之垂戾也說豳
詩謂出冰於建寅之月不太早乎又不若申豐

謂西陸朝覲而出之實在建辰之月為允會也
不知執事者果何從耶夫公劉於豳商之諸侯
也方在商之世而寧有周正之可論哉借以為
周公之所追言也周公於豳王責農民必謹氣
候而於商王使諸侯不奉正朔又復何耶凡此
七者吾畏友豈不能白之必待老僕之費言辭
乎老僕三十年前作詩傳所辯詳矣特以王氏
之學方熾於世王氏於先儒之善者因而更變
以取勝其不善者忽略不能正之顧僕一身之

微敢當一世之怨氣少出所學哉因循不為吾
畏友而有言則其罪也又如某之言皆無所當
而昔之人於詩也未嘗膠固底滯如此也聞閔
閔者必責之以閔睢之好德聞采采者必責以
卷帛之勤勞不可耶嗟夫世無魯詩齊詩韓
詩以與毛詩辯而歐陽公劉仲原父嘗有所辯
正而偶不此之及唯吾三二畏友之是賴也如
何如何病目不果親書薄遽中草略不宣八月
三十日說之上明仲學士足下

荅張頤先輩書

說之啟衰暮留落高郵首得尊公申兩家五世
之舊足下不必以書為費見過也足下少年有
辭章不能自抑有所懷又思舒展則其以書為
費見過重可喜也足下所及甚高顧茲血淚氣
絕之餘莫知所以報者徘徊久之輒
曰彼
席之子何妨門戶之滂耶頃年嘗作九學論一
篇偶獲存於金賊殘毀故褚中謹以為今日之
深考云爾惟太史公每深考而得之者

也悲哉學之難也惟虞翻苦學乃能嘆嗟者也
老僕作九學論雖嘗見稱於鄭洛學者而蒙東
都之士詆訕亦不少足下以謂如何勉旃勉旃
五月十一日說之上

荅錢申伯書

說之啟申伯足下前人始知舟人不至鎮江而
復甚愧為榮問之報者不時也念足下之書非
若近日士子率然操筆以自可者其用幾年之
學為此一日之言乎甚善甚善况唯易之問而

它經不與乎以三不論作易之本意而率歸於
人事窮極易家師弟子授受之源委而有意於
家法責京房不保其身楊雄不能其行王弼何
晏荀况本致寇之小人管輅郭璞一行未免為
闕觀之貞女烏覩潔淨一有精微事之為易哉乃獨
推功於穆伯長劉原父邵堯夫則獨立不懼以
濟斯世者孰得與吾申伯並邪尚容逋亡之老
以僅存之軀妄鳴而取笑耶雖然左氏之卦變
恐自有一書如焦林崔林之類今不復存則亦

難為乎其言也一卦必其八變三易不相為用
七事不著於當時九師自擅於淮南則又亦亡
言可也王弼始以莊老蠹賊易象固有罪矣其
在莊周謂六合之外存而勿論六合之類論而
不議春秋經世議而不辯則君子猶稱篤論也
今南方之學辭必論句必議字必辯最為穿鑿
傳會之端也惟申伯為能諒之嗟夫易之所以
洗心者所以明乎憂患與故者其居則觀象而
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者老僕方以此自勉則

何敢後乎申伯之奉哉如何如何三月二十五日說之上申伯足下

荅鍾離中遠先輩書

說之啟老益迂拙無以立朝上辜睿獎招謔被逐方出國門俟命之際遽聞胡騎渡河蒼黃覓舟東下至睢陽舟欲行而河絕流始古人欲濟無航之歎於我未甚也既而聞胡虜破拱州將攻睢陽遂捨舟與凡百士族民伍雜然奔亡朝雨暮雲飢不知寒僅有竹輿不如徒步既

過之處胡寇與潰兵踵跡相接若來追逐而彼方嗜殺略焚蕩使我得以小舟渡淮至高郵見其可居而不顧其不可居也忽忽求覓親舊少以生民自置爾敢期足下惠然以長書寵臨究惟平昔蟬聯之契足下過誤之聞而得文彩煥光坐還太平士夫之風儀豈不幸甚非常日比也雖然足下知德而未知人也僕無狀不能自立於圖治之朝而少居太上御名亂之鄉妻孥方且恥笑足下乃處以前輩典刑無乃為足下知

德之累乎僕今日免邦必入亂邦必居無知之
小人也尚何足與語然或可因法語之言以謝
盛意病者未必不知藥也夫所謂厄邦不入者
豈不謂不苟得而求利也箕子之明夷是也亂
邦不居則寧殺吾身以諫吾君而不使吾邦禍
亂以亡也比干之死是也苟以謂避危而去亂
則吾君孰與居者又孰與守者吾父母之邦無
異羈旅之舍也小雅怨刺之士肯出此言乎足
下以謂如何足下旦夕間絕浙江遊會稽訪謝

安石王逸少之故棲必有忠厚君子因足下而
知吾言也足下強學自愛十二月十一日箕山
晁說之上先輩鍾離君足下

與劉壯輿書

說之啟壯輿足下無恙汝陽一面便相別于今
二十餘年矣中間世故坎壈忍復言道前是六
年說之自中山無極投劾歸繼而聞壯輿亦於
河東自免還江南略聞動止於王立之深用為
慰說之愚暗不曉事自取罪譴其慚於壯輿者

多矣幸而 聖治恩寬使得食祠廟之祿每念
壯輿之歸便絕稍廩又益使人慚歎說之自是
家嵩山下頗適平昔之志歲一入洛省親舊於
司馬公家及范醇甫家見先文外紀紀年二書
歎息大儒用心何其博哉至其論著處如聽上
林之樂鏗鏘闔鞀洞心駭耳不覺茫然自失每
觀自序一篇則復歎歎怫鬱幾於涕泣殊未喻
天既生之天自厄之安在其為仁哉惟是壯輿
能順續先業使紀年完然成一書則可無恨君

家上世同和君父子成梁典已足以雪護都水
使者父子異同之論矣幸復見之今日而壯輿
成紀年又何酷以休徵之成梁典邪每念十五
六時在淮南吾先君嘗令立侍先文之側蒙成
告無從妖學無讀妖言至今白首奉之不忘益
覺其語有味可喜是時說之雖童騃無知然心
亦似疑先文為一代異人也况今憂患之餘五
十歲矣說之景仰之心宜當如何竊有所恨者
魯直所作恕文誌文說之初讀之而未知所適

及再讀之則疑三四讀之而竟不見振微攄藻之功不知魯直何為不得意於此作也吾輩於魯直豈忍妄作瑕疵要是吾輩好惡不苟是非公耳又不知壯輿素謂魯直此文如何果亦有不足於心者乎先丈於學無不窺而精明知要以邁往不群之識辨先秦以來舉世積習之迷可謂有功於孔氏之門矣且以三事論之如六經無皇帝之目易宮室等三事孔子闕疑而稱後世聖人何其偉邪使學者皆知出此則釋氏

不足闕彼芟角反對互從之徒自當蓋死矣若魯直而在固當以此爭之輒欲別得先丈言行之詳翰說之之愚所及者為先丈作一別傳於是乎不自覺其格力卑弱非所宜稱也壯輿以謂如何是亦報幻童之知耳或求之而不為作或遠數千里而求作焉無乃一反乎說之前年冬得官陝之河倉去冬再蒙厚恩領祠廟其授命時適有役解梁且棲薄俟春夏之交宜道塗時東歸今說立之致此其達否未可知也立之

久抱病可憐說之去夏長子二十三歲一病不起至今悲傷多感鬢髮白矣重念五世以文顯而身獨不能頗有望於此子今復奈何壯輿想當為我慨然也復何可言者唯強飭自愛不宣謹狀正月十八日說之頓首

荅李子能先輩書

說之啟幸與吾親中外之契甚明自上世而來相與厚矣前日乃蒙裁書見過竊計非外我也實好德崇禮喜以文辭馳騁著見於外歟書稱

周公屈體下士有感於斯世而發歟宜其意壯而語峻也然吾親於是過矣吾親曾祖憲成公其志誠屈體下士者顧如何哉何謂歲之而不言歟恭惟憲成公於杭州每訪林先生於孤山望林麓而屏道從步入先生之廬其視陳蕃與徐孺子下榻如何哉遇雪命趣飲具郡僚不無意於歌舞高會也乃與林先生清談同賞於孤山又視韋蘇州與秦征君系宴集郡圃如何哉不幸先生一日疾不起公以喪服哭送素棺拜

墓乃歸吳兒自是耻其風俗之薄也前日張文
潛知潁州為東坡喪服重得罪於廷臣不赦不
知又如何哉吾視不忘憲成公之所以遺子孫
者則不特有大於憲成公之門戶亦使 朝廷
復有如憲成公之大臣豈不幸甚吾親之所不
言者深而老僕淺之於言乎吾親憐此區區之
意屬數日抱疾愈覺羸旅無聊為報率略正月
十六日說之上千七哥

荅李大同先輩書

說之啟前日蒙足下肯顧不待接談令人欣然
知其為名家駒也既而重玩所貺之書則復加
歎何其辭之可喜而意有餘哀耶足下雅意恨
當今文章無盟主莫有為之龍門者乃遠有得
於古之人顧孰敢繼古之人而任今之責哉雖
然足下有志尚不肯專為科舉之學恥乎輕薄
之文則此邦之人有為老僕言之者因亦敢為
足下及之漢儒鄙薄一經之士魏自一經次第
及四經而求人材何甘沈埋於一經一家偏見

獨是之說耶曷不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
論語博之以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
治通鑑庶幾乎讀書而為儒生矣顧何能外是
而有文章者哉若未喜文辭以抑揚上下而出
沒於造物之間則屈原之騷相如之賦存焉此
如飢而食寒而衣非有甚高之論也亦有若高
而實平者獨尊孔子不使諸子論功於其間而
欲觀孔子則自顏回曾參始在學者自信如何
云余足下書末不忘憲成公之舊德又非近日

浮淺之所及也嗟夫公卿之孫黃散之子能以
門戶為意不忘家世之風矩者有幾人哉先世
之事欲施於今日而不免於憔悴故也憲成公
與元獻晏公宣獻宋公同在西掖皆吾高祖文
元公門下之人也足下似未知者不得不以重
吾兩家之事契抱病情思窘束草草不宣正月
十六日說之上三十一哥

與三泉李奉議書 一作與王漕

說之頓首屬者猥辱車馬不以道塗為勞特自

高居入城相訪既恨相見之晚仍聞即有入川
之後雖苦留強挽恐不得使迂吏之淹也又適
當致齋之日曾一尊之不設况又常平使者之
來館餼俱廢重令人怫鬱慚歎豈無意修書以
謝下執事而傳宣直殿貴人繼至雖欲自乘少
時之間奉狀亦不可得但於林迫朝暮之間展
玩高文以為禦侮之五兵而不得辟塵以三沐
也甚善甚善前日區區雖不少信而荷公不鄙
以論文見期豈敢有所懷而不為好德者攄發

所謂歐陽之文雖不敢謂前無作者弟恐後之
來者未易可繼也雖東坡南豐二公傑然名一
世而振聳九州之牧者而自歐陽公視之則皆
其門人之文也曾參有若不足以繼夫子之席
則它人孰可以儷吾歐陽公哉公稱徂徠山石
守道誠乃歐陽公自謂畏友然天下之士不以
歐陽公畏石守道也若論齊魯間學士則徂徠
山石守道自執弟子之禮於泰山孫明復今捨
泰山先生而論徂徠先生恐亦未思也公謂文

章有純粹駁雜不倫若歐陽公者若徂徠先生者皆尊儒術本三道尚仁義得非公所謂純粹者乎彼有談儒術而雜釋老以為高祖申韓以為大者是必公之所謂駁雜者歟若夫臨川則晏公乃其人也國史稱天下興學自晏公始晏公之錫乎學者其恩大矣本朝來王元之之後晏公晏公之後歐陽公歐陽公之後東坡皆為一時之龍門而門下洒掃應對之士其後為公卿將相者類不可數也以晏公之儒學懿文

視穿鑿博會喜新好異之論廟堂無智名勇功之尊而觀開邊聚斂尚刑名私威福紛紛貽患不可救藥之士相去不知其幾多而遠也臨川近有汪省元革者自謂鄉里有兩宰相一天下之幸也一天下之不幸也使革而在見人捨晏公而論臨川者必慟哭淚下如縵不足道也公之文美矣更能尊師友淵源之大者純於王道則閩中橫渠先生之後繼有人焉公必欲泛論人物以徂徠先生配歐陽公亦可也而近於秦

雍間捨橫渠先生而不論則說之所未喻也敢
併及之不知戒塗定在何日雨暘不常更希強
飯自愛說之赤目尚未愈口授小侄公逸代書
忽忽不宣八月九日說之再拜

荅陳廷藻先輩書

說之啟頃得君子動靜之道於易之艮曰艮止
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
明嗟夫得所止者惟能得所行也苟冒霜露之
險阻馬蹇僕曳且不已則不特不得乎行亦莫

知所止矣君子為能以止而行莫或止之既行
而止莫或尼之行止惟人所能為也何則不歸
怨於天也不責咎於他物也或者捨大易而為
諸子之說曰行止非人所能為也無乃喪已而
役物乎其自恕則多而亦病於外乎足下不忘
先大夫與說之先君同年之好袖書見過雅意
甚厚矣而責僕舍所既安之地遠為江浙之遊
似亦止所行而尼所止者也非僕老罷竄逐之
本志也豈非或者之言紛紛誤足下乎然足下

又自有一失焉以足下雄文厚契輒及之足下
於高郵人物稱孫莘老崔伯益無衆寡無異同
之辭也而乃遠遺陳希顏近不及王逢原頗急
於風流才子何也紫微陳舍人儀狀甚偉沈厚
有材幹能處劇辭藻平雅適用天禧間史官之
辭云尔足下試於今日求若人者而友之則不
特為高郵人物之盛也僕之德於足下者尚勝
既哉連日群從俱為避地之後頗冗奉謝稽緩
尤增愧仄亮之亮之說之上陳君年家

荅吳才先生輩書

說之啟蕩之七章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詩
人傷厲王無道周室大壞之詩也足下嗜學好
古前日賦是詩為長書見過無乃不類乎 國
家重燕累洽人物甚盛因後賢而識先德覩前
修而勉新進猶恨泰顛閔天之無子也所謂老
成人者未嘗一日不見於斯世不勝典刑之奉
也姑以足下鄉里論之紫微陳舍人御史孫中
丞祕書在監皆高郵老成人也亦天下之老成

人也凜凜常存而不死者也足下何取於蕩之
詩而有待於僕乎恐足下習見新室子孫喜新
好更變擯斥前之聞人一切稱為俗學遂亦發
憤為斯言乎區區非此可既耶謝盛意萬一不
宣說之上吳君

荅朱仲髦先輩書

說之啟無狀晚乃學中庸然早知鄭康成之說
中庸曰用中為常道也既而質諸安定先生司
馬溫公之傳則益知一作尊鄭說矣彼新學出而

拘拳以為法穿踰以為義務新尚簡而不為篤
實如析中庸為二端不知其所謂中者用之則
曰和曰孝曰禮曰智曰仁曰勇曰強曰純曰一
曰明曰誠其實皆中之謂也以故彼之學者惟
知過不及謂之中而於眊眊淵淵浩浩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則莫之知也吾明道橫渠伊川三
先生者為能得中之所以為中者也嗟夫學之
難也伊川已一作晚自畔乎二先生之說矣他人
何望哉足下不忘先大夫與子同年之契不鄙

老罷斥逐之蹤脩書見過且言久為中庸之學
宜其書辭懇懇於誠云尔輒以所聞篤世好而
奉美意如何足下志強而文絕可畏也先大夫
積德未一有大字顯于斯世有待於其子也勉旃勉
旃不宣說之上

荅袁李舉先輩書

說之啟留落在郵上足下仲兄以詩見過喜其
溫然安詩者也既而足下仲兄來則又幸得千
乘之國愷悌之長也夫何幸會之多足下復又

投書來講學是非明白有餘憤存焉若剛嚴御
史然孰謂予之困窮也哉足下於是講明道橫
渠伊川三先生得之矣竊恐足下得其名而未
得其實也敢因布之為謝明道之學專明大道
而本乎仁義其徒既少又亦未嘗著書橫渠之
學先篤乎行而後誠乎言其徒則呂晉伯與叔
范巽之張芸叟其書有正蒙存焉伊川之學使
人於一德有所入或仁或孝入德而至乎敬其
徒則謝顯道楊中立游定夫張思叔其書則易

傳存於世而春秋方具藁草授之思叔今不知
存亡傳曰唯通人有蔽夫三先生者亦豈無蔽
哉明道取人太文橫渠輕視先儒伊川時出奇
說足下亦不可不知也足下即其所蔽極其所
善則六藝之文朝夕與身俱出也又何必若今
之所謂儒宗配饗孔子者一切以講說文字為
功詭異如飾非顛倒如避難學者被其盲聾而
不知非仕者畏其罪罟而莫敢難遂至今日學
士大夫於名教土崩瓦解也且其自任之言以

伯夷不諫武王劉向於漢強貽商鞅能必行其
令哀三良之死而責其未賢百姓可拂以從先
王之道平頌興積不問民之欲否釋老申韓之
說雜然並傳六藝中矣因自
駭愚而肆也

以謂修身治國家帝王之功皆上苴餘事嗚呼
曷知盜而同憂患春秋撥亂以尊一王之制詩
不遺鳥獸草木虫魚以美刺興亡書上自堯舜
下逮費誓同明治亂之迹禮之九經十倫詳矣
皆修身治天下國家帝王之功德巍巍而不可

須臾不本元者也以是塗塞天下學者之聰明
為禍大矣而猶未吾執經勸講人主之前者禍
亂天下也彼其所得者如何其弊則如何其徒
復如何足下宜終始固執之不貳也先明致寇
之陰後極禦寇之陽者易之道也昔王荊公排
明道曰伯純之學善矣其如入壁何明道曰拙
狀如壁不可入也公則如捕風矣一日荊公又
戲明道曰伯純縱高不過級級至十三級而止
且明道謝之曰公自十三級而出焉上據相輪

恐難久以安也并欲足下聞之無以為一笑而
幸少思也屬連日有入事為報稽緩悚仄不宣
二月十九日說之上

荅朱秀才書

說之啟朱君秀才足下說之遠吏海陂管庫初
為好閑一飽之計耳斯者妻子不免飢寒如舊
職事艱窘勤劾詬責相尋忽忽何暇及一日學
問足下不鄙猥以書為贄相見徒高足下之文
采而禮意之厚則不敢拜也雖然足下以慕古

為說則是不獨足下之所好實亦不肖區區之志也輒因以為謝說之嘗謂今之士人好古極矣每得一古琴若古書畫硯墨鼎彝煮器之屬莫不喜色自倍傾視一坐而坐客為之氣索彷徨竊自咎其力之不足而哀懷嫉忌者徃徃是也其中又有最可怪者錦貴五色炳耀而古錦價尺新錦價匹凡斥所賤必稱瓦礫而銅爵之瓦珍如珠璣一美器或少傷敗玷蝕雖復繕完必憎其不祥至於開元箚鼓則補綴愈多而愈

益貴重嗚呼今之士人好古可謂極矣乃獨於六經之義鄙棄先儒而日逞後生銳氣角為新說不知其何以邪邛人有遺燕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為待燭者曰舉燭而遂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因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竊恐斥先儒訓故而為新說者燕相之所是而邛人之所非也足下如有感於此而玩簡易質直之說不苟異不尚竒與古書畫鼎

曩同好則善矣庶幾為大義而不為碎義以副
國家設科之意足下文甚健其已有得於此乎
故敢以為謝屬大者未果徃見病目草草不宣
十五日說之上

與黃丞相書

說之惶恐死罪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黃閣之下
說之不度量去月嘗以流落羈旅僅存之身飢
餓將無粥以食而狼狽於非舟非屋之居控告
下執事如聞相公歆以江浙一支郡相處不知

其郡果如何竊料相公必有以仁之於是舉家
始有生人之色以相屬曰殺我者一時之否運
也生我者相公一言以傾否也不然何以見於
相公造命之功不使一物失所之德而建中興
偉績者豈不在是乎然俟命於一之日而疑多
艱齟齬之人未應有此響應也二之日而懼雖
有牧養細民之微誠而身無以自養也逮今三
之日而不疑不懼者羊叔之德難名而王導之
功不減管夷吾也且復申之於相公謝安能屈

大司馬而不能處王右軍 本朝王文正公則
從容以厚楊大年大年分司在陽翟而求潁石
失為汝海守也相公方為明時修 祖宗故事
獨容文正公優於文靖乎相公豈不聞函牛之
鼎乎函牛之鼎最難為功蔡邕能以言邊讓而
聞之於何進則是鼎也終難以自言矣惟相公
始終之仁有不待區區之言者薄遽不宣四月
二日說之再拜

文集卷第十五

文集卷第十六

記

嵩山景透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崇伯樓記

武安鼓山藩其前太醫山殿其後紫山岌其左
百尖山峘其右崖屨齒崑峩駟連屬若斷而續
薄於太行其中大川四五小川七八達于漳入
于河凡趙國之建郡縣皆在桑棗平野未有武
安比宜夫人物擅山川之秀多聞人乃自古矣

實無傳至於今何邪或曰武安之水多伏流非若淮濟之類中伏而卒大發其伏遂絕不出矣得非其故歟或曰非也有人焉象其山隱水伏不自表襮世人未之知余予求之於古得高行一人曰臺佟孝威得大儒一人曰馬光榮伯榮伯隋開皇中六儒之冠也其五人者或死或遂獨榮伯顯文帝幸國子學榮伯以博士升坐講禮甚洪贍論者莫測淺深當時以次論難者十餘輩皆一時碩學之士也山東三禮學自熊安

生後唯宗榮伯一人榮伯初教授瀛博問門徒千數後多負笈從榮伯長安榮伯在國子學數年丁母憂歸武安故里以疾卒此非其人也邪予既以孝威名軒自致予之志又以榮伯名其樓勸邑子知務學也邑子願將曰馬榮伯死且數百歲矣縣令賢其人想其風彩如在以其人名樓而式之我輩苟自進與榮伯比豈不美哉往時雖有一二人華吾邑而來者烝然秀出矣若夫客至登樓四望如與榮伯遊而覺山川意

象徘徊相高者其樂又未易可道也元符三年
五月日嵩陽晁說之記

娛山堂記

予讀謝康樂山居賦見其所稱抗頂葺館貯峰
啟軒呈羨表趣百種錯出若圖然輒歎夫境勝
於情外有所慕而超然獨往之願迨矣迨陶淵
明賦歸去來雖頗道山川登臨之勝及其所居
則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其深自愛者不過遠屋
之樹中園之蔬且曰山氣日夕佳耳一何簡易

耶何所往而不得其樂耶若淵明者真有樂於
山水而不待山水以為樂者也顧視康樂靜壽
之德不其慚歟塞北之狼山無岵岵峭嶺可喜
之姿令人矚寓惟是古昔干戈戰鬪之場與人
沃鹽之所棲界乎陰山羯胡之域非道家所謂
洞天福地而莫睹夫高人隱士之遺躅壽草靈
獸亦未知或生焉孤宦遠客每覽夫四時積雪
而不勝飄零之感也潁川韓君表倅保州新其
堂瞰狼山而獨樂焉夫既自得於清音矣必欲

極其志尚又取古今畫手陰崑陽壑脫繪於屋
壁朝夕寢食啟處便是山間不知狼山之果美
惡 壁山之真幻名之曰娛山堂得非有樂於
山水而不待山水以為樂者歟君表少師諸孫
有別第在潁川嵩少箕隗乃其家山也初任杭
州幕府窮極吳越山水矣自杭來保塞乃不怒
憎而樂焉如此蓋非厭常欣暫者說之早懷嵩
少卜築之志貧未能即日行也聞君表之新堂
恨不相與從容於其上敢辭拒不為之記崇寧

二年癸未四月乙丑嵩陽晁說之記

愛萱堂記

中山在戰國時近介於燕趙遠距諸韓魏其土
地不足以當十之一其積粟器械不足以當十
之二其若不知謂誰而足以強其國其謀臣不
知為誰而相與致一時之盛其勢隱然韓魏燕
趙之敵惜古史不存莫可得詳唐自天寶末大
河之北跋扈不軌無復君臣逮夫廣明中和間
義武王處存者乃獨效微忠於盜賊崎嶇之際

蓋常山之靈常衛之從陶唐氏為侯國時故都
自有所資也哉 本朝名公偉人作鎮光輝曄
曄接躅雄天下不特號天下勁兵處自忠猷起
公而來其治尚簡易敦大胡虜因知 王國之
尊慕德懾伏而兵肅民安樂無事或苟失是選
則衆譁然跼蹐雖勞無補朝夕箕櫛視一小侯
無異失 朝廷所以倚重之意以故魏公之績
繪諸丹青鄉人廟祀歲時唯謹不懈其所建閼
古堂亦雄天下彼江湖淮漢間非無危樓傑觀

擅山川之麗環竒清之賞而於是不得亢其傳
也江夏黃公鎮治數月作堂於閼古之東南棟
楹挺楠則不敢移前人而名之曰愛萱堂惟公
自登進士第即顯於 朝蒙 累聖之知日侍
太夫人食飲康強如壯年不惜金帛重賞勸功
前日疲駕亦克拳扞蹶張無一飯無賓客從容
文史歌詩壺觴之適凡其施為舉措獨得於
上心良可樂矣尚何所事而萱之愛哉豈非公
之所樂者衆能知之而公之所憂衆不足以與

知乎且自謂所治未至簡易敦大而恐古今聞人之羞乎不然小物也公亦愛之而不忘乎不然則衛之詩人所思者自有所在而傳者謬曰令人忘憂也邪嵇叔夜之愛吾萱者狂矣復何足道哉客或以是意請於公公曰吾園中多萱且吾不知其他說之聞而歎曰偉哉記之以待知者崇寧二年癸未夏六月戊辰承議郎知無極縣事兼兵馬都監武騎尉賜緋魚袋晁說之記

王氏雙松堂記

昔夏后初都陽城南踰洛陽百里而遠成湯遷亳躬東踰洛陽五十里而近皆舍洛陽而不都周興武王既定鼎郊廓厥後召公宅洛邑周公營成周其意盛矣而成王卒不果遷逮失宣王中興自鎬之洛狩于圓田及于敖山因以朝諸侯車攻之詩作焉豈不欲成周召之志歟且宣王嘗狩于岐而石鼓之詩亦偉矣夫子乃舍而不錄得非岐之狩為常而東都之狩非常乎惜

夫宣王卒亦不果遷也至平王是遷而周衰矣
尚復何言唯是三代之盛所遺而不饗者氣象
鞿轡輪困鬱然發而不施山含輝而餘秀川澄
淵而軼潤草木得之異態日新其在風俗逸豫
安舒特宜措紳先生潛養之適也蓋自李耳為
周柱下史而來風流高矣而遠不勝道姑以近
世三人者識之唐盧仝之隱不資嵩高少室之
雄而近在城闕之中草屋數間閉門不出者以
歲紀論微韓愈殆莫知其賢哀帝時宰相楊涉

之子凝式於學無不通嘗諫具父亡唐而復呂
相梁不得志因陽狂一時終五代賢者誅戮不
自保之際逸樂白首其中盖有大過人者觀其
丹青遺像知其為偉丈夫而筆墨之妙凜然生
氣猶在也自慶曆來康節先生邵堯夫貧居天
津之南獨明先聖之道不老不釋卓然振千古
之絕學頗苦志著書而精深難窺矣 天子嘗
命之官不得辭而身不出公卿大夫樂從之遊
而莫能名其器既死而名益高夫此三人者唯

洛陽之宜也所謂逸豫安舒之風蓋可觀已嗚呼名有帝王山川之勝而實宜夫高人處士之奉士之奉坐通四海九州之湊何其盛哉以故公卿大夫功成得謝危樓傑觀水竹花卉之麗甲天下而不以為侈繩樞甕牖之生終日欣然亦自以為得孰非所宜者王君聖徒庭鯉世為洛人躬築別墅建春門裏植雙松以自見其志因以雙松名其堂日與平生故人徜徉圖畫壺觴之樂四方之賓客如歸焉靡不適可且自歎

曰吾老矣恐不得如吾松之壽也而吾之志則不可不著之異日於是懇予文以記於石予因道古今之所以然者書之使後之遊者得以賞焉崇寧四年四月十七日嵩高晁說之記

傳易堂記

古者六藝之學必謹師授一作術其稱是人經明有家法至東都猶甚嚴也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而至漢齊田何子裝漢之易家蓋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魏管輅謂易安可法者

其得先儒之心歟古今學者咸謂卜子夏受易孔子而為之傳然太史公劉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著唐劉子玄知其偽矣是書亡不傳於今今號為子夏易傳者崇文總目亦斥其非是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知其為唐張弧之易也是子夏亦未嘗有書而以易之道教授西河其後汾晉之間易以故特盛歟漢自田何授東武王同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四人者乃始為之傳矣然王氏周氏服氏書各二篇丁氏八篇亦不

過訓詁舉大義云耳豈為巧慧組織之靡也耶而易家著書則自王同始同授淄川楊何所謂易楊者是也丁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沛施雠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三家又皆列於學官最為盛矣其弟子顯門者衆厥後又有東郡京房之學亦得立而學官則自楊何始又其後有東萊費直之易有沛高相之易唯傳民間此三家者雖戶牖不同而堂奧之安則一也蓋皆兼三才而備錯總極變通焉房謂其學即孟氏學相

自言出於丁將軍詎弗信耶惟費氏之傳晚而益盛東都陳元鄭衆馬融鄭玄荀爽魏王肅王弼皆其人也自肅而上莫敢悖其所傳唯弼年少厭舊喜新乃一切擯棄師法攘莊老恍惚虛無之論專於人事以快後生耳目而稱為易之妙乃不知易之奧妙自有所在而無用莊老汨之也譬之惰農乞市以飽而弗顧南畝之可耘耔惜哉易之雜乎莊老而專明人事則自王弼始易家乃始失其所傳焉梁丘施孟三家於是

乎亡於晉而孟氏京氏有書無師矣屬江左祖尚玄虛弼之學茲得以盛然其初虞翻傳其家五世孟氏之學為時推重晉王庾雖喜清談而專立鄭學于寶輩猶不忘乎京氏而孫盛詆弼之傳會浮麗又已力矣宋元嘉欲矜學校之盛而王鄭兩立逮顏延之為祭酒而黜鄭置王齊之王學遂大盛陸澄貽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為宗數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前

儒子賞味其言未嘗不三歎息之也時王儉在位善澄之言於是學者畧知鄭矣至梁何胤之徒又竊釋氏空有能所異端而誇於弼斯又弼之罪人也其在河北諸儒則專祖鄭氏所謂衣冠禮樂盡在中原者此亦其燭也不幸隋興縉紳學士反浮麗是慕弼之學遂為中原之師而唐因之於是乎易家古法始泯滅無聞矣然隋汾晉之間有仲長子光閔子明王仲華王通輩傳易自有指歸不失乎古得非子夏之遺風哉

蓋漢嚴君平楊子雲魏管輅哥郭璞孫登隋閔朗唐僧一行玄真子張志和其於易又特最深矣是謂一世偉人非有所待而興亦莫得而沮溺之也至有宋華山希夷先生陳搏圖南以易授終南种征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陽穆叅軍脩伯長而武功蘓舜欽子美亦嘗從伯長學伯長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節先生雍堯夫惟康節先生天資既卓越不群而夜不施枕惟易之學者三十年其兼三才而錯總

變通之妙始大著明矣自希夷而來皆未嘗有書乃如子木子夏之初歟有廬江苑諤昌者亦嘗受易於种征君諤昌授彭城劉牧而聳隅先生黃晞及陳純臣之徒皆由范氏知名者也其於康節之易源委初同而淺深不倫矣華山舊有希夷先生祠堂而种征君實閔輔之望後之好事者并以繪征君之像山中有隱者又知傳易之所自而并康節先生之像繪焉榜之曰傳易堂遊是山者徘徊俯仰三峯萬仞之崢嶸崑

萃其意壯矣及登斯堂觀三先生之貌聳然加敬逖觀上古聖人畫卦之本意而知失防戾患於幾微身與易準則向之所攬者又將忘之矣不亦偉乎是堂之傳其與山鎮俱不朽歟康節先生之子伯溫以說之服勤康節之學俾為之記不得辭乃具道易之授受本末興廢得失之由以尊三先生之道亦且效藏諸名山之意云大觀元年丁亥十有一月甲戌嵩山晁說之記

蘭室記

大觀庚寅白侯將 天子命於淮浙而道踰汴
絕淮渡揚子江又千里渡浙江達于甬江其所
至則刺史縣令群有司莫不奔走迎候部使者
亦勤弗敢懈既至甬東乃獨揖予於衆人中留
與之語意若有所向於予者既又兩訪予於管
庫之舍曰我京師有所居之室名曰蘭室非特
仰喬木脩竹而俯幽花恠石中有經史百氏之
書而緗帙牙籤也我之所以樂此者朝夕起居
蕭然玩古自得視此數物猶善人君子而吾室

乃芝蘭之室也子其為我記之予於是恐懼愧
汗辭甚力而不得免累日則自念曰侯之為人
異哉特立而不懼者歟乃告侯曰蘭之為物久
被誣而且難辨何則或者見楚大夫屈原佗僚
怫鬱之辭多以蘭為況乃曰蘭生荆楚江湖之
山非中州之所有不知詩易禮記左氏所載之
草木皆因其土物而致意焉非若後人徒逞浮
虛不根之語也則蘭為中州之物而曰國香曰
王者香矣此孔子自衛反魯見於隱谷之中喟

然長歎而為之賦猗蘭操者也予久以是為蘭
之被誣而莫或告焉侯曰是足以明吾之室也
侯又不知屈原之所賦者秋蘭也後之人則
菊秋而蘭春矣原又以木蘭石蘭稱今曾不辨
之生於石與林之異也原於蘭則九畹而蕙百
畝蘭佩而蕙帶蘭不芳則蕙為茅是正蘭而庶
蕙也今則二物相貸而徃徃以蕙為蘭不知榦
一花者蘭而一榦叢花者蕙也其亦難乎侯曰
我未名吾室而先知此久矣并為我記之願予

學透而才踈荷 上恩甚厚出罪籍而從仕然
衆方惡斥之官長不憎則罵者幾侯獨向之如
此侯其真識蘭哉室中所與居者果皆善士也
乃為之書侯名某字某五月壬子嵩山晁說之
記

劉氏藏書記

漢承秦焚書滅學之後賴故老口所誦數得聞
先王之遺訓厥後廣開獻書之路至武帝時外
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

府雖盛矣然至成帝時乃大備著錄蓋約法天下不出一日之中而藏書掌固必待百年之後也隋御府書所以特號稱最盛者以其平一南北而坐兼南北朝之所有也夫縣官之勢何如哉獨於藏書一事其勤如此况在學士大夫之家邪劉歆自稱三代之書蘊崇於家直不計爾蓋自楚元王而來世尚文雅而護郡水使者又復博極群書無不充足而歆因得以誇邪昔人謂三代任官而衣五代仕官而食不知書又在衣食之上也都官劉公凝之卓行絕識不待老而歸休廬山之下其遺子孫者無他物蓋唯圖書也其子道原少而日誦萬言既長苦心篤志無所嗜好晝夜以讀書為娛至於不慕榮利志去寒著司馬溫公稱其精博宋次道稱其該瞻范醇夫稱其密緻則其所藏復蘊崇而不計者歟且嘗憤疾南方士人家不藏書矣則於是蓋特加意焉者也公之子羲仲壯與人視其邁往不群而自處憚憚循約唯恐前脩之辱也從仕

四方妻子不免飢寒而敦然唯是之求索甚於人之飢渴而赴飲食者則其所得不特補其家之未足而且有以振發國中之沈鬱也既已踵成其父十國紀年而身採周秦之遺文以為十
二國史嘗論著春秋矣而方且為周易之學則其藏書豈特充牣篋笥而誇緗帙如愚賈潤屋以金珠邪於是謹識其所得書之歲月先後以視子孫其意為不淺也乃俾說之為之記以載於目錄之上昔之時如任昉沈約輩號為藏書

之家者今不復論而論諸本朝如王文康初於周相世宗多有唐室舊書今其子孫不知何在寧論其書之存亡而所有者書目一編使好事者對之興歎也李文貞所藏既富而且闢學館以延學士大夫不待見主人而下馬直入讀書供牢饌以給其日力與衆共利之如此宜其書永久而不復零落今其家僅有敗屋數楹而書不知何在也凡名公卿大夫儒林之士所有之書往往隨其人而逝矣傳諸再世者盡寡而况

曾玄之守邪惟是宋宣猷家四世以名德相繼而兼有畢丞相楊文莊二家之書其富盖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災為灰燼矣予家則五世於茲也雖不敢與宋氏爭多而校讎是正則未肯自讓乃去年冬火亦告譴不謂前日悲愴痛恨乎宋氏者今自涕泣也嗚呼其不艱哉壯輿家於廬山之陽寬閑之野不復有京師火災之虞上方興禮樂議封禪則又永不顧盜賊兵甲之禍而劉氏之書與七澤俱富矣後之人

視予言而祇敬先德不忘前日畜積之艱而勉強學行則為書之榮也大矣哉其書凡若干卷云政和乙未七月十一日戊寅嵩山晁說之記

海榕記

東坡先生謫南海自廬山遇門下士玉澗道人崔閑者命酒獻酬淋漓之餘墮案上自然成根柢輪囷之狀取筆墨細緼之偃然海上之榕也復作海榕二字於其下蕭散不飾實與畫稱其

後閑舉以遺京師周侯高魯王諸孫世則從周
侯得之乃懼夫觀者非所覲也屬嵩山晁說之
識之說之伏念九州之中山川草木皆出先生
之文章先生晚於禹迹之外海嶠之上所得者
又如此恨不能從吾先生遊於斯時也今日可
勝歎哉宣和二年庚子七月六日甲辰說之記

鈍庵舊記

臨淄趙子和仁俗僻處鄉里不交當世風雨寒
暑晝夜一室中所學無所發施如前文人自名

其所居之庵曰鈍庵遇嵩山晁說之於京師曰
吾比捨所學而為黃帝岐伯之學為人脉藥起
死雖善矣乃未能厭吾之心不自揆乃欲極乎
西方佛世尊之道而恨吾東州之所傳者近時
不祖違磨之禪暨矢慈恩之名相賢首之法性
澄照之淨心所謂法華之本迹顯實涅槃之扶
律顯常者吾東州之人獨無分乎子嘗遊四明
遇天台老師數輩子既學矣吾何不能學邪說
之於是乎謝之曰吾曹有此三千中一物之身

微而昏散極為狂愚迷性垢心違理惡行必於
一死五住者孰利而非鈍也邪蓋惟佛之在斯
世也嘗有利根然靈山法華之席其衆已云鈍
矣所謂十地菩薩大阿維漢者亦鈍也惟佛一
人得以利根聞然則奈此昏散而狂愚何曰惟
佛有法惟智者振出之止以止散而不狂觀以
觀昏而不愚所謂無量法門者畢於此二字而
莫之加也止則定觀則慧止則寂觀則照止則
斷觀則智止則四時觀則八教止則般若觀則

法華靡不圓通也止乃觀之止觀乃止之觀靡
不融妙止觀之門雖極乎三十有六而不過乎
三曰約行曰附法曰記事又不過乎二曰惟識
事曰實相理又不過乎一曰三千三千三諦三
觀派之彌合會之彌分即三而一即一而三或
曰理有事無或曰事有理無或曰事理各有或
曰事理共有皆足以明三千之妙也於是乎有
性有脩有具有造各具互具遍具而一心三觀
三觀一心一境三諦三諦一境全無相境發無

緣智心佛與衆生三無差別也三千即空蕩一切法三千即假立一切法三千即中妙一切法從假入空觀是謂體真止是謂二諦觀是謂慧眼是一切智是謂了因佛性是謂是量是謂所趣是謂聲聞辟支佛是謂樂法意生身是謂寂而常照法門身是謂無生是謂破見思惑成般若德從空出假觀是謂方便隨緣止是謂平等觀是謂法眼是謂道種智是謂緣因佛性是謂性具是謂能趣是謂菩薩是謂二昧意生身是

謂照而常寂相好身是謂無量是謂破塵沙惑成解脫德中道第一義觀是謂息二邊分別止是謂正觀是謂佛眼是謂一切種智是謂正因佛性是謂性德是謂非趣非不趣是謂佛是謂自性意生身是謂非寂非照而寂而照實相身是謂無作是謂破無明惑成法身德言乎般若之脩則為宗為智為教為淨為法緣慈為真謹為報身佛為正偏知為四枯為修德非豎而豎以攝經般若言乎解脫之修則為用為力為行

為樂為衆生緣慈為俗諦為應身佛為應供為
四榮為化他非橫而橫以攝經淨名言乎法身
之性則為體為性為理為常樂為無緣慈為中
諦為法身佛為如來為非枯非榮為性德即此
橫豎雙非攝經涅槃夫性德之性為真性軌則
般若為觀照軌解脫為資成軌般若之修為觀
照般若則法身為實相般若解脫為文字般若
解脫之修為方便淨則法身為真性淨般若為
圓淨是三淨亦曰三涅槃亦曰三菩提惟是性

德修德化他三諦以成不思議妙境有不思議
境則有不思議智惟智惟境惟境惟智以理觀
觀十境顯本實三千以事觀觀十乘顯造三千
非但惟心亦乃惟色惟聲惟香惟味非但心攝
一切亦乃一切攝心而性惡以體之理毒以析
之四運以推之十如以思之四悉以觀之六即
以會之去文就尺去尺就寸是之謂理具而全
具為造全造為變以成圓教則鈍與利何在邪
其曰藏教者其曰通教者其曰別教者皆不足

以與此惟圓教之事也其別接通者圓接通者
圓接別者亦或庶幾於此乎其曰凡聖同居土
者其曰方便聖居土者其曰實報莊嚴土者皆
不足以與此惟常寂光土之事也是事荆溪
嘗為李華言之梁肅又嘗自為統例其後士大
夫知之者鮮矣或知華嚴之頓而不知法華之
圓亦可哀也已子和正乎智助乎情正乎本助
乎迹正乎正助乎依而知圓之有權偏之有實
則得於具而觀乎妄心或自一法入或自二三

法入或法次第入或不次第入於其對轉兼具
四者之教賒促斷伏四者之行開示悟入四者
之妙皆得於四三昧而念念剎剎惟一常坐三
昧端身正坐猶如奠石上焉如空中風無依止
處下焉如密室中燈照物明了身見及心三事
調適以上上智斷下下惑利淨鈍穢利體鈍析
俱絕待矣且自言曰吾今此身至何位斷何惑
證何理則吾言刊諸石為座右銘既自覺而又
覺乎東州之人則子和之達孰禦哉宣和三年

辛丑正月甲寅嵩山晁說之東里易堂記

濯鳳軒記

周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鸞鷟鳴於岐山以故古岐州今為府曰鳳翔然得鳳之一則鳳過之得鳳之二則鳳翔之自是而西二百里曰鳳州鸞鷟山則名以大之者得鳳之三而鳳集之歟故其驛曰鳳集驛又西而百有五十里曰成州鳳凰山乃以鳳凰之正名名之則其得鳳之四而鳳春秋下之得鳳之五而鳳沒身居之者不然何以又有潭曰鳳凰潭是其濯羽之所也若又極乎西則濯羽弱水矣然則乾符中僧休夢於鳳凰山得一峯曰鹿玉山者乃杜工部賦詩之鳳凰臺也實有亭亭然臺之狀可玩焉元祐中王仲至侍郎據鄜道元注水經以長舉之鳳凰臺狀如雙闕漢有鳳凰降焉者為正而偽之臺井斥乎工部恐不得以彼漢瑞正吾周儀也且異時而二地各以為名庸何傷乎天壤間以鳳凰名臺者尚多矣何必一之也哉今成州雖不

得居仇池山之勝而西則雞頭山東則雞幘山
以屬乎鳳凰山亦國中富乎山者也雞幘山或
名曰龍堂峽鳳凰潭或名曰萬丈潭若大雲潭
杜工部昔日所居之地新祠而奉之者也其於
守居為最近守居清心堂之背叢竹之面新有
軒乃以濯鳳名之近式乎工部之所居遠本乎
周內史之所忘則吾州雖小而裕乎鳳翔而集
焉者居守可無自菲陋而樂斯志也已宣和四
年壬寅二月二十六日乙卯具官嵩山晁說之

記

清風詩十韻七首

翰林學士晁迥

仙馭來相慰解顏良會稀病蠲宜養素趣遠欲
忘機懲躁寧無漸延齡或可折影搖珠箔細聲
泛鈿箏微委佩餘班扇流驩入楚衣陶潛知夢
穩韓壽畏香飛氣爽蒼龍闕涼生白虎闌健資
雞距筆偷撼獸環扉松下琴心逸江東鱸縷肥
宿懷真隱處終約與同歸

翰林學士楊億

素魄離箕舌鳴鳶載錦韜微涼生玉宇餘韻散
蘭皋竿轉相鳥數厨搵娑脯勞渚蘋偏露靡苑
樹更蕭騷五斗醒初折三年翼自高陶窓晴拂
衽楚榭正揮毫塵篋悲鸞扇雲帆戒鷺濤洞庭
驚木葉騎省歎霜毛勢好搏羊角心終憶蟹螯
冷然知有待仙寇異吾曹

大理評事祕閣校理劉筠

閶闔重門啟飛簾別館深歆蒸全已却雅興可

能任雲起汾陽駕旌搖楚國心過蕭添爽籟拂
野蕩層陰夕勁淮陽桂晨棲越鄂衾登高從落
帽晏寢任吹襟珠網踈難掩銅鑪冷易侵急翻
池上葉遙送月前砧舞袖更回態歌梁極緒音
最憐鷓鴣意瞬息度千岑

太僕少卿直祕閣錢惟演

溽暑迎秋盡涼颼逗曉迴起菊初漸瀝獵樹更
徘徊欲引長烟素微飄畫燭煤墜桐侵玉井拂
柳度章臺已覺雲翻動還驚月恍開鮫簾移亂

影瑤瑟泛餘哀扇掩葦羽荷傾側露盃正當
河左界不待雨東來自好擣垂翅寧勞起死灰
楚宮誰第賦宋玉正多才

翰林學士李 宗諤

閑館方回暑商飈乍應金天高初起籟松澹更
宜琴汾棹傳歌遠班詩託興深東陽仁自布西
顛氣還侵太液翻晴旭靈和亂翠陰舟輕飛燕
袂臺迴楚王襟阮嘯經時歇齊蟬度日吟愁生
孤戍角響續莫城砧空靜消雲縷庭虛轉蕙心

賢哉吉甫誦千載有遺音

右諫議大夫薛 映

爽氣乘秋至涼飈蕩暑初泠泠含遠籟城：動
輕裾翠幕波無際脩篁韻有餘潛驚塞草綠乍
拂井桐踈素髮悲即將霜紈感婕妤窓光流熠
耀簾影亂蟾蜍塵襲青絲騎香飄紺憲車故宮
經駁娑別館度諸胥薄莫來金埒凌晨上玉除
寧同起窮巷睠欲賦愁子

左諫議大夫張 東

何處來蘋末蕭騷盡四憐金莖吹曉露玉宇動
輕塵易水離歌闋齊紈怨四新泛蘭迷舊澤落
帽會佳晨籬菊飄香遠庭梧墜葉頻帆開五湖
客槎去九霄人曲浦鋪紋簟平蕪偃綠茵鴻飛
資羽翮鷹繫助精神山馭歸堪待琴憲韻更真
披襟同楚榭千古自相親

清風軒記

成州守居之東隅有軒曰清風疊嶂前後為之
屏几清風無時而不來也嗟夫國中若此名者

數千百處而多也實其而稱則惟吾郡也哉何
則吾郡漢武都郡之所領也有漢武都太守阿
陽李翕伯都竟寧四年之碑在魚竅峽其辭曰
民歌德惠穆如清風音人其本諸此而名斯軒
歟它邦安得而與哉其所謂清風者何在豈不
在太守之德惠乎且彼為何時李侯者乃能恭
其職如此今當何時為之守者苟不能宣布上
恩宜亦媿矣夫子時清風之生請言其狀予則
不能然予祖嘗倡而作之矣屬而和者六人曰

揚大年劉中山錢司空李昌武薛尚書張密學
其辭盛行於世著之西崑集今大夫學士或不
得而聞見謹因是軒而刊於石亦古之人藏諸
名山之意也且其唱和墨迹乃不在吾家而藏
諸楊氏無錫眷中今兩浙不幸盜賊兇殘血變
江水不保是詩之能存也未必異日不託此山
城深靚無虞而傳焉或評諸公之詩曷為此郡
而作哉予曰天下之清風一也風之為物非若
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而變有楚雲秦
雲之異也蓋天下之清德一也其來居守者或
鞅掌不給或湮鬱無聊或羈旅去國之恨不自
勝一攬諸公之符采自澄其心思俄而穆如之
風獵鬢泛襟而鳳凰之山亦為爾歌吉父之誦
矣以御嘉賓以奈斯民亦以樂哉詩凡七首如
上宣 五年癸卯五月日戊午朝請大夫知成
州軍州事嵩山晁說之謹記

發興閣記

唐成州治上祿縣同谷左僻左杜子美來自三

川謂可託死焉未幾土蕃之禍尤熾子美不得
有其居而捨去予始因子美之故居而祠之距
祠堂而南還十步有萬丈潭軟利澤廟惜也陋
甚白日必待燭入乃能有見且礙眉觸帽使人
俯不得仰又復有可歎者屋其山之美正如據
要路而蔽賢掩善忌人出言而寢默之予因正
其神像南向之位抗高紉明使青壁之峩峩瓌
礫直上千仞木章竹今皆出以効其峭蒨若一
日來自它方者而仍舊之三楹則稱地形而全

民力也廟之東有地可建小閣以盡山川之勝
其南則棧道窈窕抵鳳凰臺望西崖以極白沙
渡竇杜子美入蜀之道也時方惡房琯而并棄
杜子美使終身不復入長安則此道為可恨者
也北而水磴高不相聞如笙鏞如鼓鐘不聞晝
夜則邦人安職樂生之具也遠而岡嶺星耕隴
畝棲糧則刺使縣令之无所樂焉者也四時異
態虎巡鹿守猿獠騰倚以植僧居清淨之業蓋
有不可勝言者彼四方游子假借須臾之適各

隨所語而聞諸遠近必得碩凱之宗處士乃可
圖畫而詩則絕筆於杜子美矣雖然陶淵明謝
康樂韋蘇州輩復生焉則不能自己於斯也際
今初成予周覽而惘然自失不覺誦子美萬丈
潭之詩曰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一歎而三
致意焉則以發興名其閣復念此州自寶應初
沒土蕃後三置行州初在泥公山再徙寶井堡
卒治同谷得非有待于此閣之建歟時方御上
亂也杜子美無以託廬而閱歲逮今承平之久

疇人子孫白首俎豆有終身不入城府者豈不
幸哉予將投劾東歸輒記諸壁間以視來者使
知昔人此日良可惜之所感而不惜登臨之費
云宣和六年甲辰三月二十四日壬申朝請大
夫知成州賜紫金魚袋昭德晁說之記并書

鈍庵新記

臨淄趙子和仁裕少力學今上言行恐爽世盛
德之辱久不得調耻乎獨善則為黃帝岐伯之
學雖克起死而目謂隘也乃退而為佛學頗聞

天台智者之教而歎曰聖師不可得而見矣願
得人師為人師亦不可得而見乎願無經師哉
且復歎曰南山之律南宗之經與觀師之經基
師之經若論其在青齊濟岱間童與知也唯是
天台智者之教曾無一人之近緣乎吾庵之鈍
名不亦稱乎宣和庚子夏京師過嵩山晁說之
曰子聞天台智者之教宜以聞我則謹謝之曰
無狀年過五十飄零甬江遇四明尊者法智諸
孫幸而知智于靈山法華會猶見如初而未散

也則釋迦佛不滅而多寶佛塔亦在吾目前而
不沒赫然放大光明以照我身亦照子身我之
所及者亦子之所及也子無以鈍自屈且文殊
不識妙音三昧彌勒不識地涌一人善吉茫然
以弃鉢自子怖畏而却花子謂鈍乎利乎華嚴
日出建立法界彼鈍根菩薩乃于般若聞焉
而後入乎法界否則待法華乃入又否則待涅槃
乃入子謂利乎鈍乎法華開權顯實而華嚴
般若者皆吾法華之方便也前有無量義以導

法華之言後有觀普賢行法以篤法華之行法
華乃從三請四止示一佛乘火宅以接勢力窮
子以誘聲聞藥草以乘大乘化城之有定繫珠
之無定譬珠之集功德醫子之不集功德皆利
乎鈍者也若常不輕菩薩與夫喜根比丘于一
切衆生皆強毒之寧鈍而不利世固未嘗有鈍
者也同成一佛也彼維摩行乎非道仁王法性
五陰楞伽不思議熏不思議轉涅槃以衆生為
非衆生為衆生金光明無明故有占察法依妄

心分別故有佛藏示相地持對教圓覺三觀法
楞嚴七推心皆不為利恨而興悲也自佛示滅
之後得斯旨者曰龍樹菩薩立一心三觀是謂
妙境是謂妙觀由是而有天台教焉即三而一
名之曰止即一而三名之曰觀止觀者定慧寂
照智斷之異名也一切佛法盡於茲矣先是南
嶽禪師明不空如來藏具性具相智者因之開
門傾倉行大法施橫該四教豎徹三境是謂妙
圓是謂妙中兼乎楞伽之變華嚴阿含之造大

集楞嚴佛藏之具其要則三種觀法二種觀境
四種三昧得乎觀意證乎觀相其在四三昧中
覺意三昧百千三昧中法華三昧六波羅蜜中
禪波羅蜜則去丈就尺去尺就寸者也子根利
也請以法行入句：起觀請修真如觀證心寂
三昧鈍則請以信行入藕絲懸山請修唯識觀
證色寂三昧究觀智者之十境十乘在陰界入
心在煩惱心在病患心其于四念處則在一念
無明心荆溪法師則唯在陰界入妙樂觀不出

五陰輔行觀不出根塵一念厥後唯吾四明尊
者得之乃立觀妄心一法而不觀真心就事辨
所觀心自華嚴之頓以入法華之圓知起信之
圓適可為吾法華之別雖或有排之者卒無以
加損而久益彰也大抵吾宗所以永異他宗不
容同世並語者其唯三千乎其唯觀其乎其唯
觀心乎唯三千則無法不備本寂三千事變三
千界：三千波：三千唯具則性具修具事具
理具造具變具各具互具偏具心攝一切一切

攝心唯心則不知佛法太高不厭衆生法太廣而即一句一字一塵一沙皆入吾心以成法界於是乎身與心息三者定內合調眠食二者定外合調而性惡以體之理毒以析之四運以推之三性以檢之四悉以派之六即以會之以迷中一念為總而理造事造三千為別或可修或不可修心次第或不必次第泯絕華嚴之利鈍是即金光明是即常寂光三千果成咸稱常樂由是四土之儀亦待吾智者以出也子和乃請

書之刻于庵壁以代坐右銘予言無一字出于之私也何憚而不書宣和七年乙巳二月八日庚申嵩山晁說之記并書

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

自古王侯將相而廟祀者皆乘時奮厲冒敗虎狼死守以身為天下臨衝或巖廊嘖笑以治易亂即危而安其在豳桑之外而人有奉焉否則賢守令真為民之父母斯民謠頌之不足取其姓以名其子孫久益不能忘則一郡之邑祠之

否則躬德高隱崇仁篤行若節婦孝女有功于
風俗者一鄉一社祠之顧惟老儒士身屯喪亂
羈旅流寓呻吟飢寒之餘數百年之後即其故
廬而祠焉如吾同谷之于杜工部者殆未之或
有也嗚呼盛矣哉曰名高而得之歟曰非也苟
不務實而務名則當時王維之名出杜之上蓋
有天子宰相之目且衆方才李白而多之也是
天寶間人物特盛有如高適岑參並浩然雲卿
崔顥國輔薛據儲光羲蔡母潛元結韋應物王

昌齡常建陶翰秦系嚴維暢當闞防祖詠皇甫
冉弟曾張繼劉吟上御名盧王季友李頎賀蘭進明崔
署王濤張謂盧象李嶷之詩粲然振耀於世未
肯少自屈而人亦莫敢致之也非湜籍輩於韓
門比然有良玉必有善賈厚矣韓文公之德吾
工部也自是而工部嶷々絕去一代頡頏不可
揉屈之士而嶽立矣然猶惜也何庸李白之抗
邪昔夫子錄秦詩而不錄楚詩蓋秦有周之遺
俗如玉之人在板屋則傷之也楚則僭周而王

矣滄浪之水既以濯吾纓雖濁忍以濁吾足哉
李則楚也亦不得與杜並矣况餘子哉彼元微
之諛諂小人也身不知裴度李宗閔之邪正尚
何有於李杜之優劣也邪然前乎韓而詩名之
重者錢起後有李商隱杜牧張祐晚惟司空圖
是五子之詩其源皆出諸杜者也以故杜之獨
尊於大夫學士其論不易矣而在本朝王元之
學白公楊大年矯之專尚李義山歐陽公又矯
楊而歸韓門而梅聖俞則法韋蘓州者也實自

王原叔始勤于工部之數集定著一書懸諸日
月矣然孰為真識者靡靡徒以名得之歟唯知
其為人世濟忠義遭時艱難所感者益深則真
識其詩之所以尊而宜夫數百年之後即其流
寓之地而祠之不忘也工部之詩一發諸忠義
之誠雖取以配國風之怨大雅之羣可也或玩
其英華而不薦其實或力索故事之微而自謂
有得者不亦負乎祠望鳳凰臺而臨百丈潭皆
公昔日所為詩賦之所也公去此而汗漫之遊

遠矣哉而此邦之人思公因石林之虛徐溪月
之澄霽則尚曰公之故廬今公在是也予嘗北
至廊時觀公三川之居愛之矣而此又其勝也
不知成都浣花之居復又何如哉信乎居室可
以觀士也已同谷秀才趙惟恭指地五畝縣涑
水郭慥始立祠而屬余為之記使來者美其山
川而禮其像忠其文且知公自其十有一世之
祖恕予而來以忠許國矣則其所感者既遠人
亦遠而莫之能忘與夫王侯將相之祠未知果

孰傳邪其像則本之成都之舊云宣和五年五
月己未朝請大夫知成州晁說之記并書

宋成州淨因院新殿記

佛法自西來至秦鳩摩羅什而大矣什之弟子
曰生曰肇曰融曰睿號為關中四聖其後通教
則廬山遠公別教則少林達摩玄教則天台智
者始若變見於什門之外而卒會歸焉無二無
別惟南山律師宣公為能体融之也南山上庵
天根不礙地軸日月萬象生焉語其人則宣公

是已其山之迤邐峭崿而西者是謂成州之諸山後之人各以名之之其寔南山之列也不知在禹之山西經為何山歟於是乎襲宣公之遺風而佛刹高下相望雖督府會即不是過也州治之所有淨因院者遠莫知其所自起也而耳目之所及則佛殿修在唐長興四年其得今名在晋天福三年殿初三間歲久而圯若俄頃摧覆者是院受業比丘廣圓歎曰我雖不得與乎雨花之席而幸生於法華之後豈不聞佛種從

緣起乎吾之次第緣若在此吾之四衆新緣緣若在此則吾佛之增上緣在此其易故而新之增極三為五關門所鄉之正位必有以加被我者此心既運而語猶未音無遠迓強弱咸願樂布施者汲之競後先也初曰是後也不三年若四年則不可而乃告成于累月之中山有異材疑若鬼神之守衛而有待者衆願紉諸斧斤而巖阻溪阻無可徑術之繇及其首而舉之若一葉然先是此院之東有大梵寺制度嶻然非此

院之比而易為神霄玉清萬壽宮則稱有三大像乃仆卧于它寺寒廡敗席之下或者因果者慘若疾痛之于躬也廣圓乃建節于新殿恍如此世界外東方八百萬億淨光莊嚴世界過去諸佛以無相之法自助今釋伽文佛接道于群迷其感之以間入者幾何人耶廣圓先為衆披草莽建天寧萬壽寺績已不貲矣乃復不厭于此則又難也說之世奉真如法門為此即守無狀靡有風教錙銖夙夜事惟愧違此崇新殿嚴故

佛則樂從圓之請以記之庶幾善：為邦人之勸也宣和五年癸卯十月七日丙戌朝請大夫知成州賜紫金魚袋嵩山晁說之記并書

成州新修大梵寺記

昔王通謂佛西方聖人溫公斥之曰聖人豈有方所邪蓋大夫學士苟知修正者必期放諸四海而準也以所地論聖人可乎中國之有佛雖自漢明帝始而傳教者果何自以對帝之所夢豈不前有所聞哉漢武帝昆明池胡人之對向

神仙傳之所載哀帝元壽元年受大月氏王使
浮圖之書猶信也但武帝甘泉宮列霍去病所
得休屠王祭天金人與夫張騫使大夏聞有自
毒之俗特其名物未闡明若後來所稱謂去云
尔而議者指此教斷自漢明則淺之其為言也
今東有五臺山之文殊西而俄眉山之普賢南
而鴈蕩山之羅漢北而鼓山之羅漢亦自漢明
帝而始邪惟以不思議境照不思議心者可與
于此若其精舍以府寺名之亦非天竺之本名

盖始出于漢有司梓匠之後遂同乎府寺而得
名焉初無禍福奇麗之說也逮梁武帝自知平
生惡德有不可贖者乃殫竭民力于土木而適
侈心焉顧豈佛之律哉宜夫達摩面斥其無功
德而當時廷臣有正直不阿諛者亦頗知諫爭
豈人：皆與達摩同致邪又何必以達摩為超
絕卓異之論乎僕觀洛陽伽藍記見元魏而來
王公將相既得意必作寺宇以相尚否則若有
屈于人者九州四裔之珍隨珠和璧異花恠石

畢具矣無幾何其人既自抵法而所謂危樓傑
觀者從而灰燼為瓦礫則佛言因無常者于是
乎著矣雖然亦嘗一日有清淨士居于茲也則
其惡果復生善因矣前日灰燼兵戈之餘注
復出於故地此佛一事必具三世而三世該乎
九世以覺世間者博乎其大者也博毅之言梁
武之作尚何觀哉成州有仁王院其廢已久不
敢億措其所以廢之之因也何為久而未之復
興乎其地汚豬榛莽更幾姓而不居有所待邪

屬者故大梵寺僧法詮念其大梵寺建在唐大
中二年今其寺之賜額荷恩厚不毀也乃請于
州以仁王之故地復大梵之舊額凡四分律之
所不可闕者謹以創作僕適知州事法銓請文
以記之僕念華嚴之先照高山淨名之始坐佛
林般若之從牛出乳逮乎佛藏之相楞伽之行
地持之教必待法華而成焉維爾法銓尚其勉
諸宣和六年甲辰三月二十一日己巳朝請大
夫知成州嵩山晁說之記并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集卷第十七
序
嵩山景透生
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新召公之不說類乎無上太甲以不順伊尹而
放群叔才有流言而誅啟行孛戮之刑以誓不
用命盤庚行剽殄之刑以遷國周人飲酒而死
魯人不禘禘而屋誅敢于殄戮而刑足以服人
心股肱不喜而有刑以俟之先時不及時而殺
無赦為政事之典民或可哂之言或可伏之太
史內史可以為君之友而威不可訖老不足敬
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其政之苛至于屬婦紛
不可槩予竊惧焉于是稽考古文錯綜殘編博



於詁訓謹諸時而明其本為之作傳顧惟此經
秦火煨燼之後孔壁朽析之餘孔安國初以隸
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錯出東京劉陶乃取
正於杜林而傳至唐古體隸篆勢彌不能一明
皇帝雅所不好詔學士衛包悉以今文易之其
去本幾何其遠矣今之學者盡信不疑殆如手
授於洙泗間不亦惑歟安國分堯典為舜典分
臯陶謨為益稷以立政先乎周官無逸後乎多
士謂旅獒為武王之史其失著矣曾未之省也

高日彤曰盤庚微子非全經洛誥之史序存於
康誥而召公之年見於洛誥泯亂隱晦尚復有
省之者耶惟是武成頗有為之次第者而武干
在商之行事序於歸豐之後抑亦可歟潰潰然
率多牽合有幽都而有明都既命哲則命愚於
成周說洛邑事雖曰窮經而類侮聖人之言者
好古之君子其亦有感於觚牘之殘歟彼思顏
閔不沒游夏更生者良有以哉其如文辭明白
無勞訓解或先儒已得於傳一作之不必枝葉

與夫脫簡殘譌徒穿鑿云爾者咸悉置之紹聖
丙子冬十有二月望日嵩山晁說之序

易玄星紀譜後序

說之在嵩山得溫公太玄集解讀之益知楊子
雲初為文王易而作玄姑託基於高辛及太初
二歷此二歷之斗分強弱不可下通於今亦無
足議溫公又本諸大初歷而作玄歷其用意如
勤矣然簡略難明繼而得康節先生玄圖布星
辰辨氣候分晝夜而易玄相參於中為極悉矣

復患其傳焉駢委易亂歲月斯久莫知其躅手
欲釋而意不置乃朝筭夜思取歷與圖合而譜
之於是知子雲以首準卦非出於其私意盖有
星候為之概括不得不然古今諸儒之失則多
矣如羨準小過而以準臨則失之是時水澤腹
堅已終於臨上六而小過初六用事矣或者以
羨準解尤非是夷準豫而以準大壯則失之是
時始電終於大壯上六而豫初六用事矣應準
咸而非離沈準觀而非兌惟震離兌坎是謂四

正卦易所不用則玄亦無所準矣且玄既不準
坎震而乃獨準離兌邪永準同人而非恒先此
涼風至常已準恒繼之以白露降度乃準節今
永當寒蟬鳴則準同人豈可汨亂後先乃復準
恒於後邪疑準賁而非巽蓋鴻鴈來而翁準巽
玄鳥歸而聚準萃群鳥養羞而積準大畜雷乃
收聲而飾準賁矣疑當蟄虫坏戶則又可汨亂
後先乃復準巽邪或者以疑準震尤非是此難
與諸家口舌辯而按譜以視之則彼自屈矣此

譜之所以作也睽準乾而在地中則無當於乾
沈準觀而在人中則無當於觀守再準否而無
當於否馴準坤而星窮候盡則無當於坤將準
未濟而折木之已終星紀之未建則火不能降
以濟水水不能升以濟火此玄又以明易之陰
陽進退盈虛之幾者也惟坤既無當於卦則亦
無當於爻以示為用者八十而一則虛也虛一
者即震五也易天地五十五之數與夫大衍四
十九之數復七日之數其所以虛而無用者坤

以歲之也陰虛無用而運行無疆陽則始終變化而不息故彊準乾而為冬至之終睟又再準乾而為夏至之始與馴之準坤者不同也易乾坤之闢闔乃著易以頤中孚為一氣玄則始之於中終之於養通而候之則養退乎一日中進乎一日易之歲功乃建中先乎周以明中孚之生復迎先乎遇以明咸之生姤易之月紀乃正易三百八十四爻以直日而夜歲其用玄七百二十九贊則各分晝夜而用事易之日法乃全

日中曰更曰減是謂三玄而三易之相盪乃不誣凡此之類若玄之異乎易者而于易極深研幾之功則大矣如養為陽而中不為陰姤為金而羨不為土之類則又若玄之自相說異者然變化之微于是乎在學者按譜以視之則皆易了矣圖歷所用斗分自有強弱不能同并古今諸家異同之說悉以著之學者可自考焉顧僕之愚何足以與此然用意專而私竊好之以俟將來之知易者嗚呼苟不明乎易則亦無以玄

為而不通乎玄者則又乃徒為易也可不勉諸
今之學者知尚其辭耳而莫知其辭之所自來
寧願此和或曰歐陽公不讀玄而于易何如曰
予非歐陽公奈何大觀四年庚寅十有一月庚
寅南江官舍嵩山晁說之序

京氏易式序

說之元祐戊辰仲冬在兗州初學京氏易乃據
其傳為式以便其私何敢視人其後江淮間有
好事者頗傳去今三十年矣既校正其傳而前
日之式亦不得不修定也惟是其已出者殆未
容改過奈何益知昔人自期死而後傳其所著
之書其用意深矣嗟夫按式以求傳因傳以明
易可不教諸政和六年丙申閏正月三日戊戌
嵩陽晁說之序

太極傳後序

僕年二十有四偶脫去科舉事業決意為五經
之學不專為一家章句也是時王氏之說列于
學官者既尊而又日有新說至自金陵學者恥

其得之後也從而士了又務為新異之說寒士
非其黨者莫能嚮邇以一言也僕恨焉豈無古
人之師乎求于易得孟喜京房鄭康成虞翻閔
子明之徒使小王之說不得一日容也雖然曰
是數家異乎王氏則有之其於聖人制作之本
意又不知果否合否如何逮紹聖戊寅邂逅洛
陽楊老朝散賢寶語及易而異之良非僕平生
所嘗聞之之言也懇從楊老有求乃得康節先
生自為易圖二雖輶輪俱存而楊行年將七十
中風語音清濁不端無由詰問二三年少在旁
難以其哂笑僕獨敬楊之老而尊其圖謂必可
入也楊且指乾坤坎離四卦為僕言曰得是四
卦則見伏羲之易矣而文王易在其中也越明
日如迷人識歸路有感于二圖可指循環無方
體也楊老曰吾昏病而忘之已久今日日子之
言則如初授此圖時也自是入洛與先生之子
伯溫遊得先生之遺編殘藁寶而藏之服勤不
知晝夜二十年間輒作易傳四種名曰商瞿傳

視其有師也無何靖康元年丙午冬金賊猖狂
至南京所為商瞿傳者與平生衣冠五世圖書
悉以灰燼既而避難高郵從親朋之請追作易
傳數帙未有條理建炎二年戊申正月真州巨
寇遽至而高郵之傳又復灰燼是時老病之軀
存于灰燼之外者幸也乃避地海陵病能飲食
而于易則曰不能可乎益為親朋以追作起是
年四月十八日辛未訖七月一日癸未凡用七
十有二日藁草具或忘其舊或得厥新凡六卷
名之曰太極傳又有外傳一卷目說一卷備為
易一家之書後有好古識變之君子恐未必以
僕言為妄作也嗚呼吾道其亦艱哉其亦艱哉
八月二十五日海陵旅次嵩陽景透生晁說之
記年七十

止觀妙境辯正序

予自洛鄭間至四明聞天台之教而喜之一遇
延慶明智講主主公之論辯而疑未幾傾心願
從事焉然其書萬千百言浩然若巨浸之波濤

誰為舳艫之功雖有頭教義目而森然如上穹
之萬象孰為盈縮伏留私竊病之明智曰是何
憂思之過哉吾祖以一藥瘡萬病一句折羣言
厲痾立成玉雪之膚而鼓篁悉叶清商之律其
唯十章乎十章亦夥矣又乃闢而為十境十境
遠矣運而為十乘十乘或其勞矣安而為觀不
思識一境惟是智者之一境荆溪曰文字而示
三境惜夫晚出好譁或執為語見而蕩為義路
區區晝夜分文析字正墮古人多鹽少豉之譏

予每聞其言欲以筆墨記之內顧未究其學不
敢自誣頗疑明智有所著之書問焉笑不復答
久之乃見摩訶止觀妙境辯正一編于其學徒
伏讀累日乃歎其既妙于講論又善于著述不
矜不耀之為難也余之知若人者甚微其所不
知者尚多也哉乃責其學徒曰若輩得玆羞而
閉門不以飽滿衆人欣乃請余序而刊諸板願
予何知焉竊因是書將志智者之一寧論荆溪
之三哉蓋一源為觀不思議境而派之為三曰

性德修德 學者當守一源而澄清乎抑亦
浮其派而泛濫乎且其一云者不得已而指之
也又從而三焉果不得已乎抑亦可以已而不
已乎荆溪之義例又于是境立五例四意學者
何謂獨謹此三而慢五焉與四乎果從荆溪之
篤論乎抑亦曰文字而不得已乎請以荆溪之
語語乎荆溪不曰映修不一乎孰謂荆溪而自
矛盾乎要當師智者一人觀不思議一境是乃
為辯正云爾宜先之以智者及荆溪之書次以
廣智及正公義公諸之說終之以辯正使學者
得以考焉政和元年辛卯十一月癸未嵩山晁
說之序

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序

陳隋間天台智者遠稟龍樹立一大教九傳而
至荆溪荆溪復又九傳而至新羅法融傳理應
理應傳瑛純皆新羅人以故此教播于日本而
海外盛矣屬中原喪亂典籍蕩滅雖此教是為
不可亡者亦難乎其存也然杲日將出而曉霞

先升真人應運而文明自見我 有宋之初此
教乃漸航海入吳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
也然尚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其本真者仁
王經統先至有二本衆咸斥其偽昔法智既納
日本信禪師所寄辟支佛髮荅其所問二十義
乃求其所謂仁王經疏信即授諸海舶無何中
流大風驚濤舶人念無以息龍鬣之怒遽投斯
疏以慰安之法智乃求強記者二僧詣信使讀
誦以歸幸二僧死于日本至元豐初海賈乃持

今仁王經疏三卷來四明于是老僧如恂因緣
得之其文顯而旨微言約而意廣以秦譯為本
義勢似觀心論疏實章安所記智者之說也恂
道孤而寡偶學古而難知食貧而力不足無以
為此經毫髮之重每指而歎曰其來晚而學一有
跟如此寧封野馬而飽蠹魚不能下几案以視
人嗚呼此疏曾不得輩行于三大部中而匿光
瘞彩猶若海外之遠放恂今年七十有六歲乃
一日抱之而泣曰殆將與吾俱滅耶吾前日之

志非也。過嵩山趙說之曰：曷不為我序而流通之說之？自顧何足以與此？亦嘗有言曰：智者若生齊梁之前，則達磨不復西來矣。盡法性為止觀而源流釋迦之道，囊橐達磨之旨，今方盛于越中。異日會當周于天下，豈獨是書之不可掩哉？顧子老不及見之，為恨姑序其所自云。爾政和二年壬辰四月癸卯朝請，即飛騎尉賜緋魚袋晁說之序。

不二門指歸叙

天台之教著明于法智，而法智晚出高弟曰南屏。臻臻在熙寧中尚無恙，予時隨侍杭州，與羣兒輩遊南屏而不知有臻也。逮今將四十年，白髮飄零，宦遊明州，遇臻之高弟如恂，始知有臻而恨前日未嘗遊南屏也。年少不知好而老大自傷者，可勝言哉！恂今年七十有六歲矣，志剛而氣明，議論慷慨，不少下人，特推功于其師，每喜道其當時從學艱勤之狀，且不諱其訶斥誨責之語，得非所志者篤而所得者深歟？臻之善

固使人不能忘愈久而益親耶今予將西去恂
乃出南屏門人所記不二門指歸一篇曰久不
以視人宜為序以布露之序雖不足與知頗喜
臻得名既高而茲又有以副其名慰後生之望
予亦恍然如前日與臻接而不復恨矣因念四
方遊客臨浙江至南屏者不乏人而能知臻者
既何人哉實待此書發之歎彼為天台之學者
尚何言耶輒書其所感而序之云爾政和二年
壬辰五月癸亥嵩山晁說之序

紀贈法智詩序

今天台教觀之徒稱四明尊者追配古人其言
為國中之法也可謂盛矣說之自北方來聞而
異之究其名氏是謂法智禮公于是乎矍然加
歎曰此我高祖文元公與楊文公之所稱者歟
我雖昧于天台之學未讀法智所著之書而固
已得其人矣既而法智世孫明智立公視以高
僧簡長等紀贈詩二十三首曰吾祖法智得名
凜然至今者盖有所自矣當是時翰林主人晁

公楊公所貽之文既已流傳矣其輩行中毅名人篇章之美又如何哉然是詩吾俱法智初不自有之乃落于杭州式公不知其歷幾歲凡傳幾何人然亦復還歸于法智之舊室亦可歎已將移于石欲得以序之說之以謂法智遠處身于東海之陂而名聲振耀于京師既久而彌隆其頌德辭翰散而復合亦可以為修德之勸也後有攬其所感可勝言哉嗚呼景德祥符之風此亦非其躅歟政和元年十月庚申具位晁說

之叙

韓文忠富公奏議集序

韓文忠富公之孫曰直柔問說之曰古今諸公奏議必有序焉何也曰古今諸公之奏議無待序以顯而序所以尊乎奏議也如樂作磬玉未振而祝水先之直柔曰吾文忠奏議之序願有請于子說之于是悚慄矣失據莫敢為言而直柔請益堅乃謝之曰命為它文或敢而序韓文忠之奏議則孰敢以是一語逡巡十年直柔既

以其奏議十有三卷歸說之人寵之以名人所
傳公全身之像使讀其書想其人庶幾乎体物
不遺也已說之每置公之像室中如左珩右璜
以承大祭無端之心不敢以發既久乃齋威而
為之序曰上帝降靈之生公也實左右我國家
治隆甚盛之際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或撥亂
以創業或扶危以中興而公乃與之埒者何耶
蓋抱王佐之畧者不必當楚漢之尼懷文明之
德者無待躬洙泗之游譬如天之有斗有漢森

回在上曷知其所以然哉公實左右我國家治
隆甚盛之際也然其功高績著誘讒出入者不
一而任大圖永又復異同艱難之多也天其或
者以此視天下之才而聳天下之善使公為之
表欵姑循其迹而言之人孰不仰公使虜之功
上乃拜公樞密副使而公力辭之不肯拜至和
之未請立皇嗣之功彼天下之人或未知聞
也公于褒進司徒則一命而不辭使虜之功公
既恥以受賞且終身未嘗一出諸口而青州救

災之功則公平居喜為人道之慶曆間石介固以公方夔契矣公事它人宜何有而嚴事王沂公慕欵之至死不衰公之知人薦士有至將相者矣晚于青州得一老儒生劉棻薦于朝則歎息欣喜君平生未嘗得士者嗚呼公之所以自處也遠矣豈觀之所覩而聞者可聽歟則是書之所載可以論聞見之功而非聞見之所及者莫得而載也且公于仁宗時言猶雨露也順而為天下澤其在英宗時言猶海潮也震天地轉山石孰不骨駭膽逝而敢抗之與其在神宗時言猶鳳鳴也律呂于九霄之上而餘音千里之遠至于百世之後猶有遺欵焉英宗一日因公進除目而震怒響滿一殿擲除目榻下公慨然播笏拾除目執之進曰前日陛下在藩邸時喜怒猶不可妄况今即天子位竊以天子亦有怒焉出九師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不為常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大過惡可怒者何不斬臣以謝天下英宗為之霽

色溫言公進說猶久之不已是則海潮不足諭也神宗即位之初想見公顏色制異禮以處之上見公首及邊事言條目頗多公曰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為首當推恩惠布德澤且一十年未可道著用兵二字若干戈一興上貽聖憂下竭民力願勿首先留意邊事萬一戎狄渝盟人神共怒為應敵之計可也上問所先當如何公曰阜安寓內為先上曰臣須盡忠節無隱情公曰臣一人之忠無益也須是天下守官皆盡忠

則治矣今兩府大臣猶有不得竭其所知者唯事目前常事况在遠臣小臣且治道至簡易徒為繁勞何補公又曰聞近日守道者多不得安希進者往往得志願陛下精別流品無使忠耶溷淆小人漸進此繫治亂之大者公又曰陛下好用人向察內外事臣恐賞及姦愆罰及善良矣此大繫天下休戚不可不今上公又曰內外事多陛下親臨雖事皆中亦非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將誰執必至請為交走貨賄公行

此致亂之道何太平之敢望公又曰近日事漸
有更張此必小人之獻說也小人唯喜動作生
事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希望願
深者察無致後悔公又曰天下財用不充執事
者必多經畫唯省不急之務則無不足之處百
姓無暴斂之苦公又曰先帝自藩邸入繼大統
唯納諫一事上類祖宗今陛下奈何負先帝耶
上有不世之度每却大臣紛更之說則曰當其
手疏又將至老臣無所告訴唯是仰屋竊歎是

公之斯言類為上發也不猶九霄鳴鳳之祥耶
若其雨露之澤天下者嘗勝言哉說之品下質
薄不足以議公之彷彿竊以其所聞著之增是
書之功尚期後之人目是而得公也歛公有老
賓客魏宜者嘗為說之言公每聞人語及北事
便变色若愠不欲聞者說之異其言而三歎息
之以告宜曰世之人或以北事首公之傳者何
耶姑極夫衆人之聞見歛且嘗鄙揚子雲于孔
子論魯侵疆矣其敢論賜幣于公乎宜以告公

之子紹庭者有德之君子頗以說之言不謬則直柔之請實有所自云宜又問曰或以寇萊公之功方公如何曰萊公之功擒虎也天下之勇者能之公之功則旅九山而服九澤不知其何德也輒并記焉唯是晚年道德之學非性命之理所能名而出于天人之際者又何得而稱之及其任大圖永興嘉祐巖廟大臣異同之謀雖或聞之孰敢載之後世抑有傳坎果無傳而已乎有識之士必有撫是書而慟哭者宣和元年

己亥十一月四日丙午朝散大夫提點南京鴻慶宮嵩陽晁說之序

崇福集序

曾內翰子開為說之言異時大天學士以西京石氏比晁氏今晁氏乃以文華稱何也說之退而伏念我家之前文有作也得時其在廟廟在北門左西掖在東觀國人譽之是為國中之士棣也然于私門何有譬如貴大裘者不珍豹袪也其後子孫坎凜失職而流離飢餓者有之或

發為淒涼苦辛之言則人以為怨否則慷慨澀
謂之言而人以為謗于斯怨謗之間諛然得名
蓋可惧而不可樂也譬如矜豹祛者寧識大裘
之陟降哉先人新鄭公之第三子詠之。道實
窮而以文華稱者如或使其不失世職則楊文
公稱吾文元公深得代言之體而謂河宗新祠
碑自唐中葉之後未覩斯作者今復有一楊文
公為斯人以擊節也吾文莊公在翰苑一夕當
將相五制國史稱其褒戒各得所宜嗟爾後之
人徒有才思健于湧泉也耶皇祐中吾金紫公
自祕閣出知懷州宋景文公賦詩送行云讀盡
黃香未見書今斯人抱簡于管庫之中而勤呻
吟于岐路之際為可惜哉治平初吾新鄭公以
祕書丞知河間縣溫公送行詩稱文元公名德
為人物之師以丹穴况吾家恨新鄭公羽毛短
而文采竒也若為今日而興歎則又如何哉其
孤公邁公昂公逸相與涕泣而言曰不死徒讀
祭禮耳不若收拾吾父之遺藁次第之雖不足

以盡吾父之奇亦庶幾使來者感歎有屬也是
豈為不壽而誰與窮者既而得十六類三十五
卷乞說之為之序說之曰尚忍序汝父之文哉
不得已上以道世德而下以勉汝曹云政和七
年丁酉十二月己卯東里曾省堂序

文林啟秀序

說之曾大父文莊公少曰文元公而行輩高與
一時文士周旋安知有刑名學而糾察刑獄判
審刑院知開封府振疑奮滯如獄其中不得死

者十人而法不勝情伏重罪者一二人其為學
士也一夕行王章惠陳文忠張鄧公章卯公盛
文肅公五將相制不廢麻卷三鼓之恨而先對
災異者久之以手詔使陝西折夏英公韓魏公
范文正公尹師魯曰宣簡公之謀遂參知政事
上專以西事委之公盡瘁匪躬知無不言罷夏
英公陳恭公經略招討使分秦鳳涇原環慶鄜
延為四路訖今不可改公陳邊策于昊賊未叛
之前而卒如公策其招納吳賊之時公憂矣悲

哉公以家族保范文正公擅遺吳賊書無它明
劉平石元孫戰歿非降賊獲褒贈辯宋莒公鄭
文肅葉道卿龍圖閣直學士吳安道非朋黨不
以罪貶則公之姿度闊遠早擅巖廊之望焉者
于是乎稱也然公于學則微悉密綴與癯儒等
嘗以文送續文選藝文類聚初學記文苑英華
南北朝洎隋唐人之文集美字粹語分百七十
有四門十卷名之曰文林啟秀玩之發人藻思
目無遺物動涉芳塵如遊玉田芝房其名曰啟

秀宜也昔稽叔夜喜音韻學謝康樂疲于譚梵
字韻魯公老于韻海皆天下雄偉超傑之資而
謹小德絕墨不屑也吾曾大父何疑焉嗟乎今
之文務為高論以楊子雲雕虫篆刻藉口而心
不知衛武公切瑳琢磨者何事其体物曲成則
又何如哉說之何知敢序之歲于家宣和四年
十一月十一日乙丑朝請大夫知成州晁說之
序

趙懿簡春秋序

夫子自謂三十而立之後十年乃不惑實自志
學之後二十年也嗟乎學而不惑之難如此同
知樞密院懿簡趙公沒身于春秋著春秋經解
十卷約而喻簡而達碩杜氏啖趙諸儒之例而
病之作春秋例義二十卷問者曰孰病曰病前
人有例而無義也曰孰謂義曰義正者為正例
猶歎鎮之不可移也義變者為變例則滄海之
涵泳而靡常也俟其比偶其類右志而左物又
如九野之博而實其理衆星之繁而麗乎文則

約且簡者得以窺聖人之志也自啖趙謂公穀
守經左氏通史之後學者待左氏如古史記美
文章紛華而玩之不復語經于斯矣公獨于經
先之左氏而不合則求之公穀又不合則求之
啖趙陸氏而遠獨及于董仲舒近在本朝諸儒
則獨與孫明復辯其好而無黨惡而無欲毅然
不惑于名高者也黯然而不惑于衆而自信者也
公未著書之前有名世人儒為矯枉之論曰隱
非讓盾止實弑國中勇閭而鄉風莫敢少異公

獨歎曰予豈溺于三傳者其如春秋重志而察
微何信簡編而疑師授專耳目而忽志意最學
者之災也隱雖非賢君而讓國之志不可誣也
看非州吁止非般則非實弑而加弑以篤為人
臣為人子者萬世之忠孝衆人之疑可也孰謂
君子而疑諸如彼之言則春秋開卷平讀而小
子得之矣何為子貢閔子騫公肩子魯子石
之徒惑焉學者徒知游夏不能措一字也已嗚
呼公之于春秋篤好而勤力矣公早以濮議名
重于天下其後論新法開居終南之下者十餘
年晚由溫公之言起廢不三年遂與樞務皆以
春秋之學著之行事而未嘗以所學一出于口
又何難邪世之人徒知公之立朝而莫知公之
所以然者積學于躬有在于此也公不究所蘊
而薨于位大夫學士悲之而幸此書之存焉爾
也說之元祐中以婚姻之故奪公賜之話言繆
已竊為春秋學矣而不能公之問雖嘗略觀公
之書而求之好也逮今三十餘年始知好公之

書而歎息涕泗有不可贖之悔則姑從其諸孫而序之以補墓銘隧碑之所遺云宣和五年癸卯五月甲寅朝請大夫知成州晁說之序

威德軍節度使嘉國公詩集序

竊以 藝祖受天丕命臣妾萬方干戈不試太宗仁宗尚文崇儒不待浸昌蕩然百年鯨鯢一日悉儀孔鸞天下純歸王道大夫學士恥言財利而識廉恥矧在宗室子孫冠婚車服飲食織悉畢仰縣官殆不知其貨利于我何為者禮

義積而文章出矣蓋不知有一經之士而備五經名目尚書始或盡瘁于所難而遠究科斗古文篆籀從上之好而學虞永興書往々逼金石其飛帛則衆且盡善矣是豈出于它哉不強以法度不冒以官職人得日竭其聰明優游于所好也上以歲時錫宴廣內用家人禮笑語盡醉即席賦詩罰其未成者于時法度莫我阻而亦弗官之吾榮也不知何事此風頓息宗子翹然陋昔之人其言則高矣有能不外慕不近名兀

兀若終身無恨者其惟故通州防禦使贈威德
軍節度使追封嘉國公令峻乎景升為人孝友
恭敬無他好而唯學之嗜忘寒暑晝夜疾病也
居有高楼程課不下手抄卷軸戢戢笈束不知
幾十百之多也每見而動之曰少年舉子而發
憤白首腐儒欲罷而不能其在王孫何有抑可
以觀祖宗之遺澤乎間取古今法書圖畫自
娛樂曰彼之所得亦吾所能也吾志之鼓吹有
詩存焉吾詩之丹青有畫存焉以故其詩閑而

有周不勤意而趣遠若願而無所求余每謂前
不親炙于梅聖俞後不曲從于黃魯直他人未
易景升之識也予交于景升父子間自予抱病
逃難遠旅海陵因其丹青而益愛其詩不鼓以
吹而忘吾干戈垂死之厄爽然自位于昇平之
時也子子笈請予題于編首其可辭之建炎二
年三月二十三日

汝南主客文集序

士有、其實而名不與之俱或得名一切而違

其實方以恥我乃欲以我榮諸此人君當寧日
以求士而左右大臣蔽之術也或有千百而
一自達于人主前者不獎之則忌之幸得逃罪
譴者鮮矣無曰此細事也寔世之治亂興亡繫
焉說之從世父新知蔡州故尚書主客郎中生
知所學少有辭賦數名出諸生上其仕既久矣
大臣方平居無心于除更時每見公曰詔刊七
史公也且復歎曰禮樂終梁絕文章過魏殘真
是絕唱是公禮部優等奏名時所賦詩也公釋
褐以甲科為常州司理叅軍時知州事陳公襄
四先生之一也肇興學校躬橫經為諸生以講
勤甚而王平甫以布衣專主說書有霍漢英李
公弼者豪英不特為東南之秀也且以頭角諸
生數百人公有職事在學校諸生從公有聞見
服膺無異辭嗟夫公少仕以文學著也如此逮
公三年免喪之後始有新學而先王之經亦以
新名之公自傷焉乃為青州壽光縣主簿或不
以簿書勾考待公者幾希時清猷趙公帥青公

獨歎曰吾不得于簿而得于厚矣清獻公初入
境時薦公為州教授時相滋不喜曰趙閱道以
謂文學士也公自茲久于虜官而甘心焉亦絕
口不為人道簡編中一字居無幾何上念高麗
表章美可觀詔掌高麗書狀者今上御名其選無自
屈宰相謂公乃可奉詔于是公復以文學稱或
謂公是行也有母老可辭而公白相府曰幸與
高麗國王並通閩籍願書狀官禮數如何非不
榮斯賞格懋也蓋前未有以朝臣職是行焉者

公乃復興刀筆吏遊而錢穀得意少年謂公易
與也公出有使節却符入而閑居掛冠默以文
章事付諸後進意若諱其少時所能者茫然自
不省平生藁草嘗有無也公季子謙之年十有
三歲竊有志焉如人適嗜好而勤收拾無遠邇
唯恐公一字留落也乃得公詩若干雜文論表
章若干定著為若干卷以待後之攬者泰山或
有不見者而若為萬國之尊則自若也東坡為
兵部尚書公丞大僕以事謁省卻時天寒甚東

坡命酒手以觴公，色動若不自安東坡歎曰
何姬公三十年時今樂府辭盛于諸公間竊與
遊焉孰謂公嗟咤至是乎公與豫章黃魯直周
旅而唱和多矣齊魯彼此者果孰為篤論也公
于一世交遊真得泛焉而親焉者以有德歸范
彝叟而心向之餘則寧輕富貴而不忌語言以
軒輊一坐若無人焉者雖謂公以他人並范也
公之不媿屋漏則然矣而于屋漏有愧者果足
以知之乎惟知公于士涇渭源委湛如不可蕩

漾然後知公之文先灌後索云謙之與說之同
避地海陵偶兵火未服兩駭時難忘五世承平
圖書之好乃請說之序公見存之集何以辭公
諱端仁字克民未得知蔡州未果行以疾卒謹
題其集曰汝南主客集建炎二年戊申九月十
六日從侄具官說之謹序

盧沃字子獻序

四明盧沃少字天啟長為古學所志簡易忽歎
曰古之人名若隱而顯其字抑而不侈孔門弟

子如何我豈不愧諸乃請更字于嵩山晁說之
說之謝曰子窮無以飽妻子朝夕而寒不敢辭
作為文章數百千軸而寫無紙筆意欲領略上
極太史公之所不載不盡歐陽公之所遺使經
緯不相雜揉視彼父康成而兄子御名者欲唾
而奴之尚誰可與朋儕孰不能一官而徬徨十
年無路以進今幸得試禮部冒霜雪絕江淮辛
若數千里之塗書一束外銀得一錢乃無世俗
覬覦之色而思古人之似耶甚哉子之進矣子

謂高宗傳說啟心沃心之事豈有異哉是君之
所宜望于其臣者而臣之職當然也為人臣而
苟知所職則有死無不言矣學者誤談信而後
諫相率為容身持祿之計不知所謂信耶若彼
孟子所謂惟大人而能格君心之非者孟子周
流不遇疾憤羣小在位一時之言身無自怨曰
我欲獻忠如非大人何不過時有難易子如與
房杜王魏為僚事太宗則進說何難或不幸而
同諸勳侯宣公區、剴切德宗斯誠艱矣然又

有難者我藝祖謂人君以納諫為美何如自不為非不勞臣下諫諍當是之時雖趙韓王無謀謨之迹誅盧絳而諸將征伐愈武不用楊徽之而羣臣德業益厲子之猷納于斯時弗益銀歟子仕矣願且勉諸無謂傳巖一老曰能敢字子曰子猷政和元年辛巳十一月辛丑序

周元仲字序

為劉向之學說靈臺之詩曰靈善也積而為靈雖然文王之臺沼興囿非文王自名之也而名

之者誰歟賈誼謂文王于斯民愛敬之至也誼與向為齊魯韓三家詩固不與今毛傳同也凡為神靈之說者自毛公始歟有元有會有運有世是乃律曆之所肇易春秋之所歸上古而來千萬億歲不必乎人之聞今日而往千萬億歲不待乎吾之見瞭然指諸掌而不遺者吾康節先生主斯學也秦州周靈運請字于予以一字表其名曰元豈不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体仁足以長人乎元仲孤立少知所尚雅好北方之

學其當勉于斯欵宣和庚子冬至後二日辛酉
嵩山晁說之序

陳鍵字子感序

陳延孺名其子曰鍵是子思肖其名來乞字于
族舅晁伯以父曰君子自重則威以毛髮之身
獨立于四海九牧之上及其務學也徒步千里
從帥洒掃應對為作都養不怠不憚曰吾將無
所不學矣太史公于晏子願執鞭吾夫子之御
則未嘗人其人也曷學易知其所以然者心思
不萌而為作不立而名曰寂然不動一身為天
下之大鍵也無物以感我而無物而不感宇宙
豁如也鬼神昭如也前日之鍵今日之通也字
汝曰子感汝勉之建炎元年十有二月二十九
日真州江岸序

周與可字景夏序

海陵周與可字從之問嵩山晁說之求易其字
曰我于茲未安也曰子未安子夏之論交乎噫
子夏之論交當時見隘于子張今日為東坡先

生玉石之亦不幸歟謹稽諸夫子主忠信無友
不如己之言而得師于三人行之中好惡惟鄉
人之道義而是非之則其與可而拒不可者非
子夏之言也實本諸夫子之道也蓋言有近乎
允而卒無所戾者子夏之言是也言有聽之若
可喜而究之亦無以異乎前人者子張之言是
也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賢則於人無不
容不賢則不足以自容一己亦徒異乎子夏云
爾若是時子夏與子張面辯以一言則千載好

憎門闌不分矣東坡先生于子夏取其與不取
其拒惟子張之是知不能者受我之矜焉則
內媿而去者不少矣其拒斯人也亦不淺矣敢
字子曰景夏復古也易同人初九同人于門無
咎子夏以之上九同人于郊无悔子張以之大
有九四匪其彭无咎子夏以之九二大車以載
有攸往无咎子張以之其所以安身崇德而无
咎者實不甚相遠也其在後世而蔽則子張者
公孫弘也子夏則汲黯也子純明而自信不妄

與人交必知所擇焉建炎二年戊申七月十七日旅舍序

觀弟字盥道序

觀之弟字盥道予語之曰全乎觀而知觀乎我以觀物、以觀我二者或與或求而觀之義成矣猶之臨也我以臨人、復來臨我或與或求而臨之義成矣卦各專一義未有如臨觀同一義而異周也汝欲全乎觀之義其唯盥而不薦手我以盥觀人、不待吾薦而觀之則吾以神

道設教而不吾難省方觀民設教而不吾勞今字汝曰盥道汝知臨觀獨以兩卦成一義乎臨之二陽自乎復之一陽初成于下天下之至安也体易之君子則危之曰至于八月有凶可保天下自臨而泰也二陽一交而觀始于上五變而觀終乎上二陽窮極而將否天下之至危也体易之君子則安之明吾易平危而傾易之道獨以神道設教而教行于宗廟之中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天下不復否矣汝知我以盥觀人

人不待吾薦而觀之乎非不薦也不待吾之薦而先有得于吾之盥也觀吾之盥而得之者不必待乎吾之薦而可以語幾也知幾則知神而吾之神道可以設教矣盥而玉瓚大珪薦而玉豆雕篲二者一廢則宗廟之中教而不設矣王者亦將無以保宗廟而宗廟不祀矣非特薦之不觀而盥亦莫吾觀也有觀而無教則何貴乎觀教之不設而有觀則何貴乎觀或曰誠而不物或曰內心之絕外心皆莊老荒唐不設教之

弊也汝其遠而斥之觀之為卦是謂巽之一也二陽一于上而無所事下求于四陰不敢安其所觀惟君子為能無咎是謂坤之四也四陰盛于上而有與乎二陽人各安其所觀其進而上者為王國之賓巽過乎南極而首乎奎遠乎雲漢歲星不沴鎮星而俱順坤窮于北極而中乎危雲漸降將及于地鎮星不沴于歲星而俱順固多危矣天地之道俱危如此則天下之道安得而不危然上下順而安天下之危者君子

不敢尸之而稱先王其設教不自乎朝廷而本諸宗廟則以天下之至危而成天下之至安者其惟一日之盥乎汝之于德當如何

送屈用誠序

屈鼎畫山水當時與范寬齊名其後范之名日盛而屈或不得與良可歎也哉范之筆突兀而易識學者自謂易為范也屈則沈毅橫恣幾絕來學之路非篤志老于其事者鮮不忽諸如紀真黃懷玉商訓輩皆學范而大得者名未知有

一人稱屈之徒也惟是其家子孫自致身于遺蹤間而彌之不肯少貶于衆好也孫用誠者得其法為多老矣衣食貧所躓每為人作其老阿父畫遇十人而九不顧用誠曰奈何要當療飢寒于速售者無如許家父近之為許道寧云爾劣為許家父畫視一人則十百人爭賞之恐不得用誠歎曰吾雖飽于許家父暖于許家父其如吾志之飢且寒何復恐地下無見吾老阿父之面目也以故棲、岐山下東未嘗至咸陽寧

論京師貴人之媚哉予前年道扶風偶見用誠之屏障而多之力致之于同谷初為予作畫猶是許家父也予斥之曰老處士非翁雲屈即之孫也乃瞿然亟作其老阿父八幅而告歸予勉之曰爾祖卒年九十有四歲未死前數日猶畫不已爾年方將七十歲未宜自怠也古今學士大夫或遇不過于一時而遺恨于無窮者正如爾祖與范之盛衰也畫知有吳而不知有張書知有王而不知有鍾儒生持子書而不讀孝經

可勝道哉可勝道哉歲暮冰雪用誠復徒步還岐山下予亟序以送之可為我示令君呂二十一郎是一門四相家必有以感于予之言宣和癸卯十二月三日嵩山晁說之序

送王性之序

酸枣先生五世孫銍字性之晚相遇于睢陽方款遽以別且祝之曰子于茲無留也行子之志如古之人惡山不深而林不密也南山北山之外又有南北而無垠至于上援北斗而下酌桂

漿徜徉其身者如何哉肯少自窘束而辱于人
邪又明日來告行則執之曰子無往也古之人
升車命僕將馳四荒而下堂見蠆出門觸蓬巷
有蚰蜒邑多螳螂自大雅之君子靡所止疑云
徂何往固已然矣子姑坐子實有德于我也子
前日為我言曰孰不知有資治通鑑哉苟不先
讀正史則資治通鑑果有何邪予于時坐不得
安席而欲起以拜子也予早遊溫公之門與公
之子康公休締交義篤公休嘗相告曰資治通

鑑之成書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甫自
三國歷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純
甫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我公以純誠粹識
不懈晝夜不時飲食而久乃成就之庶幾有益
于天下國家之大治亂不自幸所志也其在正
史外而有以博約之楚漢事則司馬彪荀悅袁
宏南北朝則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三十國
春秋李延壽書雖無表志而可觀太清記亦時
有足採者建康實錄猶檜而下無譏焉爾也唐

以來稗官野史暨夫百家譜錄正集別集墓誌
碑碣行狀別傳幸多存而不敢少忽也要是柳
芳唐歷為最可喜嗚呼孰敢以佻心易談哉予
因子能獨識于暮境而輒以厥初之所聞為子
謝也譬如杜詩韓筆誰不經目惟小杜為能愁
來讀之也苟不上自虞歌周魯商詩下逮楚騷
建業七子陶謝顏鮑陰何以觀杜詩則莫知斯
人平生之所用心也或不極六藝九流之華實
而縱之以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仲舒賈誼劉

向而自謂真知韓者亦未可信也子必有感于
茲矣行何適而不安哉秋風方起為旅飯自愛
九月八日箕 晁說之序

送郭先生序

自古經解之士多而著書之士寡楊雄死與當
時章句之徒並而特著玄乃所以明易也是故
學易者不可不學玄知玄則知易矣說之高祖
太師文元公自國初為閭人仕宦極禮樂文章
之選逮仁宗即位始獲如請致仕著書于八十

歲之餘其書凡三十有四卷而十卷名之曰法
歲碎金錄今行于世其肯熟讀酷好者有二人
焉一日窮悴之世為儒不肆其骨臆禪侶不私
于宗派道人能厭飛鍊者其二曰得意方顯仕
而中道逆風垂翅乃懼富貴而恐無以勝憂患
者與夫白首謝事得歸而未有以忘平昔之豪
習而自勝杜門者必吾祖是書之好也若慧林
覺海沖老每舉揚是書以勉其學徒文潞公奉
之終身篤名理之談則未易可必以待之也臨

邛郭先生敏修早出游中州與公卿大夫周旋
得是書而三歎息焉自謂吾得異人而師之其
語微妙奧密不若此之璀璨光明可以衆共之
也先生曰夫予之所以生者智水不可不崇
而禮火則卑之也此卦之所以既濟也其崇其
且至于効法天地而與乾坤並列乾坤泰否既
濟未濟皆一卦也三十輻共一轂則六十四卦
同為一車之輻也生死之徒十有三而乾坤之
一二離坎之六七則共為一輻之運萬里也先

窮易明老氏書常以是說著神悟隱淪二書多
論神仙養生事每恨巴蜀僻陋不得與上國之
禮文乃以法藏碎金委鄉人刻之版久矣今幸
見其著書主人之孫子悟語如故舊則吾之所
得者多矣說之起拜而謝之曰先生何之也先
生日吾將自睢陽道襄漢歲妻孥于臨邛之故
山明年復出將訪子于江湖間說之矍然乃未
死尚為明年人耶臨歧復何祝于先生之言以
送先生行九月十一日國安堂老法筆序

文集卷第十七

高山文集

卷二十九



文集卷第十八

嵩山景迂生是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後記

題古周易後

周易卦文一象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
序卦也雜卦八經傳謹案如上按晉太原初發
汲冢舊冢得古簡編科文字散亂不可訓知獨
周易最為明了上下篇與今正同有陰陽說而
無彖象文言繫辭杜預題於時仲尼造之於魯



尚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
梁丘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
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
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文以彖象文
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
唯行民間至漢末陳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
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
象本釋經宜相附近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
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
未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
奈何後之儒生尤而效之杜預公左氏傳於經
宋衷范望輩散太玄贊與測於八十一首是其
明比也揆觀厥初乃如古文尚書司馬遷班固
序傳楊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言列序篇
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槩可見也唐李鼎祚
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也今悉
還其初庶幾學者不執彖以徇卦不執象以徇
爻云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是古人以卦爻統

名之曰象也故曰易之象也其意深矣豈若後
之人卦必以象明象必以辭顯紛々多岐哉嗚
呼學者曾未之知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係於
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于六爻
之前小象係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
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若夫文字之傳始有齊
楚之異音卒有科斗籀篆隸書之四變因而訛
謬者多矣劉向嘗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
經至蜀李譔又嘗著古文易則今之所傳者皆

非古文也安得觀夫劉李之書乎其幸而諸儒
之傳今有所稽考者具列其異同舛訛於字下
亦庶幾乎同復於古也或曰子能古文何不古
文寫之曰有改於華而無變於寔者予不為也
如古者竹簡重大以經為二篇今又何必以二
篇成帙哉謹錄而藏諸以俟博古君子建中靖
國元年辛巳五月二十四日嵩山晁說之題

記京房易傳後

漢藝文志易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隋經籍志

有京章句十卷又有占候十種七十三卷唐甄
文志有京章句十卷而占候存者五種二十三
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略見於僧一行及李鼎祚
之書而其傳者曰易傳三卷精筭雜占條例法
一卷或共題易傳四卷而名皆與古不同今所
謂京氏易傳者或題曰京氏積筭易傳疑隋唐
志之錯卦是也錯卦在隋七卷唐八卷所謂積
筭雜占條例法者疑隋逆刺占災異十三卷是
也至唐逆刺三卷而亡其九卷元祐八年高麗

進書有京氏周易占卜卷疑隋志周易占十二
卷是也自古易家有書而無師者多矣京氏之
書幸而與存者才十之一尚何誰之師哉說之
自元豐壬戌偶脫去舉子事業便有意學易而
輒不好王氏妄以謂弼之外當白有名家者果
得京氏傳而文字顛倒舛訛不可訓知遠其服
習既久漸有所窺今三十有四年矣乃能以其
象數辨正文字之謬於邊郡山房寂寞之中而
私識之曰是書兆乾坤之二象以成八卦卦凡

八變而六十有四于其往來升降之際以觀消
息盈虛于天地之元而酬酢乎萬物之表者炳
然在目也大抵辨三易運五行正四時謹二十
四氣悉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
退以幾而為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偶相與據
一以趨二而為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所位而
陰陽肇乎所配乾與坤震與巽坎與離艮與兌而終不脫乎本
以飛其卦之位以隱曠佐神明者謂之伏起乎
乃伏其官之位以隱曠佐神明者謂之伏起乎
世而乎內外參乎本數以紀月者謂之建終終

始始極乎數而不可窮以紀日者謂之積舍于
中而以四為用一卦備四卦者謂之互乾建甲
子于初坤建中于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
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為五世之位其五世之
上乃為遊魂之世五世之初乃為歸魂之世而
歸魂之初乃生後卦之初其建剛日則節氣柔
日則中氣其數虛則二十有八盈則三十有六
蓋其可言者如此若夫象遺乎意遺乎言則
錯總其用唯變所適或兩相配而論內外二象

若世與內華水火配位內若世與外因金木交爭外

或不論內外二象而論其內外之位萃土水入艮

或三相參而論內外與飛艮土離火飛木若

伏離火土木入離艮或相參而論內外世應建

伏觀金土火木互為不論內外而論世建

與飛益金土入震巽或兼論世應飛伏復水

候世應水土飛伏屯土或專論世應夬金

乾兌入坤象世金應木蠱或論世之所忌履金

九卦初九火九四火或論世之所生巽火木與

未翼木於其所起見其所滅大壯起于其所

刑見其所生隨金木交刑水火故曰死於位生

於時死於時生於位苟非彭往而察來微顯而

闡幽者曷足以與此前是焦小黃變四千九十

有六卦後有管輅定乾之軌七百六十有八坤

之軌六百七十有二其知之者將可以語邵康

節之易矣被小王之徒唯知尚其辭耳其謂斯

何昔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而至漢田何

子裝何授洛陽丁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東

海益喜：授梁焦贛延壽延壽授房：授東海
殷嘉河東姚平河南東弘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而傳盛矣有翟牧白生者不肯京氏曰京非孟
氏學也劉向亦疑京託之孟氏予不知當時為
何說也今以當時之書驗之蓋有孟氏京房十
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與夫京氏殷嘉
十二篇同為一家之學則其源委孰可誣哉此
亦學者不可不知也若小王者果何所授受邪
蓋自京氏為王學有餘力而王學之適京氏則

無繇矣或傳是書而文字舛謬得以予言而考
語今有不可就正者闕以待來哲積筭雜占條
例法具如別錄正和五年乙未五月庚辰嵩山
晁說之記

題王深甫書傳後

王深甫布衣之友曰曾子固常彛甫其名宦已
顯而忘年汲：求友深甫於布衣中者曰劉原
甫王介甫是五人者皆歐陽公客也劉原甫自
時其才：一旦由下國入京師聲譽震大夫學

士間直欲與歐陽公抗乃獨于深甫厚矣古有
談止之士謂衆人之談止于斯一人也當是之
時諸公席上之談往々止于介甫而介甫之談
則又為原甫而止也二人者俱于深甫則或有
不得而行者矣彼五人商榷闡切之語今雖無
聞焉而深甫于其所作書傳偶不出曾子固耳
其三人則各姓字載之或正其是非或畧無所
辨以視後之觀者深甫為人善取人而不攘人
之善于是乎在矣雖然深甫善取人矣是亦不

善於取人也歟何則書傳有珪璋特達楊而升
襲而降之論則原甫之似也其薄險伏竒初欲
奪人之軍而卒不自保其隻輪者莫之似也又
有喜異務新極杙之酷拘牽之嚴者予不知其
何所似也嗟夫惜也深甫既知堯之聰明文思
光宅天下是亦舜之德所以為堯之堯杜預之
于左氏范甯之于穀梁毛萇之于詩郭璞之於
爾雅字然成一家之學後世雖有作者未易加
也予既繕寫弼書并以記之政和乙未十日丁

丑嵩山晁說之廊時記

題寫本老子後

此書故題曰老子道德經勝於分道德為兩經者其文字稍近古特錄之自便觀覽竊惟伏羲文王周公贊易之後惟老氏得易之變通屈伸知柔而貴虛務應而不得殷勤以立言幸乎此書之存也逮夫孔子繫易之後此書則為一篇之言矣責賢者備也世猶有老易之稱奈何建炎二年戊申八月五日海陵旅舍嵩山晁說之

題

曾子後記

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世所傳曾子二卷十篇蓋唐本也有題曰傳紹述本者蓋唐范紹述歟視隋亡目一卷視漢無八篇矣然此十篇之書號曰曾子者乃見於大戴禮矣漢有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時未有大小戴之分不知曾子在其中歟漢志

因劉向父子所錄而著之既于儒家有曾子十
八篇疑不至重複也隋志因盧植鄭玄分注大
小戴禮之後各錄其書曾子遂存于大戴禮歟
唐志寔因而錄之然隋唐志亦自有曾子尚仍
漢之舊歟隋唐中秘書官無歆向父子以甄別
之歟小戴禮先錄中庸經解二書其後馮融又
錄月令明堂位樂記三書則大戴禮錄曾子及
夏小正二書無足疑者逮夫儀禮錄喪服子夏
傳孔叢之錄小爾雅之類皆一體也嗚呼三代

之書其不泯而傳于今者幸也尚敢條理纖悉
之望邪然不條理纖悉之則非學者事也予病
世之人莫不尊視孟子而知子思中庸者蓋寡
知子思中庸者雖寡而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
人也且其文字回舛謬誤輒以家藏曾子與溫
公所藏大戴禮參校頗是正因著其本末而盧
注遂行於曾子云政和乙未七月八日乙亥嵩
山晁說之廊時記

題長編疑事

長編者溫公資治通鑑藁草之私號也溫公自
洛中以所藁草寄其屬官南康軍監酒劉道原
而自名之歟抑道原之名歟道原日誦萬言而
勤廢飲食寢處遂忘其身之流落而家寒餓也
其忠憤耿介當寧熙初不為大丞相毫髮少貶
者雖自其天姿亦博學精思之助哉觀斯起事
則其閑遠沈粹之躅亦略可見矣通鑑之為書
有賢傑輔相攻堅拆微如此安得不善邪昔其
初不自珍而公卧病二年之久家人單弱憂瘁

之中幸而存者姑五十有五種也公之子義仲
壯輿政和戊戌為唐州曹官錄以寄說之東里
草堂初拜嘉而不甚器之以壯輿作資治通鑑
考異待其異日之成書也今壯輿死已累年斯
事已矣誰能措手不覺涕淚無從漬于殘袂僅
存之書嗟々良友變世厚善之意寔存于其中
也重惟壯輿臨終屬我銘其墓久難之未就乃
先以攄予之哀云宣和五年癸卯五月二十六
日戊寅嵩山晁說之題

康節先生謚議後記

說之大觀四年庚寅冬赴明州舡場候潮浙江上遇歐陽三丈叔弼相與遨遊談話旬日甚樂因及三丈所作康節先生謚議三丈曰異哉吾之斯文也何吾以道愛之深邪曰丈人斯文可謂合矣何異之有曰姑聽之斐從母王宣徽夫人得疾洛陽先妣夫人亟以斐入洛時先公叅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為吾見之斐既至洛自幸得見先生何期賜之

從容則契問其所以宜教者先生笑曰有家法有家法既乃作而言曰豈無以足下言者先生乃徐道其立身本末苦辛情細畢卒生于一席端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于異日斐伏念行李間先生豈不少我哉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歸白大人則喜曰幸矣邵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其後二十年斐偶入太常為博士次當作先生謚議乃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云爾無待其

家所上文字也叔弼丈為人廉于名譽俛々常有退讓之色其為說之道此時意氣甚武且其文之健且高也說之謝曰昔郭景純先知一作其行刑者吾康節先生知謚議博士迹則類矣然郭以術先生則孰知其所然耶叔弼丈曰世稱先生數學如何說之復言曰先生傳先天之數雖楊雄張衡閔子明所不及然亦吾之先生易中一事也叔弼丈歎曰先生之易畢能悉備如是盍為我道之說之辭不敏且不幸不及先生之門而為京氏易卜餘年後過先生門人洛陽楊實賢畧能發先生易之梗槩久之乃有所入則知先生起卦以四是謂夏時以六是謂坤乾以八是謂周易先生使夏商之易不亡而周易乾夬之變始終不窮猶大人之作謚議也叔弼丈復謝曰吾之文於是乎陋矣嗟夫歲復一星矣三丈下世已累年追惟故人存者有幾先生之子伯溫又遠守南克以書來趣說之記其事不得而辭云宣和四年四月丙申成州清心堂

嵩山晁說之記

贊

喬仲常所畫伏羲神農贊

我有兩儀彼有天地父子以親君臣以位

右伏羲贊

草木昆虫生彼微塵有待於我為天下仁

右神農贊

先聖贊

商人周人執射執御有意有必有我有固

伯時所畫觀音大士贊

政和癸巳丙寅

六臂二六首三目一化佛是則名拙度人天觀

巧相

楊朴先生畫贊

東里多才晚有夫子蹇驢逍遙不見單李

歐陽文忠公畫贊

惟我昭陵公乃得升天下無明國有魏公：乃
得容不朋以忠風波既散高山獨見小人是歎
昔賢在是寧論厥似聞其百世

呂獻可畫贊

君子曷貴：其知微四海。又安公曰：優為天下無事庸人，撓之雖古人語。由公信斯，後十百世公言莫違。公像朝夕以慰我思。

東坡先生畫像

幼而見公，浙江。予知其議論不容於國中也。壯而見公中，都。予知其雖合而必不久容也。及其南遷，泣別隋岸。予惜乎不克保厥躬也。今公遺像忽相逢，予喜公不死，亦復如夢也。

又

世五百年，生命卅才。嗟：東坡何時復來，邦人為我顛顛，以哀我告。邦人大寶艱哉，和氣充塞。大像昭回，海瀆澄澗。嶽鎮絕埃，斯人是生。寔易可能，世或千億。地亦九垓，未必為服。公復徘徊，生奉話言，死奠鐫壘。矧公不死，丹青日開。用究邦頌，以駕我懷。

澗上丈人畫像贊嵩山

裳芙蓉而飲沆瀣，予胡可衣而食之。明松介石。

以遊叢霄之上兮孰敢出而仕之咸以是像識
君或曰非兮蓋惟海雲山月似之

前史官知河中府晁无咎畫像贊南

壯年高標今日見兮誰識幼時之奇童默然不
可問於茲兮嗟昔辯翻濤韜懸鍾凜然端笏若
抗議于朝兮曾不得斯須登金門以獻厥忠熒
然文章溢世以振頽俗兮史筆欲落而屢貶兮
終窮恪管庫而肅郡國之可攷兮九州總不為
我功孰為史氏始以我文苑著兮猶足高乎華

嵩

杜方叔先生畫像

術黃帝岐伯名盛出汶上而入京師一人為之
異禮改觀我則尊所學以今上願時恥同列之
市道而未嘗於丘偉枉一辭以故宦則不達室
則不富今其有子有孫而四方之顯者自稱弟
子曰吾其早得師建炎二年戊申八月二十四
日海陵旅舍嵩山晁伯以父老法華題

銘

硯銘

欽石風字樣自
云應制舉時物

東坡居士初謫嶺表道扶踈園遺此研寶公今
云亡物不自足敢是不祇以為誦讀硯刻于背

瓦硯銘

彼石硯乃以瓦硯而用適此瓦乃抗乎石硯而
特立上古未有陶人一作之則石先乎瓦既為
硯則稱古瓦而不稱古石

晁伯以銘所藏古端溪風字硯以易張
平叔大圓歛硯

劔所施易人訝其存硯宜不然惟人所敦嗟張
公子與德俱温

古瓦硯銘

十五之童七十之翁難與並儀容兮剖蚌之珠
出家之梳耒易相發揮兮古人之硯貴採新石
何世人之不聞不識兮王孫李賀此端石以長
弘之血則吾之硯氣象燦々兮

滕子濟硯銘

小塘之水澄以清大手於焉翻四瀛問誰從爾

與世鳴墨作蓬萊筆蛟鯨

淄石硯銘

硯石淄修通鑑上所賜孰敢僭質本良輕漚泛
無循名：多忝

呂中公筆格銘

申公純德見是筆格我日御今上之惟今惟昔

筆山銘

項平岱宗之瞻兮峰聳崑崙之三兮翠潤湘水
之漸兮巨直朔雲之嚴兮上右之嶽四而不五

何所嫌嵩高居士以砧筆墨名數兼步

老徐牡丹銘

江南無此花而有此筆洛陽賞花賦詩人自得
丹青有色而花本無色誤彼蝶蜂飛來紛：亦
適

題跋

題孫少傅致政小錄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号筭事先生曰是礼
也君子所以貴乎礼者為其以之而生以之而

死如此其明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孰不然蓋曾
子獨有傳焉爾後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于禮
此事始廢或者似有得于此而蔽于浮屠老子
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
所以貴哉先生曰然既而觀溫公所著凶儀之
初終篇曰疾病遷正寢內外安靜俟絕氣男子
不終於婦人之手春秋書公薨于路寢禮之正
也近世孫宣公臨終遷外寢君子御名終不得
不爾予于是嘆曰生雖無所能幸而接伊川議

論觀溫公所著書知宣公之行事庶幾乎得正
而斃焉然每恨未得宣公之詳也近獲徂徠先
生所作孫少傅致政小錄知公自初疾病至遷
外寢擇日時治命作遺表安妥不異卒日又復
嘆曰君子以禮為重死為輕謹吾禮而不知死
生之變當如是哉顧其生也肯失道冒義顛倒
勢利之塗與豺狼狐鼠輩計較得失錙銖邪苟
或嗜欲外騖精神中乾抱疾如被桎梏暝無所
知垂首流涎沫環視妻兒戀々然累晝夜不得

死去莫知所出則捐所畜以媚醫巫俟佛老豈
知有人曰曾子曰宣公也邪輒書于致政小錄
之後以自警并以告吾同志者大觀戊子八月
甲申題

跋東坡剛說

東坡甲戌年後詩文說之所見不少矣今日乃
始見剛說於明州令人不覺意氣自倍魯直字
畫亦云剛矣而李端叔者輒有疵評是方竹可
削葺擅必待表歟政和元年辛丑嵩山晁說之

謹題

跋張云叟諫議字題

唐青錢張學士自號浮休子今張云叟犬亦浮
休稱何耶泗上許體之自名醉吟先生無乃與
白公類即年月日嵩山晁說之題

跋米元章與趙景升帖

通州防禦使令峻既定孝恭公之誌銘雪淚而
言曰卜日有期因使刻畫未工措傳且不遑廣
二恨沒身將無以贖乃移諸橫石增筆墨之美

而施則無窮君子于是知孝恭之所以為孝恭者既自躬之復見子之其源流可勝道哉伏念燕懿王體貌魁偉謹御名上寡言好讀書無犬馬之玩是孝恭之所自邪政和四年甲午六月午嵩山晁說之題

跋趙周翰詩卷

歐陽公為趙公洒掃平山堂時禮貌盛意今猶可想也文章之名其所以重於天下者抑又有此歟宣和庚子十二月壬申嵩山晁說之題

儒林舊德知舉時溫公為小試官且與內翰公之厚如此也公之子子和寔有家法於斯一物見趙氏三世之人物云宣和庚子十二月壬申嵩山晁說之題

題戒殺生文後

說之竊聞國史錢內翰傳稱著殺生成後吾祖文元替之推廣其意史官是以知仁澤之助也然史官不言錢公策試賢良方正時寔吾祖文元公為其主司公忘去輩行以獎善其用意尤

深切矣或曰史官之書曰文元公後見而贊之
蓋廣其意非歎莫得而詳已慈雲當是時與三
公甚厚宜其德名今猶凜然也宣和五年癸卯
四月戊申是說之再刻板謹題

題東坡魚枕冠頌

東坡先生為兵部尚書時為說之言黃州時陳
慥相戲曰只不能作佛經曰何以知我不能曰
佛經是三昧沉出公未免思慮出耳曰君不知
予不出思慮者胡不以一物試之陳不肯曰公
其點睛不着意而手柔衣寬非唐人脫筆之妙
莫之及也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日阻凍睢陽
舟中題

跋忠懿王草聖

荆南王修撰作五朝春秋始於吳越猶之魯
也忠懿王文武之才于是乎亦可少窺矣靖康
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箕山晁說之題

題魯直嘗新柑帖

元祐末有蘇黃之稱漸不卒之或曰蘇公自有

芍藥之評恐未必然也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
二日箕山晁說之題

題魯直章草顛草

章草似晉人顛草似唐人靖康丙午十一月癸
未箕山晁說之題

題東坡試袁紹先筆借登直隱訣

袁紹先筆予近亦得試之登直隱訣在道藏中
公何必苦求耶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晁
說之題

何物不曾作題目人何可相煩者復強之乃指
其首魚枕冠曰頌之曰假君之手為予書焉可
也陳于是筆不及並墨茶且笑曰便作佛經語
邪說之請公書自誦曰不揆輒欲著其作頌始
初本末如此以視後之學者而留落顛墮負其
初志三十有三年矣今年以其頌歸謝錫叟
聞而有請則不待辭遂亟識之并以當時所書
李彈馬贊歸叟宣和七年乙巳二月十六日丁
巳朝請大夫致仕晁說之題

東里
易堂

跋夏均父萬言書後

或云此書未備乙夜之覽說之不信也吾民因斯言而厚矣衛叔玉停山公主事鮮有為上及之者偉哉月日天台教主老法華泊舟睢陽題

題七賢圖

評書曰非鍾則王豈知書者畫之張吳可同日語耶黃七兄者矣不得不昏繆如此咸謂此本唐人所摹借以為高歟寔仰之也其

題東坡詩

柳子厚詩與陶淵明同流前乎東坡未有發之者檀弓則又東坡窺之以學為文章者靖康而午仲冬二十二日箕山晁說之題思無邪齋松聲如波清明燈靜几必作數字知公樂我何所憂賴公力予之斯言責韓公而怨蘇公也靖康元年仲冬二十三日箕山晁說之題

題蔡君謨弔古石曼卿詩後

蔡公於是乎句法曼卿而字畫曼卿真足以平
矣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嵩山晁說之題
睢陽舟中

題江南後主詞翰

黃魯直謂李後主書出於裴休予初大駭之惟
見休石刻字故也晚乃見休行書墨跡一帖良
以媿歎靖康元年丙午十二月二十六日箕山
晁說之避地于高郵題

題破琴詩後

予有王晉卿淡碧絹畫房瑄悟前生圖寫此詩
於其後甲午年遭火矣靖康丁未正月十三日
晁說之題

跋王安簡公帖

王安簡公與說之曾祖文莊公特相善為書文
元公誌銘實文元公門下客云靖康丁未正月
十三日晁說之記

跋唐劉元方勅

開元中唐玄度兄弟作此樣勅字後至 本朝

未之或改也蔡司空始別創一體謂之蔡家勅
靖康丁未正月十二日晁說之題

題衛夫人像

此女子南嶽魏夫人歟非也或曰王右軍師衛
夫人亦^非也不見其道氣秀氣則知然無乃謝家
諸女歟靖康丁丑未正月十三日晁說之旅舍
題

題東坡帖

梁武帝不能辨王右軍真偽必送陶隱居審定

題無水池新硯

若硯不欲受水則墨亦不欲磨硯至于筆不欲
點墨紙不欲落筆惟投縣過白紙者即得之也
雨暗愈昏旅思大不佳書以示德全而病目又
不能寫字也正月二十二日天台教僧

題黃龍山僧送善澄上人詩卷

三槐王氏以重望著于世自晉公始善澄上人
實晉公六世孫也初有所感而為僧受其戒遊
禪林遠極江湖之勝得黃龍道場而止為不敢

自放于斯也。復北抵河朔，乞衆僧之供。于是黃龍大德曰：德逢善清如山，惠古宗秀，直言紹明重政，相與賦詩送行。予避賊高郵，獲觀覽欣然。益嘆劉夢得善論僧家之詩也。因定而得境，故脩然以清，由慧而遣，粹故粹，然以麗。今於黃龍諸公見之矣。雖然，夢得知其正而未知其助也。久矣有正必待夫有助也。釋門諸公挹山川之英而絕塵垢之外，其脩然粹然者，豈非學士大夫為之助歟？湯休之詩，寔自於鮑明遠，靈一律。

師之詩既學潘阮，江謝而又得李華、朱放、張繼、皇甫冉、張南史以遊焉。皎然禪師寔謝靈運之裔，孫其相從則顏魯公、韋蘇州、孟襄陽、李袁州、陸長源、皇甫曾、陸羽、張志和、廣宣則韓吏部、柳柳州、劉白近時祕演從歐陽公參寥從東坡亦已衆矣。黃龍諸公予不知師友，謂誰而江南詩人黃魯直則其人歟。言公之字畫絕類魯直，蓋可見也。魯直死已久，計今江南必復有一魯直出澄上人歸山中，與諸公並訪之。為我謝曰：

今日賢者不宜以山中為樂也靖康丁未春晁伯以

跋李太白

葛叔忱豪放不羣客為叔忱嘆李太白無字畫傳于後叔忱一日偶在僧舍縱筆作字一軸自名之曰李太白書以戲一世之士且與其僧約曰異日無語人每歆其僧信于人也其所謂得之丹徒僧舍者乃書之丹徒僧舍也奈何不信者請以三事質之昔人有一書曰古今能書人

姓名自謂悉盡矣恨不得聞見而錄之也乃獨於白而遺之耶以故法書要錄法書苑墨菴諸家皆無白書之品第也白自負王霸之畧飲酒鼓琴論兵擊劍鍊丹燒金乘雲仙去其志之所

有者靡不振發之而草書奇屈如此寧謙退自晦無一字乎白集有懷素草書歌議者曰非白所作也真偽未敢論要是白無一語自及其書何邪會稽湖上記者賀監與斯人清狂捐落萬事願肯牧：收拾白藁草以欣戚耶靖康丁未

避地高郵任城二十二叔父命書

書與郭壽

高郵郭四叔名壽本名永壽遇師得術治瘡癰癰疽手出而愈不以醫自名也常恨賤無以及物幸此術以施所願焉特有所甚難者不惜高價畜方之真藥故其用藥與人同而功倍于人未嘗受人一錢以佐所費也僕去年冬自睢陽避金賊至高郵夏五月悲傷鬱塞中疽發于背賴叔脫死而生與叔語蓋類五戒道人有得於

中而忘於外者與僕將何以謝之而叔知之知所貴莫如文辭歎吾之言以為好于是乎書

二硯銘

表弟盛元緒朝議有歛石硯二憐予脫身兵火之中欲以見歸其一大質而小文製作直而樸見者醜其質而不知其有文也其一象鼎之形而象以螯目之夫鼎螯之相去豈不遠哉奈何辱之以名邪或辱以名或醜其質則二者曷留予於是摩挲而嘆曰老矣不循世之名不歆吾

之寔無物而不可處也吾第方御今上名而謹寔
俱思去焉可也

題劉器之與陳止之書

劉六器之尤忘年下士其字畫出於宣獻公皆
與時異尚云建炎二年戊申三月二日晁說之

題

御今上名終追遠見於若人矣今誰復為此公興嘆

哉建炎二年戊申三月二日晁說之題

題宋宣獻帖

常山公有書名一時蔡君不能揜也茲二帖益
重吾兩家事契哉建炎戊申上巳海陵旅舍晁
說之題

題陸子履帖

陸子履少有書名而晚年名似減何也惟歐陽
公始終眷：于斯人耳建炎戊申上巳擁火海陵
旅舍中晁說之題

跋无咎兄所作李季良字存

說子獲觀季良父詩後數日觀此存重增嘆息

建炎二年戊申三月九日海陵旅次

題石曼卿送周卿遊邊

觀曼卿書想見其談兵雖范文正公不能折也
要在尹師魯頓挫耳清明後一日箕山晁說之
題

跋沈睿達寫苑園圖

治平熙寧間睿達書名自浙江振京師誰知有
東坡書哉况又十五餘年後稱黃魯直書至于
內人裙帶事識者猶為睿達嘆息之建炎戊申

清明後一日箕山晁伯以父

題李擇尚書宣諭

卿博通史學入待金華多所發明深副虛寧
祖宗時講筵尚耆艾相與尊先儒不過明訓詁
有聽而無難不足于言而有餘于行進退容止
肅如也當守望之寧待其言之華哉近時務以
英俊為講席之寵悉反舊制如元祐中李尚書
之口宣當上之史官建炎二年二月壬寅海陵
旅次晁說之題

題張恭然清白堂記

唐陳子昂呂溫皆自銘其世德云取法于古人而世人無知吾家之所積者恭然于清白記何嫌建炎戊申四月癸亥嵩山晁說之題海陵旅舍

題僧希白摹法帖

僧希白書豪放自得恨卒生功淺乃手摹內法帖而不能沒其俊氣東坡果不喜王著之拘而喜白之逸戊申七月二十七日海陵旅舍伯以

父

題晉上人智果帖

建炎二年戊申七月二十七日天台教僧老法筆海陵旅次題

鍾王筆法隋人所得與唐人不同大抵隋多鍾而唐多王耳果師當在永素之間視懷仁輩如何老法筆再題

予得此書三日不病餘尚何言哉立冬旦日旅次西齋

題周景夏所藏東坡帖二

予嘗謂古人因書而得名後人因名而名其書
李德素一時高士也善能評魯直書云建炎二
年戊申七月三十日嵩山晁說之海陵旅舍
蔡君謨死後宋次道陸子履獨擅書名既而沈
膺達書得名甚峻于時未有一人稱東坡書者
公方日奏忠言犯時禁忌其名自有所在而未
暇以書稱也逮公書名出而大雅君子傷之建
炎二年戊申七月三十日嵩山晁說之海陵旅舍

題

跋趙清獻帖與故人周尉之子六秀才
帖

清獻公之帖豈獨為周氏之榮于時邦家朋友
故舊風俗之美公之力頌弗多邪建炎戊申八
月一日嵩山晁說之海陵旅舍題

題趙清獻與周彭澤詩

此詩其傳則清獻公所作彭澤君之誌非略也
建炎二年戊申八月一日海陵旅次嵩山晁說

之題

題蕭詢筆

海陵蕭詢少能識毫作筆輒嘆曰小藝自有微
妙處我自不能到其處耳世豈無其人哉乃遊
宣州見諸葛言潤州見陶穎常州見許遇而蘇
州仲璋俞俊杭州李正方秀州沈明和州柳載
皆身享其人心其法以諸家之善一日歸鄉中
旁郡邑舊有名者往之忌之而不敢疾也詢既
有以動其本色人則彼食鱸者



文集卷第十九

傳

楊雄別傳上

嵩山景迈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周幽王封宣王子
尚父于楊號曰楊侯其後并於晉河東楊侯子
孫遂以楊為氏雄本晉之楊自其五世祖季徒
諸蜀雄少而簡易清淨好古學從同郡嚴君平
遊顧尚好辭賦宗司馬相如嘗嘆曰長卿賦不

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初相如與枚乘孽子
臯思敏疾相如頗淹遲有以二人問者雄
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而
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大冊用^相如然帝于辭賦自
俊捷亦苦相如之艱嘗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
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
耳蓋相如亦自謂有所短而雄之論乃如此雄
嘗作縣却銘王伋頌階闥銘成都城四隅銘蜀
人有楊莊者為即誦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
相如雄遂以此得見待詔承明之庭時永始四
年也雄年四十矣帝方以正月郊祠甘泉詔雄
賦甚遽雄蒼猝應詔其賦極瓊瑤盡誠戒之義
乃三月帝帥羣臣橫大河湊派陰以祠后土雄
又作河東賦以帝好廣宮室又作子虛賦以諷
戒帝多玩書善雄賦頌出入遊獵雄必從十二
月帝縱胡人羽獵雄因作羽獵賦雄既待詔歲
餘給事黃門為郎後一歲帝又命雄作繡補靈
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帝得之喜甚當時之語曰

玩子雲之篇章樂於居千石之官西羌嘗有警
帝思將帥之臣追美趙充國詔雄即未央宮充
國圖畫為頌綏和元年秋帝大誇胡人多禽獸
復幸長楊縱胡客大校獵雄復作長楊賦上之
以以諷帝雄為即時自奏少不得學而好沈博
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晚直事度得
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
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渠時京師班嗣者右
曹中即將遊之子顯名當世遊嘗賜秘書之副

而嗣為人好賢從雄遊雄由是內外之書無不
觀矣然非聖不好也時人稱雄曰西道孔子有
張子侯者問沛郡栢譚曰楊子雲西道孔子乃
貧如此譚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
為魯孔子而不能為齊楚聖人耶王公子亦問
子雲於譚曰漢興以來未有所人雄雖甚貧
而輕財惠利無所事於世作逐貧賦以自見曰
揚子遁世離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隣垣
乞免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群聚惆悵失志

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
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居非近隣接屋連家
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為
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禍不完人皆稻粱
我獨藜食貧無實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為粢
不槩徒行負債出處易以身服百役手足胼胝
或耘或耔霑体露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
安在職汝之為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
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
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沈載浮
我行爾勸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
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
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宗其明德克佐
帝克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爰及季世
縱其昏惑饜饕之群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以傲
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杯酒為池積肉為嶠
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訾處君
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堪暑

少而習焉寒暑不感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貧類
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
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
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
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
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
人皆媚之以貴富雄獨安于郎署而大覃思渾
天或者信蓋天之學詆渾天雄乃發八難：蓋
天以通渾天云日東行循黃道晝中規牽牛距
北極北百一十度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并百
八十度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
度今三百六十度何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
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
亦五十刻何日入而星見日出而星不見即斗
下見日六月不見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
六月今夜常見何也以蓋圖視天河處斗而東
入狼狐間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周天
二十八宿以蓋圖視天星見者常少不見者常

多今見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而兩宿十四星
常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天至高地
至卑日託天而旋可謂至高縱人目可奪水與
景不可奪今從高上山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
上行何也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近
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視蓋撩輿車輻間近杠
較密益遠益疎今北斗為天杠較二十八宿為
天撩輻以星度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倍今
密何也時獨栢譚信雄學與譚嘗同奏事待

報坐西廊廡下以寒暴背雄語譚曰蓋天以天
如推磨石轉而日西行者其光景當照此廊下
稍而東耳不當拔出去拔出去是應渾天法渾
為天之真形于是可知雄按渾天著書曰大玄
曰玄也者兼天地人之道而天名之或曰述而
不作玄何以作雄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或曰
玄何為雄曰為仁義或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
雄曰勿襍而已矣雄于玄用思甚苦嘗夢吐白
鳳集玄上久之而滅或曰無為自苦故難傳當

時儒士劉歆張竦輩雖與雄善獨于玄弗好也
雄知時人所好在彼在不此乃作太玄賦曰觀大
易之損益兮覽老子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
察吉凶之同域噉：著乎日月兮何聖人之暗
燭豈愒寵以冒宄兮將吃齎之不及若飄風不
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隱而輒息兮火猶熾
而速滅且夫物有盛衰兮况人事之所極矣貪
婪于富貴兮迄喪躬以危族豐盈禍所棲兮名
譽怨之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合肥而見炳
翠羽傲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聖作典以濟
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為綱兮懷忠貞
以矯俗指尊達以誇世兮疾身沒而名滅豈若
師由研兮執玄靜于中谷納鳩祿于江淮兮揖
招喬于華岳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水以濯足
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翱翔乎碣石忽萬里而一
頓兮過列仙以訖宿役青要以承代兮舞馮夷
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芝
英以禦肥兮飲玉醴以解湯排閭闔以窺天庭

兮騎駢馳以蜘蛛載美門與儼遊兮永周覽于
八極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
羊兮鸞鳳高翔戾青雲兮不卦罔羅固足珍兮
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英魚腹兮伯姬
曜名冬厥身兮孤竹二子餒首山兮斷跡屬婁
何足云兮譬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于是執太
玄兮蕩然肆志不拘學兮獨鉅鹿候芭授玄于
雄為玄章句相譚亦好之然不若好雄賦之甚
也譚嘗問雄曰何以能賦雄曰能讀千賦則善

初雄因成帝嗜酒作酒箴以諷帝曰觀瓶之居
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
水滿懷不得左右牽于纏微一旦重礙為虎所
羈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滑
稽腹如大壺晝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
于駕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
乎時杜陵陳遵放縱於酒見雄賦大喜謂所友
張竦曰吾與爾猶是矣故其因人問賦可以諷
乎雄曰諷則已諷而不已吾恐不免於勅也又

有問雄少而好賦者雄曰童子彫虫篆刻壯夫
不為也蓋其晚年言立明教絕意於賦不復為
矣因時人問答著法言十三篇明帝皇之道而
廣大幽微備矣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
哀帝時被疾或言曰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
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
問公卿諸公卿亦以為虐費府帑可勿許單于
使辭去未發雄上書諫帝以為六經之治貴于
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

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
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
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
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百
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家不
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本亂未戰以遏邊萌之
禍書奏天子感寤台還臥奴使者更報書而許
之賜雄帛五十疋黃金五十斤雄視朝廷綱紀
紊亂知言之不行而不言然獨見機會之決弗

得弗言也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教各
令說字於庭中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以續
蒼頡篇又蒼頡字重之複者凡八十九章雄善
書在西京時以書稱者蓋寡前有司馬相如張
敞嚴延年後則史遊孔光劉向雄及陳遵雄久
為郎校書麟閣見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郎衛卒
會者常提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異語歸
即以鈔摘次於槧積二十有七歲而書成名曰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方言者蓋爾雅
之流也時茂陵郭威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
制而有張仲孝友等語疑之以問雄：曰記有
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來遠矣自古學
者皆云周公作當有所據其後孔子弟子游
夏之傳又有所記以解釋六藝故有張仲孝友
等語

楊雄別傳下

劉歆聞雄作方言移書雄曰詔問三代周秦軒
車道人使者八月起路策代語僮謡歌戲欲得

其最因從事郝隆索之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
者歆先君數為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集訓
詒會成帝未以為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于歆
身修軌不暇何惶更創屬聞子雲獨採集先代
絕言異國殊詞以為十五卷其所解畧多矣而
不知其曰非子雲濬雅之才沉鬱之思能經年
銳精以成書良為勤矣歆雖不講過庭亦克識
先君雅訓三代之書蘊藏于家直不計耳今聞
此甚為子雲嘉之以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于
殊語欲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
知譟俗適子雲獲意之秋也不以是時發倉廩
以振瞻殊無為明上以忠信明於上下以置思
於罷朽所謂知畜積善布施也蓋蕭何造律張
蒼推曆皆成之於帷幕貢之於王門功列於漢
室名流乎無窮誠以陰秋之時收藏不殆飢春
之歲散之不粒故至於此也今謹使寮人奉手
書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謁令聖朝留明之
典雄報歆曰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

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
訓所不解嘗聞先代輔軒之使秦籍之書皆藏
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
有嚴君平臨邛林閣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輜
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
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
耳翁孺略有梗概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
子魚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復論思詳悉集之
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奇之常為雄言
其文及其先君喜典訓雄以篇目頻示之伯松
曰是懸諸日月不利之書也又言恐雄為玄經
由鼠坻之興牛場也如其用則寔五稼飽邦民
否則為坻糞棄之于道矣伯松與雄獨何德慧
而君與雄獨何諧隙而當匿乎哉其勞戎馬高
車令人君坐幃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
於昆嗣言別於漢藉誠雄心至精之所想邁也
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雄少
而不以行立于鄉里而不以功顯于縣官著訓

于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為事試從而就之不
可以怠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此又未
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
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唯執事者圖之長
監于規繡之就死以為小雄敢行之時欲為王
莽國師威權可畏而雄之辭如此蓋明其心不
與歎也然當其時士皆言符命勸莽代漢唯恐
其晚前後封侯者百數其不附麗者莽輒殺之
雄為朝廷聞人既不言符命然不可以默逮

莽既僭乃奏劇秦美新一篇劇秦之慘酷而美
諸新待新猶秦耳甚莽方自聖而弗寤也先是
建國五年元后崩莽詔雄作誄有曰漢廟黜廢
移定安公皇：靈祖惟若孔臧其言亦無阿倚
特以耆老久次為中散大夫雄見莽更易有官
變置郡縣制度大亂士皆忘去節義以從訣取
利乃作司空尚書光祿勳衛尉廷尉大僕司農
大鴻臚將作大匠博士城門校尉上林苑令等
箴及荆揚兗豫徐青幽冀并雍益交十二州箴

皆勸人臣執忠守節可為萬世戒先是雄在蜀時嘗著蜀王本紀蜀郡賦以極其山川地里人物之實又嘗錄宣帝以至哀平紀傳皆備其後班固因之嚴遵君平高蹈之士也雄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北陵李辟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為惠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誣也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君平相見欲屈以為從事卒不敢言乃嘆曰楊子雲

誠知人可謂哲矣雄同郡里中田儀與雄幼稚交後雄舉之於朝久為五官郎中以私得罪時舉儀者皆懷被佞眉以自恐恨劉歆亦為雄云云雄曰儀舉至日雄之任也知人之德克舜猶病雄何慚為議者終多雄之知君平而不以田儀累之也孔子元者孔子十七世孫也為郎校書七年官不益或譏以不恤進取獨雄與善山陰陳翬有義行名未振雄上書薦之于是聲名粲然傳世矣仕至太中大夫潞水令立好學知音律

善屬文然無所矜式雄獨知其才而病其學之
不適正知之而弗好也蓋雄之好惡不苟如此
及於法言稱谷口鄭樸子真蜀人李弘仲元與
嚴君平蜀人聞之有

願載名於法言者

雄謝之雖林翁孺猶不得與也甘露元年戊寅
鷄鳴雄生天鳳五年四月乙丑晡卒葬安陵阪
土侯芭相譚共為治喪朝臣郎吏及諸公遣世
子來會送甚盛譚為歛賻起祠置堂芭負土作
墳號曰玄冢與譚守墳如子禮雄有子曰童烏

九歲與玄文先雄卒雄比歲亡二男竭力歸葬
於蜀雄由是益貧及雄卒不能歸葬而妻子孑
還自長安

嵩山晁說之曰楊子傳孔子之道立言明教宜
其行事甚大昭著無遺而有不見于本傳者得
之于諸子書傳記回次第之為別傳焉有與本
傳異同甚者疏之雄為郎不願受奉以視無仕
進心幼子卒而必經紀及葬于蜀以視不終長
安故守一官而閱三世不遷現其人豈詣行在

獻賦者而本傳言奏甘泉寺賦蜀人楊莊誦雄
文于成帝：因徵雄待詔而肯為王音門下吏
耶至于授閣事余亦疑焉而世已有辯之者

李挺之傳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
為人朴且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伯長伯
長性亦嚴寡合雖挺之亦頻在訶怒中挺之事
先生益謹嘗與參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時
蘓子美亦從伯長學易其專授受者惟挺之伯

長之易受之种征君明逸种征君受之希夷先
生陳圖南其源流為最遠究觀三才象教變通
非若晚出尚辭以自名者挺之初為衛州獲嘉
縣主簿權共城令所謂康節先生即克夫者時
居母憂于蘇門山石源之上布裘菜食且躬爨
以養其父挺之叩門上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
果何以康節曰簡策迹外未有迹也挺之曰居
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
理之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康節謹再拜卷

受業於書則先視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世所謂康節先生之易者寔受之挺之挺之器大雅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榮進友人石曼卿獨曰時不足以容君：蓋不棄之隱去再調孟州司馬法叅軍時范忠獻公孟亦莫之知也忠獻初建節鉞帥延安送者不用故事出境外挺之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居頃之忠獻責安陸挺之訟檄見之洛陽前日

遠境之客無一人來者忠獻于是乎恨知挺之之晚友人尹師魯以書薦挺之于葉舍人道卿因石曼卿致之曰孟州司法叅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為古文章語直意遠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沫所蔽品目而安于卑位頗無仕進意人罕能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于世必過人甚幸其貧無資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成之曼卿報師魯曰今之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是師魯當盡

心以成之者也。延年素不喜屈謁貴任，以挺之
之書凡四五至，道卿之門通焉。而後已。道卿且
樂薦之，以是不悔挺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
五人，改大理寺丞。為繼氏令未行，會曼卿與龍
圖閣直學士道路，調兵河東，辟挺之。澤州簽
署判官，于是澤人劉仲更從挺之受曆法。世稱
劉仲更之曆遠出古今，上有楊雄、張衡之所未
喻者，寔受之挺之。在澤轉殿中丞，丁母憂，甫除
喪，暴卒于懷州。守舍時，友人尹子漸守懷也。寔

慶曆五年二月，子漸哭挺之，過哀感疾，不踰月
亦卒。挺之葬青社，後十有二年，一子以疾卒。又
二十有四年，有姪君翁乞康節表其墓，曰：求於
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

嵩隱是說之曰：士生而不能以其所學及乎世
死，又不得以名覺乎後之人，豈大雅君子之志
哉！李先生者，師事穆伯長，友石曼卿，尹子漸，師
魯其為弟子者曰邵康節、劉仲更、側聞史氏為
六人者，立傳獨不及李先生，何耶？輒論次以待。

他日史官採擇

河南邵伯溫曰李挺之康節先生之師也昔嘗聞之先公曰挺之與尸子漸貌相類又相相友善挺之死于子漸官舍子漸哭之慟遂得疾以卒嗚呼二人者乃所謂朋友歟

墓表

嵩隱長子墓表

嵩山晁說之長子公壽字平子大觀元年丁亥疾病中改名公艾生於昭德故廬時元豐八年

乙丑少敦庵有成人之氣象方年十三四寺庭游行多得古書畫以歸嘗欣然視予曰是北齊楊子華勘書圖中一幅也博古者驗之猶信雖幼善用硬黃影榻古法書予因見澗上陳叔易寫科斗古文頌苗心願學顧非宜教童子者則乃輒自能為文外作五字詩往：有合處時學李賀歌行亦不凡每讀禮記嚴於陸氏音其義說制度根柢鄭氏孔氏不苟異妄從蓋其志不規于舉子事業也聞則泛觀務博庶幾可與學

士大夫語言予知其所能者如是而止也逮其
既卒余親為料理其書篋見其簡牘之志甚大
有數巨編正書細密是謂資治通鑑鈔蓋其中
夜燈下之功予悲怛于是增甚久不能忘也其
卒在陝州芮城年二十有三丁亥六月丁巳也
是年之春暴得嗽疾恐貽父母憂強忍不以言
既不能離枕席父母始往問所苦必曰今日少
損亦未嘗不巾櫛也一日私語其妻子曰我死
笑謂父母何至死不復它日方其未病時予偶

輿論近世人物白首而不遭者或咎諸人彼天
不得壽者又將誰責如吾家微之光道與之繪
道王文正家慥予顧原武小邢廬山劉和仲皆
奇才也吾兒輒愀然不悻曰是教人者何恨往
往見稱于東坡諸公余當時不知其語不祥也
今復忍追恨矣母盛氏自芮城歸其柩于東里
祖塋政和四年甲午四月乙卯葬于祖塋東第
二域之甲穴妻賈氏女三歲曰鍊師男方生六
月名子健

邢惇夫墓表

邢惇夫名居實生數歲以奇童稱連年十四五讀書已甚博其年十六七文章各擅躋制十八九則論議凜然自成一家法甫年二十而病不起矣國中之士識與不識無不嗟惜痛恨有為其父尚書公相持而哭于數年之後者惇夫身幹如尋常男子而廣頰大口眸子炯然精神虹舒霞舉也韓少師見其童兒時異之許妻以孫女元豐中孫莘老李公擇方宦于京師惇夫游

二公之門二公待之常若不足一日侍孫公談春秋是孫公之所名家者引類及南史人物又入于北史惇夫種節調理無少前却段似之語是時孫公鬚鬢皓白為秘書少監與惇夫相對若翁孫然既而黃魯直自吉州太和縣移德州總平鎮過京魯直有書稱是以道論士三人其書今行于世所謂三人則惇夫陳無已江子和是已^元祐之初海內流落望實之士中都畢集惇夫因得翱翔自振其才辯而師友日盛悉為惇

夫忘年也一時政事更張士大夫進退惇夫為之喜怒激昂有出于老成人憂思之外者每嘆曰當茲日也安得司馬公常存呂公無恙後來者其誰耶惇夫雖年少而知國家尚少則難處于前而貴老則難繼其後云惇夫大抵于不苟隨必援古昔極源流而公是非雖于其大人則亦唯義之從惇夫卒於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尚書公謫隨州時尚書公親問其所欲于垂絕之際魚化唯曰乞黃魯直狀兒平昔以累孫莘

老銘之有不肖之文存焉則晁無咎宜為存其後余兄無咎題惇夫南征賦曰昔杜牧不敢序李賀矧各惇夫年未二十文章追配古人克其志非肯為賀者雖然豈敢負其將死之託耶魯直題之曰嘗序江夏謝景回師復遺藁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拆可為膏涕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甚似吾師復也東坡題曰江南李大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歟所為固未足也不然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惇夫亦云吾兄暨孫黃

俱不果成惇夫之所志惇夫二弟倜儻乃欲以
文表于墓則歸之嵩山晁說之又已累年說之
追念平昔與惇夫議論千百今不記一二徒可
相像于心目間而書讀唱和詩亦無復少有存
焉者蓋目飄流二十年之久也如復因循不如
其二弟之所請則他日使惇夫之所傳弥不著
者余之罪也以余之文淺弱使攬之者重於恨
於前日三公則予于惇夫亦未為無助也余嘗
謂趙括少談兵而父會不能難者非不能難也

不欲怒之也劉歆之異同其父向者非為斯文
也漢廷與新室不可並處也如惇夫于尚書公
則于斯文而不能難者是曾參之事點也非
曾元之事參也移此其忠願惟古之大臣哉嗟
夫古人之不壽者余得二人為王子晉年十有
五識聖賢治亂之源而極天人死生之符顏淵
年二十有九頽然陋巷之中有為邦之志夫子
告之以四代之禮樂所謂具體而微者果知顏
子哉其次則又二人楊雄之子九歲而存則玄

當著明無待于侯芭魏武之子倉舒十三歲而
存則漢之存亡雖未可知必不至于殺荀文若
輩矣則惇夫之壽夭所繫可勝言耶東坡貶英
州道符離予見之語及惇夫曰自是國家失一
文士于邢氏何有韓女先亡惇遂未及娶惇夫
有文集若干卷名曰呻吟集墓在大隈山前祖
塋之旁母趙氏宣和四年壬寅七月戊午朝請
大夫知成州軍事晁說之撰

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

晁氏東眷舒州郎中元配公孫氏第三子其字
次膺生而俊氣干雲霄直上與先生長者語無
難事識與不識見之曰是諸公卿之遠已學辭
賦于諸兄間日一再作而作矣京師秋賦而時
方以理財為新政主文劉貢父李公擇王忠甫
皆與丞相論不同試節以制度不傷財賦公遠
甚高礼部不奏名既而廢詩賦用新經義公曰
人各有才智而喜異也是不待一再作者主王
氏詩猶雜以毛公詩登熙寧六年進士科注單

州城武縣主簿時初遣察訪使出按郡國不法
遠途震恐其使京東者少年新進未更任任時
恃其兄參知政事與丞相方睦劾一路有幾人
可免不坐是人方仰公氣象而不得不聽其言
于是京東有寬政莫知其自公出而人被賜矣
以瀛州防禦推官知洺州平恩縣：濱河公與
衆樂遊而獨色憂曰河不決今年則明年乃舒
以調度民知無征而不知有儲也後有小兵之
役一道遠迓病矣而平恩之民因以嘆公神明
之政德之今不忘也代還其格礙不得改官以
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民相慶曰
平恩之父母也肯獨下以吾屬為莘人之子乎
公于莘得上下之欣喜而譽益遠在平恩時上
位居官如故而待公猶故舊朋友也置不舉屬
吏禮數而轉運使李楚老猶不平陰以怨提舉
保甲欽諾按刺公以保甲法時保甲法密秋茶
也孰非保甲法之罪人哉前日以公為才而肅
給異功狀者為今私不奉法而于時政有向背

矣獄具除仕藉居楚州大赦居兗州漸以還濟
州公裕然不以欣戚於去來曰吾不在不得自
致其身也邪公初於濟貧甚何心于吾富哉人
術甚踈而殆天有以富之也乃知天命祐之而
行者君子也公于是居閑將十年猶一日也視
一世之進退窮達須臾歎感塗上多平生
故人曰孰能為我注謝之嗟夫公能貧而富窮
以達使用其才于朝宜何如哉元祐初有理訴
所公亦未忍自棄於茲時也彼在位者乃不得
特恩洗滌公必欲以散官論如常法公去弗顧
曰知命乃為君子邪議者謂元豐多失士而元
祐之失士亦不少也其在公特不仁者顧不豈
有一哉一林之木異質先代之材風雨既先摧
之孰肯出力以培之此君子之困幽谷所以不
覲三年也或終身幽谷而與林木處矣雖然使
公之官于朝也亦幾何時留哉識者謂使朝廷
之棄公不若公初自郤國棄之也聞者悲之公
閑居何以發揮其伊鬱侘傺之感哉自念離騷

之變國風宋玉景差之徒殆不知有國風者非
忘之也其後以宮詞為樂府者又自一離騷也
以故公于是辭有律呂矣其傳寢遠上達于六
宮會新作大晟府起黃鍾于上躬之中指棄
塞古今諸儒異同之論坐取三代以來鍾鼎磬
罍鏞鈇之屬毀而碎之視不復用昭陵留心
躬以封緘之品度亦不可存矣師臣末為此媚
上之術鼓舞天下要得天下咸知其不同起而
仕者必為我出也公乃被迅召入大晟府奉音

作為一時瑞物之辭乃還公承事即大晟府按
鼓律咸曰徹乎其衆望也蓋公於語言酬酢之
初失師臣之微矣是行也不知公者謂公喜笑
知公者為公恥之嗚呼前謂公仕于朝而達也
亦能久而待其才之輸乎彼李固杜喬輩於漢
祚三絕人君殘昏失道之時能為其次而不能
為其上五王黜周后及唐帝歛天下之情而一
日身之敏矣然能勇決于臨事而遲疑于來事
二者相望于千歲而不保其躬卒貽後世紛紜

之大患則一也公有以當斯任也必見功烈之
出非常而不終日矣其他脂膏之厚薄尚敢為
公陳哉有以樂府辭為公稱者重可悲乎公政
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于昭德外第寔
至京之踰月也娶梁氏男三人益之觀之同之
女三人壻曰滕伯奇翟光弼馬承休以其年九
月十九日葬魚山世墓之次後十有三年說之
避地海陵乃得論次表公之墓如上建炎二年
戊申九月甲申從姪具官說之撰

宋任城晁公墓表

公諱仲詢字芻民本澶州清豐之晁至公七遷
而為任城之晁曾祖諱佺贈太師中書令祖諱
諱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考諱宗厚直州
軍事推官母黃氏以年特恩封壽光縣太君公
生而異群兒出言甚大自謂必能有成昔年十
有五從其兄丞吉州太和時黃魯直知縣事一
見公竒之其初見暨別皆有詩而唱和于其中
間者則多矣有云嘆君豪甚倚天劍又云見君

有家風懷挹如水清特其存而不泯者云耳今
其字芻民者魯直序而命之也越明年去親剛
遊太學群四方之士試而為第二人其居太學
者十年單棲猶遠方後門寒士而未嘗妄出為
人一飯留也固無久太學諸生好遊之常能其
初歆為太學之行也于故人所贈金不得辭剛
席其牀下而去凡五試禮部不奏名退歸任城
事親而樂焉嗟乎任城可居而公無銖兩以居
之也公自為言曰士之孝則吾豈敢若因天地
之道利謹吾之身而節時之用以脩吾親之甘
旨者庶人之孝也吾敢何不勉由是公有富之
名而燕四方賓客不問于三日也勤施遠近之
遊子必頷彼之意而不顧室中有無也禮文儀
物行於宗族者隨歲時寒暑酒炙行焉率以為
親庭之樂也故時大家之風流亦于是字可見
矣人蓋以富稱公而公富之逮公貸錢以奉壽
光之葵并舉族人之旅瑣十數于是人始嘆公
之德字難窺也蓋公風儀凝重不妄言笑一喜

怒猶儼若也大抵非累世積善之家不生絕俗
積德之子恭惟中令生唐末天祐長于中國亂
亡之際歷五代百戰之煙塵而能保其上世之
詩書不改其馮掖之舊若仕則吾不能彼親舊
必以聘我則從之亦不能久我也寔生三子其
誠孝直方一德猶一人也特其仲子文元公達
而顯于朝伯侍郎公季尚書公不達則在御黨
郡國為顯人也惟我三祖同德而同慶後之子
孫亦均被其澤公祖尚書公不忘文元公之典

刑尚文莊公之珪璋使公壽而仕必克顯矣視
其晚暮以年格僅釋褐不亦傷乎說之不肖竊
以謂夫子特與曾子論孝之後羣弟子乃起而
各有問焉不然羣弟子之舊聞夫子有語于曾
子者亦春秋之常事也孰知孝德之辨深矣我
惟神明其意默不待問者曾子之孝也意已至
而德未安必待問焉者羣弟子之孝也恭惟公
之德備矣特歸之于孝而得曾子之孝也公勤
于壽光之封乃以鄉里小兒之所歆而謹歆之

不知于吾親吾學果何如也殆類彩衣仆而免
啼孝乎因壽元之封而論晁氏之積善豈不本
原之哉乃遠不自于中令以基之侍郎文元公
尚書以崇之文莊公以大之則曷以知公德之
所植哉松生古澗千尋之底而不試自與清風
期也卒政和五年四月二十日年五十九葬濟
州任城縣諫諫卿魚山寔其十一月丙寅娶鄭
氏男三人端規端短端準女八人婿曰迪功郎
東道總管司幹辦公事張表臣承直郎京東：

路安撫司幹辦公事龐孫孺登仕郎閻丘公肅
進士閻丘公禧進士閻丘公連三早逝孫男三
人宗之勝之曦之孫女一人公之三子聞母夫
夫訓曰尚德而傳可久者文也時無其選擬命
說之表公之墓固不敢言文而亦知嘆曰公如
得以卿大夫之孝輔 本朝以孝治為家法之
隆上尊 吾君宗廟之榮下永百姓父子之慶
則其在晁氏者可忘言矣又何敢辭建炎二年
九月九日族姪孫中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

舉杭州洞霄宮說之謹述

墓誌銘

江子和墓誌銘

君諱端礼字子和一字季恭始江氏自漢轅陽
侯德為陳留圉城人祖諱休復仁宗時修起居
注有重名考諱懋相朝散郎子和生而沈粹年
十七遊太學為同輩敬憚獨裕然不肯就公試
或試則居上列常嘆曰是不足學也令人慙耳
方是時東坡謫居黃州子和特傾慕之以書講
學為子和于一世德名人皆願從之遊聞人毫
髮之善汲、稱道惟恐不及蓋自其舍人之風
流為然子和學詩律于黃魯直論經行于徐仲
車為尤謹二公俱以子和為賢此二公者他人
或不能兼善其家法也方舉世不為春秋之學
時有六合崔子方伯直者世莫知其為人子和
一見而定交曰此吾之所學也願與子共之伯
直遂因子和得名于諸公間子和之志行遠矣
哉其事親孝能色養教二弟必欲與已同善然

諾謹于僕妾不悔乎童稚終日在閤室無情容
如天使而壽且仕宦得時為祭酒為御史大夫
勸講金華則優矣不幸年三十有八以紹聖四
年七月二十三日疾不起娶王氏能為子和躬
勞苦先子和卒再娶張氏子男三人女二人其
二弟端友端本今俱以文行稱二弟哀子和之
遺藁為集若干卷子和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
乃作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
謂君先之也魯直則曰子和文辭簡理似尹師

魯以崇寧五年五月十五日從葬于陽夏先墓
之次崔六合為行狀黃州潘邠老歆銘之而邠
老率宛丘張文潛又歆為銘會文潛病不果說
之亡弟歆之光道與子和早相善因得子和在
兄弟間乃為之銘曰

天何為哉嘻善士植：少茂忽以折不使究極
能歿世或如好之聊嬉戲波頑尤狠天亦畏一
既生之莫敢斃又且富貴如其志子和九原何
所遺漢轅陽侯百世嗣

壽昌縣君劉氏墓誌銘

齊安江使君諱懋相之繼室曰壽昌縣君寔墨
莊劉氏也皇考司封員外郎諱故司封之從父
兄翰林侍讀學士作春秋劉氏傳者當時以字
稱之曰劉原甫江隣幾至今聞之者凜然有生
氣夫人劉原甫侍讀家女嫁為江隣幾舍人之
子婦其耳目聞見孰非名教禮度事加之夫人
天資靜密醇素真如夫人上世所稱古列女也
哉然夫人猶恨歸江氏時舍人捐館已久曾不
及一日之養每遇薦新享歲事則未嘗不感恻
加敬折旋于爨燭戶牖間自移其事生之意以
為禮文也有故老能談舍人及永嘉郎夫人舊
事細及起居狀則夫人謹事其語以之輔佐使
君教諸子曰是江氏家法也願共守之不懈使
君罷官青龍邑民獻果棗籍黃金以使君命納
舟中夫人視之驚曰此何物須使君來詰其故
乃更教政不得直之寃訟來謝耳遽并斥之使
君卒齊安吏民合賻甚厚夫人涕泣曰豈徒吾

心有不可耶將不恥使君平生之操歟吏民相
與嘆息徘徊莫得其涯而前夫人自少衣綸翟
珥不肯華侈逐時好其言動若有尺寸可絕墨
不忒朝夕平居一室歛足正坐澹然終日更祥
暑儀容亦甚整如對嚴賓而陰議論皂白一時
士大夫毅如也自使君卒其家事則或不專焉
必諸子之待曰吾有子賢夫人寔能器其子而
責之甚遠蓋夫人之識度然也端友等一日白
夫人曰幸見聽敢有言夫人笑曰不歆從科舉

乎是吾素已疑之矣且汝兄力學能文屈于有
司者二十年常為予言有司待士之禮薄而法
益苛愧之終其身汝等尚少而亦能不樂于此
乎第汝安則吾何有以故端友與其季端本俱
遂優游于園城教誥之田人多高之夫人年六
十有九崇寧五年四月戊子以疾卒五月戊申
祔夏夏先塋使君之墓連葬亦夫人平昔之志
也男三人長端礼早卒次即端友端本女三人
亦皆令淑宜其夫家既葬端友哭曰吾母曾參

范滂之母也人或言我非夫人之子我不知我
與季有異同于吾母也既而得其所生陳于京
師且言兒生甫三歲媪去江氏今三十年矣端
友于是哭益哀殆不勝喪求其宜銘者說之大
父金紫與舍人同館相善寔爽世之好乃為之
銘曰

周道既衰閔睢思古漢至更生乃傳列女寧自
知其後世真有顯家之媛如當時之所序墨莊
之榮耶圍城之興耶是寔儀範海內為婦為母

頌惟附我賢使君越百有千年不得而稱之曰
江母之墓

宋故朝請大夫管勾舒州靈仙觀驛都
尉段公墓誌銘

公諱興言字彥昌始段氏得姓自段干木之後
徙武威為武威之段世以忠武有聞人漢金城
太守會宗唐太尉秀寔其貴風又特高矣唐禮
部郎中蘇州刺史同泰始為滎陽中牟人公之
先晉天福中自渾河川內徙為汴人公皇考光

祿卿贈太尉聿葵公皇祖三珏借職閬州監押
贈監門大將軍重進于鄭又復始為鄭人公從
光祿任為太廟齋郎調嘉州龍游縣尉終更就
辟尉捷為遷成州軍事推官再佐文州改宣德
郎知河中府猗氏縣轉通直郎賜五品服有勲
官監延安府折博務轉奉議郎勲亦一轉今
上即位覃恩轉承議郎通判邠州軍州事又倅
耀州餘年自謂不任事乞閑得管勾舒州靈仙
觀凡以賞官五轉至朝散大夫勲三轉至騎都

尉大觀三年三月己巳暴得疾卒于鄭年七十

歲公為人質厚廉毅非有意于寡言今上行而

天資不以利欲自遷而然倦々輓々終日若無

所與于人間者人于公始以難親而忌之卒服

其常而畏且譽之公既以是有家而其居脚党

從官蒞政無險夷率一執轍而未嘗軒輕也捷

有沐川蠻酋款以譯官失職為亂遠近恐甚公

曰何害匹馬走溪洞喻之曰譯官一日信有罪

矣其如朝廷百年恩德何蠻酋相率慟而去公

即丁內難嘉人念公貧無以遠歸率贖甚厚公謝之再三曰非孝子待死之志卒不受一錢公在成州時元豐間有靈武之役使者委公掌兩川金幣于鳳翔以佐軍實有司以朱墨無前比環視不知所出公獨開暇先會其大數若干而前期枚屐以待之波執券劑譁然嚴軍法來者乃拱手有德色而去猗氏之政尚嚴而終不失古良吏之風以謂政事莫先于務農躬視種植之法及公受代而田野桑榆滿矣人稱之曰晏

林邵若耀皆環慶之衝西郵勁兵襟帶也公謹其倉庾而仁之進菜木瓜堊無一人止者公平居敝衣糲食無所嗜好每觀光祿翰墨遺簡則有綵衣兒啼之色若其親之存者此則反乎古人不讀其父手澤之說而同歸于孝也公娶王氏初封仁和縣君再贈長興縣君先公十有四而卒子三人宏假將仕郎案三班奉職環慶路第八隊將安尚幼三女長適承議郎通判揚州軍州事喻齊次適奉議郎知開封府咸卒縣

陳天錫次適假將仕郎張琥孫男五人女四人
皆幼宏等卜以六月甲申葬公于鄭州管城縣
懷忠脚青店里先塋之次琥寔說之出也狀
公平生來乞銘曰

有猗其枝有清其陰誰其思矣段公之林寧獨
猗氏所戾謳吟問何至然前修是欽段氏世家
誠信不疑輕兵深入定小昆弥老鸞持馬撫郤
亂師公之為政敢不肖之鄭寔故里鳩杖歸來
謂宜百齡忽其逝哉兆宅是安嵩隗崔嵬篆比

銘章究彼孔哀

王立之墓誌銘

士而憂心若思矯然不勝朝夕之憤而初不
為其身之私者古多有之顧今豈亦乏人哉晉
國王子野質為人清苦純淡視世事若無一可
以動其心者惟以善人君子亨否為已休戚以
故其仕屢斥抱羸病而卒河南尹子漸剛毅之
之士也或有不當其意者子漸嘆息憂悲發憤
謂生可厭而死可樂往哀歎泣下無幾何而

卒今城南王立之直方非有墓于此二人而性
義寔似之也立之任官視二人不及遠甚不足
為立之道而子漸卒時年五十歲子野卒年四
十五歲而立之：卒又少子野四歲是又為二
人而窮者歟立之少知自好樂從諸丈人行遊
其間見日博而日勵欲自置於聞人中其得四
方朋友日益加盛且多喜稱譽立之者立之於
朋友之善固自一毫不掩也立之無他嗜好惟
書夜讀書手自傳錄凡大編數十時遐荒窮海

有先生居焉立之身不出京師而傳彼所賦歌
詩獨早且多若與彼只尺居而手相授也立之
于人顧豈燥濕寒暑之異哉然非其所好雖以
勢利美官誘致之莫肯自枉也立之雖有先人
園以居而衣食才自給耳每有賓客至則必命
酒劇飲抵談終日無不頃盡若其大有力而饒
于用者由是立之好事之名得于遠近客有遊
京師而不見立之則以為恨已立之嘗以假承
奉即監懷州酒稅尋易冀州繹官亦僅累月技

勃歸待而不復更出矣凡十五餘年處城隅一小園中而笑傲自適如一日焉命其園中之堂曰賦歸亭曰頓有亦足以見其志云一時文人多為之作賦歸詩立之視朋友疾病死喪力竭勢窮而無厭倦意彭城陳無已卒于京師立之賻弔而割田十頃以周其孤多此類者立之得風痺卧病踰二年而家事日零落賓客來相問訊者幾希嗚呼不可惜哉立之病中取其平生書籍圖畫古器散之四方朋友無遺則其拳拳慕義樂善獨隆如此：事殆古人所未有也立之高祖諱頤祖諱仁皆國史有傳曾祖諱希逸故任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贈司空父諱棫故任供備庫副使贈金吾衛大將軍娶定安郡王宗絳女遂昌縣君再娶宋莒公之孫女二子曰恂曰毅女四人長適諸王孫士德孫女一人立之大觀三年三月丙寅卒卜以四月甲午祔二夫人葬于河南府密縣義臺御進節村先塋之次立之卧病久說之歸自閩中過其門往

問焉形骸非平日立之而口不能良言或艱出一語猶慷慨忠憤不少憊也且曰我有所作詩文他日無咎序之死則以道銘我是不可不銘曰蹈滄海深山蹇產苦辛以求厥志兮孰知有高風容與都城之士或轄擊磨車于聲利之塗以為口腹之利兮孰與壺觴不徒席而卒歲彼不朝夕或疢或癘或躓或劓兮又孰若令名芬芳乎來裔

文安縣子碩人范氏墓誌銘

太碩人范氏秀州華亭人父故任光祿卿贈開府儀同三司諱仲模母胡氏安定郡君追封榮國夫人榮國卒時碩人年十有四歲能紀綱家事憐其弟幼而撫厚之輒自喜讀書如成人開府每嘆曰若為男子范氏其不與乎歸吳郡陸氏歷戶部侍郎終寶文閣侍制歸師閔嘉祐中侍郎之父太尉公諱詵方被寵榮門戶盛矣然貧于清也碩人之初為陸氏婦既不矜其榮華又亦不厭其貧至瘠已以為宗族之腴其後太

尉公與其姑昌國太夫人不恙疾侍即持使節
坐謫籍中家人亦莫知其貧而各職其分者頌
人素能貧之力也未幾侍即出入復顯榮廷若
可豐目入時好者頌人曰何物能易吾之素耶
迺率是志教諸子論語毛詩皆其口所指授而
諸子易以立諸女相與鷄鳴而起曰可不勉哉
吾母如何吾曹當如何大觀二年二月甲午卒
于子長安官舍年六十有九或曰頌人晚學佛
疾病時頤左右曰吾觀華嚴經前日至第十八卷

若其為我終之語竟而卒是則簪紳先生難言
也男四人方彥懿州滄陽縣主簿先頌人十九
年卒彥彥朝奉即惇彥承議即頌人卒後八年
相繼而卒欽彥奉議即勾當在京諸司糧料院
女四人壻曰承議即監在京左藏庫岑稜奉議
即韓玳朝請即權發遣興化軍府王傑朝請即
晁詠之孫男五人且假將仕即景假承務即景
登仕即是早皆將仕即孫女一人欽彥卜政和
七年十月甲子自開封侍中之墓改葬于鄭州

新鄭縣旌賢御禮也太碩人政和四年追封也
初以元豐四年封德安縣君云銘曰

春葩方榮以傲風雨有寔必異碩人為女既其
有行蘋蘩夙莫不修其貧碩人為婦吾兒詩書
吾女管綏吾髮皓然碩人為母生名房閨死傳
區宇新阡弥吉吾銘敢海

承議即陸公墓誌銘

君諱惇彥字德克吳人自其祖徙開封曾祖工
部郎中直史館贈工部尚書諱若冲祖龍圖閣

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太尉諱詵父朝請郎克
寶文閣侍制贈正奉大夫諱師閔母碩人范氏
德克生而沈厚寡笑言元豐中侍郎使蜀德克
尚幼也閉門謝諸少年讀書至達旦非母夫人
為之撤燭則不止長遊太學猶在蜀時獨處也
臣王氏詩再試禮部紹聖元年廷臣辭賦中第
調懷州武陟縣主簿侍郎秦遂管勾書寫經
略安撫使機宜文字隨府罷調京兆府藍田縣
主簿侍郎帥雍改鳳翔府整屋縣主簿遷瀛州

防禦推官知澶州濮陽縣丞辟監解州解縣鹽池兼知縣事未赴丁外艰除喪為從事即辟陝西路轉運司勾當公事累遷承直即丁內艰除喪遷奉議即為頻昌府司兵曹事未赴除監在京作坊物料庫遷承議即政和五年六月戊申臣疾卒年四十有七德充居喪類子羔官非其所宜尚何可為德充道者方德充無恙時自所鄙而不有之矣在陝西有三中貴人競興功利誠云博笑人不自重皆以必進滿意金帛爵秩

德充迺獨揣不敢前部使者怒之檄解積石軍軍須德充即日上道群秦隴岐鳳階成之民與共辛苦委曲利害日告之民始悟前日之非是相率日力期會欣然見之者曰自軍行來未之或有也德充形儀不彊時好日謂必多不如律令其繩墨不遺纖芥卒德之異于他人嗟夫德充而少施設宜如何哉娶榮氏安武軍節度推官存道之女榮卒時德充年甫四十而蕭然獨攬一室日未嘗留色日以終身雖深山習死之

士不是過也男一人旦從祖任將仕郎秀頴可
喜識者交譽之曰德克必有是子也德克卒未
踰年旦亦卒^年二十二歲德克弟欽彥呂政和七
年十月甲子改卜孝妣于鄭州新鄭縣旌賢御
德克迺葬其壬穴欽彥來求銘于說之說之初
見君長安曰吾鄉里姻婭之人也後數年見君
于京師稍來迺嘆曰德克瑚璉宗廟之器也又
二三年復見君京師往來益密嘆曰赤刀河圖
國器也將築室箕頽之間相與講學躬耕者

非斯人耶奈何今舍我而死耶竊惟廬山劉道
原之為人賢飢寒而不得衣之食之者太尉公
即挂時避道原從事溫公嘗稱之矣則其門
中有人物如此彼壽夭窮達則君子不敢知銘
曰

山鬼降兮鮭飯何所施兮瑚璉紛群至兮雞卜
波河圖兮白遠吾敢恭兮厥祖不我壽兮踵武
吾何恨兮有子又誰奪兮弗與可使絕兮不世
何可毀兮大器彼斯世兮壽夭億萬年兮誰嗣

吾自得考本末又何有分窮達嵩隗望兮新阡
鬱吾銘兮不沒

宋故承議郎知楚州張公頌人范氏墓誌銘

文正范公有子三人重望在巖廊威聲在疆場
大夫學士因得以窺文正公之鋒穎棟然：如
文正公之生不沒也或以寔德經濟或以雅量
表儀或以鴻才光輝公有季女或瞻于兄弟間
豈不是似也哉其年十有六既孤之五年也嫁

康節張公之季子諱璇元祐間以承議郎知楚
州捐館時家故貧夫人晚乃有田幾百頃夫人
幼女嫁宋景文諸孫顯年者同邑居未嘗私一
錢非儉也而卒莫能歸其所以富之術每過事
倉卒酬酢間暇有餘地不其才似耶夫人三子
威戢成先後卒于官夫人臨喪豈不及禮而哭
之不過乎情晚內在寢哭宋氏女亦知制宅事
尚何能推之者威卒江外歸航一日風浪不沒
者寸亦夫人中自若慰其衆人曰吾父吾舅陰

德在人可恃無恐不其量似耶張氏內外百口
畏夫人殆不敢卒視戡之妻乃夫人之弟龍圖
公之女也夫人不須史假以色前是教其亡長
女嫁韓中憲諸孫璉者必極其內外家法而夫
人終始自律其身平居不墮掃如齊德亦似哉
文正公于姑蘇建范氏義莊聞天下夫人抱病
久若辛呻吟中思為張成義莊終不辱其先正
也夫人則曰是楚州之志云其在嘉祐間康節
公參知政事夫人錫命服後以夫恩封壽光縣
君繼以兄丞相思特封和義郡君晚以例易碩
人病不起于政和八年七月壬寅年七十有七
服齊衰三年歲之子祺與諸弟類種桂兼柘卜
明年二月甲申祔楚州之墓求銘于高山晁說
之固辭之不能銘曰
昔者范張鷟太之期者不覺時之君子言之
私也今之范張盟以忠義申之婚姻既續既
昔遭時之君子風化之宜也為女為婦生而榮
死而安後人之誦者餘化之施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嵩山文集卷十九

文集卷第二十

嵩山景迂生是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提點亳州明道宮吳公墓誌銘

文肅吳公有子諱瓊字彥琳其發強剛毅似其先正而益崇辛不少施其同學家前人之光無待若辛如異日而專儒術排鋒之異端不自名臣故欲得公而書之者實難雖鄉里或終身莫

之知鄉老非無在位得時者亦莫能挽之以進
彼邊幅譽之士忌焉而不往臣一言蓋

猶不知公也賈侍郎見丞相政事堂曰吳璣難
進者願相公禮之以為多士勸丞相遽問公氏
族賈侍郎曰故資政殿大學士吳公子也丞相
異之曰是吾魏忠猷公三朝同秉政大臣之子
其可不用乃擢行大理寺丞兼右治獄聞者為
賈侍郎怒于色公曰如其素所閑習亦何嫌卒

辭之故丞光祿公曰是無足辭者在光祿軌度其儀雖貴近憚之有他丞相子為大官令勢出諸卿上辟媚謹謁公獨未嘗一與共飲食語言乃罷公亟事未幾丞相貶其子下吏治并及其前日得周旋者或不知公謂公可以辯其所以罷者公乃亟從吏部遂得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有部使者勢焰薰灼一時衆日之曰禍人也其天資好弱人自戲一見公之貌而疏再接其言曰屈卒茹以利則難且慚彼禍人者獨不肆螫毒于許人繫公陰賚之秩滿通判隍州轉運司檄隍之粟于極邊公不可曰隍人素貧幸無速斃之而且夕他州之饋道隍之境車音塵接知州武人亦為公惧而公特益堅賴朝廷之惠特罷是役而他州之民孤上恩矣隍人乃繪公像而祠之去隍之日毀三年公酒特契舉始知公前日不欲苟異撓衆今日能必行其志無得色調知郢州有蔡之富民李鑿者故殺人獄具而不承者再乃以偏郢鑿已逸其

證人矣公曰勿遽錮鑿以購亡鑿使家人訴于
朝提點刑獄失 朝廷肯乃不直公公罷所居
官久之 朝廷是公還公郢州公曰不辱尔無
能復濟漢水乞宮祠得挺點亮州明道宮時就
養于子浚復州司工曹事之舍政和七年丁酉
也七月己未公疾不起年六十有七積官朝請
大夫妻孔氏孔子四十五世孫中丞之孫侍郎
之女所謂六經之澤者亦于此在矣子二人浚
從任登貢士第科需早卒女五人壻蘓雍晁貫
之劉敏脩皆官人季未行孫男三人大方大端
大中大中將仕郎公以需之婦武早寡志節不
肯改行特先任之貫之妻曾子從弟之婦亦能
正辭氣令人信其內外家法則公之為政闔門
可觀歟前所謂卒不少施者非歟浚固能業其
家矣卜以宣和元年己亥八月中申葬公于東
阿先塋之次來請銘于說之說之念公實畏友
也每曰公之言行而得古人之風義為不少祭
公之文亦不為不知公者其言曰江漢濯之秋

陽暴之似乎曾子不越人之屨不履人之影似
乎子羔七十子之後學者鮮與之倫雖不道人
之善者莫之聞也公有文集十卷蓋有德者必
有文也昔公之弟瑄東坡先生嘗為作日喻衆
遂喜道其姓名如公者亦不見錄于東坡何耶
銘曰

魯禮未失周道豈衰是生君子與古人期古人
何姬我文肅公訓不遇庭自感于中有之似之
不約而一苟不其然易貴于德豈非大有食貧

不足言利則慚莫我能辱亦早于任周旋四方
彼弗我知于德于光楚丘年少政力有餘初無
學官匪我孰圖蓋治于穰歲稔督員曰符及賞
則隳其數策之蒲魚橫稅既絕策祖合肥殫理
亦辨刑辭而礼豈我所官亦莫我容斯道寔唯
曰許曰澤果何能申不狀不惧有思于人晚專
城即謂可少以既非復還非公所止何去而之
曰予白首窶而初仕始學南面此志抗敗敢保
而他公死不怨如勲業何世莫之安松楸于眠

有子若孫我銘之傳

宋故韓公表墓誌銘

有天下重望忠於君不顧其身而不以卿相為
富貴者其唯少師韓公乎有子宗文未試而卒
以孝聞有子璠承忠孝之慶少如成人任將作
監主簿年八歲矣稍長以恩召當西京崇福宮
紹聖元年以詩賦奏名禮部 上初親政策士
對曰國家承平久宜慮未形之禍禍既未形則
非言之可示也願今上其微不在左右近習乎

主司忌之而喜其文乃第諸甲戌之中是時名
璠字君表後改璠又以新令字公表除簽書寧
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辟簽書渭州軍事判官
廳公事丁父憂復仕當元符建中靖國之間君
子相賀曰吾時也公表用為正言司諫則可否
則中秘書可兩宰相有違言卒以自禍也知人
才而棄之不用公表乃道判保州作娛山亭以
自處焉屬知無極縣嵩山晁說之為之說代還
乞管勾亳州明道宮滿始從吏部遷得通判宿

州授代復乞管勾南京鴻慶宮滿復從吏部選
通判鄧州嘗歎曰專城則弱不能顧或能者亦
可以少過矣乎侍次久將行 朝廷除通判鄧
州者楊公表顧昌府待次衆謂顧昌殆若韓氏
之邑也前後治聲雖武為之甚易亦有甚難公
表則人無以譽毀之授代乞提點杭州洞霄宮
無幾何詔悉罷庶官之領宮祠者乃例至京師
甫數日即還許曰吾將老矣宣和三年春小疾
遂以朝奉大夫致仕時已築別第為清靜之所
布裘事香火杜門恃不憂賦詩閏五月甲子中
夜命其子冕曰吾死求埋銘于晁以道其欵以
僧衣棺窆之制以僧律出韻語六非詩非銘非
措紳學士之所與知者又命律師誦戒三稽首
席右脅以卒年五十有三是年十有一月冕亦
卒弟瑄以明年正月朔旦葬公表及冕于靈井
世墓之次悲不敢忘遺令俾說之銘之嗚呼韓
氏一門內外絃韋數百而不同其于公表則一
也尊者之禮或為公表降焉卑者師公表則人

稱之曰興家之良也公表恭于所事至于勤力
疲而不已礼在財賄者視萬金猶一錢也其自
奉也薄食味甚于寒人上世之產辭之雖文房
之珍亦不顧一切給用無毫髮長物殆不知天
地間孰為彼己也其于朋友則信矣然寡交遊
不過海內數人恂恂然唯恐其為不善使不得
友斯人若前日時與物並流而淫滑不雜也哀
女子于門而同寒異温也要是簡而礼者也廣
而儉者也柔而不犯昔也能言而能不言不可

親而不得以踈者也猶然如將可越而終不可
及者也或親且舊從遊終身而莫能器之况近
臣上疏所薦之言巖廊雲霄不接之勢可得而
舉之乎惜也逝矣余亦何言哉雖然甚乎其詩
之類也珪璧含輝肆遠之士則曰似謝康樂近
則似韋蘓州不知親其大父之自也世德於是
而在其可泯不傳乎必有傍羅遠蒐以帙之者
毋江鄰幾舍人之女妻章丞相郇公之孫二女
一既嫁而卒一尚幼章卒時公表年三十歲未

有子公卿多欲女之公表不可吾族兄無咎自
視其女之才地謂公表必不我辭乃亦謝之曰
方有獨往之願也不復納室且人生當玉帛自
陳無用人幅之銘曰

周室不競孰共其守王曰韓氏爾其昌阜我家
日偷爾唯用舊韓肖王言百世令曾宋則忠憲
當天下畫一門八龍少師用未究有子有孫長
孫是茂既滋育德不俾而壽舊章何覲廟廟何
覲乃至不亡高出萬岫我斯銘之以覺不朽

宋故太孺人阮氏墓誌銘

贈承議郎陳公公甫之配太孺人阮氏名徽字
德媛其先建州建陽人楊文公所稱阮思道學
士能默記數千言於書不再讀者太孺人之大
宗也其祖中度與承議之曾大父文忠公同年
進士文忠公器其文行以職方員外郎知涪州
卒考通年十有五計偕與兄逸邈適俱知名于
時登嘉祐進士第卒于成都雙流主簿太孺人
之母賈國子博士守約之女承議之母是謂殿

中丞守文之女皆大叅之孫也賈氏自唐為相
門風流人物特可觀而太孺人之英華容止出
諸姑伯姊上幼往來陳氏家時文忠公之配邠
國太夫人宋坐堂上見之歎曰人間有此好女
子思便為他人家婦莫如吾孤曾孫之愛也歸
焉其姑以大家自處而嚴不以姨氏私之而太
孺人閑習法度自其性質雖勤而不勞得盡婦
道者十有九年承議有奇才駿識而仕不偶回
色喪遂屏居韓城澗上菜羹布裘如後門之子

而風雨寒暑安樂之太孺人相之者十年其長
子恬脩其父之隱操久之而澗上穡事益荒蕪
將有飢寒不給之累而內外怡悅益自適衍
太孺人如一日以閱三十年既而恬起以為校
書郎奉太孺人歸京師故廬以居未幾恬致仕
歸韓城遷汝海 朝廷又復出恬以仕而太孺
人若初不知有出入舒慘憂喜于其間也蓋凡
夫若子之所志者宗族姻婭不足以與也而太
孺人志之也夫若子之能事則學士大夫之企

及惟太孺人能之也至於為辭章以著明道脩
練神明之微與夫釋氏清靜寂照之妙則太孺
人之自得也大凡人家女子學書者有矣未有
善顏魯公書如大孺人者至於不用筆墨袖中
以刀出古今法書如重規疊矩不出入豪髮者
惟太孺人之能也太孺人知生民之樂皆在一
身而外物初未嘗與也宜其壽考康寧將九十
而視聽食力猶五六十人雖嘗疾病將逝去猶
平日寢處也當其間疾時汝之士人自郡守而
來莫不有憂色不幸而哭之者亦悉盡哀既送
塋車有謝之遠而不却者行道之人孰不歎息
曰是惟其母之賢是惟其子之賢其卒以宣和
二年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年八十有四越明年
正月二十有五日常承議之墓于新鄭先塋之
次恬之下四子皆早卒三女嫁舊族之子孫男
三人女二人恬既請其友嵩山晁說之銘承議
之墓又為太孺人之銘曰

曩者种征君志操之脩母氏之賢也种母聞詔

其子不聞相其夫未如陳母之全也後有賦閨
睚之詩及閹宮之七章者為德門而歎息不待
吾言之婢媛也

宋故贈承議郎陳公墓誌銘

丞相文忠陳公長子師古尚書都官郎中知七
郡有政績生子知章大理評事幼有大才日誦
萬餘字落筆數千字在須臾間嘗行後下馬道
傍讀古碑二千餘言歸覆之一字不謬謝希深
手書啓事上尊府送評隨衆自在傍胡恢乃携

啓本去廷評取紙平空細字寫一通如初夏英
公雅重其詩文數來問典故及奇字卒年二十
有四娶殿中丞賈守文之女叅知政事之孫生
子造字公甫其生四月而孤曾祖母邵國太夫
人宋尚無恙深憐撫之仁宗待邵國以異禮
出入廣內稱呼如家人既薨上震悼之乃特
錄孤曾孫以太廟齋郎既冠調黔州司戶叅軍
尋醫去復司戶戎州兼錄叅司法叅軍不以門
地自慢遇事如老於為吏者國朝自丞相賈

公樞密副使吳公慶曆八年上編勅二十卷後
逮公之出仕幾二十年不復設官編勅其下郡
國者雖稀簡而必具起請申明若奏可本末寫
成大軸非若其後一事一印紙日沓至雖教帝
不厭也以故勅令壓架弥棟塵垢莫可觸壤鼠
糜爛不能文字吏幸以輕重出入為利况在我
州遠徼公視而笑曰乃今可為笑白郡守武侯
曰無斧斤則失鑿柄願以編勅後所降依門次
第之上奉 朝廷之命下絕更為民姦幸甚于

是未半年書成居數年是謂嘉祐七年丞相韓
公上編勅三十卷頌之以勸公之私書其異同
者兩條餘如同繩墨尺寸出也我人楊三尊者
黠鷲自異喜生事漁獵其首長亦憚畏之公一
見嫉之曰豺虺也留之異日必貽患于人無幾
何三尊被輕繫公乃發其前後殺人死罪數十
立以法誅之戎塞悅伏以公為神明而戎漢賴
公以寧居者數十年州將一旦率官屬登城樓
語非所宜言者為人告之一郡官悉就逮公初

未嘗從之樓上乃領州事久之益得盡其才賈
夫人感疾公帆江下三峡謁殿中丞單張其勞
萬里夫人疾愈去為揚州節度推官王君玉侍
郎知揚州以聲譽老成自高待公忘年每與論
新唐書抵牾而不更之也韓丞相玉汝以員外
郎年甫三十餘來知州事風稜人不敢喘息晨
坐得鹽賊付獄日未午督案具甚急公乃故遲
之心知其非真盜也韓公怒取囚由大書杖脊
二十下未幾真盜得而韓公為公慚焉自是韓
公之威少霽而多與公議事有江都宰者地寒
而賢後太守朱太監以私意欲罪去之公率郡
官廷辯曰江都宰無罪且才之公在揚州四年
晚榷江都時散青苗錢之初也公視可與者與
之不以殿最為已事卒無一人妄請者而刑戮
賴之以省非它縣比用三司使舉監廣利門初
罷使臣為門官而新城門設水扉創格令條禁
甚密所謂三司使者一時風力人也多從公之
建明至今人賴之以不苛調宿州觀察推官未

行王丞相制公用以便糴河北丁賈夫人憂免
喪懼然嘆曰吾少舉進士而卒不得一第每更
一官歸當改秩而舉將之格必虧其尚黽俛于
斯世者吾母待養也今既不得終養或吾何用
祿為乃屏居陽翟澗上菜飯不肉者十年日誦
佛經宴坐間則往來嵩少窮山水之娛且嘗得
法于天衣之門人法清既感疾弥年不問醫卒
年四十有六元豐五年二月一日也娶阮氏自
有誌銘子五人長恬海內知名士也起處士今
為奉議郎遇郊恩贈公承議郎次繹思近思惟
愷四人皆早卒女三人壻曰文林郎吳偕張文
定公諸孫彥之鞠待制之曾孫正彥孫男三人
昌邦昌諤昌喬女二人長適邯鄲李榛一如公
骨相甚偉能與人交而不忘規過葬兩叔父及
其舅氏嫁孤女數人皆盡力其才識文藝不減
其父而不自多也恬以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二
十四日葬公于新鄭世墓之次不及銘後二十
有一年回祔阮夫人乃得銘於恬之友嵩山晁

說之銘曰

昭陵之時無窮士何夫子之傑才駿識早教聞而辱下僚兮勅令刺于私室而虺戎誅以獨見乃未老而澗濱藜藿與嵩高兮相門之初必復其難去斯世而有覺者以超：兮有祖有父之風烈而有子以景燦則吾之幽篆昭：兮

東里張處道墓誌

公韓厚字處道姓張氏其先滑州柘城人徙鄭州新鄭曾祖諱純一邢州鉅鹿縣令贈都官郎

中妣魏福昌縣太君祖諱紳金部郎中贈光祿大夫妣李仙源縣太君父諱越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王永嘉郡太君光祿大中祥符間為京西轉運使道新鄭樂其幽僻後乃徙中奉之居猶蕭條與邑俗稱至公久而遂為邑之甲族宅廬園林黍稌牲犧烝嘗有禮婚姻連大家寔自公力田苦節也所謂田野躬耕者古人以之其在令人能言之者尚寡甚則往來桑柘間已多自賢有如公者撥漢風雨不告辛老農之所

瘴而上以奉慈顏下以厚群從其間晝夜未嘗
須臾廢書不讀乃不知九州之中幾人也公幼
嗜學懺條悉理各謹家法不詭經苟異同如其
服田疇而剛區澮別也乃其所積者忠信篤寔
言行必顧未嘗失辭降色于人慷慨辯論常自
申而不可屈寧失于介不失于同則又如其秋
之穡也公以是自謂不仕則已仕必由文辭高
第出中奉當任子則讓于仲弟厚而欣然如負
釋也蓋公少為辭賦甚力讀楊雄之千賦而如

董過之千讀雖嘗一黜有司不再試而白首莫
可奪其自勝之色且言曰文章要有官商捨辭
賦何自而入無聲律則無樂矣詩禮又安所錯
哉公之為人，不為時慘舒大槩如此性喜談
國朝故事曰勿易此衰老之身自慶曆皇祐來
聞誦聲沫膏澤幸已多矣即今日死無恨若輩
恐不吾如也或偶里巷破律亂常之後則悲吟
太息若躬疾疹必思去之公雖服田閭不出而
洞曉世務前知某事當如此某人當出當入後

無不然者其與人合則寡矣近不南所者五年
遠不比陌者十年而前年子弟之道死時公乃
後葬車徒行比門之外哭奠之時公年已八十
矣平生無他嗜好而藏書將萬卷其得之甚艱
頗今上與名人通書每簡編後識顏黃門借書之
戒又蓄金石刻亦當皆得自公幼年時無利蠹
可喜朋友間得見之至於三代尊彝鼎鬲之屬
則涿箴不出戶牖曰初為吾一己之奉耳烏能
奕人之顏色而博其嬉笑哉是則與吳傳正侍
講不以圖畫視人等也一旦為大勢力者取之
去則復如顧長康之變飛柳公權之羽化云耳
公行年將七十而綵衣老親側其及八十餘猶
康寧食欲倍少年輩絕無疾病而為人脈藥起
死則多矣其讀黃帝書如孔氏書之勤也雖無
不窺于梵釋書則不一經目曰外吾周孔寧有
道耶今年八十有四矣乃一日卧病語諸子曰
吾即死不獨不藥亦當不食三日惟飲水清吾
臟腑則全吾潔也後三日是謂宣和二年庚子

六月戊戌而公卒且嘗有言曰吾在十數年前
晁以道諾吾銘諸墓矣說之惟公年七八歲時
中奉在延安龐莊敏幕府莊敏見公識其他日
有立也治平間待行北京則從呂陶汪輔之學
以文藝見韓忠獻公復為忠獻公所賞嗚呼二
公知公之才而不知公老而以布衣死也前日
之田及公手植之嘉花異木數畝之園晚分二
季初若未嘗有也他尚何言于公耶娶馬氏供
備庫使用之之女先公六年卒男六人兼濟道

濟廷濟公濟思濟經濟今見子則伯與末季女
七人歸郭固王賁李純彥盛開仲潘唐王錫孫
愕今見女小王婦孫五人敏之微之徽之彛之
漁之女六人二歸周鑄李翬公有詩及雜著二
十卷嘗自號安常子安素居士越十月壬申葬
縣之東里鄉潤色里世墓之次銘曰
仕不願田則力棄吾田專修德一世人莫予識
馬在轅身不出談詭經憤以叱事被律愀欲泣
氣兕虎志金石天壽之將九十溱洧流嵩隄植

公不亡銘宜泐

宋太令人陳氏墓誌銘

聞之劉仲原父江隣幾梅聖俞許下八韓比荀氏八龍其繼忠憲公而早達者曰舍人公天祚之年並時大顯者曰丞相康公門不少師公丞相莊敏公惟莊敏公震耀天下其家事治于官府諸子耳目習焉無難寔難乎其婦也莊敏公長子宗恕求仁之配曰陳氏文惠公之孫祕閣校勘博古之女陳韓正也陳氏之女教則韓氏之婦儀未鷄鳴起堂上問起居無恙顧宗婦庶婦異職不敢不先其勞退而下堂謂長婦稚婦曰我與而齒為女兄弟不以夫兄弟以故宗族姻婭遠迹欣為夫人譽丞嘗則神明福焉禹俎而賓客既飽矣君子謂德曰是夫人也既相其夫必有令子求仁少年登詩賦進士第獨恨經術淺薄時有近臣養譽鍾山以經自鳴者求仁謹移書為夫人勉之曰仕宦以無文為恥我婦人不知何謂文而其無怠彼來自鍾山當國一

且亟暴寵靈以急士求仁獨不得調已而仕也
罷矣夫人為能使求仁忘去坎壈湫底之恨而
有適于歌酒間莊敏公薨 上恩錄十有五人
夫人二子既長乃曰孰不親：睦族為大何以
睦族無寧官夫貳宗之子若異姓之子吾見無
與焉可也求仁曰我待盡亦頗知而言之言先丞
相之志也夫人生而淑靜未嘗一語出財賄間
殆終身不見喜怒之色所不自足者西方聖人
之書目之而未極其微也唯然齋戒夙夜則至

矣初從夫封壽昌縣君後以子拜太令人以疾
卒于子珉之新第宣和四年八月甲子年八十
有四珉新第所以為夫人之奉也夫人久疾其
狀几食飲葉蕞之賴者珉婦胡也子三人珉朝
奉郎新通判鄭州琢文林郎廣濟軍司戶曹事
琇迪功郎女六人適朝奉郎張基承議郎呂必
強宣教郎李德克宣義郎環州司錄事傅寔中
奉大夫提點河北西路刑獄姚宗文林郎西京
宗子博士岑又松孫男三人長昂女三人長適

迪功卽蕪菑珉前知葉縣有古循吏之政夫人
族曾孫是謂文忠公五世孫恬道葉見市有祈
禱注來者咸色憂問之曰令君之母病令君之
母我民之王母也令君之憂我民之憂也則夫
謂其既相其夫必有令子者信也已珉寺卜明
年四月甲子祔靈井求仁由臺公之墓吉連走
人同谷求銘于嵩山晁說之顧舊好不得辭銘
曰文惠之孫莊敏之婦求仁之相淑靜伊何不
官其子唯德之尚有是一德百世之崇我銘諸

壙

宋故通直郎眉山蘇叔黨墓誌銘

宋通直郎蕪過叔黨東坡先生之季子也母同
安郡夫人王氏元祐五年先生知杭州叔黨耳
十有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七年先生
為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明年先生出師定武
卽謫知英州繼貶惠州安置三年遷儋耳安置
既四年漸徙蕪州丞州居住邈乎萬死不測之
險也獨叔黨侍先生以往來其初為嶺外之後

時叔黨方居母喪有以動塗人涕泣者或曰先生南居而樂焉非也先生憂國愛君之心日加循省而鬱結則何敢樂惟是叔黨于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之所須者一身百為而不知其唯翁板則兒築之翁樵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為能須臾樂乎先生者也其初至海上也為文一篇曰志隱效于先生前先生攬之曰吾可以安于烏夷矣先生曰欲自為廣志隱以極窮通得喪之理焉嘗命叔

黨作孔子弟子別傳則固有以處其子矣當是時叔黨之風使蠻蠻夷獠若可以語禮義而中癘噬毒莫為之疾病雖有歎殺吾親者亦無以措其斧斤其傳而北也霈然起天下父子之性則叔黨之自處者如何哉先生不至永州稍還仕板居陽羨不幸疾不起叔黨兄弟得吉地于汝州郟城縣之小峨眉山以襄事遂家於潁昌叔黨偶從湖陰營水竹可賞者教畝則名之曰小斜州自號斜州居士以視終焉之志曰吾未

即從先大夫于地下則生也何事為泯々浮沉
里巷或時一至京師自得于醉醒而徜徉一世
之外所遇者與談靡不傾盡造次大笑詭浪間
節槩存焉唯有知之者知之也且若世未嘗有
小人也孰非士君子也我使叔黨以其屋岫峻
桴溟渤之純孝而一旦忠蓋于九德俊乂之朝
則先生之立言者叔黨之功業也惜乎不及使
人有見于此而暴疾以卒于鎮陽行道中年五
十有二時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悲夫諸葛孔

明初不得申所志而躬耕南陽卒亦崎嶇巴蜀
也幸而有子曰瞻可以肆所志而無邦家以容
瞻則赴魏軍而死耳嵇叔夜之志氣尤異而曾
不得一席以全其軀而子紹身血亦何益于邦
家古之父子有如此忠孝兩全而可恨者天乎
不壽吾叔黨于盛世一振發之耶叔父樂城公
每稱其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無他
成就



二〇二二

歎曰鄉書常薦諸後生吾足不復踐文
場地矣調克州龔丘縣主簿久不赴煩主客躬

趣於歧路淚流馬鬣而去無幾何家人輩相與
念之曰主簿龔丘安穩無恙否乎舉目則主簿
在室中矣時主客以微疾家居公曰親庭不供
養而小邑之簿書必吾勤耶不用白大人而投
劾歸矣自是而語言而飲食而寒暑不去親膝
久之血淚免親喪而貧不得不從調無為軍司
戶參軍代還監高郵軍稅主客有遺恩在吏部
遷而公之子賢長諸孫公乃乞官其孤姪父執
吳子友侍諸孤苗落高郵二女貧無以嫁其與

吳並稱一時名士者久達往來郵上不一省吳
之家公隱勤為子若姪娶其二女公之還自高
沙心平生酒徒暴貴廟堂上盛散色供帳燕視
得意公一席笑語自醉不異前日也彼貴人曰
進道如何避霜雪高者寒益甚也公謝之曰社
席疾病寧論霜雪愁鬼于吾先之以疾病則吾
當勞之以安逸惟公有以逸吾之疾則幸甚彼
貴人者不悟公之意以公管勾北京留司御史
臺襲慶府仙源縣景靈宮太極觀里閭豐儉染

甚宣和四年七月己未疾終于正寢越日塋任
城魚山世墓之次享年六十有四娶李氏繼張
氏今孺人劉氏男三人公美公善公儀女四人
壻董桂季相如馬紹承呂德克公與說之同年
生而先二月公之卒生未許他人知也嗟夫公
有裕于中者不知鄉人有好惡不與邦人聞榮
辱每自嘆曰吾以祭則先滌濯以戰則先行陣
以吾在言路則死在鼎鑊而不在嶺壻尚何論
吾于文字間邪聞者宜有以悲之說之飢寒飄

零江淮白首未有北歸之期能忘吾兄在承平
時意氣邪謹于兄墓作銘于塋後之七年銘曰
生得吾孝死不得吾忠言有吾好行孰與吾同
墓蔭世墓之松

崇德縣太君王氏墓誌銘

本朝父子叅知政事俱以厚德稱者唯王氏是
謂惠猷公若安簡公惠猷公之子安商公之弟
尚書駕部郎中諱舉善娶丞相文定張公之孫
生女淑靜得內外奕世之美嫁譙同文肅盛公

弟諫議公之子太子左賢善大夫知邵武軍贈
金紫光祿大夫諱遵甫金紫元妃寔夫人之娣
夫人以閨壺緹紉之懿克麗於饋祝慈訓間靡
不宜之金紫捐館時夫人尚少家于舒州時夫
人季父舉元為淮南轉運使欲再適夫人夫人
辭曰寧死不可自是屏華珥不肉食日一飯以
訖于老問則讀經史諸子極乎擇老陰陽卜筮
之書特善吐納術以故壽考康寧初以一封廣
德縣太君改封崇德縣享年八十有四男子八

人女五人孫曾孫七十有二人玄孫男一人其
卒以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祔金紫桐鄉之墓以
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男曰叔溫朝散郎致仕仲
良南康軍錄事參軍貽孫蜀州軍事推官仲孫
左朝議大夫知沂州昌孫宣德郎知汝州郟城
縣紹孫德州叅軍事孝孫彥孫女適朝議大夫
前吏部郎中劉瑄山南東道節度推官傅璆進
士張復古宣德郎王綬進士韓楷說之先妣文
肅公之孫也得以為夫人銘曰

噫嘻夫人燁矣其門淑女婦媵曾玄孫壽既
媿德慶流不息玉珈如生龍柏其植

塔銘

宋故明州延慶明智法師碑銘

釋迦世尊鶴林滅度法付聲聞則維迦葉其付
菩薩則有文殊領受言教則在阿難既有是三
孰可闕一迦葉之後二十四傳至于師子或曰
二十八傳至于達磨達磨在梁武時始來東度
于六度中符以禪名達磨壁觀人謂七年我知

何日雖曰頓示有漸方便初傳楞伽後五六葉
則尚金剛既而南北分宗蕩然同異在迦葉傳
十有三世曰龍樹大士所著大論譯傳東度至
北齊時慧文禪師一見證入以傳陳南岳慧思
禪師九十日而證再傳隋天台智者顛大師十
有四日而證于是乎備六度融萬法定而三止
慧而三觀質其宗為一言之曰具二言之曰法
性離數而有三千即經而專觀心經之宗曰法
華則華嚴阿含方等般若終于涅槃衆皆為法

華其為迦葉文殊阿難皆吾祖師天台寔傳唐
章安灌頂章安傳縉雲智成縉雲傳東陽慧威
東陽傳左溪玄朗左溪高達唐宗者二十年乃
自東陽傳荆溪湛然至荆溪而後智者之言畢
載于書智者之言悉歸乎正其為一大時教不
可得而加已荆溪傳天台行滿：傳廣修：傳
物外：傳梁元琇琇傳周清竦：傳有宋義寂
寂以上皆在天台晚傳四明義通：傳知礼是
謂四明尊者亦曰四明法智稟生知之上性思

義于童子之時其于天台之門猶諸荆溪于時
斯教特盛異同亦多其人姓往龍象重望未易
柔服或始同而終異或始異而卒同一言之辯
勤乎十往返往來江山綿亘歲時非苟合者如事
理摠別者三千具造不觀真心惟觀陰入至今
稱四明尊者云時有大禪德在雪竇相與亦傾
盡其傳廣智尚賢廣智初得于淨名寂深乎性
相審知佛法為境其傳神智鑒文神智破衆潰
以澄法智之海炎慧炬以緝廣智之明若其載

三智之美可傳而不可朽者有永嘉繼忠其師
神智而賢忠者明智中立姓陳氏明州鄞人父
榮母未初夢日入懷而生夜不三浴啼不止初
與群兒戲兒輩怖之因使出家總九歲授經不
再讀嘉祐八年試開封府得度治平元年受其
足戒依延慶智廣智廣異之曰年少新學能辨
析如此廣智卒遂師神智甚力熙寧中神智開
幃設問凡二百餘人無有出師右者為延慶首
座代神智講神智自謂不如去禮天台智者塔

遂謁忠于温州周旋者二年將歸忠曰行必紹
法智之席予有私為嘗夢摩利韋陀二天幸為
位于延慶懺堂居有間神智去延慶師固辭不
果非特符忠之言寔慰遠邇士衆之望二天位
為後衆道場成取以為法元祐間高麗佑世僧
統義天者聰明瑰偉之士初為嘉興源公而來
總際海岸見師升堂聞未嘗聞咨嗟失色且歎
曰中國果有人為既而義天接談辯者累夕傾
其所學欲折其鋒竟不得毫髮主客揚次公多

之為師作真讚以師為玉池蓮中之人蓋師每
以淨土法門誘進學者欲使人人知釋迦有淨
土彌陀來穢土他時所志于心者一日必囑于
日乃依十六觀經而出視之為彌陀大象以臨
池周之以十六觀察池蓮鳧雛天風翱翔現士
槁坐人音斷絕一涉其境道心百倍寧論信與
不信固自疑其身非聖非凡其費巨萬而施者
却之愈來工度累歲年而落成不周歲在其後
者曰僧介然不勞不矜若未嘗有所事蓋是境

也古未之有今不知何為而有既二浙之所無
則天下之所無唐文弼山遵公所建法華道場
其能勝此者有兵部劉尚書晏等所請勅號爾
師一日辭去衆留之不可雖太守亦不得強且
曰待六十歲再來居隱學山棲真寺衆方從之
卒業會僧職洵才復不能捨師太守躬駕者五
六出住寶雲寔其祖師通公之道場時寶雲頽
圯無一金椽師復新之咸曰師前日隆其三世
之居今又興其四祖之宅孰謂像法之末哉先

是伽藍神腹中得願文一帛後更百年肉身菩
薩重興此地師復退白雲山視隱學山為遠殆
絕人跡衆以師之來居為之築庵像寶雲院凡
四年亦無一日不講至止觀不思議境嘆曰吾
道極此矣有不思議境則有不思議心為作不
思議境辯正又指五章之裂大綱曰寄果明因
以解成行舉佛攝生全生是佛作止觀裂網指
歸釋疑太守俾令佐請師出住西山資教院辭
之又請住延慶不得辭時六十歲師之道業日
屬于前四衆依歸亦視前為盛政和四年甲午
四月辛亥師謂侍者法維曰吾嘗疾病今聞異
香吾意甚適乃君十六觀察長懺人出曰吾今
與汝輩訣別各默坐久之明日又告法維曰異
香載聞悉召其徒至曰各宜修道再相見于諸
佛會中趺坐而西而逝越三日掩龕顏色如生
享年六十九歲塔在南城崇法院租塔之東師
首度弟子十有四人稟法弟子領徒傳道者百
餘人其往來登門者不啻萬人佛事中所謂歲

懺者行于江浙盛于溫明：之盛又在延慶師
率其徒數百餘人七晝夜行道坐禪歲復增盛
其在歲懺外又擇其徒修法華懺者十年一日
懺終禪觀中見大舟一象欲乘之不可師獨以
往來自是慧解一發其講法華玄義文句正觀
淨名金光明經凡數十過師身不及中人而望
之凜然其言平居殆不勝出口而講雄毅聳聽
折心或退接于室中屈辯申談雲興泉湧不足
為喻其與儒生言則反質之曰此道在孔子如

何此語在詩書如何儒生不能對師與申言之
曰無乃其若是乎蓋師于周孔老莊之書亦無
不究觀翰墨詩章皆出人上其誦法華經平生
以萬數諸佛號不在數中所著述曰蝓蟻示迷
裂網指歸釋疑不思議境辯正各一卷南岳正
觀科二卷又有諸經題義諸文問答門人授辭
雜文義四種未就卷第師晚在延慶為衆置田
數十頃曰願以有限之田為無盡之供連年為
供僧大佛會中曰不作大因為得大果師之所

為必兼本迹而後得之至于音聲之餘呪誦之功除民疾却鬼魅救旱灾者則又莫得而言矣師之高弟曰法中寺以說之頃歲宦游四明庶幾知師者乃以法維狀師行寔走東里求說之為之碑義不得為辭伏念智者之為智也異哉龍藏之傳身而觀之固宜畢載而三觀之外復著乎圓覺四行之成就著乎楞嚴智者言之于隋其經譯之于唐雖欲不信其可得乎所謂靈山親聞者此亦其躅與是故其教東及于日本

西迄乎天竺末之與亢也已或曰教外別傳不知教無等、何外之有傳授圓成何外之有韶國師者故自斥之當絕語言不知此方以何為佛事或曰不立文字不知文字非真亦非妄乃以何者為文字嘗求乎其人矣前乎智者而導其教者曰梁傳大士北齊稠禪師後來推極智者之教而尊之者曰南山宣律師其餘克唐法門義同贊者曰皎然禪師晚則韶壽二禪師其密弘而取證者永嘉禪師雖異塗而不改不贊

者曰賢首巖師或叛去而竊用其意者曰華嚴
觀師有公而異同而意自有所在曰慈恩基師
唯是主奉密弘用其言而妄相排斥專以四禪
八定次第之學何異兒戲以侮耆德唐諫議大
夫杜正倫嘗作天台教記惜其不傳善乎梁肅
之言曰佛法以天台為司南李華為左溪言曰
祇樹園內常聞此經燃燈佛前無有少法柳子
厚為無姓和尚言曰佛道愈遠異端競起惟天
台得其傳又于永州龍興淨土院書天台十疑

論于墻宇使觀者起信又為龍安禪師言曰傳
道益微言禪最病今之空、愚夫縱傲自我渚
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乎罵昏放乎淫荒吾將合
焉馬鳴龍樹之道也唯是明智其生既悅異端
益肆積德于躬無辯于彼將自屈伏我言則光
顧予何者輒與斯事竊少聞大道于圓照禪師
且有言曰他日勉讀經教其後三十年果得明
智于凶明視彼暗證禪魔禪鬼定文字法師乘
壞驢車無以正之則不敢不自勉謹為明智序

禪教之本末而為之銘曰

佛道譯華聖言彌彰禍人以惧仁人以昌有來
連磨壁觀而止傳失其序于坼之子前是龍樹
五百年餘傳乎迦葉承乎文殊著論既大阿難
所集我道已圓佛乘之一慧文禪師龍樹崔嵬
邃乎南岳煥乎天台惟我天台法華三昧昔在
靈山雨華同會荆溪四明先後有聲一念三十
克一圓乘小外山衆孰如三智立公昭々三德
而四既隆父席亦興祖基百界千如非我而誰

彼大寶舟獨乘而上豈我敢私諸佛所向待絕
滅絕其然胡然穢土不除淨土現前法華淨名
金光明觀所未及者涅槃緣斷儒生之來有文
可載宴默何居白雲油海異端久出矧我所逢
我不爾辯水泮于風盪神癘鬼威知尊事雖曰
育俗豈不思致異香既聞我將以歸其歸有所
涕泗孰依祖塔之東琢此新石以告來者永敬
修德

高郵月和尚塔銘

夫與世士而論出世之法難矣。我惟觀乎世間者，斯得不二法門也。連城之寶，照乘之珍，其貴在宗廟郊祀者，孰不有敬心哉。然是器也，或藏而不出，或出而不耀，衆未必能觀之，况得而名之耶。蓋四嶽之外，又有高山存焉。今之禪宗最盛者，天衣之徒，天衣之大弟子曰北京元公慧林木公法雲、秀公，隱然名聞于天子，而累朝耆德大臣暨公卿大夫士莫不降辭氣以禮之。而三公之嗣法者，其盛尚勝計耶。惟是二公之外

又有長蘆夫公，則高山在四嶽之外者也。夫之嗣法曰高郵軍乾明禪院第十三代師曰寶月，姓顏氏，揚州天長銅城人。母許氏夢梵僧而生師母于時，談勝如舍利弗。母師有伏犀奇骨，眸子炯炯，則夢中之僧也。年十九為僧，受具戒。謁夫公于北固山，得與琅珞愿為友，率愿同見四祖演東林，繼而師留侍演，及繼入至長蘆，見秀公。時佛國白為長蘆首座，欵友師而不可得也。師久悟楞伽山宗，通說通為一致，永嘉真其

其人也蓋元公秀公自講而禪本公夫公由禪而勸人以講其視今之啞禪魔禪闇證禪為如何哉而師又特有異者以謂南方之講與吾之禪近則吾絕待之功淺惟北方之講曼異吾之禪庶幾深吾絕待之功也乃入落聽華嚴金剛圓覺五年極北律枯槁摧朽之行莫知其初禪人也師于是乎得師子奮迅入三昧又得師子奮迅出三昧矣庵居于高郵久之遂應其乾明之請師為人朴直深靜寡言一日高座上天雨

曼陀羅花矣其後不問不言不利物不言不知世間有聲名事也古者避名而名隨今不求名不得名也師則湛湛慮絕沈沈名斷者矣其來四方之供新久廢之居則皆實相第一義諦也凡十有四年猶少食頃爾弟子道淡者奇童也師稱之曰法器可與觀聖種性特不保其生緣幾何年也無幾何決卒師嘆曰吾亦何生政和七年九月十三日師因疾病告衆曰俟鐘聲而去矣壽六十一臘四十三以靖康二年四月二

十五日建塔城北金塘鄉弟子道源等三十人
道滋今住乾明決之世兄也子去年冬避金賊
至高郵識滋：來乞銘以予嘗名琅琊愿也不
得辭為之銘曰

草木及墻壁熾然說無時是謂所說者其能說
者誰稽首能說者大人大導師無謂我凡夫一
念我見之北固山夫公曠劫有因緣今日所得
法十方佛現前夫語演亦語夫默搃湛然惟圓
乃稱珠惟珠乃同圓華嚴一法界圓覺三淨觀
金剛空不空與我五圭伴我法寔如是世人莫
我誰我與鍾聲同非常亦非斷

哀辭

汪信民哀辭

汪信民名革臨川人以經義試禮部為第一乃
默若有所遺者且曰我初從科舉求祿不願得
名也自遊學校來聞見不謂不多一旦捐擲椽
割之唯恐其少似乃晝夜讀書始知尊見儒究
明大旨不敢肆宵臆為新奇苟異坐誣古人其

為宿州教授時中國呂元明得罪僑寓宿州信
民乃以師席處元明若幼童之仰嚴師然于是
信民中益邃靜所植固矣去而改官得宗子學
博士信民執手板立政事堂下曰貧不能官京
師如復得分教諸生則何敢辭乃出教授楚州
予久聞信民志尚而敬之恨求得見也想其風
裁是必魁梧丈夫辭氣慷慨可畏人也前年余
赴明州船場道楚州見信民孱然僅能衣冠怯
于語言禮儀則甚恭泯泯若孑生無毫髮能者

予益多之與 交曰不敢與夫子交革後輩也
予復歎曰斯人殆不可親疎耶若使斯人得時
行其所知是真可畏哉豈特文章翰墨事可期
要以特立獨行之操著于事業如前日公卿大
臣別來逾年信民疾不起楚州予哭之哀不能
已念有術士亦臨川人為予言信民生卒內相
且其命當大貴予告之曰命所不知內相在昔
日則驗安可施於今人已而果然益可哀也作
哀辭也一鄉有木甚茂為衆翬越以投息君子

忠信之異兮覽九州而自得遠吾鄉而之中國
兮亦謂子曰不然余之礪又何施兮抱公翰之
絕墨羌古人之可樂兮又何有乎憂傷弗窘連
以湘徻兮陟不脛而濟無航何吾道之終否兮
顧孔鳶而不見雖曰壽考之欲兮又何如死之
良不然若人何為兮忽舍白日之昭念我平
等而北兮曾不得與逍遙譬彼寶玉弗珍兮歲
不襲為衢路之矇眊遇如瓦礫兮雖埋滅亦奚
悲我獨慟哭增傷兮且何益于若人訪遺編曰

尸之兮未必自謂之珍果誰能子之知兮尚曰
二三友朋輸吾哀以共之兮亦有弟善厥躬後
有人以興哀兮知我懷之不窮

祭文

祭鄒志完文

維政和元年歲次辛卯四月壬子其官晁說之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志完侍郎同年之
靈惟公生而純明玉未琢而先白美早成而衆
譽方思畜而躬積念不屈于小官矧得申于黼

席知所言之如何要自則于瞻策誰行堪乎嶺
南乃連歲而再後后皇仁而可憂入瘴霧而不
瘡方湛恩于里閭何疾病而易箚嗟無恙于投
荒而不起于安宅知非人之毒君是惟君之自
螫君神定而長髯若星官與羽客雖不遠于人
間猶齡松而齒石忽舍老母而下世年才踰乎
半百既疾病而融：獨碩母而惜：鄉人當君
之斯時候問疾而接迹相率佞佛佞道身可贖
而誰惜竟不驗于涓史徒垂淚于寔窆率是一
卿之情在四海而無射蓋雲畜于石中雨為天
下之澤衆有望而不符君志又亦奚獲行路慟
而此及我獨佗祭之劇顧惟北方之學不老隱
而佛漸敢出位以新奇仁義自乎開闢君每幼
服而嘆曰高論之如擲我方貽書以勉此云何
生死之隔聞君疾病而異夢恍惚帝所之履寫
得非所憂之沫遂自達其所適不然嵐壘之餘
使君蠱而神癘嗚呼沈痛之何訴君有子如珪
璧庶君後之必大亘流光而有赫君真今日之

死耶我之生亦何益尚饗

祭錢朝奉文

惟靈異姓王之諸孫同時士以雅美恥一日而
憤：當百役而嚴：皂勉尚方不悞鑄金之飾
周旋外服悉多剗石之思位不稱才人誰知己
覽白髮以自歎撫青箱而言歸方就彩衣之娛
遽告總帷之變漢家典故悵能言而已空越絕
山川痛令儀之如在說之等偶緣末契得展初
心愧錢郎之並遊忍屈原之獨弔率是衆戚以

侑一觴尚饗

祭崔德符正文

嗚呼兄形質枯槁而文章英華言恐忤物而憤
怒疾邪仕而屢跌曾不慘嗟遠宦沅湘樂詩思
于烟霞自雖老于畎畝志每存乎邦家自視若
無能而畏人識者譽間以豪誇遠而求之黃叔
度元魯山之流在 本朝則王子野江隣幾之
類卽庶幾古人之可見而我宋人物之盛耶嗚
呼逸于晦象身偶蒿蓬 上皇有命執憲殿中

匹馬入門遽不得容 今天子夢寐賢哲召補
諫列兄曰時我檻不用折懼然榻前言則業
衆人危之 天子欣納是終一對病卧累月却
藥餌而稀罕奏章疏以稠疊孰不有言恐莫兄
如枕首仰筆裂紙以書語弱難聞茲勇有餘豈
不懷歸山下敝廬乞退未遂掛冠弗俞諫臣傍
徨聯名上章斯臣宜留病不可強使其絲悞俟
死其行幸蒙恩賜覲生故鄉 天子曰咨古之
純朴以疾歸閑寵之龍閣視予貪賢待爾勿藥

荷 帝命以再生宜巫咸之下作嗚呼天乎理
或冥漠怛驚朝露寧論夜壑說之也少兄二歲
以兄事之名同書于邪籍情每見于危詩今也
兄先我以逝願我生之能幾將乞歸于箕頤乎
新松以畫悲當高秋而百感揮若淚于一卮

祭神文

祭麴神文

維崇寧四年乙酉六月上寅謹用茶果祭于五
方土公鞠王麴人曰主人性不飲酒無寸長于

自使舉世中皆如主人周雖多憂浩不必陳惶
惶所困昌云今茲敬式古法不違吉辰匪他之
求疾病是軫五金八石明朱空青雖立起死如
主人貧門冬昌朮尚感不仍一有疾病四散入
隣多空手歸妻侮女嗔欲自效力唯我趨王趨
人五更淒露輓轡苦辛前期白翅亦未能二物
既備屏氣逡巡婦女不見鷄犬不聞爐丸之丹
異品同勤念尔有神吉祥其臻輒復自憐廢三
年每飢不飽此又胡然禹迹之中無片瓦椽我
筆我墨賃屋于山聽石腸胃亦填一盃之飯沙
相纏離婁如瞽易牙不賢蓋亦有道牛斃而咽
吁其久腰墜足顛孽癘盜漉亦溢消苟弗消除
我危特艰然是夫尔何足多理念尔有神救其
大厲剛腸斯柔尚可富貴無信古人大言遠視
此譽而譽彼毀而毀笑語嫵好誰復我鄙况絕
舊學不到唇齒遠人書疏蚕頭謹字近人請謁
百門千紙炎：先附寂：早退用間于親厚我
百倍傳罪于賢功亦不賢一朝鴻禧復使職位

東海搜珠西海築壘南海封龍北海縛鬼入拜
宗工先媚涕泗載言盛德有前莫比古稱臯夔
今百執事誰冥司命亦未必我死爰積譽尤曰
十七歲悔過自懲定今日始急：如律令

祭龍池文二首

維宣和六年歲次甲辰正月十九日戊辰朝請
大夫知成州軍州事管勾神霄玉清萬壽宮兼
管勾勸農事賜紫金魚袋晁說之敢昭告龍池
利澤之神去秋民匱于種幸不至于流庸神初

謹之而卒畀之也而吏不敏失職尚何顏以事
明神哉今歲春首雨復未應民心不收不保厥
死神與其終煩嘉惠不若始初欣喜之也若吏
之無狀其可再救諸前日嘗有請十萬丈潭利
澤神為七日之期頗有雲氣之候而竟乞于施
奈何竊伏念之無他也唐杜子美苗落飢餓嘗
居于斯潭之上遂使潭神今亦瘠其波瀾而餒
無所潤歟或曰潭之神曰我昔不能口寔杜陵
之老視今憐：而生者又復何有惟我龍池利

澤之神初未嘗有得喪于一人則可以德氓庶
無疑亦以雪萬丈潭神之恥尚饗

又

維宣和六年甲辰二十五日甲戌具官晁說之
敢告于龍池利澤之神伏念不肖為吏之薄每
有言也下或與之上必阻之得非使者之聰明
难以干吾民之聾聵易以為然厥聰明孰如有
神前日薄德之吏走祠下而心腹既罄而既危
乃蒙我龍池利澤之神念其亢旱之久愍其荐
飢之虞畀之雨雪以如期是則神之聰明感應
何易而仁不吾欺遠迹大小騷欣踊躍沐神之
德孰不容嗟孱守幸朝夕自免而去而邦人惟
神之事世世其不違尚饗

文集卷第二十

先大父平生著書曰易商瞿大傳曰易商瞿
小傳曰商瞿易傳曰商瞿外傳曰京氏易式

曰易規曰易玄星紀譜曰詩晁氏傳曰詩論
曰書晁氏傳曰書論曰春秋晁氏傳曰春秋
辨文曰春秋年表曰中庸傳曰古論大傳曰
論語講義由壬寅年孝經論語及五經小傳
曰歷譜凡十有九種并雜著文字曰儒言曰
恭記許氏文字曰異同志曰有舊曰養素削
觚曰山下草堂雜書曰石鵞志曰唐逸士志
曰清心堂雜誌曰隨省曰据麦曰嵩外墨省
曰晁氏彙訓凡十有三種合有三十二書其

它文章不在焉固有已行于世者唯易傳用
昔人之戒期死而後出之靖康之後兵火屢
更平生文字與五經圖書為為灰燼建炎二
年僑寓海陵乃自嘆曰卒生述作無復存者
唯志于易今老病之軀存于灰燼之外者幸
也病能飲食而于易則不能可乎遂追述舊
作為周易太極傳又為外傳及因說是年渡
江來寓金陵先是

二聖北狩中原陸沉痛憤湮鬱連年抱疾至

是增至終于舟中寔建炎三年正月七日也
享年七十一其遺言殮以時服藁葬僧舍不
對不樹無以文誌墓弟以吾道號刊語石待
它日遷祔先塋汝等若訪類吾遺文則以嵩
山景透生日之蓋

公平生慕溫國司馬文正之為人也晚年留
意于天台教日誦法華經則自称天台教僧
又號老法華家有
昭陵所賜

文莊公飛白國安二大字則又號國安堂主
子健不肖不足以顯揚

吾先大父伏自捐館之後徒步往來江浙間
求訪遺文者三年得上

朝廷章九古律詩三百二十有二易規十有
一洪範小傳一詩之序論四雜文十有七書
十有六序十有三墓誌寺九記贊銘題跋四
十有九編成一十二卷其題則謹如

先志云又得京氏易式并周易太極傳及回

說與外傳藁繕寫藏于家以俟後之君子鳴

呼

先大父平生所述文字亡軼盡矣今得之者百無一二子健儻未死謹當繼之博求隨其所得以編次然不敢以一言述美

先德竊攷古今圖書莫盛于隋之御府所藏然隋之書悉沒於河多不見于世之學者徒見其藏書之目每為之興嗟痛惜故今于文集之後悉紀其所著之目知後之覽者必

有掩卷歎惜者矣宣獨不肖之孫子哉紹興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孫右迪功郎時改差監

潭州南嶽廟子健記

先大父待制生平著述甚當晚遭離亂散失幾盡紹興初子健編集所得之文止成十二卷但竊記所亡書目于後及既宦遊江湖蜀淮荆襄往來博訪所得加多重編為二十卷而東南之士多未之見謹用鋟木于臨汀郡庠以廣其傳唯是收拾兵火之餘傳寫訛

闕異同不敢輒易改補去取尚俟他日訪本校正始子健約叔位季弟子闔同力訪求每有所得互相傳錄茲以索之未至迫于受代據子健所有今先刊行且約諸孫博訪不怠隨得附益或為外集以傳今列名于後所期博雅君子昔有藏者舉以見授俾獲廣

先大父著述之志寔諸孫之至願也乾道三年歲次丁亥五月戊戌右朝散大夫權知汀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借紫晁子

健謹記

文集卷第二十後雜文

景迂遺表

東帶立朝粗識為臣之義策名委質敢忘將死
之言苟封章之既通雖蓋棺而無憾伏念臣幼
師古訓夙踐文場粵自書生早塵仕版久栖遲
于下位蓋連蹇于一生晚膺時達之知遂有遭
逢之會起于謝事擢寘要塗道山英俊之遊鳳
閣掌絲綸之命逮上聖之有作持從橐以入朝
欣拭目于堯眉有就日望雲之幸嘗進言于舜

問罄拾遺補闕之誠而臣鼠技有殫難逃天覽
馬力既竭出領祠官豈期血氣之衰遂致筋骸
之病藥石弗効疾恙弥在膏肓復由連於聖
日啓手啓足尚能勉強于莛言伏望

皇帝陛下以宗廟為心以蒼生為念用人惟已
從諫如流勵朝廷之羣臣以盡萬机之理收天
下之策士以圖二聖之還摠攬乾綱維持天命
佑賢輔德富國強兵命將出師志掃清于沙漠
投戈講藝時親近于簡編臣生也措紳不能殺

身以殉國死而就木猶當結草以酬思臣無任
祭晁待制先生文

嗚呼善惡同初賢愚習殊天性少成驥子感維
先生妙齡滄海明珠晚殿諸老轟然名譽馳騁
皇王淵源仲舒追古辭章參差相如凡人一生
文行罕俱公兼文行錦繡璵璣漢有賢良聲軼
八區文元其後奕世享衢公克其家前哲齊驅
台從東里名滿中都京星感感人指而呼代言
絲綸詔誥典謨道有屈伸卷而不舒蒼茫風塵

轉蓬江湖適姜哲人世失措模斯人云亡斯道
丘墟吁嗟先生三才通儒行藏司馬自號景迂
世有仲尼茲顏之徒試策明庭忠憤略摠第居
上：降遭姦諛豺狼縱橫獻書公車廢棄十年
道義克腴宣和 以下闕

祭待制晁四丈文

維紹興九年八月十六日癸亥從表姪左承議
郎新差權發遣果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偕緋
魚袋邵博謹致奠于建康府正覺寺故薇猷閣

待制晁公四丈之殯嗚呼古之為士寔有所傳
曰某氏學示不敢專末世無師躡等以前玩戲
昔人去而自賢惟公老成輩行居先文元文莊
盛德百年南豈東坡相與周旋峻潔之文凜不
可攀豈無衆作謂冗宜刪尚為餘事志其所難
平生讀易三絕其編晚傳法太極意于先天士
或從之罔識淵源歷論九學多遭謗訕師說不
祥口語益繁怪名退之從昔所嘆黨禍中起斥
以為姦築室嵩陽已掛衣冠晚歲來歸待詔金

銜兵戈風塵與國俱遷南北大江賊鋒如山困
于建業病迄不痊昔我先君公之所尊我在童
子已登公門覽其少作許以知言飄零白首移
疾辭官秦淮之岸來繫歸舡草木荒墟賤屋數
椽低回其下公殞在焉昭德之第旌賢之阡公
胡不歸埋此道邊有言益悲為公潜然尚饗

晁氏世譜節錄

文元玄孫

文莊曾孫

仲衍孫

端彥子

長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元豐五年進士出身

累官至中奉大夫徽猷閣待

制賜金紫嘗為

兗州司法叅軍蔡州宿州教授改宣德郎知磁

州武安定州無極縣坐元符應

詔上書得監

嵩山中嶽廟陝州集津倉再請華山西嶽廟明

州造船場通判鄜州提點南京鴻慶宮知成州

遂請致仕

淵聖皇帝嗣位以著作郎召除秘書少監兼太

子諭德未幾免試除中書舍人兼太子善事坐

請補外落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官

太上皇帝嗣位召為侍讀復待制提舉萬壽觀再請得提舉杭州洞霄宮建炎三年正月七日薨于江寧府舟中年七十一假葬于江寧府正覺寺贈通奉大夫後累贈至光祿大夫始公命他日遷葬先塋長孫子健念先壠久隔曰卜地建康府上元縣長寧鄉之東陽幼子公薨于紹興年奉永嘉大夫人柩自溫來祔葬其地且遵遺言不封樹無埋文而以道號刊石為誌公平生蓋慕司馬文正公為人自號景逸生

晚年留意天台教日誦法華經則又稱天台教僧亦號老法華復以

昭陵所賜文莊飛白國安字名堂而號國安堂主此其號云所著述有易商瞿大傳易商瞿小傳商瞿易傳商瞿外傳京氏易式易規易玄星紀譜詩晁氏傳詩論書晁氏傳書論春秋晁氏傳春秋辨文春秋年表中庸傳古論大傳論語講義壬寅年孝經論語及五經小傳歷譜凡十有九種并雜著文字儒言參記許氏文字異同

志有舊養素削觚山下草堂雜書石鵞志唐逸
士志清心堂雜誌隨省招麥嵩外墨省晁氏彙
訓凡有十三種合三十有二書與平生所為文
章屢經兵火散亡殆盡晚年又著周易太極傳
六卷及因說外傳長孫子健尋訪遺文今編類
十有二卷傳著在外娶盛氏朝請即觀仲之女
封隆平縣君改封碩人累贈永嘉郡太夫人

題嵩陽景迂生文集後 從姪公祖

景迂先生自少日徵昂刻意經術尊先儒謹訓

詬未嘗億措一言以悖理害教也慕司馬溫文
正公為人深知于范公給事蘇公內翰豐公中
丞曾公舍人子開劉公學士道原范公以博極
羣書雅有史學科薦蘓公以文章典鹿可備著
述科薦又論先生于朝以為自得之學發揮五
經理致超然不踐陳迹屈輩行交先生當世知
名士樂與先生遊而先生亦不屑也嘗著易商
瞿大傳十卷易商瞿小傳十卷商瞿易傳卷商
瞿外傳六卷京氏易式一卷易規一卷易玄星

紀譜三卷詩晁氏傳十卷詩論一卷書晁氏傳
論七卷春秋晁氏傳十二卷春秋辨文六卷春
秋年表傳三十卷中庸傳一卷古論大傳五卷
論語譜義五卷壬寅年孝經論語及五經小傳
十卷歷譜二十一卷儒言一卷奏記許氏文字
三卷異同志三卷有舊卷養素削觚卷山下草
堂雜書石鵝志三卷唐逸士志清心堂雜志隨
省招麥嵩外墨省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高陽景迺生文集十二

卷 從姪 公武

諱說之字以道文元公元孫少慕司馬溫公為
人自號景迺生年未三十蘓子瞻以著述科荐
之元符中上書居邗中等博極群書通六經尤
精于易傳邵堯夫之學晉太極傳摺紳高其節
行嘗守成州時民訴歲旱公以為十分盡蠲其
稅轉運使大怒督責甚峻因丐老而歸靖康初
以著作郎召遷秘書監免試除中書舍人兼太
子詹事俄以論不合去國建炎初終于徽猷閣

待制

書夜雨不少住枕上作詩後

從姪 公鄴

建炎二年公鄴隨侍寓海陵景透伯自後真來
居是歲十月十四日公鄴侍二十二叔之姑蕪
請違景透蒙誨之云吾老大不曉為枝江之行
汝歸不及見矣汝年少精健宜勉力讀書當先
讀五經看注疏讀三史不患不能為一賦能如
此取青紫不足道也文忠公集不可去手韓文

難入頭先看六一後昌黎次太史公次公羊傳
次春秋此是讀書後先遂命于架上取素川帝
寫此詩為賜復云予旦夕將成枝江之行兄弟
鄴姪乃先蕪臺之後相對慨然書以為別嗚呼
自尔之後不復見顏色越明年春景透至金陵
得疾不起歲月驚 于茲一紀回閱舊書獲見
此詩想像如昨日感嘆之不足目以記賜詩之
端俛教誨之藁石云紹興十年二月二十日公
鄴謹書

書毛詩後

從姪 公節

公節建炎庚戌侍親寓海陵景迂伯自儀真經張
遇之難來泊念四叔舍景迂語公節吾脫身虎
狼烟焰之中無繇縷以自隨知汝有經史諸書
可悉燬于吾案上老不能讀聊守以自娛如愛
緼人見緼而喜也用是白大人乞空其筭致景
迂左右諸書皆宣和中以越楮所印賀公方回
鮑公欽止嘗見之愛其精緻景迂先有江南之
行復語公節曰書且借行它日相會 復歸汝

至秣陵景迂下世五十四兄來居建昌繼而公
節隨侍至訪書則為烏有矣或云為人所焚痛
哉是經公節得之廣陵景迂伴季文注釋之得
于煨燼之餘展卷長吁以書所歷紹興丙子秋
社